武俠世界



第32年

46

$15.00

中國正宗



天然花粉靈芝

高級營養補品

花粉、靈芝，舉世推崇。本品選用我國純正天然花粉、野生靈芝精製而成膠囊劑不含其他藥材，男女老幼均可常服，功能獨特，療效顯著！



常服：充沛精力、强身健體、
滋陰養顏、保健美容、
青春美麗。

購買時請認明 KPIC 广州 商標

中國正宗天然花粉靈芝
中國廣州中藥一廠出品
80粒膠囊裝

國貨公司藥行有售

總經銷：
香港正豐國產藥品有限公司
電話：5-748413 5-754032
澳門分銷：維康藥房
電話：84784

廣州醫藥進出品公司經營出口

獲選第十一屆亞運會指定營養產品



振華牌

振華牌 851

超級營養液　超級營養丸



美國加尼福利亞大學藥物化學教授薩蒂認爲，利用生物技術和遺傳工程生產的“天然”蛋白質類藥物，可能根木改變藥物療法而進入醫學第三次革命時期。851正是這類“天然”蛋白質，它對正常的健康人是一種極好的營養品，而對病人則起“診斷”和治療作用。它能使人的生命在最佳狀態下運行，提高人體免疫功能，從而達到抗病、抗衰老的作用，使許多頑固的疾患皆“不治而癒”。

服用851後的神奇作用事例多不勝擧，普遍反映服用後食慾增加、睡眠香甜、精力倍增、感冒病患減少。兒童服後智商明顯增加、體質增强、改善厭食及多動症狀。其神奇作用受到國內外極高的讚譽：《人民日報》讚譽：“具有防衰老神奇作用”。美國人讚譽：“是一個好心腸的發明”。瑞士先力公司總裁畢列駒先生讚譽：“開世界醫藥先河”。一些從851獲得再生的人們正爲851的發明塑一座“生命之神”的雕像。

〈注意事項〉

我司係振華 851 生物工程研究開發總公司委托在港澳地區獨家代理該公司出品的振華牌851超級營養液和振華牌851超級營養丸代理商。最近市面出現不少冒牌假貨，我司除已向出售假貨之商號採取法律行動外，並敬告各消費者，在購買時，請認明**“振華牌”**商標及盒上印有總代理：**“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字樣，並由本月起，所有產品之外盒皆加貼有**“第11屆亞運會指定營養產品”**標誌才是正貨。

總代理：**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 TEL: 578 3721 (4綫)

編者話

雲劍飛先生所著「民初追捕故事集」之「燕歸來」在今期刋出。譚督軍的姪女譚玉燕遭人綁架並勒索二千大洋，譚督軍命追捕手蕭原偵破此案並把贖金追回，蕭原逼於無奈，唯有接受此任務，富於偵查經驗的蕭原經過細心調查，終於獲得線索，原來這宗綁架案內情複雜，耐人尋味……究竟蕭原如何偵破此案，請讀者細心閱讀，自有分曉。

* * *

本刋忠實讀者「拾荒齋主」來信，指出本刋40期蕭遙先生所著「玩命遊戲」中，誤將「石翁仲」寫成「石仲翁」，在此特向「拾荒齋主」表示萬分謝意。今後更希望各讀者對本刋提出批評與指導。

* * *

中篇武俠小說「天殘掌」乃麥中青一部新著，由今期起連載刋出。另有高天賜所著「鐵指雕鵰」，麥浪所著「賣解女」也在今期刋出。名家佳作，篇篇精彩，萬勿錯過！

* * *

下期巨型小說將刋登蕭遙所著「鷹谷飛龍」。

督印人：羅輝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370.00
	一年港幣	$ 740.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399.00
	一年港幣	$ 798.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456.00
	一年港幣	$ 9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2年
第46期
（總號1646）
1959年3月創刋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民初「追捕」故事集

雲劍飛·文
可飛·圖

燕歸來

綁架玉燕 勒索督軍

蕭原懷着忐忑的心情，往譚督軍的府邸走去。

由於不知道譚督軍突然要找他，是為了甚麼事，因此，蕭原禁不住心頭打鼓，不知是福是禍。

對於譚督軍，他曾經有過數面之緣，說不上有甚麼認識，只知道他是行伍出身，年紀不算老，也不算輕，約四十一二歲。這個年紀能夠做到督軍，確實不簡單。

至於譚督軍怎能在這個年紀當上一省之軍隊首長，蕭原就不大清楚了。只知道，此人自三十七歲當上師長後，便一直官運亨通，五年後，當上了督軍。

來到督軍府的大門前，一名衛兵馬上對他說道：「蕭原？」

蕭原點一下頭。

那個衛兵道：「請跟我來，何副官吩咐我帶你進去見督軍。」

蕭原客氣一句。「長官，勞煩你了。」

他稱呼那個衛兵作「長官」，並不是奉承他。事實上，能夠做督軍身邊的衛兵，都是督軍的親信，雖然不是官，但手上的權比一個連長或營長還要大，因為時常跟隨在督軍的身邊，自然可以經常跟督軍說話，督軍對身邊親信的話，很多時都會聽得進去，稱他為「長官」，並沒有抬高他的身份。

那個衛兵對蕭原的稱呼很受用。「蕭原，聽說你是一個很有名的追捕手，不但身手高明，鎗法更是厲害。」

蕭原謙道：「比起長官來，差遠了。」

那個衛兵自豪地挺挺胸，嘴角含着一抹自負的笑意。「我不知道是否比你好，不過，若沒有兩下子，怎能當得上督軍的近衛？」

蕭原附和道：「那當然了。」頓一下，跟着道：「長官，請問你知道督軍找我有何事幹？」

那衛兵猶豫一下，才說道：「詳情我不大清楚，等會見到督軍你自會知道。聽說與督軍的姪女兒有關。」

蕭原聽那衛兵那麼說，心裏嘀咕，督軍的姪女兒？我連督軍有多少個兒女、妻妾也不知道，根本不知道他的姪女兒是何許人，怎會與他有關的？眞教人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長官，請問督軍那位姪女兒怎樣稱呼。」

蕭原陪笑問道。

那衛兵道：「當然是姓譚的啊！難道還會姓別的不成？」

蕭原忙道：「長官，我是說那位姪小姐的芳名。」

那衛兵恍然道：「哦，你原來是說姪小姐的芳名，她叫玉燕。」

蕭原在心裏唸一遍：「譚玉燕？我根本不認識她，怎會跟她扯上的？」

那個衛兵忽然說道：「到了。」

蕭原急忙放慢脚步，抬眼望去，原來已經來到一個小客廳的前面，那個到他家裏通知他往督軍府去的何副官就站在廳下，大概在等他到來。

蕭原忙向對方舉手招呼一聲。「何副官。」

何副官急走兩步，迎上去。「蕭老哥，快跟我去見督軍，他等得有點不耐煩了。」

蕭原忙點點頭，跟何副官走入廳內。

走入廳內，却不見人，何副官帶着蕭原直往廳後走去。

走入廳後，蕭原才知道，後面是一個小小的內廳，一個人坐在正面的一張酸枝椅子上，一眼看到何副官帶着蕭原走進來，開口道：「蕭原，你終於來了。」

蕭原忙垂手站立：「督軍大人，請問叫我來，有何貴幹？」

譚督軍也不客套，劈頭就說：「我一個姪女兒失了踪。」

蕭原吃驚地道：「督軍大人，你的姪女兒失了踪？」

譚督軍重重點了一下頭。「嗯，昨日不見了的。」

「督軍大人，你怎麼知道姪小姐失了踪，而不是去了別的地方，譬如親戚朋友的家中？」

「廢話！」譚督軍揮一下手，語氣毫不客氣。「你想到的，我會想不到嗎？」

蕭原碰了個釘子，却毫不為意。

「督軍大人，姪小姐今年多大年紀？」

譚督軍道：「多大年紀我不清楚，只知道已長大成人，大概有十六七歲了吧，這與你有甚麼關係？」

蕭原道：「督軍大人，你不是找我來，要我找回姪小姐的嗎？」

「對，對，」督軍對蕭原道：「我找你來，正是要你幫我找回她。」

蕭原為難地道：「督軍大人，我對姪小姐的事一無所知，地方那麼大，人海茫茫，叫我到那裏找她？」

「我不管！」督軍道：「你無論如何也要替我將她找回來。」頓一下，加重語氣道：「找回她，重重有賞。要不，別想在這裏混下去！」

蕭原還想說甚麼，何副官急忙向他使個眼色，搶着道：「蕭原，督軍決定了的事情，無人可以改變。關於姪小姐的事情，等一會我會向你詳細述說。還有，督軍會交代過，若有需要，我會全力協助你。」

蕭原聽何副官那麼說，不敢再說甚麼。「督軍大人，我會竭盡全力找尋姪小姐的。」

譚督軍臉上頓時露出一絲笑意。「這才是嘛！何副官，等會到賬房去，支取一百個大洋給蕭原。俗語說，朝廷不差餓兵，替我做事，不會叫你白幹的。」

何副官應了一聲「是」，譚督軍起身道：「何副官，替我送蕭原出去。」

何副官忙應一聲「是」，示意蕭原

跟他出去。

蕭原向譚督軍垂手彎一下腰，跟着何副官往外走。

＊　＊　＊

蕭原與何副官在一間「茶居」內，喝着酒，吃着菜。

何副官將有關姪小姐的事情向蕭原詳細地說出來。

譚督軍的姪女兒閨名玉燕，十七歲。

「姪小姐在洋學堂讀過四年書，爲人聰明伶俐，好動，經常外出，但却甚得老太太的鍾愛，這一次，還是老太太親自要督軍找回姪小姐，否則，督軍也不會這麼緊張。」何副官說到這裏，拿起杯子，喝口酒。

蕭原道：「失踪了多久？」

「兩天。」何副官挾了塊鷄肉，放入口中。

「找過她了？」

何副官咽下口裏的鷄肉。「找過了，凡是想得到的地方，都派人去找過了，但結果都是一樣，姪小姐沒有到過。」

「她平時與那些人來往？」

「據我調查所知，與姪小姐時常往來的，是幾個在洋學堂時的同學，全是女孩子，其中有兩位姑娘與姪小姐最要好。」

「那兩位姑娘叫甚麼名字？」

「一個叫李淑英，還有一個叫溫玉美。」何副官用手背將嘴角的菜汁抹去。「嗯，是這兩個了，我沒有記錯她們的名字。」

「她以前有外出數日才回來嗎？」

「有。」何副官道：「老太太說，姪小姐曾試過在她的同學那裏過夜，就是那個溫玉美，那一次是七巧節，姪小姐在溫家拜七姐，只有那一次。」

蕭原皺起眉頭。「姪小姐在失踪之前，有說過，不，我是說，她是在那裏失踪的？」

何副官馬上答道：「失踪之前，姪小姐與溫玉美、李淑英，還有一個姓陳的姑娘一起去南郊賞桃花，之後，她們在南門內的一家茶店內喝茶，喝了約莫一個鐘頭，之後，便各自回家，姪小姐却沒有回家，應該是從那時起失踪的。」

「何副官，你說了這麼多，但一點綫索也沒有，叫我怎樣去找尋？」蕭原苦着臉說。

何副官嘆了一聲。「蕭原，要是有綫索，我們早已將姪小姐找回來了，何須勞動你這個名捕手。」

「這件好差事，是誰推薦給我的？」蕭原看着何副官。

何副官抓抓臉頰，閃了蕭原一眼，囁嚅地道：「這……那……是……」

蕭原沒好氣地道：「別這個那個的了，一定是你。」

何副官苦笑一下。「蕭原，我是迫不得已，才向督軍推薦你的。橫豎你也是閒着，要是找到姪小姐，督軍一定會賞識你的，說不定，會重用你。」一頓，又急急說道：「蕭原，日後若是督軍賞識你，不要忘了我啊！」

蕭原一口將小半杯酒喝掉，吁口氣，道：「十劃還未有一撇，你倒只會往好處想，我却怕萬一找不到姪小姐，督軍不知會如何對付我？」

何副官拍胸口道：「你放心，萬一你找……我一定在督軍面前替你說好話。若是有好處，可別忘了我啊！」

蕭原替何副官斟酒。「我甚麼時候不照顧朋友的？倒是你，推薦我幹這件好差事！」

何副官伸手拍拍蕭原的肩頭。「別愁眉苦臉的，若需要我幫忙的，只管對我說，我一定全力幫忙。」一頓，又道：「我已得到督軍首肯，若有需要，你可以向偵緝隊要求全力協助。」

蕭原道：「失踪案件應該是偵緝隊的事，爲何不交給他們辦，却找上我？」

何副官道：「蕭原，你不是不知道，偵緝隊正在全力偵辦那件兩屍三命慘案嗎？」

蕭原道：「這麼兇殘的慘案，全城都哄動了，我怎麼會不知道。」

「那不就是了！」何副官道：「偵緝隊正在全力偵辦那件案子，一時間無法抽調人手，所以才會找上你。」

「還有，找人是你的拿手本領，所以，我才會向督軍推薦你，好讓你一展所長。」何副官邊說邊替蕭原斟酒。

蕭原笑道：「何副官，你不過想借此升官發財吧？」

何副官倒也坦白，哈哈一笑。「人不爲己，天誅地滅。若是能夠利己利人，何樂而不爲？」

「何副官，我就是喜歡你夠坦白。」蕭原拿起杯子，「來，我敬你一杯。」

何副官拿起杯子，跟蕭原碰了一下，兩人一口氣喝盡杯中的酒。

待蕭原斟了酒，何副官馬上拿起杯子。「蕭原，我祝你盡快找到姪小姐。」

「承你貴言。」蕭原與何副官又乾了一杯。

放下酒杯，蕭原挾了塊肉入口，邊嚼邊道：「你想我盡快找到姪小姐，那你就要盡量向我提供有關姪小姐的事情。」

「我知道的都已經對你說了。」何副官道：「我實在想不到還有甚麼沒對你說的。」

蕭原想了一下，道：「何副官，你有沒有想過，有人將姪小姐擄走，勒索譚督軍？」

何副官哈哈大笑起來，但立刻警覺到這是公衆場所，不是私人地方，會引起其他人的注視，忙將下面的笑聲噎住。「蕭原，你眞會說笑話，哈哈，居然有人膽敢勒索督軍？嫌命長？就算是瘋子，也不敢在老虎頭上釘虱子啊！我想也沒有想過。」

蕭原正色道：「何副官，你不會沒有聽說過『人爲財死』這句話吧？世間上，有些人爲了錢，甚麼事做不出來，甚麼事不敢幹？俗語有謂：利慾薰心呀！那些强盜明知殺人越貨是要斬頭的，一樣去幹。那些欲謀朝奪位的人，爲了做皇帝，誅九族也敢幹。督軍手上雖然有軍隊，有槍有炮，但比起皇帝，差遠了。我可不敢說，沒有人膽敢勒索督軍。」

何副官一時間想不出反駁蕭原的話，半晌，才說道：「蕭原，話是這麼說，歷朝數下來，也不過只有那幾個膽敢謀朝奪位。督軍雖然比不上皇帝，但他在地方上的權力，甚至比皇帝還要大。就算有人不怕死，勒索督軍，他逃得了嗎？督軍肯定不會放過他。那等如自尋死路，瘋子也不敢幹，除了不怕死的，但天下間，有幾個人是不怕死的？」

蕭原仍然堅持他的想法。「不怕死的人當然不多，但是，有可能想勒索督軍的那個人，就是一個不怕死的人。總之，我們不能排除有這種可能，是不是？」

何副官不想與蕭原爭辯下去，事實上，他也認爲不能抹煞有那個可能。「蕭原，算你說得有道理了，我不想和你再爭辯下去。」

蕭原替何副官斟酒。「我倒不希望有人膽敢擄走姪小姐，向督軍大人勒索。這可不是鬧着玩的，希望姪小姐只是一時貪玩，躲了起來。」

突然間，他尖聲叫起來。「何副官，會不會是爲情私奔？」

何副官被蕭原這突如其來的叫聲弄得愕了一下，跟着搖頭道：「不會的，蕭原，你就是會作驚人之語，甚麼也想得出來。」

蕭原却正色道：「怎麼不會？你說得這樣武斷，她又不是出了家做尼姑，俗語有謂：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姪小姐已到了嫁杏之年齡，而且，是最易受誘惑動情的年紀，爲情私奔，一點也不奇怪啊！」

何副官仍然連連搖頭。「蕭原，你說的都沒錯，但是，你可知道，姪小姐已經與本地的一位大官的公子訂了親。我也曾經查問過每一個與她有交往的姑娘，她們都異口同聲說姪小姐在外面沒有認識過一個男子，她們都沒有聽她提起過，那怎麼可能會跟人私奔？」

「何副官，別說得那麼肯定。」蕭原却不以爲然。「男女之間的事，是很奇妙的，動起情來，會不計後果的啊！要不，爲何有些男女明知要浸猪籠，也要幹出那種苟且的事情。與姪小姐有交往的幾個姑娘都說她沒有認識異性朋友，並不等如她眞的沒有認識別的男子。既然是見不得光的，她當然不會將秘密對幾個姑娘說出來。總之，一句話，不能抹煞這個可能。」

何副官不想跟蕭原爭論，連聲道：「蕭原，算你說得有道理，你還想到甚麼出人意表的情形？都說出來吧！」

蕭原仍然正經地道：「我想到的可能性可多了，譬如說：她可能被人謀財害命，又可能被人姦殺，甚至被人擄到外地賣給妓寨……」

「好了，好了，別說了！」何副官連連搖手，阻斷蕭原繼續說下去：「無論你怎樣想，總之，你要將姪小姐找回來。」

蕭原咧嘴一笑，開玩笑道：「何副官，怎麼你說話的口氣跟督軍一模一樣？」

何副官笑起來，自嘲地道：「這叫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跟官老爺多了，自然也會打官腔。」

蕭原亦不由笑了起來。

＊　＊　＊

根據何副官提供的地址，蕭原找到譚玉燕的閨中密友李淑英。

李家在地方上頗有名望，做的是大生意，與官場中人常有來往，因而在地方上很吃得開。

李淑英容貌娟秀，年約十七八歲，面對着蕭原這個不速之客，一點也不羞怯。

蕭原開門見山，道明來意，並說出自己的姓名。

李淑英看着蕭原，帶笑道：「蕭先生，我知道的已經對何副官說了，沒有甚麼好說的了。」

蕭原反而有點不好意思的看着李淑英，目光偏移開去。「李姑娘，我想麻煩你再說一遍，那天在南郊賞花後，至分手離去的經過。」

李淑英眨一下眼睛，一口氣將那日賞花的經過說給蕭原聽。

她所說的與何副官所說，沒有甚麼出入。

蕭原並沒有失望，事實上，他要李淑英說一遍那日郊遊的情形，不過是一個引子，希望打開她的話匣子。

「李姑娘，聽說你跟譚姑娘以前曾在一家洋學堂讀書？」

李淑英點一下頭。

「那所洋學堂有男生嗎？」

「沒有，」李淑英道：「那是一所女子學堂，教書先生也都是女的。」

「你與譚姑娘是無所不談的嗎？」

「嗯。」李淑英臉上微紅。

十七八歲的大姑娘，情竇已開，閨中密語，自然談及男女之情，蕭原這麼問，令她禁不住心裏微漾，羞意滿臉。

「譚姑娘可有與你說及，她認識過甚麼男子，或是喜歡那一個男子？」這番話，蕭原也是鼓起勇氣，才說出來的。

那個時候，社會風氣並不大開放，一個大男人向一個姑娘說這種話，不但說的會尷尬，聽的也會尷尬。

李淑英臉上現出尷尬之色，垂下眼瞼，捏弄着衣角，不說話。

蕭原知道那是因爲害羞的關係，

李淑英才會不答他的問話，他感到更加尷尬。

半晌，蕭原不得不再鼓起勇氣，開口說道：「李姑娘，我……知道……會令你……難於回答的，不過，那可能會從中找到譚姑娘失踪的原因，才冒昧問你的。」

李淑英抬起頭，瞟了蕭原一眼，忸怩地道：「據我所知，她並沒有認識甚麼男子，雖然我們有說……」下面的話，她不好意思說出來。

蕭原故意不去看她，免得她更加難爲情。「李姑娘，譚姑娘一定有跟你們說起她的未婚夫吧？她喜不喜歡她的未婚夫？」

蕭原之所以一直在這個問題上糾纏，乃是他一直認爲，譚玉燕之失踪，極可能與感情上的問題有關連。

李淑英這一次沒有那麼難爲情了，「她說不上喜不喜歡他，聽她說，一共只見過他不到五次，那樁婚事是譚督軍替她作主的，她喜不喜歡，也不敢說甚麼。」

「聽你那麼說，她是不大喜歡了？」蕭原從李淑英最後那句話，聽出一點端倪來。

李淑英遲疑了一下，才說道：「她確是不大喜歡他。」

蕭原點一下頭。「她可有向你透露，她有甚麼打算？」

李淑英搖搖頭。「沒有。」跟着又補充道：「她雖然不怎麼喜歡，但她能夠怎麼樣？那樁婚事是她伯父替她拿主意訂下的呀，她怎敢說不喜歡。唉，我們做女子的，甚麼事也不能自己做主。」

蕭原同情地道：「幾千年下來都是這樣，我也認爲不公平，但那有甚麼辦法，正如你所說，敢不聽父母之命麼？」

李淑英驚奇地看一眼蕭原。「蕭先生，你倒是比很多人開通啊！」

蕭原笑笑。「李姑娘，你老實告訴我，譚姑娘是否另有意中人？」

李淑英連連搖頭。「我不知道，她沒有對我說過。我們雖然甚麼都說，但這種事却很難啓齒的啊！」

「李姑娘，請你想一下，那一日你們去郊遊，譚姑娘在那一日有甚麼特別異樣？」

李淑英想一下，搖搖頭。「沒有，我想不起她有甚麼不對的地方，與平日沒有甚麼兩樣啊！」

蕭原眼見問不出甚麼，便起身道：「李姑娘，謝謝你，不再打擾你了。」跟着又道：「李姑娘，若是想到些甚麼有幫助我找到譚姑娘的，請馬上找我。」

李淑英點點頭，站起來。「蕭先生，我怎樣可以找到你？」

蕭原這才記起，沒有將自己的住址說出來，忙道：「你若是不方便，可以去找何副官着他轉告我，最好是直接來找我。」接着將地址告訴李淑英。

李淑英將地址記下，跟着送蕭原出去。

＊ ＊ ＊

蕭原接着去找溫玉美。

溫玉美所說的與李淑英大同小異，對他找尋譚玉燕一點幫助也沒有。

蕭原從溫家走出來的時候，心裏不免有點失望。

看看天上的日頭已快爬到中天，肚子也有點餓了，蕭原決定到飯店吃過午飯後，再去找另外兩個那日曾與譚玉燕一起郊遊賞花的學友。

走入那家叫龍記的飯店內，蕭原找了張枱子坐下來，吩咐伙計道：「來一個菜炒肉片、一個蒸滑鷄、兩碗白飯。」

那個伙計答應一聲，將菜單送入廚房。

蕭原斟了杯茶，邊喝着，邊掃視一下店內其他食客，看看可有認識的人。

沒有一個認識的人，蕭原只好無聊地喝着茶，幸好他要的飯菜很快便送上來，他便全心全意地吃起來。

吃完飯，喝了兩杯茶，蕭原準備結賬離去。

他剛想招呼一個伙計過來算賬，一眼看到一個熟人走進來，他忙舉手招呼。「吳雄！」

那個吳雄聞聲往蕭原坐着的地方望去，立時面露喜色，叫道：「蕭老兄！」快步走過去。

蕭原待吳雄坐下，伙計擺好杯筷後，邊替他斟茶，邊道：「吳雄，你來這裏幹嗎？」

吳雄喝了口茶，放下茶杯，道：「還不是爲了那件轟動全城的兩屍三命案，我奉命來這裏找一個人。」

原來吳雄是偵緝隊的人。

「找到沒有？」蕭原又替他斟茶。

吳雄苦笑一下，「找了一個早上，也找不到，又渴又餓，便到這裏來，打算吃過飯後，再找找看。」

「那個人是甚麼人？」蕭原好奇地問。

「一個收買佬（收買破爛物品的）。」吳雄道。

「一個收買佬？」蕭原不解地看着吳雄。「難道跟那件命案有關連？」

「嗯。」吳雄點一下頭。「據我們調查所得，發生命案之前，有人見到一個收買佬從那間屋內走出來，因而被列爲嫌疑人物，想找到他，詳細查問一番，希望從他的身上，得到破案的綫索。」

蕭原對那件兩屍三命案很留意。「那個收買佬住在這個地區？」

吳雄搖搖頭。「連他姓甚名誰也不知道，怎知他住在那裏。」

「那你幹嗎來這裏找他？」

「上頭吩咐的呀！」吳雄聳聳肩。「他們說一句話，我們便跑斷腿了。上頭要我在這個地區找尋那個收買佬，其他的人在別的地區找尋。」

「這豈不是大海撈針？」

「不要說在大海撈針，就算撈一顆石頭，我們也要照做。」吳雄發起牢騷來。「上頭的命令，誰敢不從？除非他不想幹了。」

「那個收買佬有甚麼特徵？」

「據見過那個收買佬的人說，他的樣貌很普通，大約四十歲左右，唯一的特徵是喉頭那個部位有一顆大黑痣，長着像一棵草般的毛，很顯眼。」

「嗯，等一會我要去找人，我會留意那些收買佬，希望可以幫你找到他。」蕭原熱心地說：「只顧說話，忘了你還沒吃飯，快叫飯菜吧，我請。」

吳雄連聲多謝，向一個走前來的伙計要了飯菜。「蕭老兄，我眞羨慕你，自由自在的……」

蕭原忙岔開話題。「案子一點進展也沒有？」

吳雄嘆口氣。「要是有進展，也不用我們像沒頭蒼蠅那樣，四出去找那個收買佬了。」

「現場不會一點綫索也沒有吧？」

「這個我不大清楚。」吳雄搖搖頭。「當日，我沒有在命案現場。」

一個伙計這時候送上吳雄要的飯菜，蕭原便對吳雄道：「你慢慢吃吧，我先走了，我出去付賬，你不用付了。」

吳雄忙道：「蕭老兄，要你請客，怎好意思啊！」

蕭原站起來，拍拍他的手臂。「一頓飯値多少錢，客氣甚麼，我先走了。」走向門口的櫃枱前付錢。

＊ ＊ ＊

查問過另外兩個當日與譚玉燕一起郊遊的學友後，蕭原心裏好失望。

因爲，花了大半天的時間，却一無所獲。

事實上，那是唯一的綫索，着手追查之下，却毫無發現，蕭原不知從那裏再着手追查才好。

走在路上，蕭原心裏一片空盪盪的，沒有着落。

走着走着，他忽然心頭一動：「何不循着那日譚玉燕與幾個學友分手後，走回督軍府的那條路走一趟，說不定會有所發現。」

這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

他立即往那日譚玉燕等人喝茶的那家茶店走去。

來到那家茶店前，他向店家詢問那一日是否有五個女孩子來喝茶，那個老闆馬上點頭說有那麼五個女孩子來喝茶。

蕭原相信那老闆說的，因爲，五個那麼活潑的女孩子在一個地方喝茶，而且坐了差不多一個鐘頭，不引起別人的注意才怪。

那個老闆顯然對譚玉燕與李、溫、張、王五個女孩子的印象很深，眉飛色舞地道：「那五個姑娘在小店喝茶，還是第一次，我一瞧，便知道她們是有錢人家的小姐。」

蕭原可沒有心情聽那老闆說下去，忙打斷他的話。「老闆，從這裏往督軍府該怎麼走？」

那個老闆正說得興緻勃勃，被蕭原打斷說話，心裏有點不快，但他畢竟是個見過世面的生意人，不會因此而惱怒。「你要往督軍府麼？順着這條路往前走……」接將走往督軍府的道路，向蕭原說出來。

蕭原聽完他的指點後，向他買一碗茶，才照着那老闆所說的道路，往前走去。

他雖然不知道譚玉燕是否循那個老闆所說的路綫走回督軍府，心裏却希望她走的是這條路綫，要是有所發現，那就再好不過。

順着那條大街道一直往前走，來到一個十字街口前，蕭原依照那個老闆的指點，往左邊轉過去。

才左轉入那條橫街，驀地，蕭原聽到一條小巷內傳出呼喝聲：「收買爛銅爛鐵、爛玉器、舊棉胎、舊衣服……」

蕭原心頭一動，停下來，往呼喝聲傳來的地方張望，同時心裏忖道：「那個收買佬會不會就是吳雄要找的那一個？」

小巷內又傳來那個收買佬的呼喝聲，聽聲音，比剛才遠了。

蕭原猶豫了一下，決定去看看那個收買佬是否吳雄要找的那一個。

循着那個在橫街窄巷內沿途呼喝的收買佬間歇傳來的聲音，蕭原很快便追上那個收買佬。「喂，收買佬！」

那個挑着一對竹籮的收買佬以爲有人賣破爛物品，應聲停下來，扭頭道：「有甚麼要賣啊？」

蕭原走到那收買佬身前，仔細打量着對方，年紀與吳雄所說的差不多，只是，喉頭上面似乎沒有一顆長了毛的大黑痣。

爲了看清楚，蕭原睜大眼，轉到那個收買佬的面前，仔細地看看他的喉頭。

沒有，那收買佬除了突起的喉核外，一顆痣也沒有。

「喂，你看着我做甚麼？是不是有東西賣啊？」那收買佬眼見蕭原古古怪怪的，沒好氣地對他說。

蕭原抱歉地道：「對不起，我認錯人。」

那收買佬瞪了蕭原一眼。「莫名其妙！」將擔挑從右肩轉到左肩，往前走。

蕭原猶豫了一下，尾隨着問道：「老兄，對不起，我確是認錯人。早幾日，我老婆將一個崩了一角的銅痰盂賣給一個收買佬，她不知道那是我家祖上傳下來的，賣不得的啊！我從城外回來後才知道，我想找那個收買佬，出多一倍價錢買回來。可是，這幾日都不見他來，今日見到你，誤以爲你是那個收買佬。」

那個收買佬聽蕭原一番解釋，心

裏那點氣才消了，停下脚步，上下打量一眼蕭原。「幹我們這一行的人不少，那一個地方不走到，你又不認識那個收買佬，要想找到他，那可要碰運氣了。」跟着又問：「你老婆賣給人家的破痰盂，很值錢的嗎？」

蕭原說謊說到底。「銅造的痰盂，我想不怎麼値錢吧？只不過是祖上傳下來，傳了幾代，說得上是祖傳之物，不想賣掉吧了，我老婆才不過賣了兩個大洋零一個銀毫，我想用五個大洋買回來。」

「可惜那日向你老婆收買的不是我，要不，馬上賣回給你。」那收買佬有點可惜地道。

那時候，幹收買破爛那一行的，賺的是蠅頭小利。當然，若是走運的話，收買到一件人家當破爛賣掉的古董甚麼的，那會發一筆財，但那是極少有的運氣。而用兩塊一毫買回來的破銅痰盂，賣出去能夠賺到一倍多的錢，也不是時常遇上的，難怪那個收買佬心感可惜了。

蕭原道：「我雖然不認識那個收買佬，但我老婆說，那個收買佬與老兄你年紀差不多，喉頭上有一顆大黑痣長了毛的。老兄，你認識這麼樣的一個行家嗎？」

那收買佬想了一下，搖搖頭。「我認識的行家中，沒有在喉頭上長了一顆大痣的。」

蕭原見他不認識，不好阻着人家做生意，從衣袋中摸出一個洋毫，遞給那收買佬。「老兄，浪費了你的時間，對不起，這是我請你飲茶的。」

那收買佬想不到蕭原會給錢他飲茶的，歡喜地接過，連聲多謝。

蕭原往來路走去。

那收買佬突然叫道：「喂，你等等！」

蕭原聞言止步轉身。「老兄，甚麼事？」

那收買佬道：「你何不往城裏那處專門收買破舊物品的地方去問一下，我們都是將收買到的破銅爛鐵，賣給那幾家店子的。」

眞是一言驚醒夢中人，蕭原忙問道：「那個地方在那裏？」

那收買佬將地址說出來。

蕭原記在心中，說聲謝謝，快步往來路走去。

循着通往督軍府的道路往前走，走到一個街口前，蕭原看到街口的左邊，有一個老漢坐在買果脯的攤子旁，邊抽着水烟，邊看着來往經過的行人，不由心頭一動，走上去，拿出兩個銅板，買了一包果脯。

放了塊果脯在口裏，嚼了幾下，蕭原讚道：「老伯，你賣的果脯很好吃啊！」

那老伯見有人讚他賣的食物好吃，很高興，噴了口咽，含笑說道：「阿哥，不是我自讚自誇，我賣的乾果，全是自製的，祖傳的秘方，這一帶的街坊都說我賣的乾果好吃。」

蕭原乘機與他聊起來，聊了一會，忽然問道：「老伯，你整日坐在這裏，經過的人你不會看不到吧？」

那老漢點頭道：「當然看到，除了做生意的時候，沒有生意，我便抽抽烟，看着那些在攤檔前經過的行人，這是一個解悶的辦法。」

「老伯，那你記得在四日之前，有一個模樣俏麗(將譚玉燕的年紀及樣貌、衣着詳細說出來)的姑娘經過這裏嗎？」

那老頭想也不想便道：「看到，她拿出一個銀毫，只要了一個銅板的杏脯，我找錢給她，她不要，便走了，這麼大方的姑娘，我還是第一次遇上。」

「老伯，你有沒有看到她往那裏走？」

「有。」那老漢伸手往前路一指。「她往那邊走去的。」

「老伯，你有沒有留意到，那個姑娘當時有甚麼特別？」蕭原恐那老漢不明白他的意思，補充道：「譬如說，她神色是否顯得驚慌，跟你買果脯時，不安地往後張望，又或是有人，看上去像是跟着她的？」

那老漢想了一下，搖頭道：「我倒不覺得，當時，她像很快樂的，一直含着笑，露出兩個美麗的酒渦。」

蕭原謝了那老漢，繼續往前走。

花了大半日的工夫，總算打聽到一點有關譚玉燕在那一日的行踪，算得上有點小收穫。

而從那個賣乾果的老漢所說的話，譚玉燕在與溫玉美等人分手後，直至走到那老漢的攤檔前，都平安無事，出事的地點，應該是在更後那一段路途上。

蕭原繼續往前走，一路上詢問過不少人，但都表示沒有看到譚玉燕走過，或者沒有留意到。

他終於走到督軍府前。

可是，對於譚玉燕是怎樣失踪一事，始終查不出一點綫索來。

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譚玉燕是在後一段路(老漢的乾果攤檔到督軍府那段路)失踪的。

他決定再走一遍，希望可以查出一點綫索來。

在往回走的路上，他幾乎問遍了擺在路邊的那些攤檔的人，可是，仍然不得要領。

再走過兩個街口，便到那個老漢的乾果攤檔前，蕭原心裏嘆口氣，這一趟可能白走了。

他走過一個巷口。

驀地，巷口裏衝出一個人，一頭撞向蕭原。

蕭原手急眼快，身子往後一閃的刹那，一手將那個從他身前擦過的人抓住。

那個冒失鬼是個十歲出頭的小童。

「喂小鬼頭，你跑得這樣急幹嗎？會跌倒的啊！」蕭原搖着頭對那欲掙脫他的小童說。

那小童向蕭原齜牙做個鬼臉。「放開我，快放開我呀！」邊說邊扭頭往後望。

蕭原却沒有放開他，跟着他往巷口裏望去。

巷口裏有一個手上拿着一支木造的步鎗的人跑出來，被蕭原抓着的小童情急地叫道：「快放開我呀，他追到來了！」

蕭原看出他們在玩兵捉賊遊戲，向那小童一笑，放開他。

那小童立刻撒腿往對面的巷口跑去。

從巷內追出來的那個孩童只差一點點便捉住小童，不由向蕭原撇撇嘴，緊追着那個小童，跑進對面那個巷口內。

蕭原笑着朝那兩個孩童的背影看一眼，繼續往前走。

才走了兩步，突然停下來，在心裏對自己道：「那些孩童整日在外面玩耍，說不定會看到些甚麼，怎麼不去問問他們？」

他立刻轉身往那兩個孩童跑入去的那條巷子走去。

在巷內轉了兩轉，蕭原才找到那兩個孩童。

那兩個孩童在一條巷尾的一棵樹下站着，另外還有三個小童，你一嘴我一舌地，似乎在爭吵着。

蕭原快步走前去，開口招呼道：「嗨，小朋友，玩兵捉賊啊？」

那五個孩童發覺蕭原向他們走去，霎時停止了爭吵，疑懼地看着蕭原。

對於一個不認識的成年人，一般來說，大多數的孩童都會懷有戒懼之意的。

蕭原和善地笑道：「小朋友，我小時候也玩過這種遊戲，很好玩。剛才你們那個做兵，那個做賊啊？」

五個孩童仍然懷着戒心地看着蕭原，誰也不吭聲。蕭原笑對那個拿木鎗的孩童道：「你拿着鎗，一定是做兵，剛才我看到你追着他(指一下那個剛才被他抓住的小童)，他一定是賊，你捉到他嗎？」

兩個小童互相看一眼，拿木鎗的鼓着腮道：「我捉到他的，他却撒賴不認。叔叔，你評評理。」

那個剛才被追的小童不等拿木鎗的玩伴說完，便搶着道：「你才撒賴！我明明伸手摸到這棵樹，他才抓住我的，他却硬說在我摸到樹身前抓住我，那有這麼不講道理的！」氣吁吁的，挺認眞。

其他三個小童似乎保持中立，沒有開口說話偏幫誰。

蕭原蹲下來，笑着看看這個，又看看那個，然後才說道：「玩遊戲，有時候是不需要那麼認眞的，你們都是好朋友，是不是？要是爲了玩遊戲而傷了和氣，那太不值得了。這樣吧，我做個中間人，這一次誰也沒有輸，你們認爲怎樣？」

那兩個小童互相看了一眼，各自點點頭。

蕭原拍拍那個孩童的手臂。「好了，你們都玩累了吧？我請你們吃東西。」

五個小童都不吭聲，臉上露出懷疑的神色。

蕭原從衣袋中拿出五個銅板，逐個塞入五個小童的手中。「拿着等會去買東西吃吧，我現在有幾句話想問問你們。」

五個小童緊緊地拿着手中的銅板，臉上都現出喜色。

「你們每日都在這附近一帶玩的吧？」蕭原和氣他問。

那個拿木鎗的首先點點頭，其餘四個也跟着點頭。

「你們在這幾天裏可有看到一些甚麼特別的事情嗎？」

五個孩童互相看了一眼，仍然是拿木鎗的那個小童先開口說話。「我在今早看到一隻狗與一隻大貓打架，那隻狗打不過那隻貓，跑了。」

一個唇上掛着兩條鼻涕的小童接着道：「叔叔，我看到一個男人在巷子內撒尿，嘻嘻，被一個女人看到，嚇得他撒了一半便急急走了。」

四個小童都笑起來。

蕭原也覺得好笑。「你們在四天前，有沒有看到一個大姑娘在外面那條大街走過？」比劃着，將譚玉燕的模樣描述出來。

那個先前被追的小童馬上叫起來。「叔叔，我見過她，就在前面那條巷子內。」

蕭原心頭跳動一下，急聲問：「你沒有記錯？」

那小童眨眨眼，怯怯地道：「我記得的啊，大頭松，你還記得嗎？我曾經對你說過。」

那個站在後面的大頭松大頭一歪，說道：「記得，我媽時常讚我記性最好，怎會不記得。你說，看到一個大姐姐追着一個男人，口裏叫着：別跑！那知道越叫越走，就像我阿爸說的阿崩叫狗一樣，那個男人越跑越快，是不是？」

「嗯，你都替我說了。」那小童似乎有點不滿大頭松替他全都說了，語氣有點不快。

蕭原料不到在這幾個小童的身上，有這麼重要的發現，急急問道：「你看到那個男人的樣貌嗎？」

那小童點一下頭。「那個人是向我那邊跑過來的……」

「叔叔，他告訴我，他當時正在牆角撒尿。」大頭松咧開嘴巴嘻嘻直笑。

拿木鎗的小童與另外兩個都縱聲笑起來。

那個小童瞪了大頭松一眼。「笑甚

麼，你沒有在外面隨地撒尿嗎?有一次，你還撒在褲襠內，被你爸爸打了一頓哩。」

大頭松正想反唇相稽，蕭原忙說道：「小孩子尿褲有甚麼奇怪，我小時候也試過尿褲子啊！」

五個小童頓時嘻哈歪倒，笑作一團。

一句話，便化解了兩個小孩的相嘲，蕭原也陪他們笑了。

「你爸爸有沒有打你?」鼻子下掛着兩條「蟲」的小童問。

蕭原扮個鬼臉。「揍得我屁股開花，以後也不敢尿褲子了。」

五個小童被逗得又是嘻哈大笑。

待他們笑完，蕭原馬上問那個小童。「那個人是甚麼模樣的?」

那小童透口氣，咧着嘴道：「我抬起頭，剛好看到那人跑過，那人的個子比叔叔你矮一點，兩隻眼又鼓又突，嘴唇厚厚的，沒有鬍子，剪了個花旗頭，跑得很快，眨眼間便跑到老遠，那個大姐姐才氣急敗壞地跑上來，我看得很清楚，她叫的時候，有兩個酒渦。」

「那個大姐姐有沒有說別的話?」蕭原接口問。

那小童搖搖頭。「我只聽到她叫：別跑!」

「可以帶我去那個地方看看嗎?」蕭原看着那小童。

那小童點一下頭，向四個玩伴揮手，五個小傢伙一起往巷子外面走去。

來到一條頗僻靜的後巷彎角處，那個小童指一下彎角後的牆下，說道：「叔叔，我就是在這裏看到那個大姐姐追那個人的。」

拿木鎗的小童笑道：「阿慶，你就是在這地方撒尿?」

其他三個小童嘻嘻笑望着阿慶。

阿慶繃着臉，不去看他們。

蕭原對阿慶道：「他們往那面跑?」

阿慶指一下彎角後那面。「他們一直跑出巷子那頭，看不到他們，我才去找大頭松。」

蕭原往那頭張望一眼，對五個小童道：「你們去買東西吃吧，我走了。」

五個小童立時歡呼一聲，撒腿便往回跑，眨眼間，跑得沒了影踪。

蕭原看着五個小童跑去的方向笑着搖搖頭，心裏產生一絲感觸：小時候，還不是像他們那樣頑皮貪玩，眨眼間，已經快三十歲了，日子過得眞快。童年事，彷彿就在眼前。

笑着吁口氣，甩甩腦袋，蕭原才往彎角後走去。

走出那條後巷，外面竟然是一片荒地，雜草叢生，瘦樹幾棵，往前望去，荒地的那一邊是一片低矮的屋子，參差不齊的，蕭原雖然不知道那是甚麼地方，但却看出，那是一片貧民區。

四下裏打量了一眼，蕭原心裏沒由來地緊張起來。

譚玉燕會不會被人引到這裏，將她殺了，棄屍於此?

心裏這麼想着，他走進荒地裏。

荒地裏有很多垃圾，散發出一陣霉臭的氣味，蕭原忍受着，仔細地搜視着。

突然間，他隱隱嗅到一種腐臭的氣味，心裏禁不住一陣抽緊。

那種腐臭的氣味，他說得上有點熟悉，因爲，他以前曾經嗅過幾次。那是屍臭——屍體發出的臭味。

但願不是譚玉燕的屍體發出的。

循着那種腐臭之味傳來的方向，蕭原慢慢往前走去，那種腐臭之味越來越濃烈，令人作嘔。

蕭原不得不用手捂住鼻子，繼續往前走。

終於，他看到那個發出濃烈腐臭味的物體了。

那是一具發脹、腐爛了的死猪屍體，上面佈滿了很多巨大的紅頭蒼蠅，發出陣陣嗡嗡的聲音。

蕭原只看了一眼，立刻便往橫巷跑去，跑出老遠，放開捂住鼻子的手，嗅不到那種叫人作嘔的臭味，才停下來，大口大口的呼吸。

結果，他找遍了那塊荒地，仍沒有絲毫發現，雖然有點失望，但也感到心安。

譚玉燕並沒有被人殺死，棄屍於此。

走遍那塊荒地後，不知不覺間，蕭原發覺已走到貧民區的邊沿。

譚玉燕可能追入這貧民區內失踪的。

心裏這麼想着，他便向貧民區走去。

貧民區內的屋子參差錯落，有的幾間屋子擠在一起，有的孤零零的只有一間，地上滿是垃圾，那些屋子是用木板、碎磚頭，甚至用破船篷搭建而成的。

看着那些屋子，蕭原心裏一陣難過。

爲甚麼世間上有人窮得連一間像樣的屋子也沒有，住在狗窩一樣的屋子內，有些人却朱門酒肉臭，這個世界太不公平了，那些窮人實在可憐。

蕭原向一個坐在門前補衣服的老婆婆詢問，在四天前有否見到一個俏麗的姑娘跑到這裏來。

那個老婆婆只是望着蕭原，沒有說話。

蕭原從那老婆婆納悶的神態，看出她可能聽覺有問題，指指自己的耳朵，大聲道：「你聽到我的話嗎?」

那老婆婆眨眨眼，也大聲道：「聽到，你要大聲點，我才聽到。」

蕭原只好將剛才那番話大聲說一遍。

那個老婆婆用心地聽着，待蕭原說完後，大聲道：「沒有見到那樣的一個姑娘跑來，我們這裏怎會有鳳凰飛進來啊！」

蕭原大聲道：「阿婆，窮山溝也出鳳凰啊！你有沒有聽到，近日這裏發生了甚麼事?」

那老婆婆搖搖頭。「咱這裏有甚麼事發生?爲了兩餐，這裏的人一早就出去幹活，天黑才回來，除了夫妻吵罵，或是打孩子來出氣外，這裏就像一池死水那樣。」

蕭原心裏一陣同情，伸手從衣袋裏拿出一個大洋，放在老婆婆的衣服上。「阿婆，一點意思，拿去買點東西吃吧。」轉身便走。

那老婆婆却一下子站起來，大聲問道：「喂，你站住，這是甚麼意思?」

蕭原忙站住，扭頭看到那個老婆婆拿着他那個大洋，顚着小急急走上來，他奇怪地道：「阿婆，甚麼事?」

那個老婆婆走到他面前，將那個大洋塞在蕭原的手上。「我不要，無功不受祿，你給我一個大洋幹嗎?可憐我?我雖然年老，不用人可憐，我還有一雙手可以替人縫補衣服，掙到兩餐飯吃。」

蕭原拿着那個大洋，心裏不由肅然起敬，並沒有怪那老婆婆對他的好意不領情。「阿婆，我並不是那個意思。我見你年紀這麼大，我跟你雖然非親非故，但那是出於我敬老的一點心意，我們做後輩的，應該孝敬老人家的。」

那老婆婆聽蕭原那樣說，才釋然道：「後生哥，是我錯怪你了，你的心意我領受了，那個大洋我不會要。」

蕭原順從地將那個大洋放回衣袋內。「阿婆，我很高興認識你，祝你長壽健康。」懷着深深的敬意，向老婆婆擺擺手，大步往前走。

眼見天色已漸黑，蕭原決定先返回家中，明日再來查探。

蕭原前脚才走入家中，何副官後脚便到。

蕭原一屁股坐在一張櫈子上，看着何副官。「這麼快便來催我?我可不是活神仙，合指一算便知道姪小姐在那裏，一下子便找到她。」

何副官苦笑一下。「蕭原，你知道嗎?今日督軍總共問了我五次有沒有姪小姐的消息，我只好答還沒有，我實在受不了督軍的面色，所以才來問你。」

蕭原聽他那麼說，才不再怪他。

「何副官，我今日跑了一日……」

何副官急急插口道：「有眉目?」

蕭原搖搖頭。「要是有眉目，我還會回來，早已經追尋下去。」

「那麼說，一無所獲?」何副官臉上露出失望的神色。

蕭原道：「也不算一無所獲，起碼，查出姪小姐是在後一段路失踪的，而且，她的失踪，可能與一個男人有關。」

「你到底查到甚麼，快說出來，好讓我回去向督軍大人交差。」何副官臉上露出一抹喜色。

蕭原於是將他查到的綫索，向何副官說了一遍。

何副官聽完後，一拍手掌，讚道：「蕭原，你果然有本領，一下子便查出兩點有關姪小姐的行踪，我沒有向督軍推薦錯。」

蕭原笑說道：「何副官，別給我戴高帽子，我雖然查到那兩點綫索，却不知可否因此而找到姪小姐的下落。」

何副官伸手拍拍蕭原的肩頭，充滿信心地道：「蕭原，你一定找到姪小姐的，我知道你一定找得到，我對你有信心。」

蕭原連連搖頭。「別說得那麼肯定，我自己也沒有信心一定找到姪小姐，你却充滿信心，當心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蕭原，別說洩氣的話，我對你充滿信心。」何副官對蕭原的信心似乎堅定不移。

蕭原搖搖頭。「何副官，你對姪小姐的失踪，有甚麼看法，我想聽聽。」

何副官沉吟一下，在一張櫈子上坐下來，才說道：「我的看法是，姪小姐極可能被人殺死了。」

「你怎會這樣想?」

「很簡單，她要是與人私奔，不會不捎個消息給老太太的，免得家人掛念，若是被人擄走，向督軍勒索，除非那人是個瘋子，要不，誰敢在老虎頭上釘蚤。四天了，音訊全無，你說，若不是被人殺害了，沒有道理至今仍沒有消息的呀！」

蕭原不由點頭。「嗯，何副官，你說的未嘗沒有道理，不過……不過，我認爲，一日未找到姪小姐之前，甚麼樣的情形也不應該抹煞的。」

「蕭原，不管怎樣，你一定要盡快找到姪小姐。」何副官說話時的神態像是開玩笑，其實一點也不是。

蕭原苦笑一下。「你眞是好介紹，等於硬將我捉上賊船。」

「蕭原，別盡怪我呀，要怪，便怪你的名聲太响了。」何副官道：「正所謂人怕出名豬怕肥。你既然是城裏有名的追捕手，要找人，不找你，找誰?」

不等蕭原說話，馬上又說道：「你還未吃晚飯吧?我請你，算是我向你賠罪。」

蕭原馬上站起來，笑道：「你請客，眞難得啊，我不客氣啦。」

何副官亦站起來。「那快走吧，要不，找不到座位啊！」

蕭原邊跟何副官往外走，邊好奇地道：「何副官，到那裏吃晚飯啊，這個時候會沒有座位?」

何副官邊一脚走出屋外，邊道：「老興盛啊，你沒有去過那裏吃飯麼?生意非常好啊！」

「老興盛飯店?怎會沒有去過。」蕭原道:「那裏的價錢不便宜的啊!」

何副官扭頭笑道:「只要東西好吃,貴一點有甚麼關係,錢是掙來花的,又不是花不起,當然要好好的享受一下。」

蕭原邊將門帶上,鎖好,邊在心裏暗道:「看他說得好輕鬆的,不知他有沒有想到,有不少人連兩餐也吃不飽。在老興盛吃一頓飯,只怕夠那個老婆婆吃一個月。」

雖然心裏那樣想,蕭原還是跟何副官去老興盛吃飯。

那正如俗語所說: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何副官說的話一點也不誇張,蕭原與何副官去到老興盛的時候,幾乎找不到座位,幸好老闆認識何副官,張羅着替兩人空出一張桌子來,兩人才不致向隅。

光顧老興盛的,都是衣冠楚楚的體面人,像蕭原那樣「寒酸」的,只有他一個人。

那自不免會引起其他食客的側目。

蕭原却一點也不覺得尷尬,神態自若。

何副官似乎是老興盛的老主顧,經常與別的客人打招呼,或是到別的桌子去應酬幾句。蕭原却不管他在不在,菜上來便吃,喝着天津玫瑰露,自得其樂。

何副官一共叫了五個菜、兩瓶玫瑰露,却只喝了一杯酒、幾箸菜,蕭原替他全掃光了。

老興盛做的菜色香味俱全,每一個菜的火候都恰到好處,怪不得那麼多人來光顧了,而且,光顧的客人全是體面的人。

由於那些菜實在精美可口,吃着不忍停箸,待到酒喝光,菜吃完,蕭原才感到吃得太飽了,坐着有點難受,便打算找到何副官,知會他一聲,先行離去。

可是,何副官不知鑽到那裏去了,蕭原東張西望,就是不見他,想自己結賬先走,想想又不妥,不辭而別,畢竟沒有禮貌,只好硬着頭皮坐下去,只盼望何副官快點出現。

聽到鄰桌的笑語歡聲,蕭原更加感到納悶,忽然間,他想到一個既可解悶,又可以幫助消化的辦法——他跑到茅廁去解手。

他馬上站起來,往茅廁走去。

解完手,走回座位,蕭原感到肚子舒服得多。那個辦法果然使得。

「蕭原,你怎麼坐着不吃了?叫酒啊,不夠菜,再叫多幾個,你不用替我節省荷包。」何副官突然不知從那裏鑽出來,出現在蕭原的面前。

蕭原見他回來,頓時感到如釋重負。「何副官,你去了那裏?我已經吃飽喝足,吃不下了,倒是你,只吃了幾箸菜。」

何副官摸着肚子笑道:「你別替我擔心,剛才我在周老板那一枱吃過了,怕你悶,走回來陪你。」一屁股坐下去。

蕭原道:「何副官,多謝你這一頓飯,我想先走一步,免得阻礙你與朋友應酬。」

何副官也不挽留。「這一頓,你別謝我,周老闆已搶先付了賬。你要走,我也不留你了,我還要應酬一下伍老闆。」

將蕭原送出店門外,叮囑蕭原加緊追查譚玉燕的下落,何副官便急急走回店內,去應酬他的朋友。

走在昏暗的街上,被帶點涼意的晚風吹着,蕭原感到一陣舒爽。

由於時間不算太晚,街道上人來人往的,倒也熱鬧。

「蕭原!」忽然有人叫他。

蕭原聞聲往斜對面的一家鋪子望去,只見一個人從那家小飯店內走出來,向他揚揚手,快步走過來。

蕭原認得那人是誰,張口叫道:「阿謝。」

那個叫阿謝的人走到蕭原面前,吁口氣,道:「蕭原,你去那裏?」

蕭原道:「回家啊,你剛吃完飯?」

阿謝點點頭。「跑了一天,累死了,醫飽肚子再回隊部交差。」一頓,又道:「蕭原,你吃了飯吧?」

蕭原點點頭。「甚麼事跑了一天?」

阿謝苦着臉道:「還不是爲了那件哄動全城的兩屍三命案件。」

「找一個收買佬?」蕭原問。

阿謝雙眼一睜,驚奇地道:「你怎麼知道?」

這個阿謝是偵緝隊的一個隊目,與蕭原很熟。

蕭原道:「中午我在南門那邊遇到吳雄,他告訴我的。」

阿謝啊了一聲,跟着抱怨道:「城裏這麼大,要我們去找一個收買佬,那等於大海撈針,找得到才怪。上頭一句話,我們這些小嘍囉便要跑斷腿。」

蕭原笑道:「聽你這麼說,一定找不到了?」

阿謝道:「當然找不到啦,要是找到,早已拉人回隊部了,怎會這個時候才回去。」

蕭原道:「阿謝,我想到一個辦法,不用到處跑,也有可能查出那個收買佬是誰。」

「快說來聽聽。」阿謝急急道。

蕭原便將那個收買佬教他的辦法說出來。「與其盲目地到處亂撞,不如去專門收購破爛物品的地方去查問一下。那些店子的人,肯定認識城內所有的收買佬。」

「是啊!」阿謝興奮地道:「我怎麼想不到,每一個收買佬都要將收買得來的物品賣給那些店子的,他們當然認識每一個收買佬。」

蕭原道:「希望那個收買佬不是假裝的。」

阿謝被蕭原一句話提醒。「對啊,萬一那人是假裝的,那豈不是……」

蕭原道:「若你們要找的收買佬是假冒的話,雖然很難找到他,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人的嫌疑最大,極有可能是兇手。」

「蕭原,我要趕返隊部交差了,改日有空,請你飲茶。」阿謝說完,便往隊部那個方向急急走去。

蕭原信步往到處走去。

貧民區內 發現綫索

飲過早茶後,蕭原便往那爿貧民區走去。

貧民區的人大都是以出賣勞力爲生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這個時候說早不早,蕭原走進貧民區時,裏面顯得冷冷清清的,只有幾個小童在嬉戲追逐。

走過一間屋子的時候,突然有人從屋後衝出來,喝道:「喂,你是甚麼人?來這裏幹嗎?」

蕭原被那喝叫聲嚇了一跳,急忙轉過身,看到向他喝叫的人是一個十二、三歲左右的孩子,充滿敵意地看着他。

蕭原咧嘴一笑。「小兄弟,別緊張,我是個好人,住在城東那面,我來這裏,是想找一個人。」

那小子却沒有鬆懈下來,一點也不友善地道:「快離開這裏,咱這裏的人不喜歡外面的人進來。」

蕭原仍然笑道:「小兄弟,別這樣,我只不過是來找人……」

「你走不走?」那小子捏着拳頭,一副咄咄逼人的模樣。

蕭原按捺着性子,笑道:「小兄弟,我來這裏,是要找一位姑娘,她不是住在這裏的,她迷了路,聽人說,走到這裏來了,那是五天前的事了。她的家人都很焦急,生怕她出了事,要我找她回去。小兄弟,五日前,你有沒有看到一位姑娘(約略將譚玉燕的衣着樣貌年紀說出來)在這裏出現過?」

蕭原那樣說,是想激起那小子的同情心,豈料那小子突然哼了一聲,轉身一溜烟跑了,蕭原看着那小子跑去的背影,搖搖頭,嘆口氣,繼續往前走。

才走了幾步,迎面走來一個婦人,蕭原急忙快步走上去。那個婦人却看了他一眼,突然趸入右邊的一間屋後。

蕭原只好將到了口邊的話咽回去。

走到那間屋子的側面,蕭原扭頭往那面望去,那個婦人已失去踪影。

蕭原心中不由嘀咕一句:「這裏的人好像古古怪怪的。」

往前走出不遠,迎面走來一個青年,蕭原心中暗道:「這個年輕人不會像剛才那兩人那麼古怪吧!」臉上掛着笑意,向那個青年走去。

那個青年沒有迴避,向蕭原走去,兩道目光在蕭原身上打量着,有一份思疑及戒意。

「喂!」蕭原向那青年打個招呼。

那青年却沒有吭聲,停下來,看着蕭原。

蕭原笑着對那青年道:「我是來找人的,兄弟,我想請問你一聲,四五天之前,有沒有看到一個姑娘在這裏出現?」

那青年搖搖頭,一聲不吭,繼續往前走。

蕭原待那青年從身邊走過後,心中又道:「又是一個怪人。」

莫非居住在這裏的人,都是有點怪怪的?

搖搖頭,蕭原繼續往前走。

這之後,他沒有再遇到一個人,那些屋子都關了門,他也越走越深入,有一種走進八陣圖的感覺。

走在沒有人的陋巷裏,起先還不覺得有甚麼不對勁,走着走着,蕭原突然感到四下裏埋伏着危機。

他不由加倍小心。

驀地,有人扯着喉嚨大叫:「捉賊呀,有賊偷東西啊!」

一呼百應,四下裏立刻響起一片呼應聲,附近的屋子紛紛打開門,衝出手執武器的人。

蕭原被這突如其來的景象弄得怔愕住,看着那聲勢洶湧的情景,有一種不知所措的感覺。

「那個賊在那裏?捉住他,打死他!」

聲勢洶湧的人羣向蕭原擁撲過去。

蕭原心頭一震,他們說我是賊?目光急掃之下,只見四面八方湧撲前來的人的目標竟然是他。

「喂,你們幹甚麼啊?」蕭原急聲大叫:「我不是賊啊,你們別誤會。」

叫聲未停,一個老婦叫罵着,一把掃帚掃在蕭原的身上。

其他人一湧撲上。

蕭原眼見勢色不對,正所謂好漢不吃眼前虧,目下的情形,若不走爲上着,就算有十張嘴巴,也是百詞莫辯,只會皮肉受苦,身子往斜一閃,往最少人撲上來的地方衝出去。

那是兩間破屋之間的空隙,有一個老漢與兩個婦人握着棍子、掃帚撲過來,其他的地方都人如潮湧,那個地方應該是最容易衝出去的。

蕭原用手臂擋開那個老漢的棍棒,閃過一把掃帚,大腿上挨了一下,衝破那道「羅網」,拔脚飛奔。

驀地,自一間屋內撲出一個漢子,一棍向蕭原的雙腿掃去。

蕭原陡地縱跳起來,險險避過那個漢子的木棍。

那個漢子似乎會兩下子,一棍掃

空，立刻反手一棍向蕭原的背上戳去。

蕭原的反應好快，往外斜搶出去，又避過那個漢子的一招，並乘勢往那邊竄去。

「截住他，不要被他跑了。」

「揍他一頓便宜他了，斬下他的手，叫他以後也不能偷東西。」

後面的人呼喝着追撲前來，蕭原聽着心裏着實吃驚，慌不迭覓路急奔。

陡地，前面一字排開，站着四個人，每人的手上都拿着可以致人於死的武器——大刀、長槍之類的兵器，將去路堵着。

蕭原扭頭往後望一眼，追來的人潮水般洶湧撲來，若不能脫身的話，後果不堪設想。

當機立斷，他立刻將身上的槍拔出來，向天開了一槍。

「砰！」槍聲頓時將那些人震住。

蕭原知道這時候有理也說不清，手上的槍指着堵住去路的四個漢子，兇狠地道：「讓開，要不開槍。」喝聲中，向那四個漢子衝過去。

四個漢子眼色一變，急忙往兩邊閃開。

蕭原緊握着槍，從空隙中跑過去，立刻扭轉身，邊倒走邊看着那四個神色獰惡的漢子，走出丈外，才轉回身往前飛奔。

「颼」一聲，蕭原急忙往外斜搶出去，身後響起噹的一下物件墮地聲，扭頭瞥望一眼，是一桿槍，那四個漢子當中的一個，將手上的槍擲向他。

爲了阻嚇那些人追上來，蕭原握槍的手向後一甩，朝那些人的上空開了一槍。

剛追上來的人羣頓時又被鎮住，停下來，不敢動。

蕭原吐口氣，往前急奔。

也不知在那人陣圍內轉了多久，蕭原總算跑出貧民區，一顆心才定下來。

雖說他手上有槍，但畢竟人單勢孤，要是那些人不理會他手上的槍，他能夠打死多少個？事實上，他也不會向那些人開槍。若落在那些人的手上，他不敢想下去。

大大地喘口氣，他將手上的槍收藏在身上，扭頭望一眼身後的那片破舊的房屋，心裏的不滿頓時烟消雲散。

那些人經已那樣貧苦，居然還有人偷他們的東西，那猶如在乞兒缽內拿飯吃，難怪他們那樣憤怒的。

但他心裏馬上又升起一個疑竇——他光明正大地走着，那些人怎會指他是賊？簡直沒有道理！而且，怎會一呼百應，一下子湧出那麼多人來，這不擺明了是有預謀的嗎？

他越想越覺事有蹺蹊，那些人分明是針對他的。

我第一次到那裏去，根本不認識那裏的人，他們爲甚麼要那樣對我？

蕭原怎也想不明這個問題。

莫非他們不想我在那裏出現，怕我查出些甚麼？

「一定是，」蕭原不自禁說出聲來。

莫非他們與譚玉燕的失踪有關？

但他馬上便否定了那個想法。

怎會那麼多人牽涉譚玉燕失踪的事件中，不可能的，不早已走漏風聲才怪。

到底那些人爲何要趕我離去？

蕭原怎也猜不透其中的因由。

望着那低矮破舊的房屋，蕭原感到那裏面似乎隱藏着不少秘密，透着神秘。

摸摸身上挨打的地方，有點痛，抬頭望一下日頭，大約還有一個鐘頭才到吃午飯的時間，又不好再進入貧民區，一時間，他不知到那裏才好。

想了一下，他決定在附近瞧一下，看看可有形跡可疑的人出現，說不定，會有所發現。

蕭原在附近走遍了，詢問過在附近擺賣東西的人，都說沒有看到一個像譚玉燕那樣的姑娘在四五天前出現過。

突然間，他看到一個二流子從貧民區內走出來，蕭原馬上將他截住。

「兄弟，想不想掙一點錢？」

那個二流子本來是沒精打彩的，聽說有錢賺，頓時精神一振。「做甚麼事？給多少錢？」眼中露出貪婪的光芒。

蕭原心裏有點厭惡這種人。「一塊大洋，只要你答我幾句話。」

那二流子雙眼一睜，似乎有點不相信。「眞的？」

「你不是聾的吧？」蕭原從衣袋中拿出一個大洋，在二流子的眼前晃了一下。

那二流子眼中光芒大盛，緊緊盯在那塊大洋上，「先生，你要問甚麼，快問吧，我會知無不言，一定令你滿意。」

蕭原道：「你要是有一句謊話，咱們的買賣立刻拉倒。」

「好，好。」那二流子連聲道。「嘻嘻……先生，酬金先付，格外留神……」

蕭原冷笑一聲，搖搖頭。「不，你先答我，問完了，我一定會給你。」

吞口口水，二流子無奈地道：「你問吧。」

蕭原問道：「你住那裏面？」向那片貧民區翹翹下巴。

那二流子道：「是呀，我不住在那裏面，住哪裏？」

「先一會，你聽到裏面有人叫捉賊嗎？」

那二流子搖搖頭。「捉賊？裏面會有賊？偷甚麼？裏面的人家有甚麼好偷的？甚麼東西也不値錢的，偷來幹嗎？你不是說笑吧？」

蕭原沒有理會他最後那句話，又問道：「這幾日，你聽到甚麼特別的事情嗎？」

那二流子眉梢一揚，說道：「有，有呀！早兩天，大榮睡到半夜，被一隻老鼠咬去一截尾指，聽他說，那隻老鼠比貓還大，他家養的那隻貓縮在一旁，看着那隻大老鼠咬大榮的手指，也不敢去動那隻老鼠。」

蕭原聽他那麼說，又氣又好笑，正想阻止他繼續說下去，那二流子已接着說道：「還有，老張那個已經五十七歲的老婆忽然肚子大起來，嘻嘻，眞是老蚌生珠，一百歲不死，也有新聞聽。」

「我不是說這些。」蕭原板着臉道。「我說的是……譬如這幾天之前，有沒有一個十七八歲，長得很好看的姑娘在那裏面出現？」

「有。」那二流子一口說道。

「當眞？」蕭原心頭跳動一下。

「嗯！」那二流子一臉認眞地點點頭。

「快說。」

那二流子却拿眼望着蕭原手上的大洋，蠱惑地道：「先生，最好酬金先惠。」

蕭原心急想知道其中的情形，猶豫了一下，將手上那個大洋遞給那二流子。

那二流子一把接過，奸笑一聲，說道：「我聽隔壁的三婆說，那一日，有一個像你所說的姑娘去找她。」突然間，他昂起頭，焦急地大叫：「阿伯，小心車子呀！」一臉焦急之色。

蕭原不虞有詐，扭頭望去，那裏有甚麼老伯及車子，立刻知道上當，扭回頭一看，只見那個二流子撒開腳步，往那貧民區內飛奔。

蕭原怒喝一聲：「站住！」拔腳便追。

才跑了一步，又馬上停下來，看着那二流子跑入陋巷內，一閃不見，才自嘲地道：「哈！居然上那傢伙的當，眞是老貓燒鬚！」

經過這兩番之遭遇，蕭原雖然同情住在貧民區內的窮人，但對那地方及一些人沒有甚麼好感。

眼見太陽已爬到中天，蕭原決定去吃午飯。

* * *

在貧民區外面轉了一個下午，一點收獲也沒有，蕭原只好返回家中。

才走到門口，一眼便看到何副官與一個士兵坐在門檻上，看樣子似乎等了好一會。

蕭原正想向何副官招呼，何時官已一下子跳起身來，「蕭原，你去了那裏？這時候才回來。」

蕭原懶洋洋地道：「還不是去查探姪小姐的下落，你以爲我去遊玩？」

「有收獲？」何副官急忙問。

蕭原苦笑一下。「要是有綫索，我還不窮追下去。唉，你來找我，到底又有甚麼事？」

「我來告訴你，有姪小姐的消息。」何副官臉上沒有一絲喜色，反而苦着一張臉。

蕭原喜道：「甚麼消息，快說呀！」

何副官道：「你別高興，是壞消息。」

「死了？」蕭原心頭一震。

何副官一把拉着蕭原便走。「督軍等着見你，一邊走一邊跟你說。」

蕭原被何副官拉着，只好跟他走。「到底發生了甚麼事，督軍要見我？」

「有人吃了豹膽熊心，勒索督軍。」何副官的語氣中透着不忿。「他媽的，找死。」

蕭原有點不相信。「何副官，你不是說笑吧？」

「說笑？」何副官冷笑一聲。「你沒有看到督軍看完那封勒索信後，暴跳如雷的樣子，我們站在一旁，眞怕他氣昏了頭，拔槍亂射。」

蕭原聽何副官那麼說，知道是眞的。但他仍然驚詫，居然眞有人膽大包天，連督軍也敢勒索，驚詫之餘，暗中佩服勒索之人的過人膽識。

「勒索多少錢？」他問。

「二千個大洋。」何副官道。「好大的胃口。」

「用甚麼來勒索督軍大人兩千大洋。」蕭原雖然已經想到，仍然問何副官。

「用姪小姐的生命，」何副官忿忿道。「你說，怎不叫督軍暴跳如雷！」

「督軍總不會見死不救吧？」

「督軍雖然心痛，但姪小姐是老太太的心肝寶貝，就是掉了一根頭髮，老太太也心痛，何况是關係到姪小姐的生死，老太太知道消息後，馬上要督軍答應拿錢贖人。」

「既然督軍大人肯拿錢贖人，那還要我去幹嗎？」蕭原疑惑地問。

何副官遲疑了一下，才道：「督軍惱你未能在綁匪向他勒索之前，救回姪小姐，所以，他要你帶錢去贖回姪小姐……」

「舉手之勞，督軍既然要我去，我怎敢不去。」蕭原放下心來。「我還以爲督軍會爲難我。」

「蕭原，你聽我說，那不過是其一。」何副官道。「其二麼，督軍要你負責從那些綁匪的手上奪回二千大洋，這才是最主要的。」

蕭原不由叫起來。「何副官，那有這個道理的，他手下有那麼多軍隊，爲何偏要我去奪回那筆錢？」

「蕭原，這就叫大石壓死蟹，跟督軍大人是沒道理可說的，他說的話就是道理，你敢不聽，一槍斃了你。」

蕭原頓時無話可說。

何副官說的是事實，絕對沒有誇大，嚇人，督軍手握重兵，等於掌握了生殺大權，有那一個膽敢不聽他的

話，除非那個人不想活了。

「蕭原，等會見到督軍，小心點，要不，我也救不了你。」何副官拍拍蕭原的肩頭。

蕭原「嗯」了一聲，心裏如壓了塊大石般，沉甸甸的。

* * *

「蕭原，你是幹甚麼的，吃飯拉屎睡大覺？」譚督軍一見蕭原，便拍着桌子叫罵。「兩天了，你竟然找不到玉燕，讓……那些……該槍斃的傢伙勒索我，他媽的，這件事若是傳了出去，我臉上還有光麼？」

蕭原心裏雖然蹩着一股怒氣，却按捺着，沒有吭一聲。

——他還不想死。

正所謂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頭。

他沒有吭聲。

「你看看這封信。」譚督軍氣咻咻地將一封信摔到蕭原的腳下。

蕭原極力按捺着，彎腰撿起那封信，直起身，抽出信紙，打開來，仔細地看着信上寫的字。

看完後，他將信遞給何副官，垂着手不說話。

譚督軍的怒氣似消了一點，雙眼瞪着蕭原。「你既然找不到玉燕，我要你帶贖金去將玉燕贖回來，知道嗎？」

「是！督軍大人。」蕭原知道譚督軍的說話就是命令，所以，他不敢不從。

「哼！」譚督軍重重地「哼」了一聲。「還有！贖回玉燕後，你要替我將那筆贖金從綁匪的手上奪回來，統通將他們捉起來，一個也不得走漏。」

蕭原只好又說了一聲「是」。

「今晚你就留在這裏，明天大清早，依照信上所說的，將贖金送去那些綁匪指定的地方，贖回玉燕。」譚督軍一副唯我獨尊的樣子。

蕭原口齒嚅動，何副官慌忙暗中扯一下他的衣角，向他打個眼色，示意他不要說甚麼。

若不是何副官暗中阻止他，蕭原眞會開口抗辯，要他留在督軍府，那無異是變相的監禁。蕭原還是第一次遭受到這種屈辱的待遇，令他很難忍受。

他只好忍氣吞聲地應了聲：「是。」

但他跟着便道：「督軍大人，你會暗中派人跟着我嗎？」

譚督軍怔了一下，隨即道：「當然要派人跟着你呀，萬一他們收了錢，又不放人，那豈不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蕭原道：「督軍大人，若你暗中派人跟着，我可不敢擔保姪小姐的死活。你既然要我去贖人，又要我將贖金搶回來，還要我捉到那些綁匪，我求你由我一個人去辦吧，我保証一一辦到，要不，你槍斃我。」

譚督軍定定地看着蕭原半晌，才道：「好！就依你說的，要是有一樣辦不到，別怪我無情。」

「是！督軍大人。」蕭原答應一聲。

何副官暗中鬆口氣。

這一晚，蕭原就在督軍府過了一晚。

翌日大清早，蕭原身上帶着二千大洋票子，往城北那面走去。

一路上，他暗中留意是否有人暗中跟着他，結果被他發現，暗中有兩個人跟着他。

他起初有點生氣，想返回督軍府去理論，但回心一想，要是躭誤了時間，因而害死譚玉燕，於心何忍。再說，二千大洋可不是一筆小數目，正所謂防人之心不可無，萬一他挾款逃走，那怎辦？譚督軍派人暗中跟着他，在道理上，無可厚非。只要跟着他的兩個人不插手他贖譚玉燕這件事，就讓那兩個人跟着好了。

想通了之後，蕭原不再計較，快步往城北那面走去。

走到北門前，蕭原發覺跟踪他的兩個人暗中被另外兩個替換了，他詐作不知，走出北門外。

往前走了約五里路左右，前面有一條岔路，蕭原轉入左邊那條小路。

那條小路的兩邊盡是農田，農夫在收割蔬菜。遠處，禾稻一片青黃，看情形，會是一個好年頭。

越往前走越荒涼，放眼望去，盡是野地，遠處有一條河，蕭原不由加快脚步往前走。

原來，那條河就是目的地。

越走越近，蕭原看到一處河邊，有一棵高大的樹木，看清楚，是一棵楊樹，蕭原向着那棵楊樹走去。

那就是綁匪指定贖人的地方。

蕭原走到那棵楊樹前約丈許二丈的地方，樹下突然有人喝道：「站住。」

蕭原應聲站住。

一個人即時從樹後閃出來，臉上用布幪着，只露出雙眼及以上的部位。

看來，那人不想蕭原看到他的面貌。

蕭原心頭動了一下，看着那個幪面人。

「喂，送贖金來的？」那人見蕭原不作聲，開口說道。

蕭原點頭道：「人呢？」

那幪面人道：「先拿出錢來讓我看看。」

蕭原將藏在身的一疊大洋票子拿出來，向那人揚了揚。「一共是二千大洋，一個銅板也不少。」

那幪面人雙眼頓時發亮，看着蕭原手上那疊大洋票子。「先交錢，後放人。」

蕭原道：「不，交錢放人。」

那人猶豫了一下，堅持道：「先交錢，後放人！要不拉倒。」

蕭原自忖對方不敢收了錢不放人，不再堅持。「嗯！過來拿錢吧。」

那幪面人却道：「你將錢放在地上，然後退出三丈外。」

蕭原依言將錢放在地上，用一塊泥巴壓着，然後退開去。

那個幪面人朝堤岸下揮揮手，一個人立刻走上來，急忙去取錢。

那個人亦是用布幪着臉的。

那個人將錢拿到手，立刻跑回樹下，將那疊大洋票子交給那幪面人。

樹上忽然有人叫道：「阿哥，那邊有兩個人鬼鬼祟祟地掩過來。」

原來樹上藏着一個人擔任瞭望的。

那個幪面人與拿錢的同時臉色一變，厲聲對蕭原道：「喂，你不依照我們……的指示，偷偷派人跟着來，想將我們一網打盡！督軍到底派了多少人來？」

蕭原想不到會節外生枝，忙道：「那兩個人不是來對付你們的，督軍只派了那兩個人跟着我，他們是監視我的，恐怕我會挾款潛逃，二千大洋可不是一個小數目啊！」

「阿弟，除了那兩個人之外，還有沒有別的人？」

樹上那個阿弟應道：「阿哥，看不到還有別的人。」

那個阿哥對蕭原道：「喂，你快喝叫那兩個人別再掩過來，要不，我們不放人。」

蕭原只好轉過身，將雙手放在嘴邊作喇叭狀，大聲叫道：「嗨！你兩個快往回走，要不他們不肯放姪小姐，若贖不回姪小姐，你們也交不了差。」

待蕭原叫完，那個阿哥對樹上的阿弟道：「那兩個傢伙走了嗎？」

樹上的阿弟道：「開始往回去……」

「看着那兩個傢伙。」阿哥對阿弟道。「別忘了留意附近的情形。」

「知道。」樹上的阿弟答。

那個阿哥這才開始點算那疊大洋票子，蕭原看着他點算完，馬上說道：「可以放人了吧！」

那個阿哥立刻撮唇打了個呼哨。

未幾，堤岸下走上三個人來，蕭原一眼便看到，走在當中稍前的那一個，是個少女，那應該就是譚督軍的姪女兒譚玉燕。

左右挾着那少女的兩個人，一樣以布巾幪面，將那少女帶到樹下，那個阿哥對蕭原高聲道：「喂，你再退後一點。」

蕭原只好再往後退出二丈過外。

那個阿哥向樹上的阿弟招招手，阿弟馬上從樹上跳下來。

蕭原在這段時間中，看到那個少女神態從容，沒有半點驚怕之色，不由暗暗納悶。

一個嬌生慣養的女孩子，身陷匪手，居然一點也不驚慌，這似乎有點不合情理。

「你們先上船。」阿哥對那四個同伴道。

四個人答應一聲，往堤岸下走去。

蕭原這時又有發現，那個少女暗中向四個人揮一下手。

蕭原心頭又動了一下。

這那像是被綁票，倒似向相識的朋友道別。

那個阿哥待四個同伴跳上船後，似乎與那少女說了兩句話，才大聲對那少女道：「聽着，待我下船後，將船撐到河心，妳才能走，知道嗎？」

那少女點點頭。

那個阿哥又朝蕭原高聲道：「喂，你聽着，待我們的船撐到河心後，才能走過來，要不，我們會向督軍的寶貝姪女開槍。」

蕭原大聲應道：「聽到了。」

那個阿哥這才快步走下堤岸，一躍跳上船。

那隻船立刻往河中撐去。蕭原這時才看到，船上一共有七個人。

蕭原在那隻船撐向河心的時候，望到那少女臉上露出依依的神色，望着那隻船。

那隻船終於撐到河心，蕭原立刻快步向那少女走去。

那少女却依然看着那隻船。

蕭原快步走到那少女面前，猶豫了一下，開口道：「你是督軍的姪女兒譚小姐？」

眼前的情形，他眞有點懷疑，那少女不是督軍的姪女兒。

「我不是督軍的姪女，他們會放我？」那少女斜乜了蕭原一眼，神情似笑非笑的。「你是誰？我怎麼沒有見過你？」

蕭原看着那七個人登上對岸，迅速地跑向遠方，口裏說道：「我叫蕭原，並不是當差吃餉的。你沒有甚麼事吧？」

譚玉燕這次認眞地打量蕭原一眼，眼中光彩閃視。「怪不得不認識你，我伯父爲何要派你來贖我？不派何副官，或是老方來？」

蕭原不想多費唇舌解說，淡然道：「譚小姐，我也不清楚，妳最好去問督軍大人吧。」

一頓，又道：「妳既然沒有甚麼事，那就走吧，老太太等着妳回去。」

譚玉燕聽蕭原說起她的祖母，頓時關心地道：「我祖母好吧？她一定擔心得吃不下，睡不着了。」

「我不知老太太有沒有瘦了，精神却不大好，妳既然掛念她，那就快點回去見她吧。」蕭原說着便往前走。

譚玉燕伸手撥一下頭髮，急忙跟上蕭原。

蕭原閉着嘴巴一個勁往前走。

譚玉燕極力跟上蕭原，走了一會，開始跟不上，忍不住開口說道：「喂，你走得這樣快，不是想丟下我吧？」

蕭原只好放慢脚步，讓她跟上

來。

譚玉燕在背後狠狠地盯了蕭原一眼，扮了個鬼臉，心裏暗道：「裝模做樣，討厭。」

蕭原當然看不到她在後面整古做怪，只是往前走。

其實，他是在思忖着幾個疑點。

譚玉燕見蕭原不理睬她，心裏暗暗有氣，但又忍耐不住，開口說道：「喂，你是幹甚麼的？我伯父怎會要你來贖我？」

蕭原淡淡道：「我是幹玩命的！所以，督軍才會找我來贖妳。」

「玩命的？玩甚麼命呀？」譚玉燕不解地道。「你說清楚一點好嗎？」

蕭原呼口氣。「小姐，我說得再清楚，妳也不會明白的了。那幾個綁匪似乎對妳不錯。」

譚玉燕慌忙道：「他們是綁匪，怎會對我好，還好，他們知道我是督軍的姪女，不敢怎樣對我，那幾日，我沒有吃過苦頭。」

「妳怎會被他們擄走的？」

「這個麼，我也說不清楚。」譚玉燕道。「當時我被一個人搶了手上的錢包，我追下去，也不知追到那裏，突然間撲出幾個大漢來，我驚嚇得呆住，他們飛快地用一個布袋將我由頭到脚罩下去，然後將我打暈，待我醒來後，已經在一個很黑暗的房間內，以後那幾日，都被關在房間內，不知道那裏是甚麼地方。」

「那你不會沒有見過那些綁匪吧？」

「當然見過。」譚玉燕一口說道。

「那妳一定記得那些人的模樣了？」

譚玉燕張口却無言，但跟着便說道：「房間裏面黑得幾乎看不到東西，我根本看不清楚他們的模樣。」

蕭原扭頭深深地看了她一眼。「譚小姐，妳眞的看不到他們的模樣？」

譚玉燕避開蕭原那兩道炯炯的目光，嗔道：「當然是眞的，你敢不相信我的話？」

蕭原牽唇一笑，扭回頭。

譚玉燕咬咬嘴唇。「我很累，不跟你說了。」

蕭原沒有吭聲，悶着頭往前走。

譚玉燕在後面看着蕭原的背面，心裏暗道：「哼，你這個人看不出這麼厲害。」

譚玉燕回到督軍府後，自然引起一陣哄動，府中上下人等圍着譚玉燕，七嘴八舌地向她詢問，老太太更將她摟住，摸摸這裏，揑揑那裏，口裏一個勁說「可憐」、「瘦了」、「受驚了吧」？弄得譚玉燕不知答那一個才好。

譚督軍根本沒有置喙的餘地，在旁看了一會，不耐煩地嘀咕了一句，將蕭原與何副官叫到書房。

走回督軍府的路上，經已是午後，幸好蕭原在走入北門後，在一家小食肆內跟譚玉燕吃了一碗米粉，那兩個跟在後面的衛兵起先還守在店外，後來也忍不住走入店內站着吃了一碗米粉。

走了半天的路，不餓才怪。

若不是吃了那一碗粉，蕭原這時候不餓得手脚發軟才怪。

才走入書房內，督軍劈頭就問蕭原。「看到那些綁匪嗎？」

蕭原點點頭。「見到。督軍大人。」

「有多少人？」

「我看到七個。」

「那你一定認得那幾個綁匪的模樣了。」

「督軍大人，那些人都用布巾幪着臉，看不到他們的面孔。」

「不管你認不認得那些人的模樣，你一定要替我將贖金奪回來，並將他們捉拿歸案！」譚督軍一副唯我獨尊的神態。

蕭原知道不答應也不行，只好說道：「是。督軍大人。」

但跟着又道：「督軍大人，若有需要，我可否請求偵緝隊幫忙？」

「可以！」譚督軍一屁股在大書桌後面的那張八仙椅上坐下來。「你要我出動軍隊也可以。」

「謝謝。」

「不過，你要在十天內，捉到那些該死的綁匪，拿回贖金。」譚督軍睜大雙眼，看着蕭原。

蕭原遲疑了一下，「督軍大人，請寬限多五天。」

「不成！」譚督軍一口回絕。

蕭原看一眼何副官。

何副官開口道：「督軍，十日似乎少一點，十五日最合適，請您答應他的請求。」

譚督軍瞪了蕭原一眼。「好吧，給你半個月時間，若逾期，我將你關起來。」

蕭原道：「謝謝。督軍大人。」

「還有甚麼事？」譚督軍道：「沒事的話，回去吧。」

蕭原忙道：「督軍大人，我還有一個請求。」

譚督軍不耐煩地道：「蕭原，你眞多請求，說吧！」

蕭原道：「爲了盡快捉到那些綁匪，必須要姪小姐跟我合作，提供綫索。」

一頓，接着說道。「姪小姐跟那些綁匪接觸得最多，比較了解那些綁匪的情形……」

「好吧，好吧。」譚督軍揮揮手。「只要你能夠捉到那伙綁匪，甚麼人你也可以查問，這成了吧？」

蕭原連聲道：「謝謝，謝謝督軍大人。」

「你走吧！」譚督軍揮揮手。

蕭原向譚督軍彎彎腰，轉身走出書房。

何副官猶豫了一下，向譚督軍說道：「督軍，我送他出去。」



瘦漢一頭向蕭原懷中撞去。

譚督軍看了何副官一眼。「何副官，你跟蕭原交情不錯啊。」

何副官忙回道：「督軍，我跟他交情一般而已。」

譚督軍笑笑：「你別告訴他，我不會眞的將他關起來的，不過想逼他盡全力捉到那伙綁匪。」

一頓，擺擺手道：「快去送他出去吧！」

「是。」何副官答應一聲，急急走出書房，追上蕭原，對那送蕭原出去的衛兵道：「你回去吧，我送他出去。」

那個衛兵答應一聲，轉身往回走。

蕭原對何副官道：「謝謝你。」

何副官拍一下蕭原的手臂，笑道：「客氣甚麼，我們是朋友啊！」

「去飲杯茶好嗎？」蕭原道。

「好呀！」何副官道。「你一定還未吃飯。」

蕭原點點頭。「幸好在北門內吃了一碗粉，要不，早已餓得有氣無力。」

在高升樓內，蕭原一個人吃了一大碟八珍炒麵，看得何副官張口睜眼，連說：「蕭原，胃口好大啊，叫我吃半碟也難，我眞服了你。」

蕭原放下筷子，暢快地道：「再來一碟也吃得下，我試過有一次餓了一天之後，一口氣吃了八碗飯。」

何副官咋舌道：「不要說八碗，三碗飯也會哽死我！」

蕭原喝口茶，替何副官斟了杯茶，才說道：「何副官，你有沒有發覺姪小姐跟以前有甚麼不同？」

何副官想了一下，搖搖頭。「沒有甚麼不同呀，跟以前一個樣。」

蕭原道：「若是你被人綁票，關了幾日，你會不會驚慌不安，神色憔悴，人也瘦了？」

何副官道：「當然會呀！不瘦才怪。被人綁票，不知結果會怎樣，是生是死，睡不寧，吃不下……只怕會不成人形。」

蕭原道：「那你看姪小姐像不像是被人綁票後，放出來的樣子？」

何副官搖頭道：「怎看也不像，看她氣定神閒的……」突然失聲道：「蕭原，你懷疑姪小姐不是被人綁票？」一臉詫異之色。

蕭原道：「這個我不敢肯定，但我懷疑姪小姐是自願被綁票的……」

「不會吧？」何副官一副不可置信的樣子。

蕭原擺擺手，阻止何副官繼續說下去。「何副官，你聽我說下去，那不過是我的猜測，就算她不是自願的，從我看到的跡像看來，姪小姐起碼沒有遭受到驚嚇或是虐待，要不，她不會那樣從容的。」

何副官點一點頭，在拚命回憶當日姪小姐自綁匪釋放她回家後的種種情形，神態及其他跡像，不禁亦同意蕭原的說法。

「蕭原，你看到一些甚麼跡像，都說來聽聽。」何副官挾了一塊糕點放入口中，慢慢嚼着。

蕭原將他在見到譚玉燕後，所看到的疑點，說出來。

何副官聽他說完後，鄭重地道：「蕭原，照你所說的看來，確實令人懷疑——內中可能有蹺蹊。」

蕭原連連點頭。「我正是這麼想，還有，那幾個人的行動及說話的口吻，不像是匪徒。」

頓一下，又道：「一般來說，匪徒稱呼自己的頭兒大都叫老大的，但我却聽到他們其中一個人稱那個老大做阿哥，那是自家親兄弟，才會那樣稱呼的。」

何副官點點頭。「蕭原，你越說，越叫我覺得整件事情內裏大有文章。」

輕輕拍一下枱面，他又自語般道：「若說姪小姐串通外人敲自己人一筆，簡直叫人難以相信。她才不過十六七歲，對外面的事情，曉得多少，她也不可能認識那伙人啊。她就是再蠢，也不會拿自己人的錢給人家啊，何況，那是二千個大洋。」

「何副官，這也是我百思不解的地方。」蕭原道。「唯一的可能就是，她受了那伙人的慫恿或唆使。」

「蕭原，你不會將你的猜疑告訴督軍吧？」

蕭原搖搖頭。「那不過是我的猜測懷疑而已，在未証實之前，我不會告訴督軍大人。何副官，你暫時也不要對督軍大人說，免得打草驚蛇。」

何副官點點頭。「蕭原，你準備從那裏着手追查？」

蕭原目光一閃。「姪小姐被關了幾日，與那些綁匪接觸最多，她應該或多或少知道那些綁匪的一些情形，我想從她的身上着手偵查。」

「嗯，這個主意不錯。」何副官點頭讚同。

「何副官，那要你多多幫忙。」蕭原道。

「你放心吧，能夠幫忙，我一定幫忙。」

「我想明天便跟姪小姐見面，好好傾談一下，你可否安排一下？」

「好，我盡量安排一下。」何副官爽快地道。「要是老太太不答應，那就沒有辦法了，就是督軍說話，也沒有用。」

拿出袋錶看一眼，何副官說道：「坐了這麼久，該回去了，你還吃東西嗎？不吃了，那就走吧。」說着站起來，揚手招呼伙計過來算賬。

蕭原跟着站起來。「何副官，該我會賬，不要爭。」

何副官道：「好吧，我不跟你爭了。」

會鈔後，蕭原與何副官走出高升樓外，臨分手前，何副官道：「明天能否安排姪小姐跟你見面，我會派人通知你。」

蕭原點點頭，跟何副官分手，往居住的地方走去。

翌日午前，何副官派了個衛兵到蕭原的家中，告訴他，老太太將孫女兒「收」在自己的房中，不讓孫女兒外出，要她好好靜養。因此，無法安排他跟譚玉燕見面，要他耐心等兩天。

蕭原送走那衛兵後，跟着出外吃午飯。

吃過午飯後，橫豎閒着無事，他決定到偵緝隊去看看，希望偵緝隊的人能夠幫個忙。

來到偵緝隊部，恰好看到阿謝——隊目謝富安。「阿謝！」他向謝富安招呼一聲。

謝富安見是蕭原，熱情地道：「蕭原，來找誰？」

蕭原笑道：「不找誰，來看看你們。」

謝富安道：「蕭原，你那日說的辦法眞靈，我們已查出那個收買佬是誰。」

蕭原高興地道：「那個收買佬是甚麼人？」

「那人姓田，名叫繼祥。」

「找到他了吧？」

謝富安搖搖頭。「那幾家店子的人只知道那收買佬的姓名，却不知道他住在那裏，我們只好到各處去打聽，找了一日，一點結果也沒有。」

「你們有沒有吩咐那幾家店子的老闆伙計，那個田繼祥若是拿東西去賣，馬上派人到隊部告知你們？」蕭原問。「他四出收買破爛，到一定數量的時候，總要將那些破爛賣給那幾家店子的。」

謝富安道：「經已吩咐那幾家店子的人了，他媽的，那個田繼祥大概是住在老鼠洞的，就是找不到他。」

蕭原道：「別心焦，總會找到他的。」

謝富安看着蕭原，笑笑道：「蕭原，你不是來走走那麼簡單吧？」

蕭原道：「阿謝，既然被你看出來，實對你說吧，我想請隊裏的弟兄們幫個忙。」

「別說得那樣客氣啊，有甚麼事，只管說出來，幫得上忙的，決不推搪。」謝富安道。

「我想請一個弟兄，替我找一個在城南那個貧民區居住的二流子，向他們問一些事情。」

「唉！我還以爲是甚麼事情，原來是這種平常事。」謝富安道。「包在我身上！」

「阿謝，我想今日……」

「成！」謝富安一口答應。「我馬上帶你去找高脚七！他是那個貧民區出了名的二流子。」

蕭原大喜。「阿謝，麻煩你了。」

謝富安擺擺手。「又說客氣話了，走吧。」

蕭原跟着謝富安，快步往隊部外面走去。

謝富安帶着蕭原，並不是往貧民區走去，而是往二馬路走去。

不等蕭原問他，他已開口向蕭原解釋。「高脚七那傢伙每天這個時候都在吉祥茶居飲茶玩雀，到吉祥去找他，一定找到。」

蕭原知道，吉祥茶居就在二馬路尾。

＊　＊　＊

吉祥茶居，生意不錯，這個時候仍然上了七成座，在午後到黃昏前這段時間泡茶居的人，大都是一些閒人，當然，也有生意人到那裏談買賣的。

店堂內的左邊一列窗前，掛滿了大小各式的鳥籠，雀鳥的婉轉唱鳴聲斷續起落，欣賞的人覺得悅耳動聽，聽不慣的人感到聒噪刺耳。

這種地方大都龍蛇混雜，但又相安無事。

謝富安跟蕭原在店堂內走動着，找尋高脚七。

「他在那邊。」謝富安伸手指一下掛着雀籠那面的靠裏一角。「高高瘦瘦的那一個就是高脚七。」

蕭原往那邊望去，只見一個「高佬」正與兩個男人在一張枱子前圍坐着，枱上放了一個雀籠，籠內有一隻雀鳥，不安地跳動着。

蕭原一眼便認出籠中的那隻雀鳥是石燕，一種喜歡打架的雀鳥，養鳥的人專用來「鬥雀」賭錢的。

「鬥雀」這門玩意由來已久，與鬥鷄一樣，是一種賭博的玩意，而一隻雀鳥贏的次數越多，身價越高，玩鬥雀這種玩意的，若不知節制，隨時有傾家蕩產的可能。

因爲，你可以賭得很小，也可以賭得很大。大者，你可以押上千大洋在一隻雀鳥的身上。

另外一張枱上，就有七八個人圍着一個鳥籠，在鬥雀，籠內兩隻雀鳥正打鬥得毛飛羽折，兇狠激烈。

謝富安跟蕭原走到高脚七身後，只聽高脚七正對一個坐在對面，穿一套沙綢衣褲的男人道：「李老闆，我要你十個大洋，不算多了，你也看到，牠的毛羽多光彩，神氣多旺盛，好好地調教一兩個月，包你打遍雀林無敵手，一兩個回合便贏回來，我要不是手緊，才不會讓給你。」

坐在兩人之間的一個大耳朵漢子道：「李老闆，我若不是昨晚輸了錢，身上不夠十個大洋，才不會介紹你買，我早已買下了。」

那個李老闆沒有說話，兩眼直看着那隻形態生猛有神的石燕，似乎仍拿不定主意。

蕭原在旁聽說那隻石燕值十個大洋，心裏暗道：「十個大洋可以買一條牛犢，有人做半年工，也掙不到十個大洋。小小的一隻雀鳥，居然值十個大洋，這個世界眞荒謬。」

那個李老闆與「大耳朵」在謝、蕭兩人走過來時，便已看見兩人，大概以爲是來欣賞那隻石燕的，因而沒有理會兩人。獨有高脚七因爲背着兩人，因而沒有發現兩人站在他背後。

謝富安伸手搭在高脚七的肩頭上。「高脚七，你這隻寶貝十個大洋便賣了？昨晚一定輸清光了吧？」

高脚七冷不防被人搭着膊頭，吃了一驚，忙扭頭看看是誰，一眼認出是偵緝隊的「大爺」，頓時露出笑臉，連聲道：「謝隊目，是你們，找我有甚麼事？」

那個大耳朵與李老闆聽聞謝富安是當差吃餉的，忙向他笑笑，點一下頭。

謝富安道：「待你做完買賣，再說吧。」

高脚七這種人最怕就是偵緝隊的「大爺」，就像老鼠見着貓那樣。他扭回頭對李老闆道：「怎麼樣，拿定主意沒有？你不買就算了。」

李老闆猶豫了一下，咬咬牙道：「好吧，我買。」

高脚七將鳥籠往李老闆的面前一推。「你買了，包你不會後悔。」

李老闆從身上拿出十個大洋，放到高脚七的面前，馬上拿起鳥籠，站起來。「我還有事要辦，先走一步。」向謝、蕭兩人哈哈腰，點一下頭，托着鳥籠往外走。

高脚七一手拿起那疊大洋，口裏說：「慢走。」手裏叮叮噹噹地數了一遍，才放入衣袋內，跟着站起身來，對謝富安道：「請坐。」

謝、蕭兩人坐下來。

那個大耳朵起身道：「我去那邊看看，兩位長官，失陪了。」往仍在鬥雀的那張枱子走去。

高脚七代謝、蕭兩人翻起兩隻杯子，斟了茶，才說道：「謝隊目，甚麼事？」

謝富安笑笑道：「高脚七，今次又賺了一筆吧？」

高脚七咧嘴一笑。「謝隊目，就是逃不過你的法眼，那個李老闆每日何止賺十個大洋，我賺他幾個大洋，算不了甚麼。」

「上得山多終遇虎，小心終有一日，被人識破啊！」謝富安開玩笑地道。

高脚七道：「偶一爲之，救救急吧了。」

謝富安收起笑容，指一下身邊的蕭原。「高脚七，這是我的朋友，蕭原。」

「蕭老兄。」高脚七笑着向蕭原點一下頭。

蕭原也點頭還禮。

「高脚七，你住的那個野狗窩，近來有甚麼特別的消息？」

「謝隊目，那個狗地方會有甚麼不尋常的消息？」高脚七道。「那裏的人每日都爲兩餐忙碌，吵架打老婆倒是時常發生。赫！我記起來了，早兩日，裏面的人說，有個瞎了眼的小偷，

那裏不好去偷，居然到狗窩裏面去偷東西，眞是奇聞，狗窩裏面垃圾就有得偷，錢嗎？裏面的人倒想別人給他們偷。」

蕭原聽高脚七那麼說，知道那些人所說的賊，就是他。他倒想不到，他被人誤會是賊的那回事，竟然在那個貧民區內流傳開來。

謝富安對高脚七說的奇聞一點也不感興趣。「除了這件事外，還有其他特別的事情嗎？」

高脚七抓抓耳朵，突然雙眼一睜，故作神秘地道：「有！我差點想不起來了。聽說，近日狗窩內有人發了財，不是小財，是大財。」

蕭原心頭跳動一下。「那發了大財的人是甚麼人？」

高脚七道：「是一個收買佬。聽說，他收買了一個破痰盂，是銅包金的，結果賣了幾十個大洋，你說，是不是發了一筆大財？」

這一次輪到謝富安大感興趣了。「高脚七，那個收買佬的喉頭上是不是長了一顆大痣，上面長了毛的。」

高脚七詫訝地看着謝富安。「謝隊目，你認識大粒痣？」

謝富安不理會他那句話，問道：「他是不是叫田繼祥？」

高脚七點點頭。「是呀，你要找他？」

謝富安點頭。「快帶我去找他。」

高脚七好奇地道：「謝隊目，他犯了甚麼事？他那個銅包金的痰盂是偷回來的？」

「別問那麼多，快帶我去。」謝富安伸手一拉高脚七，跟着對蕭原道：「你去不去？」

蕭原點頭道：「去。」

本來，是他想查探一下貧民區內的情形，那知道却意外地查到那個叫田繼祥的下落，他橫豎沒有甚麼事去湊湊熱鬧也好，順道還可以探查一下那裏的情形，他當然有興趣到那裏走一趟。

高脚七匆匆結了賬，帶着謝、蕭兩人往他口裏的「野狗窩」走去。

由於有高脚七帶路，蕭原覺得這一次的路，沒有上次他獨自來時那麼難走。

高脚七帶着謝、蕭二人來到一間有點像「狗窩」一樣的屋子前，對謝富安道：「就是這裏。」

蕭原看着那間屋子有點歪斜，屋前的地上堆放了許多破爛，像個小小的垃圾崙那樣，發出一種古怪的氣味。

「拍門看看他在不在。」謝富安對高脚七說。

高脚七走到門前，先高聲叫道：「老田，在嗎？」

裏面沒有應聲。

高脚七用手去推門。

兩扇板門一推便開，幸好高脚七沒有怎樣用力，要不准會一頭撞入去。

高脚七雖然沒有撞入屋內，却張口發出一聲驚叫。

蕭原的反應比謝富安快，一個箭步衝到門前，疾聲問：「甚麼事？」

「呃……呃……」高脚七驚恐得說不出話來，抖顫着用手指向屋內。

蕭原將高脚七擠開一點，斜歪着腦袋向屋內看去，當他一眼看清楚屋內的情形時，禁不住倒抽一口氣。

死人他看得多了，却還是第一次看到如此恐怖的死屍！

屋內，距門口不到四尺的地方，一個死人被三根繩子分別套着頭頸、左右手，吊起來，雙脚並沒有離地，身子稍往前傾，雙手張開，張口吐舌，瞪眼竪眉，作勢要撲出來的樣子，就是膽量再大的人乍然看到那麼獰厲恐怖，欲撲噬而出的屍體，不吃驚才怪。

事實上，屋內陰暗的光綫，配上那獰厲的死屍，確是夠詭異恐怖。

「到底發生了甚麼事？」謝富安搶上前，將高脚七推開。「驚嚇得那個樣子。」

但當他看到那條死屍後，也驚嚇得禁不住發出一聲驚叫，臉色大變。

蕭原鎭定心神，對兀自臉青唇白，一臉驚恐的高脚七道：「屋內的死人是不是田繼祥？」

高脚七顫聲道：「是……」

蕭原稍爲蹲低一點(他站着比那用繩子吊「站」着的死人要高，看不到死者的喉頭部位，因此非要矮下身子不可)，看清楚死者的喉頭是否有一顆大黑痣。

屋內的光綫雖然陰暗，由於外面有光綫射入屋內，因此，蕭原清楚地看到，死者的喉頭上，有一顆比蠶豆小不了多少的黑痣，長了一撮頗長的毛。

將身子挺直，蕭原對謝富安道：「確是你們要找的那個收買佬——田繼祥。」

謝富安不敢再看那死屍。「蕭原，這一定是殺人滅口。」

屋內的情形，擺明了死者是被人殺死的，他的想法跟謝富安一樣。「若不是殺人滅口，難道是謀財害命。」

高脚七大概已沒有那樣心驚了，接口道：「我說是謀財害命。」

一頓，緊接又道：「他一下子發了財，這裏的人若沒有人不眼紅才怪，爲了幾十個大洋殺人，一點也不奇怪，年前，這裏便發生過一件爲了九個大洋殺人的案子，謝隊目，你不會記不起吧？」

謝富安怎會記不起那件案子，被殺的人是一個光棍，殺人的是一個老實人，也是個孝順兒，他老子死了，臨終前，對兒子說，若是死後能夠裝棺下葬，便死得瞑目，做兒子的爲了實現老子的遺囑，想方設法去張羅一點錢，買副棺材，那知道就是無法籌

到那筆棺材錢，正當他徬徨焦急的時候，却遇上那個光棍，大概是贏了錢吧，醉醺醺的在袋裏抓弄着那九個大洋，發出叮叮噹噹的清脆响聲，被那老實人聽到，兩人住在附近，相識的，那老實人大喜過望，問那光棍借五個大洋，那光棍一口回絕，用手緊緊捂着那個袋，一副不可一世的樣子，老實人實在求借無門，怎肯放過這個機會，苦苦哀求那光棍借錢給他，願意還五分息，那光棍就是不答應，那老實人在情急之下，做了一件蠢事殺了那光棍，拿走了光棍袋中的九個大洋，替老子辦喪事，買棺殮葬了老子，結果，他也因爲殺人罪而被判死刑，在去年立秋那一日，槍斃了。

當時，謝富安很同情那個老實人。

事實上，住在貧民區裏面的人，大多數都惋惜那老實人因爲一片孝心而落得那樣的下場。

點一下頭，謝富安對蕭原道：「怎麼辦？」

原來，他看到那條死屍那樣恐怖，心裏發毛，不敢去解下那條死屍。

蕭原聽出他指的是甚麼，說道：「先將死者解下來，然後仔細地搜查一下，希望可以找到綫索。」

高脚七聽說要去解下那屍體，禁不住打個冷顫，汗毛倒竪，嘀咕道：「將人殺死，還將屍體弄成那個樣子，兇手一定是個膽邊生毛，兇狠的人。」

謝富安也打個寒噤，接口道：「兇手不單兇殘，可能是變態的，將死人弄成那個樣子，想嚇死人。」

蕭原雖然有點怕，仍然走入屋內，伸手將死者的雙眼往下抹，抹了幾下，終於將死者的雙眼弄得閉合起來。

閉上眼的死者沒有剛才那麼恐怖嚇人。

蕭原呼口氣，對謝富安道：「阿謝，來幫幫手。」

謝富安在心裏打個冷顫，硬着頭皮走入屋內，幫忙將死者解下來。

他是偵緝隊的人，將屍體解下，進行偵查，是他的職責，他若是不去幫手，怎也說不過去。

他雖然在動手幫忙，却盡量不去看那屍體的面目，總算幫蕭原將屍體解下來擺放在地上。

不知甚麼時候，外門圍攏了一羣人——全是女人老人小孩，將射入屋內的光綫遮擋了，令到屋內變得更加陰暗。

謝富安忙走到門前，對那些人喝道：「退開一些，別堵着門口。」

那羣人不情願地退開去，謝富安眼見外面的光綫又射入屋內，不再理會那些人，對站在屋旁，正與幾個老人在說話的高脚七道：「高脚七，快趕到隊部去報告，要隊裏立刻派人來。」

高脚七巴不得離開，立刻答應一聲，擠出人羣，往外面快步走去。

謝富安轉過身，發現屋內一片光亮，原來蕭原點亮了一盞燈，並且在屋內搜索起來。

謝富安邊向蕭原走去，邊問：「有發現嗎？」

蕭原搖搖頭。

謝富安不再說話，亦在屋內搜索起來。

在偵緝隊的人趕來之前，蕭原與謝富安終於發現一樣事物，那極可能是一條重要的綫索。

那是一塊用來扣在褲帶上的玉扣。

起初，兩人以爲是死者以前收買回來的「破爛」，丟失在屋內，但看清楚那塊玉扣，是一塊上好的玉扣，通透油潤，頗值錢，而且，應該是時常帶在身上，才會那樣油潤滑膩，不像是丟失在屋內一段日子的，還有，一塊那樣上好的玉扣，不會是死者在收買破爛時收買回來的，甚麼人家會笨到將一塊上好的玉扣，以低價賣給一個收買破爛的。就算是，死者在收買到那塊玉扣後，不馬上將之拿到玉器古玩店去賣了，賺它一筆才怪，怎會讓那塊玉扣丟失在屋內，不去找尋。

那也不是死者之物，以死者的身份，不會佩帶那樣值錢的玉扣。而死者的褲帶上，確是有幾個玉扣，但都是不值錢的貨色，若是從死者身上掉下來的，褲頭上繫着的幾個玉扣也該掉下來才是，因此，蕭、謝兩人斷定，玉扣不是死者的。

到底玉扣是誰的呢？

唯一的可能就是，玉扣是兇手遺下的。

蕭原認爲極有可能。

謝富安同意蕭原的看法。

爲了証實自己的猜測是否正確，蕭原查看着死者的雙手。

結果，又有發現。

死者的左手掌中(本來是緊握着的)，有幾條絲綫，紅色的，指甲縫也有幾條很細微的絲綫，亦是紅色的。

蕭原對謝富安道：「死者一定是在掙扎時，無意中抓到兇手褲頭上繫着的玉扣，將之扯脫下來！」

謝富安連連點頭。「肯定是那樣！」

但他馬上又道：「那塊玉扣上面沒有特別的標誌，無法查出兇手是甚麼人的呀！」

蕭原沒有說話，把玩着手上那塊玉扣，上面確實沒有任何可供追查的徵記，單憑手上那塊玉扣，確是無法追查出兇手是甚麼人。

但他跟着便靈機一動，附在謝富安的耳邊，說了幾句話。

謝富安連連點頭。「蕭原，我怎麼想不到，這確是一個好辦法。」

蕭原道：「那就依計行事吧。」

未幾，一個姓朱的小隊長帶了五個偵緝隊員趕到來，蕭原跟他是認識的，謝富安向他斜述一遍發現屍體及

搜查的結果，却略去了發現那個玉扣那回事。

夜深人靜。

死者田繼祥那間屋子陰森森的，瀰漫着一種叫人心寒的詭怖氣氛。

附近的人家都看到田繼祥那恐怖猛厲的死樣，天色才黑，便沒有人膽敢從那間屋前走過，寧願繞路走，吃過晚飯後，家家關門閉戶，不敢再出外，以免撞邪。

正因爲附近的人家皆關門閉戶，四下裏便顯得靜悄悄的，有如一片死域。

其實，附近的人家不用那樣恐慌的，因爲，死者已被抬走，送到偵緝隊部後面，一間用來停放死屍的屋子內，以方便偵緝隊的人隨時查驗屍體。

只不過，附近的人家由於心理作用，對那間屋子存有恐懼之心，因而都不敢外出或是經過那間屋子。

他們都害怕會遇上死者的陰魂。

據說，凡是死得悽慘恐怖的人，都會陰魂不息，而且特別兇厲。那時候的人都很迷信，對於那種傳說，深信不疑。

死寂中，偶爾傳來一兩聲狗吠，更顯得那附近一帶的沉寂。

田繼祥那間屋子不但被偵緝隊的人倒鎖着，門上還貼了封條。

其實，田繼祥的屋子內雖然堆滿了物品，但都是不值錢的「破爛」，應該沒有甚麼人會入屋偷東西的，偵緝隊之所以鎖門貼上封條，是不想被人闖進去，破壞裏面的狀況，方便他們有需要時，再回去偵查。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

天快亮了。

一條人影就在這時出現在田繼祥那間屋子前，由於夜色很黑暗的關係，距離稍遠一點，也看不到那條鬼魅般的人影。

門前響起一陣細微的聲響，很快，兩扇鎖着的門便被弄開一條縫隙，那條人影一閃而入，那條縫隙立時掩沒。

嗤一聲，屋內亮起一點火光，原來是潛入屋內的那條人影擦着了一根洋火，跟着將放在一張破舊木枱上的燈點亮了。

昏黃的燈光下，映照出那人的模樣來。

那是一個三十不到的男子，穿一套黑色衣褲，身子瘦削，一雙眼在燈光中閃閃有光。

那人拿起那盞燈，在屋內到處搜尋起來。

那人在搜尋中，將幾件細小但又值點錢的物件，放入衣袋內。

看樣子，那人似乎是個小偷。

但接下來的舉動又不像。

他在地上仔細地，反復地找尋，甚至將地上堆放的東西搬移開去，逐寸地方搜尋照着，只差沒有將地上的破瓷磚撬起來。

他足足在屋內搜尋了有一個小時，東邊天際經已現出魚肚白。

天色開始破曉了。

那人似乎找不到要找的東西，失望地嘀咕一聲，「噗」地吹熄燈火，將門拉開，閃身走出屋外。

那刹那，他幾乎撞在一個人的身上。

他嚇得張口欲叫，但却及時咽住，驚恐地倒退了一大步，背後撞在門上，將兩扇門撞開來。

那不知甚麼時候出現在屋前的人影，朝那驚恐欲絕的瘦削男子咧嘴露齒一笑。

瘦削的男人再也控制不了自己的神經，恐駭地大叫一聲，一屁股跌坐在門檻上。

「你，死人的東西也偷？不怕他寃魂不散，找你算賬嗎？」

「你……是人？」那瘦削的男子顫着聲問。

那人點頭道：「要是鬼，早已將你揑死。」語聲陰森。

那瘦子立時從地上跳起來。「你是誰？」手往腰間一搭。

那人喝道：「將手放下。」

那瘦子却不理會，從身上亮出一把尖刀來，目露兇光。「你要多管閒事……」下面的話忽然打住，睜大雙眼，口吃地道：「你……想怎樣？」與剛才兇惡的神態截然不同，驚恐地看着那人手上握着的匣子槍。

那人冷笑一聲：「將手上的刀扔掉。」

那瘦子不敢不從，手一鬆，手上的刀掉落地上。

「你是甚麼人？」瘦子怯怯地問。

「我問你是誰！」那人沉聲道。

那瘦子遲疑了一下，說道：「我叫……王坤。」

「你潛入屋內幹嗎？」

「我……不過想……偷點東西，賣點錢，長官，你放過我吧，若不是連吃飯的錢也沒有，我也不會擔驚受怕的，摸入這間……屋內偷點值不了多少錢的東西。」那偷子的口齒伶俐起來。

「不管你在屋內做甚麼，我要帶你回隊部，詳細查問。」那人抬一下手上的槍。

瘦子眼色一變，吃驚地道：「你……是隊上的長官？」

那人不置可否。「走吧！」

瘦子噗地跪下來，哀求道：「長官，放過我吧，我將偷來的東西都給了你，看在我有一個女兒餓了一天的份上，放了我吧。」

那人叱道：「別跟我來這一套，說甚麼也得跟我走。」

瘦子呆了一下，忽然吃驚地道：「蛇！你脚後有條蛇。」

那人暗吃一驚，禁不住汗毛直豎，急忙扭頭回望。

就這剎那間，瘦子一頭撞向那人的下盤。

那人立刻驚覺，急忙橫跳開去，口裏喝道：「自討苦吃。」手上的槍向瘦子的頭上砸去。

那瘦子居然不閃不避，仍然往前撞去。

「噗」一聲，那人手上的槍砸在瘦子的頭上，瘦子痛叫一聲。

同時間，那人也歪跌開去，跌落地上。

原來，瘦子拚着頭上挨一下，却一頭撞在那人的左腿上，硬是將那人撞得斜跌開去。

瘦子忍住頭上的劇痛，就勢往前竄出去。

那人被撞的左腿痛得有如斷折了那樣，一時間起不了身，急忙在地上扭身一轉，舉槍喝道：「別走，要不開槍。」

瘦子却毫不理會那人的喝止，拚命往斜對面的一間屋子的左角後跑去。

那人食指一勾。「砰」地開了一槍。

但却不是向瘦子開的，而是斜向天上。

瘦子身子一震，嚇得窒停下來。

「蕭原！」屋後的左側面有一條人影衝前來。「嚇！你再跑，我一槍打倒你。」

被撞跌的那個人原來是蕭原。

衝出來的那條人影不喝叫還好，喝叫之下，瘦子似乎從驚駭中回過神來，料想蕭原不會眞的向他開槍射擊，身子一動，繼續往前面那間屋子的左面跑去。

蕭原果然不敢向瘦子開槍，萬一一槍將他打死，那豈不是將一條極重要的綫索弄斷了。

在蕭原的意想中，他認爲瘦子是兇手。

「砰」的一聲，從屋後衝出來的人影手上火光閃吐，向瘦子開了一槍。

瘦子慘叫一聲，撲跌落地上。

蕭原忍着痛，飛跑前去，用槍指着在地上輾轉呻吟的瘦子。「王坤，看你還逃得了！」

瘦子肯定逃不了——他的右脚中了一槍，血流如注。「救我……好痛呀，替我止血啊！」歪側着身子，瘦子哀叫。

「救你！我恨不得一槍斃了你！」說話的不是蕭原，而是那條衝上來的人影。

「阿謝，你的槍法好準啊！」蕭原佩服地對那從後面跑上來的人影。

那人影原來是謝富安。「算你命大！那一槍射在你的脚上，不是射在你的身上。」謝富安朝蕭原咧咀一笑。

瘦子殺豬般叫痛。

「住口！」謝富安大喝一聲。「再叫，再給你一槍。」

那一喝竟然生效，瘦子立刻不敢叫，但仍忍不住低聲呻吟。

蕭原蹲下來看一下瘦子脚上的傷口，發覺只是射傷了皮肉，不會因此而喪命，便喝道：「說！是不是你殺死那個收買佬的？」

那瘦子慌不迭忍痛道：「不……我……沒有殺人。」

「還口硬！」謝富安喝道：「可是要我向你另一隻脚也開一鎗，才認？」

瘦子渾身抖震了一下，「別……開鎗……我確實沒有殺人啊！」

「你抵賴不了的！」蕭原厲聲道：「你沒有殺死那個收買佬，爲何潛入他的屋內，找尋失掉的玉扣？」

瘦子慌忙道：「我……找尋玉扣……」

謝富安惡狠狠地道：「你既然承認找尋玉扣，還說不是殺死那個收買佬的？」

「不是呀，眞的不是！」瘦子拖着嗓子叫。

「那是誰？」謝富安喝問。

「我不知道呀！」瘦子叫。

「你他媽的，還口硬！」謝富安向瘦子一脚踢去。

瘦子殺猪般痛叫一聲。「我眞的沒有殺人啊！」

蕭原心頭一動。「那你爲何要尋回那塊玉扣？」

瘦子喘口氣：「我代人尋找的！」

「胡扯！」謝富安又向瘦子一脚踢去，蕭原欲阻止，却來不及，瘦子挨了一脚，又張口大叫。

「我說的是眞話，那個人給我五個大洋，要我去尋回一個玉扣……若找回後，再給我五個大洋。」

「那個人是誰？」蕭原喝問。

「我不認識他！」瘦子直吸氣。

「那他怎會找上你的？」蕭原問。

「我走去單眼狗的賭檔時，他將我截住，問我贏了還是輸了，我說輸了，他問我想不想賺點錢，我問他要幹什麼，他說，只要替他找回一個玉扣，便給我十個大洋……」

說到這裏，瘦子喘了幾口氣，才繼續說下去。「找回一個玉扣，可以得到十個大洋，我當時輸光了錢，這麼便宜的事，不幹才是傻子！何況，他還說，不管找不找到，先給我的五個大洋都不會要回，我便答應了他……」

「那個人在什麼地方等你回去？」蕭原打斷瘦子的話。

瘦子呻吟一聲，說道：「在土地廟前面那棵大榕樹下等我。」

蕭原馬上對謝富安道：「阿謝，你看着他，我去那裏捉那個傢伙。」話未說完，他已經拔脚便跑。

* * *

土地廟在貧民區的東北面，從貧民區那裏跑去，說遠不遠，說近也不近，蕭原跑到那裏，天已大亮了。

他並不是直接向土地廟跑去的，那很容易被那個人看到，引起懷疑，因此，他繞到側面，從土地廟的後面

往前面走去，接近距土地廟前約十丈外的那棵大榕樹。

土地廟前的那塊空地上，長着十幾棵各種樹木，其中以那棵老榕樹最大，據說，已有上百年的歷史，白天，那裏很熱鬧，特別是初一、十五。

蕭原這一着，應該大出那個在榕樹下等着的人的意料之外。因爲，那個人斷斷料不到蕭原會從後面向土地廟前掩過去，事實上，若從貧民區走向土地廟，是先經過廟前那塊空地，才到達土地廟的。

換言之，那個瘦子若是去找在大榕樹下等着的那個人，一定不會從土地廟前走向大榕樹。

雖然天色已經大亮，土地廟前仍然一片寧靜，不見一個人影。

因爲，沒有人這麼早來上香的。

那個廟祝也不會這麼早起來。

快接近大榕樹的時候，蕭原將身上的鎗抽了出來，以防萬一。

可是，他却撲了個空。

大榕樹下，一個人也沒有。

蕭原恐怕那個人機伶，躲到樹上，便抬頭往上張望，但望遍了樹上，發現不到有人躲在樹上。

蕭原並沒有失望，因爲，他早已猜到那個人有可能不等下去，走了。如今情形與他的猜測一樣，因而並不怎樣失望。

不過，他仍不死心，在附近那十多棵樹下搜尋察看，但樹下樹上都察看過，依然沒有發現。

他再走回大榕樹下，地上看不到有脚印，但有不少扯斷的榕樹鬚扔在地上，蕭原由此而斷定，那個人確是曾在榕樹下等那個瘦子，焦急無聊之中，不自覺把那些榕樹鬚來解悶。那是大多數人在焦悶的情形下，都會不自覺做出來的動作。

蕭原在樹下再打了個轉，決定先回隊部去瞧瞧，他估計謝富安可能已押了那個瘦子回隊部。

蕭原猜得沒有錯。

他趕到隊部時，那個瘦子已在隊部的偵訊室內，接受偵緝隊的隊副郭繼榮的訊問。

謝富安當然亦有參與。

因爲，人是他抓回來的。

才走入隊部，蕭原便遇上一個相識的小隊長毛錦慶，正想開口向他招呼，毛錦慶已先向他招呼。「老蕭，你眞厲害！才插手，便抓到一個與那件兩屍三命案有關連的傢伙，我眞服了你，要是你幹我們這一行，我們却要捲舖蓋回鄉下耕田了。」

蕭原忙道：「大毛，你聽那個胡吹亂說，我不過湊巧遇上阿謝，跟他去那裏埋伏，居然被我們發現那個瘦子王坤，將那傢伙捉住的不是我，是阿謝。」

毛錦慶笑着拍拍蕭原的肩頭。「老蕭，別謙了，阿謝已經跟我們說了，出主意到那裏埋伏的是你，將那個傢伙堵住的也是你，他不過一鎗將那傢伙打倒，要不是你，怎會捉到那個傢伙！」

頓一下，又道：「我們全隊弟兄正在束手無策的時候，你却幫我們找到一條極重要的綫索，令到案子有所突破，隊上的弟兄都很感謝你的幫忙。」

蕭原笑着道：「大毛，弟兄們這樣看得起我，眞是心裏有愧！別說這些了，那個傢伙招供了？」

毛錦慶搖搖頭：「正在偵訊室內接受郭隊副的訊問。他招供了什麼，我不知道。」

「阿謝呢？」

「也在偵訊室內。」毛錦慶道：「希望從那個傢伙的口中，訊問出可供破案的口供，若是再沒有什麼進展，我們不知怎樣向上頭交代。」

蕭原拍拍毛錦慶的肩頭。「大毛，別灰心，從那個傢伙的口中，一定訊問出有助破案的口供。」

「但願如此。」毛錦慶道：「是了，阿謝說你去捉那個主使瘦子的人，捉不捉到？」

蕭原透口大氣：「我趕到土地廟前那棵大榕樹下，那個人早已走了，找遍了那塊空地上的每一棵樹上樹下，都沒有人，只好趕回來說一聲。」

「老蕭，那個人極可能就是兇手！」毛錦慶有點失望。「要是捉到那個人，說不定便破了那件案子。」

突然間想起蕭原一夜沒有睡過，而且東奔西跑，忙對蕭原道：「老蕭，我忘了你辛苦了一晚，眞對不起，快到那邊坐，我去倒杯熱茶給你。」

不等蕭原說話，已拉着蕭原走到一張櫈子前，然後去倒茶。

一夜沒有闔過眼，加上跑來跑去，蕭原確是有點疲睏，便坐下來，閉目養養神。

「蕭原，喝杯熱茶，會精神一點。」毛錦慶拿了一杯熱茶，走到蕭原的面前，話出口，才看清楚蕭原閉着眼在假寐，欲住口不說，蕭原已張開眼來，「老蕭，原來你睡着了，我不該……」

蕭原搖搖頭。「大毛，我不過閉上眼養養神吧了，沒有睡着……」

「那快喝口茶提提神吧。」毛錦慶將手上那杯熱茶遞給蕭原。

蕭原接過，喝了一口，一股熱氣直透丹田，馬上精神一振。

突然間，偵訊室的門打開來了，隊副郭繼榮與隊目謝富安從裏面走出來，守在外面的一個偵緝隊員馬上走入室內，將那個自稱王坤的瘦子押出來，往裏頭的關押室走去。

謝富安眼尖，一眼便看到蕭原與毛錦慶，忙開口招呼一聲：「蕭原，你回來了！」

郭繼榮也看到蕭原，跟着叫道：「老蕭，多謝你幫忙啊！」

兩人快步往蕭原坐着的地方走去。

蕭原聞聲往裏面望去，見是謝、郭兩人，忙站起來：「阿謝、老郭！」

毛錦慶接口道：「隊副，問完口供了？」

謝富安代郭繼榮答道：「小隊長，問完口供了。」

郭繼榮對蕭原道：「老蕭，你又幫了我們一個大忙，眞不知怎樣謝你。」

蕭原笑笑：「老郭，別說這種客氣話，我不過湊巧幫點小忙吧了，阿謝的功勞最大。」

郭繼榮道：「別謙了，阿謝都對我們說了，當然，阿謝這一次的功勞也不小。」

謝富安聽隊副讚賞他，心裏很高興，但不敢表露出來，急忙對蕭原說道：「捉到那個人嗎？」

蕭原搖搖頭：「那個人早走了，我趕到那裏，找遍了，人影也不見一個。」

郭繼榮握拳道：「可惜！老蕭，根據王坤的口供，那個人九成九就是殺死收買佬田繼祥的兇手，亦即是兩屍三命案中的兇手，捉到他，可能便破了案。」

「那個王坤的口供怎樣？」蕭原問。

郭繼榮對謝富安道：「阿謝，你說吧。」

謝富安於是將王坤的口供說出來。

末了，他說道：「從王坤的口供中，我們雖然不知道那個人姓甚名誰，住在那裏，但却知道那人的相貌及身形的高矮胖瘦，憑着這一點，總會找到那個人的。」

郭繼榮連連點頭：「阿謝說得對，待會我會派隊上的弟兄到城裏各處打聽這個人的下落，同時，也要加强各個關卡的檢查，以防那個人溜逃到外地。」

蕭原道：「老郭，祝你們很快便捉到那個人！」

郭繼榮拍拍蕭原的肩膀：「老蕭，若是破了案，我跟隊上的弟兄請你吃飯。」

蕭原說笑道：「老郭，那我希望你們今日便捉到那個人，破了案，我就可以一飽口福了。」

毛錦慶道：「若破了案，怎會只請你吃一餐，要請你吃三頓。」

蕭原笑道：「那我回去求神拜佛，保祐你們盡快破案！」

郭繼榮道：「老蕭，你若是挺得住，我這就請你飲早茶！」

蕭原這時候一點也不疲睏，高興地道：「老郭，那麼我也不和你們客氣了！」

郭繼榮對謝、毛兩人道：「你兩個也去吧。」

毛、謝兩人連聲應是。郭繼榮向在門口站崗的一個隊員交代了幾句，便與蕭原三人走出隊部，前往最近的那家趣香居飲早茶。

透露口風　誘敵上當

蕭原好夢正酣，却被一陣拍門聲驚醒過來，雖然頭腦還有點迷迷糊糊的，還是起身下床，穿上一對木屐，急急走出房間，向前面走去：「誰呀？」

門外一把女聲道：「我呀，蕭先生，你在嗎？」

蕭原這時睡意全消，聽到那句話，不由感到好笑，說話的人只說「我呀」，叫人怎知你是誰？答了等於沒答；他既然說了話，屋外那人應該知道他在屋內，却還要說一句「你在嗎」，簡直多此一問，他若不在屋內，怎會說話。

「我當然在呀！」蕭原忍着笑，邊答邊走到門前，將門閂拉開，打開門。

門外站着一個明眸皓齒的少女。

蕭原一眼便認出那是李淑英，脫口道：「李姑娘，是妳！」

李淑英一眼看到蕭原，高興地道：「蕭先生，我還以爲你不在家。」

蕭原發覺自己有點衣衫不整，在一個大姑娘面前，有點失禮，忙縮了身子，有點尷尬地道：「李姑娘，我在睡覺，昨晚因事沒有睡過，回家時已快十點鐘，所以睡到現在……」

李淑英明眸一轉，輕輕笑道：「蕭先生，不請我進去坐嗎？」

蕭原被李淑英一說，才醒覺到忘了請人家進屋坐，不由又一陣尷尬。忙道：「難得李姑娘賞面，請到屋裏坐。」

李淑英嫣然一笑，抬脚走入屋內。

蕭原待她走入屋內，請她坐下，才說道：「李姑娘，請坐坐，待我到裏面洗個臉，再跟妳談。」

李淑英打量一眼屋內各處，說道：「蕭先生，請便。」

蕭原說一聲：「失陪。」急急走入裏面，漱口洗臉，再換上一套乾淨整齊的衣褲，才出去見李淑英。

在走出房間，往前面客廳走去的時候，他忽然感到自己怎會那樣在意李淑英對自己的觀感。

李淑英看到蕭原衣着整齊地走出來，不由抿嘴一笑。「蕭先生，打擾了你睡覺，眞對不起。」

蕭原忙道：「不要緊，李姑娘，妳找我有什麼事？」

李淑英閃了蕭原一眼。「蕭先生，你不是說，若想起有關玉燕的事，來找你的嗎？」

蕭原詫異地點一下頭。「妳不知道譚姑娘已贖回來了嗎？」

李淑英大感意外。「蕭先生，你說玉燕已回家了？是你找到的？」

蕭原道：「她在前天已回了家，她沒有找妳嗎？」

李淑英搖搖頭。

「譚姑娘不是我找回的，是我帶錢去將她贖回來。」

蕭原忽然間想起，忘了斟茶給李淑英，忙又道：「李姑娘，忘了斟杯茶給你，眞失禮。」忙走到桌子前，拿杯子倒茶。

李淑英沒有客氣，那是因爲她被蕭原那句「是我帶錢將她贖回來」這句話弄得驚詫不已，因而忘了客氣。「蕭先生，玉燕被人綁票？」

蕭原邊捧茶給李淑英，邊點了頭。「李姑娘，請喝杯茶。」

李淑英伸手接過，說一聲：「謝謝。」跟着駭然道：「玉燕有沒有……受到傷害？」

蕭原搖搖頭。「她很好，看上去……不像受到驚嚇，據何副官說，跟失踪前一個樣……」

「大概那些綁匪知道她是督軍的姪女，所以不敢爲難她。」李淑英道：「那些綁匪是什麼人？好大的膽子，居然不怕死，勒索譚督軍。」

蕭原道：「我要是知道他們是什麼人，早已將他們全部抓起來，送到偵緝隊法辦！」

「他們勒索督軍多少錢？」李淑英好奇地問，「數目一定不少吧？」

「二千！」蕭原舉起二根指頭。

「二千大洋！」李淑英失聲道：「我阿爸做了幾十年生意，也賺不到這麼大筆錢，那些綁匪這一口咬得好大啊！」

蕭原笑笑，道：「若換轉是我，非要一萬大洋不放人！就算你要一個大洋，若被捉到，一樣會被槍斃，那何不有風駛盡悝，狠狠地敲一大筆！」

李淑英睜大雙眼，驚詫地看着蕭原：「蕭先生，你……這樣說……」

蕭原搖搖頭，道：「別誤會，我不是讚成那伙綁匪的所爲，我不過說笑而已。」

李淑英舒口氣。「你剛才眞嚇了我一跳。」

蕭原道：「李姑娘，你現在可以放心了，譚督軍雖然被敲了筆錢，但譚姑娘總算平安無恙，算得上是不幸中的大幸。」

「蕭先生，譚督軍怎會要你去贖回玉燕的？」李淑英滿有興趣地問。

蕭原不知怎說才好，想一下，簡單地道：「我也不知道因何會找上我，大概我好欺負吧！」

李淑英却道：「蕭先生，據我所知，你一點也不好欺負，本領很大，了不起，那些土匪逃犯聞名喪膽，譚督軍知道你的本領，所以才找你找尋玉燕，並贖回玉燕。」

蕭原連連搖頭。「李姑娘，妳聽什麼人說的，我那有什麼本領，跟平常人沒有兩樣。」

李淑英欽佩他看着蕭原。「對我說的人，是個老實人，他不會亂說一通的。蕭先生，你別謙了，我還知道你有一個外號叫『海角天涯』！」

「李姑娘，那個人是誰？怎會連我的外號也知道？」蕭原詫異地看着李淑英。

李淑英明眸輕轉，嫣然一笑，佻皮地道：「我不會告訴你，除非……」

「除非什麼？」蕭原禁不住問。

李淑英巧笑倩兮，溜了蕭原一眼，抿嘴道：「除非你答應我，改天有空，對我談談你的經歷。」

蕭原呆了一呆。「李姑娘，我的經歷很平常，沒有什麼好說的，我怕妳聽了便會發悶。」

李淑英溜了蕭原一眼：「你不說，我也不告訴你。」

蕭原很想知道，是什麼人將他的事告訴她的，遲疑了一下，說道：「好吧。」

「一言既出。」李淑英直直地看着蕭原。

蕭原心裏微微跳動了一下，忙將目光移開，「駟馬難追！」

李淑英腦袋微歪，說道：「是我阿爸的一個朋友告訴我的。」

蕭原等她說出那個人的姓名，李淑英却微笑看着蕭原，不說下去，蕭原忍不住，只好開口道：「妳還未說出那個人的姓名啊！」

李淑英嘴角一翹，「蕭先生，不說可不可以？」

蕭原被她的神態逗得咧嘴一笑，「妳若反悔，我也可以不守信用了！」

李淑英忙道：「我說，我說！」頓一下，淸楚地道：「唐德剛。」

蕭原接口道：「原來是老唐，妳怎會認識他的？」

原來唐德剛以前是一個追捕手，與蕭原是「同行」，而且還是朋友。自從二年前因傷改行後，偶而還有來往，但這大半年來，蕭原都沒有見過他，只知道他在一家很大的洋貨號內做事。

李淑英道：「唐叔在我阿爸開的洋貨號內做事，我怎會不認識他。」

蕭原笑道：「李姑娘，老唐一定將我的事全告訴妳了，是不是？」

李淑英眨動一下長長的睫毛，點頭道：「是呀，是我求他說的。」

「既然老唐已將我的事全對你說了，我沒有什麼事可以再跟妳說的了……」蕭原蠱惑地笑着。

李淑英立刻叫起來，「你不守信用，不成！」

蕭原道：「我不是不守信用，實在是沒有什麼可以再說的呀！」

「我不管！」李淑英笑道：「你騙不倒我的！唐叔說，他對我說的，不過十之一二，你要是不守信用，我不依！」裝出生氣的樣子。

蕭原只好改口道：「好了，我守信諾就是……」

李淑英頓時露齒一笑，「算你吧，我去找玉燕看看她可好，改日再來找你，聽你說故事。」輕盈地站起身來。

蕭原料不到李淑英說走便走，忙

道：「李姑娘，可否稍留一會？我有一件事想你幫幫忙。」

李淑英訝然道：「蕭先生，幫什麼忙呀？我什麼也不會做的啊。」

蕭原道：「李姑娘，只要你肯幫忙，一定辦得到。」

「你先說來聽聽，要是辦得到，我一定答應。」李淑英可不是個沒有「腦」的女孩子，這句話就充分顯露出她是一個聰明人。

蕭原於是將他剛才想到的一個想法，對李淑英說出來。

李淑英聽蕭原說完後，慧黠地眨眼，一口答應。「看在你答應給我說故事的份上，我答應幫忙你！」

蕭原大喜過望。「李姑娘，謝謝你。」

李淑英眼波輕轉，淺笑道：「蕭先生，一句謝謝便……」下面的話她故意打住，斜睨着蕭原。

蕭原大方地道：「李姑娘，那妳想我怎樣謝你？」

李淑英道：「起碼也要請我喝一次茶吧？」

喝一次茶，那還不容易，蕭原當下爽快地道：「李姑娘，我還以爲妳要我去殺人或是什麼的，原來要我請妳喝茶，那還不容易，只要妳開口，什麼時候也可以請妳去喝茶。」

「一言爲定。」李淑英高興得眼眸中光彩連閃。

蕭原用力點一下頭，送李淑英出去。

* * *

李淑英在督軍府內見到譚玉燕。才見面，兩人高興得手拉手，妳看我我看妳。

「玉燕，你一點也沒有瘦啊！」李淑英笑着道：「沒有被那些匪徒欺負吧？」

譚玉燕本來也是笑着的，聽李淑英那麼說，頓時收起笑容。「淑英，他們不是……」突然警覺地將下面的話咽住，跟着口氣一變。「他們怎敢欺負我，要是我少了一根頭髮，他們不怕我伯父不放過他們麼？」

李淑英埋怨道：「你怎麼回來後，也不叫個人到我家說一聲！害得我老替你擔心。」

譚玉燕忙賠不是。「淑英，是我不對，妳知道嗎，我回來，一屋子的人圍着我問長問短，令到我頭昏腦脹，那裏還會想到別的，跟着，我嬷嬷又將我關在她的房間，要我好好休養一下，連房門也不准我踏出一步。」

「得了，得了。」李淑英忙打斷譚玉燕的話。「我不再怪妳了。」

跟着關心地問道：「那些綁匪眞的沒有欺負妳？聽人說，那些都是惡人，動不動便割耳朵斬手指的。」

譚玉燕睜大雙眼，有點不悅地道：「淑英，妳不過聽人說，許多時候，一件事情會越說越走樣的！我不知……那些人是否知道我的身份，有所顧忌，不敢爲難我。那幾日，他們都沒有對我怎麼樣，只是將我關起來。」

李淑英道：「玉燕，妳沒有被人欺負，最好不過。妳知道嗎，自從知道妳失踪後，我與溫玉美她們都擔心死了，晚上睡不着，不知妳……遭到什麼事故，溫玉美還去拜觀音，求觀音大士保佑你平安無事。」

譚玉燕聽着，感動地道：「淑英，妳們對我眞好，我……」緊緊執住李淑英的手。

「玉燕，我們是好朋友啊。」李淑英笑着拍拍譚玉燕的手臂。「做朋友該互相關心的啊。」

譚玉燕好感動。

半晌，李淑英道：「玉燕，那些綁匪怎樣將妳綁走的？」

譚玉燕支吾道：「我在回家的路上……突然被人搶了我的錢包……我邊追邊叫……追着追着，突然有幾個人撲出來，將我用痲袋套住，打暈，醒來後，發覺自己被關在一個房間內。」

「知道那裏是什麼地方嗎？」李淑英插口問。

譚玉燕搖搖頭。「那個房間很黑，窗門封閉起來，那幾日，沒有離開過房間一步，根本不知身在何處。」

「那一定有人送飯給妳吧？」

「有。」譚玉燕道：「每日兩餐，都有人送飯菜入房間，飯菜都很好，吃完後，又有人來將碗碟拿走，有時候我還以爲自己不是被人……關起來，他們對我眞是照顧週到。」

「那你一定看到送飯菜給你的人吧？」李淑英好奇地問。「那些人的樣子兇惡嗎？」

譚玉燕道：「他們都用布巾幪着面，看不到他們的樣子，不過，從他們說話的語氣，他們應該不是兇惡的人。」

李淑英說笑道：「玉燕，妳似乎對那些綁匪有好感啊！」

譚玉燕急忙道：「淑英，他們……將我關起來……我怎會對他們有好感？我不過將事實說出來，他們確實沒有對我怎樣啊！」

「玉燕，我不過跟你說笑吧了，妳別認眞啊。」李淑英笑着輕拍一下譚玉燕的手臂。「什麼時候找溫玉美她們去喝茶，好讓她們知道妳已平安返家。」

「好呀，妳去跟她們說吧，後天去喝茶。」譚玉燕一口答應。

李淑英在譚玉燕的房間內坐了足有兩個小時，才告辭，返回家中。

* * *

蕭原起床後，正想外出，却有一個人來找他。

他怎也想不到，這麼早來找他的人，會是李淑英，因此，當他看到站在門外的李淑英時，不由愕了一下，但馬上便回過神來，親切地道：「李姑娘，早啊！」

李淑英含笑道：「早上好，蕭先生。」

「請到屋裏坐。」蕭原身子偏讓開去。

李淑英點一下頭，走入屋內。

待李淑英坐下後，蕭原邊斟茶給她，邊道：「李姑娘，這麼早來找我，可是打聽到什麼？」

李淑英點一下頭。「昨天黃昏前，我來找你，你不在，我怕你今日又外出，所以早點來找你。」

「李姑娘，對不起，我昨天有事外出，害妳白走一趟。」蕭原抱歉地說。

李淑英眼波輕轉，「蕭先生，我昨日去見過玉燕，跟她說了很多話。」

蕭原聽着，沒有打岔，等李淑英說下去。

李淑英瞟一眼蕭原，說道：「玉燕的口風很緊，一問三不知，但我隱隱聽出，她似乎對那些綁匪很有好感，幾次替他們說好話，當我第一次說『綁匪』時，她的臉色似乎有點不悅，還有，我記得好清楚，她一直沒有說那些人是綁匪，我當時心裏很奇怪，她為何會替綁匪說好話……我回家後，想了一整晚，也想不透其中的原因。」

頓一下，接又說道：「換了是我，無論那些綁匪對我怎樣好，我也不會對他們有好感，對壞人，怎能有好感！」

蕭原在聽李淑英說話時，眼中光彩連閃，心裏大為興奮。

因為，從李淑英那番話中，他找到了証據，証實他心中所疑。

他幾乎可以肯定，譚玉燕是認識那伙綁匪的。

他心裏有了一個主意。

李淑英見他不說話，怯怯地道：「蕭先生，我說的話是不是對你沒有什麼幫助？」

蕭原忙道：「不。李姑娘，妳說的話，對我的偵查大有幫助，謝謝妳的幫忙。」

「眞的？」李淑英高興得登時展開笑靨。「不騙我？」雙眼直直地看着蕭原。

蕭原心頭一跳，避開李淑英那叫人心跳的目光。「李姑娘，請妳別將這件事告訴譚姑娘，成麼？」

李淑英眼中盡是傾慕之色，點頭道：「成。你放心吧，我不會告訴玉燕。」

李姑娘，妳這樣幫我忙，眞不知怎樣謝你。」蕭原雖然不想與李淑英的目光相觸，但在說話時，仍然不自覺地與她的目光接觸，禁不住心頭又跳了一下，慌忙將目光移開。

李淑英抿嘴一笑。「蕭先生，你要謝我，還不容易，請我喝多一次茶不就成了？」

蕭原不好拒絕，只好說道：「不成問題，隨時可以請你喝。」

李淑英眼珠一轉。「今天下午有空嗎？」

蕭原遲疑一下，點頭道：「好呀。」

「那我下午二時在新雅茶室等你。」李淑英雀躍不已。

蕭原呆了一呆，「新雅茶室？那是喝西茶的地方啊！」

李淑英敏感地道：「你不喜歡？」

蕭原道：「不是，我沒有到過那種地方，恐怕……。」

李淑英舒口氣。」怎會呢，那裏的西茶很好喝的呀！你喝過後，包你讚好。」

蕭原聽她那麼說，也想去試一試，於是道：「好吧，下午二時見。」

「一言為定！」李淑英伸出手，滿面是笑。

蕭原猶豫了一下，伸手去握李淑英的手。

兩手相握，蕭原只覺李淑英的手柔若無骨，軟綿溫暖。

李淑英覺得蕭原的手溫厚有力，給人一種安全的感覺。

她捨不得鬆開。

蕭原想鬆手，被她握着不放，一時間不知如何是好，只覺十分尷尬。

兩人握着手，李淑英突然臉上一紅，急忙鬆開手，心頭突突亂跳，赧然垂下頭，不敢看着蕭原。

蕭原亦急忙鬆開手，尷尬地道：「李姑娘，我有點事要去辦。」

李淑英依然垂下頭，露出一截雪白的頸脖。「我也要回去了。」

「我送妳出去。」蕭原道。

李淑英點點頭，起身往外面走去。

蕭原送她出屋外，順手將門帶上，下了鎖：「李姑娘，下午見。」

李淑英如夢初醒般抬起頭。「蕭先生，再見。」

蕭原也說一聲：「再見，好走啊！」腳下一趯，往督軍府那個方向走去。

李淑英走了兩步，扭轉身，望着蕭原遠去的背影，眼中盡是戀慕之色。

* * *

何副官才見到蕭原，劈頭便問：「蕭原，有進展嗎？」

蕭原搖搖頭。「一點頭緒也沒有。」

何副官着急地道：「譚督軍已問了我兩次，他似乎不大耐煩了。」

蕭原道：「你以為我不着急，這幾日來，我已經全力偵查，可惜徒勞無功。」

何副官道：「今日已經是第四日了，半個月的限期很快便會過去，你不是想被督軍關起來吧？」

蕭原笑笑，道：「何副官，你放心吧，我可不想被人關入那種地方，我已想到一個主意，說不定，不出三日，就可以將那伙綁匪一網成擒。」

何副官頓時目光一亮：「蕭原，可否說來聽聽？」

「當然可以。」蕭原道：「我還要你幫忙啊。」

一頓，又道：「我那個辦法是否奏效，非要你幫忙不可。」

「快說吧。」何副官道：「要是能夠幫忙，我一定幫忙。」

蕭原道：「我的辦法很簡單，只要你裝出不在意的樣子，向譚姑娘洩漏一個秘密，那就成了。」

「秘密？什麼秘密？」何副官眼中透出疑惑。

蕭原一笑，附在何副官的耳邊，說了幾句話。

何副官聽完後，失聲叫道：「蕭原，你懷疑……」

下面的話未說出口，蕭原忙把手指放在唇上「噓」了一聲，「何副官，你不覺得譚姑娘被贖回來後，她所說的話，令人懷疑嗎？」

何副官點點頭，「嗯。」跟着又道：「蕭原，若是你的懷疑錯了，那樣利用姪小姐，不覺得太過份嗎？」

蕭原道：「何副官，我並不想利用姪小姐的，但無法可想之下，逼不得已……希望我的懷疑是對的。」

「好吧，我盡量試試。」何副官道：「我不擔保是否生效。」

蕭原道：「我倒希望我的懷疑是錯的。」

何副官搖搖頭。「若你的猜疑是對的，唉，我不知道督軍會氣成什麼樣子！不氣個半死才怪。」

「何副官，若將秘密成功洩漏給姪小姐聽後，請馬上通知我。」蕭原道。

「放心吧，你等着消息吧。」何副官拍拍蕭原的肩頭。

蕭原忽然想起一件事，又笑笑，說道：「何副官，去那種……像新雅茶室的地方，有沒有人穿唐裝衣服的？」

何副官笑着打量一眼蕭原，訝道：「你去那種地方喝茶？」

蕭原有點尷尬地道：「是……一個朋友約了我在那裏見面。」

「你沒有到過那種地方？」

蕭原搖搖頭。

「那裏雖然是……新式的地方，去那裏喝茶的人大多穿洋裝，但也有人穿唐裝衫褲的，也有人穿長衫。」

頓一下，指指蕭原身上那套衣服。「但是，沒有人穿你身上這種竹紗衣服的。」

「那要穿什麼衣料的？」蕭原有點着急。「我一套洋裝也沒有啊。」

「那你要不要試？」何副官含笑問。

蕭原抓抓頭。「試試……我那有……衣服試……穿了上去，不知會是什麼樣子。」

「若是你穿上，包保你比穿這身古老的唐裝要好看。來吧，我拿套衣服給你穿上，看看是不是很好看。」

何副官拉着蕭原，往他的房間走去了。

蕭原邊走邊道：「我……不習慣……穿那種衣服，你的衣服未必合我穿啊。」

何副官道：「那種衣服很好穿的呀，你穿過後，包你喜歡，我的身材跟你差不多，合你穿的。」

走入房間後，何副官立刻拿出一套洋裝，要蕭原穿上。

蕭原難為情地道：「就這樣穿？」

何副官笑起來：「怕什麼？我又不是女人，再說，我也沒有龍陽之癖。」

蕭原聽他那麼說，只好將外面的衣褲脫下來，在何副官的「指導」下，穿上那套洋服。

穿上後，他感到有點不自然及拘束。

何副官却連聲讚道：「蕭原，好帥啊！好像換了一個人，不長不短，不闊不窄，挺合身。」

蕭原挺着身子，道：「何副官，很不自然啊，全身像被束着一樣……像個怪物。」

何副官一把蕭原拉到鏡子前，「你照照看，是不是比你穿唐裝衫褲要好看，瀟洒、精神，像脫胎換骨！」

蕭原看到鏡中的自己確是瀟洒俐落，而且挺精神的，確是好看，禁不住笑笑，道：「好看是好看，就是不習慣。」

「好看便成了。」何副官道：「不習慣，穿一會便習慣，你要是穿了這套衣服去新雅茶室喝茶，一定令人刮目相看。」

蕭原被何副官說得有點意動：「好看又怎樣，我連一套洋服也沒有……」

何副官馬上截住他的話：「若不嫌我穿過，借給你穿吧。」

蕭原道：「那怎……成，萬一弄髒了……」

何副官一擺手。「弄髒了便洗啊，就這樣吧，你什麼時候去新雅見朋友？」

蕭原道：「下午二時。」

「那就不用脫下來了，這時已快近中午，吃過午飯後，便去新雅茶室吧。」何副官繞着蕭原打個轉，打趣地道：「若是去會……女子，她一定對你大生好感。」

蕭原忙道：「不……不是女子，是一個男人。」

話出口，他暗中驚訝自己怎會說謊的。

看到蕭原那種緊張的樣子，何副官不由哈哈笑起來。

陡地，他止住笑聲，看着蕭原的雙腳：「差點忘了你腳上的鞋子，要是你這樣去新雅茶室，讓人看到你腳上那雙布鞋，不被人笑掉大牙才怪。」

蕭原不由低頭看看自己腳上那雙舊膠底布鞋，不解地道：「我這雙鞋沒破沒爛，很好呀！沒什麼不妥啊！」

何副官笑道：「穿洋服，一定要穿皮鞋，那才合襯，來！我拿雙皮鞋給你換上，希望你合穿吧。」走到屋子的一角，拿了一雙半新不舊的皮鞋出來

，要蕭原換上。

蕭原拗他不過，只好脫下脚上的布鞋，換上那雙皮鞋。

說出來眞是叫人感到太巧合，何副官那雙皮鞋居然不大不小，正合蕭原那雙脚。

何副官拍掌道：「蕭原，挺好看啊！哈哈，十足假洋鬼子，走兩步看看。」

蕭原走幾步，只覺走起來不大自然，苦着臉道：「何副官，我不穿了，硬崩崩的，走起來生生硬硬的！還是穿回自己的衣服鞋子舒服自然。」

何副官一把拉了蕭原便往外走。

「別忸忸怩怩的，走吧，走一會便會習慣，吃過午飯後，便去赴約。」

蕭原被何副官拉得身不由己，往外走，口裏着急地道：「何副官，快放手……」

何副官拉着他不放手：「別說了，去吃飯吧，你要是穿回那套唐裝衫褲，我包你去到新雅茶室後，會大出洋相。」

出洋相，那可尷尬了，蕭原頓時不再吭聲。

* * *

新雅茶室乃是城內有名的新式茶室，出入的都是穿洋裝的男女，城裏的人稱之為新人物，亦有洋人出入。

新式茶室當然有別於舊式的茶居，或茶店，那裏擺放的枱椅都是洋式的，喝的不是普洱、龍井、鐵觀音、六安之類的中國茶，而是咖啡、牛奶、奶茶，吃的是西式點心、蛋糕、麵包、三文治等食物。

蕭原來到新雅茶室時，還差幾分鐘才到二時，蕭原站在門外，不知是進去好，還是在外面等好，一副不知所措的樣子。

看着穿洋裝進進出出的男女，他有點自慚形穢。

咬咬牙，他想走入茶室裏面，但想到不知裏面的規矩如何，他頓時又洩了氣，鼓不起勇氣走進去。

想離去，但想到約好了的，自己一走了之，不但不守信用，也會使得李淑英在裏面呆等，因之，他又打消了離去之意。

站在門外，自不免引起進出的客人的好奇目光，蕭原被人看得大感尷尬，垂下眼皮，看着地下，後悔不該答應來這種地方。

看看袋錶，已經過了二時，李淑英仍未出現，蕭原急得什麼也似的，只盼李淑英快點出現，免得站着受罪。

李淑英終於出現了。

她是在茶室內走出來的。

「蕭先生，你來了，怎麼不進去？」李淑英走到蕭原的身邊，含笑對他說。

蕭原被那突如其來的聲音嚇了一跳，忙抬起頭，一眼看到是李淑英，頓時全身一鬆，高興地道：「妳來了。」

李淑英沒有答他，驚奇地上下打量着蕭原，眼中光彩連閃，「蕭先生，你也穿洋服的啊，比穿唐裝好看多了，好帥啊！」

蕭原看一眼身上那套洋服，笑笑道：「第一次穿……很不習慣……」

突然，他睜大眼，上下打量了李淑英一眼，心裏暗讚一聲：「好漂亮！」口裏却說道：「李姑娘，妳穿上洋裝……很好看啊……」

「眞的？」李淑英頓時笑容燦爛，一副受寵若驚的樣子，在蕭原的面前轉了個身。

蕭原由衷地道：「妳好漂亮，像蝴蝶一樣好看。」

李淑英笑得更燦爛：「蕭先生，謝謝你的讚美。」伸手一挽蕭原的手臂。「我們進去吧。」

蕭原從來未試過被一個女子如此親暱地挽着手臂，心中一漾，生出一種異樣的感覺，臉上一陣發熱，身不由主，與李淑英挽臂走入茶室內。

才走入茶室內，他一張臉更熱，有如火燒一樣。

原來，裏面的客人大都向他們投以羨慕、欣賞的目光。

蕭原從來沒有被那麼多人注視過，感到一陣難為情。

李淑英却神態自然，展露出一抹從容的笑意，眼中光彩閃現。

走到一張桌上放了一個小花瓶，瓶中插了一朵鮮花的桌子前，李淑英却放開挽着蕭原手臂的手，在前面擺放了一杯不知什麼東西(蕭原不知道那是一杯咖啡)的椅子上坐下來，轉聲對蕭原道：「坐啊。」

蕭原如夢初醒，急忙在另一張椅子上坐下來，臉上仍然如火燒般熱。

李淑英看到蕭原一副拘謹的樣子，輕柔的說道：「你是第一次來這種地方啊？」

蕭原點點頭，不敢看李淑英。

李淑英仍然輕柔地道：「這種地方很新鮮吧？」

蕭原又點點頭。

「喝點什麼呀？」李淑英盡力想令到蕭原輕鬆下來。

蕭原抬抬眼皮：「隨便吧。」

李淑英嫣然一笑：「喝杯牛奶好嗎？」

蕭原又點了頭。

李淑英於是招來一個侍者，要了一杯牛奶。

蕭原仍然拘謹地坐着，待那侍者走開後，開口道：「李姑娘，妳早已來了？」

李淑英點頭。「來了好一會了，我不知道你在外面等，要不，我早已出去找你。」

停一下，又道：「你來了多久？為何不進來看看？」

蕭原這時已漸漸放鬆下來：「我來了一會，以為妳不會這麼早到，所以在外面站着。」

侍者這時送上牛奶，李淑英問蕭原，「蕭先生，喜歡吃些什麼？」

蕭原根本不知道這種地方有什麼東西吃，只好道：「妳拿主意吧。」

李淑英便拿主意，要了兩塊蛋糕。

蕭原在李淑英對那侍者說話時，乘機掃視一下店內的情形，只見每一個人都是穿得整整齊齊的，無論男女，說話都是輕聲細氣的，絕不像茶居那樣，人聲嘈雜，衣着五花八門，大熱天時甚至赤着膊。相比之下，這裏的環境要比茶居清雅得多了，難怪那些有身份的新派人物，都喜歡來這種地方坐。

「蕭先生，喝牛奶呀。」李淑英的輕聲笑語，將東張西望的蕭原收回目光，有點不好意思地笑笑，拿起那杯牛奶，淺淺喝了一口。

「好喝嗎？」李淑英笑笑看着蕭原。

蕭原點點頭：「味道不錯。小時候我在鄉下也曾喝過牛奶，濃稠的、很羶，沒有這種好喝。」

李淑英含笑聽着，眼中情意隱現：「蕭先生，你怎會幹上那……種……那一行的？」

蕭原笑笑，道：「大概我生性好動，再加上從小便很憎恨那些壞人，後來，一個偶然的機會，幹上那一行，一直幹到現在。」

「聽唐叔說，很危險啊！」李淑英眼中透出一絲擔憂。「一個弄不好，不但捉不到……壞人，還會被壞人殺死，唐叔的左脚就是被一個他要抓的逃匪打傷的，傷好後，行走稍微有點不便，只好改行。」

唐德剛受傷的事，蕭原很清楚，能夠活下來，並「金盆洗手」，改行幹別的，說得上是不幸中的大幸。幹他們那一行的，沒有多少個能夠「善終」的。

蕭原深有感觸地輕嘆一口氣。「像唐德剛那樣，算是好運氣的了，幹我們這一行的，那一個不是為了生活，才幹上那種玩命的生涯。每一次出發去追緝那些逃匪，我們都不知道能否活着回來，因此，幹我們這一行的，都不敢成家立室，免得遭遇不幸後，留下孤兒寡婦受苦。」

李淑英聽得心裏一陣難過，同情地道：「蕭先生，你可以轉行的呀！」

蕭原苦笑道：「轉行？李姑娘，像我們這種人，能夠幹些什麼？俗語有謂，做慣乞兒懶做官，很多人都想轉行，都想掙到一筆錢後便不幹，做點小生意，但十個有九個都是不能如願。所以，幹我們這一行的，都不敢想着有朝一日能掙到點錢後便轉行，免得應了讖語。」

李淑英聽着，默然了一會，才開口說道：「蕭先生，你有沒有想過轉行幹別的？」

蕭原點點頭。

李淑英目光一亮，興奮地道：「蕭先生，若你有意改行，我可以對我阿爸說一聲，讓你到我阿爸的店鋪去做工！」

蕭原搖搖頭。「李姑娘，謝謝妳的好意，像我們這種懶散慣了的人，不慣受人管束，也不喜歡被人支使，更受不了別人的氣，妳說，怎能去做工？」

李淑英臉上露出失望之色，喝口咖啡，瞥了蕭原一眼。「蕭先生，你不是打算就這樣幹下去，一直幹到……老吧？」

蕭原搖搖頭：「幹我們那一行的，年紀一大便不行，那只會死路一條。再幹三幾年，若是死不了，我想幹也幹不了，非要轉行不可。」

「那何不現在就轉行？」李淑英天眞地道：「遲早也要改行，何不早一點。」

蕭原嘆口氣。「要吃飯的呀，若不積下一點錢才改行，吃西北風？」

「我聽唐叔說，你每一次都不會失手的，而且，你捉的都是窮兇極惡的逃犯，賞金也特別多，你又不賭，不嫖，不吹，應該積下一大筆錢的呀，就算你不幹，也够你吃十年八年。」

蕭原失笑道：「李姑娘，妳別聽唐德剛亂說，幹我們這一行的，雖說賞金豐厚，但是，那是兩日打魚、三日晒網的啊，閒着時候，只好吃老本，妳想想，好天要賺夠雨天錢，怎會有錢剩啊！」

李淑英咬咬嘴唇，關心地問道：「蕭先生，你眞的不能够改行幹別的？你不怕……有一日遭到意外嗎？」

蕭原淡淡地道：「人，怎會不怕死的。為了生活，只好幹下去。李姑娘，妳生在有錢人家，不知道窮苦人家的艱難，有時候，為了一口飯，會跟人拚命。」

李淑英咬着嘴唇，默然不語，一副難過的樣子。

蕭原偷看一眼李淑英，笑笑道：「李姑娘，我們不要再說那些聽來不開心的事。呀，我聽說妳曾上過洋學堂，跟私塾不同的，學的是洋人的東西，聽說很有趣的。」

聽蕭原那麼說，李淑英頓時活潑起來，臉上綻開笑臉。「是呀，在洋學堂確是可以學到很多新奇有趣的知識，沒有讀私塾那樣枯燥古板，盡是之乎者也的，悶死人。」

蕭原滿有興趣地道：「說些有趣的事來聽聽，可以嗎？」

「當然可以。」李淑英興緻勃勃地說起來。

* * *

何副官那邊還沒有消息，譚督軍却派人去將蕭原叫到督軍府。

蕭原向那個來找他的衛兵探問譚督軍要他到督軍府的因由，那個衛兵却說不知道。

這自然令到蕭原心裏有點不實在

，胡思亂想的，跟着那個衛兵走向督軍府。

進入督軍府，在一個廳堂上見到譚督軍，却不見何副官，蕭原不由心頭打鼓，小心地叫了聲：「督軍大人。」偷偷觀察譚督軍的神色。

譚督軍似乎沒有什麼特別，看了蕭原一眼，說道：「坐吧。」

蕭原「謝」一聲，在一張椅子坐下來。「督軍大人，未知叫我來有何事幹？」

譚督軍翻了眼：「蕭原，我叫你來，還有什麼事，當然是爲了玉燕那件事！」

蕭原聽說是那回事，心頭那塊大石頓時放下。「督軍大人，我已在全力偵查。」

「我知道。」譚督軍擺擺手。「有進展嗎？」

蕭原道：「有。」

「說來聽聽。」譚督軍道。

蕭原遲疑了一下，說道：「督軍大人，爲防洩漏消息，再加上我正在進行一個計劃，可否暫時保密？」

譚督軍眼珠轉了一下，「嗯」了一聲。「好吧！但你要記住，半個月的期限已過了九日，你只剩下六日的時間，若到期你仍抓不到那伙綁匪，別怪我將你關起來。」

蕭原道：「督軍大人，我有信心在期限之前，將那伙綁匪一網成擒。」

「你既然這麼說，沒事了。」譚督軍嘴角現出一絲笑意。「我所以找你來偵查這件事，不叫那些飯桶，就因爲你是一個能幹的人。」

頓一下，又道：「辦完這件案子後，你願意替我做事嗎？」

能够被譚督軍賞識，替他做事，在一般人來說，那可是求之不得，可說是平步青雲，還怕沒有升官發財的機會，只有傻瓜才會拒絕。

蕭原就是一個大傻瓜：「督軍大人，我很感激你這樣看得起我，不過，我是個不慣受人管束的人……暫時來說，我不想接受你的好意。」

譚督軍看着蕭原，半晌，才道：「有骨氣，我就是喜歡你這種人，這樣吧，你現在不想替我做事，日後若改變主意，隨時來對我說。」

蕭原道：「督軍大人對我的好意，我這一輩子也忘不了。」

譚督軍哈哈笑起來。「蕭原，我跟你說了幾次話，這一句話最中聽。」

蕭原却在心裏苦笑。

* * *

何副官終於有消息給蕭原了。

何副官並不是派人去通知蕭原，而是親自去找他，可見他對這件事的重視。

幸好那一晚蕭原吃過晚飯後，便返回家中，沒有到別的地方去，要不，何副官便會撲個空。

「蕭原，今日終於找到機會，將你說的那個秘密，洩漏給姪小姐聽。」何副官劈頭便說，那種興奮的樣子，像是做了一件稱心滿意的事情那樣。

「你確定她偷聽到？」蕭原不放心地問。

「絕對確定！」何副官肯定地道。

「她偷聽了後，有沒有外出？」

「那時候已經是黃昏時候，老太太吩咐過，一早一晚，不許她外出，日間若外出，一定要有人跟着，我發覺她偷聽後，便急急返回房中，沒有外出。」

「她會不會暗地裏叫服侍她的下人外出送信？」蕭原顧慮週到。

何副官搖頭道：「服侍她的那個丫頭沒有外出。蕭原，姪小姐若眞的與那伙綁匪……有關連，那麼重要的消息，她怎會叫別人去送信？你會不會？我肯定不會。」

蕭原搖搖頭。「希望我的猜疑沒有錯，要不，又要從頭着手偵查！何副官，我明日便去監視姪小姐的行動。」

「蕭原，說眞話，我心裏很矛盾，既希望你能够從姪小姐的身上追查到那伙綁匪的下落，但又不想姪小姐……牽連入那件案子中。那有胳膊往外拗的，那太叫人難以置信了！」

蕭原道：「我也不願意相信，但從那些跡象看來，姪小姐確是惹人懷疑啊！」

「若姪小姐牽涉入其中，督軍知道後，不知會怎樣，我不敢想像。」何副官擔憂地道。

「何副官，別想那麼多了。」蕭原拍拍何副官的肩頭，「去宵夜，喝兩杯怎樣？」

何副官透口氣：「好啊！」

蕭原道：「那就走吧。」將燈熄了，與何副官走出屋外。

* * *

午飯後，譚玉燕走出督軍府。

只不過，她身後跟着一個人。

一個改穿便裝的督軍府警衛。

那個警衛是譚督軍的四個近衛中的一個。

能够成爲督軍的近身警衛，肯定得到督軍的信任，而且，鎗法很準，身手厲害，忠心耿耿。

譚玉燕雖然不喜歡有人跟着，但那是老太太的主意，連督軍也不敢違拗，她只好遵從。

她慢慢地在街上走着，似是隨意走走，沒有目的地。

那個警衛一直在後面五尺遠的地方跟着譚玉燕，一雙精警的目光四下溜視着，留意路上的情形。

譚玉燕忽然走入一家疋頭店內，瞧着排列着的花布疋，但是，看得出，她似乎心不在焉。

那個警衛一直站在對面的一家店舖旁邊，看着疋頭店的大門口。

他這一着很聰明，無論是誰進出那家疋頭店，也逃不出他的目光之外。

譚玉燕逗留了一會，走出疋頭店

，往大街那頭走去。

那個警衛亦步亦趨。

大街的那一頭，有一家新派茶室，名叫法蘭西，譚玉燕一逕走了進去。

那個警衛猶豫了一下，走入茶室內。

可是，他才走入茶室內，却看不到譚玉燕的人影，不由愕然。

但他馬上便衝到一個侍者的身前，疾聲問：「剛才走進來的那個姑娘呢？」

那侍者被警衛氣勢洶洶的神態嚇了一跳。「先生，你說那一個姑娘？」

那警衛邊四下搜視着，邊氣急地道：「剛走進來的那一個呀！我跟着她走進來的。」

那侍者道：「先生，我沒有看到剛才有人走進來啊！」

「媽的，你瞎了眼嗎？」那警衛衝口而出，吐出一句粗語，一手將那侍者推得撞在一張椅子上，差點撞翻那張椅子。「說，你們那一個看到剛進來的那個姑娘？沒有人說嗎？統通將你們拉到偵緝隊關起來。」那警衛將身上的短鎗拔出來，揮舞着。

茶室內的人大驚失色，有幾個膽小的女子驚嚇得尖叫起來，引起一陣混亂。

「長官，請將鎗收起來，有話好說。」一個中年男人慌忙從會鈔的櫃抬後走出來，對那警衛說。

那中年人正是這家茶室的老闆。

那警衛並沒有理他，兇惡地道：「你們聽着，剛才走入來的那個姑娘是督軍的姪女兒，我奉督軍之命，保護她的，若在這裏找不到她，嘿嘿，我怎向督軍交代？唯有將你們統通抓到偵緝隊，若姪小姐出了什麼事故，你們誰也脫不了關係！」

衆人被那警衛的一番喝叫嚇得更加驚慌，那個老闆猶豫了一下，向那警衛說道：「長官，我對你說吧，我知道譚小姐是督軍大人的姪女兒……是她要我將她藏在櫃枱後……剛才你拔鎗喝叫的時後，已從櫃後的那道暗門走了。」

那時候治安不靖，做生意的人都怕被人打劫，那個老闆爲了安全起見，在櫃枱的後面開了一道半人高的暗門，可以通到屋子的後面，從後門溜走。

「你他媽的！爲何不早說？」那警衛把鎗嘴戳在老闆的額頭上。

「譚小姐不准我說……我怎敢不聽她的。」那老闆被戳得雪雪呼痛。

「快說，通到那裏去的？」那警衛怒喝。

事實上，怪不得他那樣兇惡的，走失了譚玉燕，他怎回去向督軍交代，萬一譚玉燕又出了什麼意外，只怕他擔待不了。

老闆忙道：「通到屋後。」

那警衛不等他說完，立刻向後面衝去。

* * *

譚玉燕確是如那茶室老闆所說，是從那道暗門自後面離去的。

擺脫了那個警衛後，她猶如一隻飛出鳥籠的彩鳳那樣，感受那種自由自在的美妙，同時，也爲能够擺脫那個警衛而興奮莫名。

對此，她有一種滿足及成功感。

興奮歸興奮，她離開茶室後，雖然一口氣走出很遠，仍然不放心地時時往後張望，唯恐那個警衛會跟上來。

直到確定那個警衛不可能會追來，她才放心地往前走。

左轉右繞的，譚玉燕來到那片貧民區前，並沒有走入裏面，而是繞到後面，在邊沿的一間屋子前停下來，四下裏張望了一會，附近沒有什麼特別的人物，這才舉手敲門。

「誰呀？」門內有人問。

「大嬸，是我，玉燕。」

那扇門立刻打開，現出一個老婦，滿臉笑容地對譚玉燕道：「小姐，眞是妳啊，快進來坐。」

譚玉燕又往後面張望了一眼，才走入屋內，將門關上。

門一關，屋內的光綫自然暗了，老婦扭頭道：「小姐，關上門屋裏暗啊。」

譚玉燕道：「大嬸，我不想被人看到我來找你們……」

老婦敏感地道：「小姐，可是發生了什麼事？」

譚玉燕咬着嘴唇，點點頭。「阿樂，阿弟呢？」

老婦頓時神色緊張起來：「他兩個在外做工，要到傍黑才會回來，小姐，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譚玉燕憂急地道：「大嬸，一個叫蕭原的人……我伯父要他查辦我被綁票這件事的一個人，他已查出我是被綁到這個……地方，關起來的，聽我伯父的一個姓何的副官說，那個叫蕭原的人很厲害，以前曾緝捕過不少悍匪逃犯歸案，我偷聽到這個消息後，擔心那個蕭原查出……來，我馬上趕來告知你們，叫阿樂他們避一避。」

老婦聽譚玉燕那麼說，頓時着慌起來。「小姐，那個叫蕭原的人怎會查到的……萬一妳伯父派軍隊將這裏包圍起來，將所有的人捉起來，查出是阿樂兩兄弟……幹的，那一定會被鎗斃！小姐，我一生的希望，都在他兄弟身上，要是……我怎活下去？」

譚玉燕忙安慰那老婦：「大嬸，別驚慌，在未查實之前，我伯父不會貿然派軍隊來抓人的，只要阿樂他們盡快躲避起來，那就不會有事。」

「小姐，我馬上去找他兄弟回來。」老婦急不及待。

譚玉燕搖搖頭：「大嬸，這時候離天黑不到兩個鐘頭，別去找他們，免得太着痕跡。」

老婦人一副六神無主的樣子，站立不安。「小姐，幸好你來通風報訊，要不，只怕他兄弟被抓起來，還懵然不知。」

譚玉燕心裏也很焦急，只盼阿樂兄弟快些回來。「大嬸，其他的人也不在？」

老婦道：「這裏的人都是手停口停，他們一早便出去做工了。」

譚玉燕想了一下，說道：「大嬸，我留下來等他們回來吧，我要看着他們離開這裏，躲到別處才放心。萬一……被捉到，我也不得了。」

「唉，小姐，這一次……連累了妳，我心裏很過意不去。」那老婦道：「我已叫他們不要這樣做的了，不聽老人言，終於闖出禍來了。」

譚玉燕雖則也憂懼不安，仍然安慰那老婦：「大嬸，別擔心，只要阿樂他們躲起來，那就不會有事。」

「菩薩保佑，阿樂他們大步跨過這一關。」老婦合什喃喃禱告。

譚玉燕看着，不由也在心裏禱告起來。

天黑之前，阿樂兄弟終於回來了。

兄弟兩人看到譚玉燕在屋子內，不由愕了一下，阿樂着急地道：「玉燕，妳來幹嗎？我不是對妳說了嗎？在風聲未過之前，不要來我家？」

老婦急急接口道：「阿樂，小姐是有緊急事情，才來找你兄弟的。」

阿樂睜大眼，驚疑地看着譚玉燕：「玉燕，是不是那件事……」

譚玉燕點了頭。「那個帶錢去贖回我的蕭原，已經查出我是被這裏的人綁架的了，我恐怕他會查出你們……所以，急忙來告知你們。」

頓一下，又道：「我看，你們還是躲到別的地方去較安全。那個蕭原很厲害，聽說，他要找的人，沒有一個逃得脫的。」

阿樂心裏雖然有點恐慌，但仍能保持鎮定。「那個蕭原是什麼人？」

「聽何副官說，他是有名的追捕手，外號『天涯海角』，專門緝捕那些窮兇極惡的逃犯，那些被他追捕的逃犯，無論逃到海角天涯，也逃不脫他的追捕，我伯父就是因爲他有這種本領，才着他追查。」

老婦人聽說蕭原是那麼厲害的人，心裏大是着慌。「小姐，妳這麼說，阿樂兄弟豈不是……逃不過……」

阿樂兄弟——阿寬血氣方剛，正所謂初生之犢不畏虎，忍不住開口道：「阿媽，別慌，我們若是躲起來，他怎查得到，就算他查出來，我們也不怕，大不了跟他拚了。」

老婦慌忙擺手道：「阿寬，千萬別亂來，你兄弟若有什麼……叫我怎辦？」

譚玉燕接着道：「阿寬，你阿媽說得對，你們就算不怕死，憑你們幾個人，怎鬥得過我伯父手下的軍隊？聽我說，先躲起來，到別的地方避避風頭，不會有事的。」

阿樂點頭道：「嗯，玉燕說得對，唯今之計，我們只有躲起來，待那個蕭原查不到甚麼，自然會不了了之，那時候，我們才回來。」

老婦道：「早走好過遲走，阿樂，你快去通知阿權他們吧，吃過飯後，馬上走！」

阿樂答應一聲，往屋外走去。

譚玉燕叫住他，「阿樂，等一等，我也要回去了，跟你一起走。」

阿樂站住，待譚玉燕走前來，才繼續往前走。

走到門前，阿樂打開門，一脚往外走出去，門前人影乍現，擋在門前，他跨出去的那隻脚立時僵住，踏不下去，脫口驚叫一聲：「你！」

跟在阿樂後面的譚玉燕探頭往門外看望，一眼看到門外站着的那個人，禁不住臉色驚變，張口驚叫出聲：「蕭原，是你！」

門外站着的那個人，赫然是蕭原。

蕭原兩道烱烱的目光直射在呆站着的阿樂臉上，沉着地道：「回屋裏去。」

跟着又對張口結舌的譚玉燕道：「譚小姐，眞想不到，妳居然串通外人，敲了妳伯父一筆！」

譚玉燕嘴唇嗡動了一下。「你……怎會在這裏的？」

蕭原冷笑一聲。「譚小姐，妳以爲擺脫了那個警衛，便沒有人再跟着妳？實對妳說吧，警衛小許不過在做戲，我和小許跟着妳，只不過，小許在明，我在暗，妳以爲擺脫了小許，却不知道，我一直暗中跟着妳！」

「你卑鄙！」譚玉燕氣得脫口罵道。

蕭原沒有理睬她，對阿樂道：「回屋裏吧！你不是想讓別的人都知道你幹了那件事吧？」

阿樂狠狠地瞪了蕭原一眼，垂頭轉身，往屋裏走回去。

蕭原跟着走入屋內。

一條人影就在那刹那向門旁閃撲出來，手上白光飛閃，撲向蕭原的身上。

蕭原的反應好快，在那千鈞一髮之間，身子往後仰的同時，脚下一蹬，倒躍出門外。

那條人影頓時撲個空！手上赫然拿着一把刀！

一把柴刀！

「別動！」蕭原動作好快，身子才躍跌出去，手上已握着一支槍！槍口穩穩地指着那條人影。

那條人影在槍口的指嚇下，整個人僵窒住。

可是，刹那間又怒吼一聲，像一頭發了狂的猛獸般，撲向蕭原。

他居然無懼蕭原手上的匣子槍。

「阿寬，不要！」那老婦驚呼聲中

，斜刺裏撲前去，將兒子抱住。

襲擊蕭原的人，原來是阿寬。

阿寬兇悍地道：「阿媽，放開我，與其被拉去槍斃，不如跟他拚了！」

老婦死死抱住兒子，哭叫道：「阿寬，不要啊！你拚不過他手上的槍的，你死了，叫阿媽怎辦？」

蕭原喝道：「聽你阿媽話，快將刀放下，你不是想你阿媽看着你被一槍打死吧？」

阿樂對兄弟道：「阿弟，將刀放下，別叫阿媽傷心。」

阿寬叫一聲：「阿哥！」瞥到兄長瞪視着他，手一鬆，將刀丟在地上。

蕭原從阿樂兄弟兩人的稱呼，已確定這兄弟兩人就是那日他在贖回譚玉燕時，與之打交道的那個「阿哥」，和在樹上放哨的那個阿弟。

那婦人放開兒子，撲倒在蕭原脚下，哀哭道：「長官，求你開恩，不要拉我兒子回去，要拉，就拉我吧，是我做的，與我兩個兒子無關。」

蕭原忙閃開一邊，急聲道：「大嬸，快起來，不要這樣。」

阿寬一把將母親拉起來，不滿地道：「阿媽，別……這樣！」跟着一挺胸膛，悍然道：「是我幹的，你拉我回去吧。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當。」

蕭原低喝道：「都進屋裏去再說，你們這樣哭哭鬧鬧的，被別的人聽到，我想幫你們也不能夠哪！」

譚玉燕愕了一愕，突然喜道：「你肯幫我們？」

蕭原點點頭。

譚玉燕立刻將老婦扶起來，讓蕭原走入屋內，叫阿寬將門關上。

阿寬仍然充滿敵意地看着蕭原，令到蕭原不敢將槍收起來。

阿樂過去扶母親坐下來，老婦急不及待道：「長官，你眞不會拉我兩個兒子回去！」

蕭原打量一眼屋內，擺設雖然簡陋，但却整齊乾淨，這顯出那老婦是個勤快的人。

「大嬸，不要叫我長官。」蕭原道：「我不是當兵的，我叫蕭原，就叫我蕭原吧。」

一頓，又道：「在未弄清楚整件事的內情前，我不會答應妳不拉他們回去。」

老婦急急道：「長……先生，我兩個兒子那樣做，是出於一片好心的啊，絕不是爲了自己，才做出犯法的事來。」

譚玉燕接口道：「蕭先生，他們若是專幹壞事的人，我也不會替他們隱瞞，你相信我們吧，他們那樣做，是爲了這個地方的人，才詐作將我綁走的。」

蕭原一直留意着阿樂兄弟的動靜，眼珠一轉，對阿樂道：「你兄弟姓甚麼，那日我看到的，是你兄弟兩個？」

阿樂點點頭。「我兄弟姓馬，我叫家樂，阿弟叫家寬，那是我阿媽。」指指老婦。

「事情是怎樣的，說出來聽聽。」蕭原拉過一張櫈子，坐下來。「若你們幹那件事，眞的不是爲了自己，我會看情形來辦。」

但他跟着警告一句：「別說謊，或編一個故事來騙我，也別忘想逃走，知道嗎？」

阿樂點點頭。「我阿媽以前曾在玉燕上學的那家學堂做打掃工人，所以認識她，那時候，我兄弟經常到那裏找阿媽，拿些剩飯及菜回家吃，因此也認識了她，她對我兄弟很好，沒有因爲我們是窮人家而看不起我們。」

說到這裏，停頓了一下。

蕭原靜靜地聽着。他從阿樂兄弟的相貌——敦厚中透着一股英氣，以及舉止——對母親的孝心，看出他兄弟不是心性奸惡之徒，再加上在屋外偷聽到的，還有譚玉燕竟然肯幫着外人，「敲」了自己的伯父——譚督軍一筆，他猜測其中可能另有內情，因此，他才會那樣說——看情形辦。

「蕭先生，你也知道，住在這裏的人，都是窮苦人家，不少人家吃了上頓，不知有下頓吃否，很多人一家五六口，只有一條破棉被，遇着刮風下雨的日子，別想睡覺，外面刮大風，裏面寒風陣陣，冷得人直打哆嗦。我家的屋子算好的了，但每逢下雨，也是滿屋雨水，沒個乾的地方。眼看着這裏的人這樣困苦，我們的心裏都很不舒服，這個世界太不公平了，爲何我們從早到晚辛勞做工，却不得溫飽，住的是像狗窩一樣的地方！那些有錢人却住大屋，吃好的，穿好的。我們不是要他們拿錢分給我們，只是想活得好一點，能夠吃得飽，穿得暖，我們都不是好食懶做，我們全都辛勞地做工幹活，可是，爲甚麼仍然活得那樣困苦……」阿樂激動得說不下去。

阿寬忍不住接口道：「看到這裏的人活得那樣困苦，我們心裏都很難過！你知道嗎？這裏有人因爲沒飯吃，活活餓死，有人沒錢買葯醫病，因而病死！他們都是不該死的啊！該死的應該是那些吸血鬼！」

譚玉燕接口道：「蕭先生，他兄弟看不過這裏的人活得那樣困苦，想這裏的人能夠有一個好一點的家，起碼可以遮雨擋風，可是，他們自顧不暇，有心無力。每當看到這裏有人病倒沒錢買葯吃，有些小孩五六歲仍然光着……屁股隨處跑，他們便難過得睡不着覺。他兄弟時常動腦筋想辦法，看看怎樣才能令到這裏的人活得好一點。與幾個自小玩到大的好朋友商議起初，他們想像梁山好漢那樣，劫富濟貧，但想想那太冒險，那些有錢人家都僱有人守護，他們連槍也沒有一支，成功的機會不大，便打消了那個主意。後來，阿樂靈機一動，想到跟我認識，可以找我幫忙，詐作綁走我

，向我伯父敲一筆錢，只要我答應，其他幾個人都認爲這個主意很好，不會冒甚麼險，而且，我伯父一定會拿錢贖人的。於是，他們都讚成『綁走』我……起先，他們只想要我伯父拿五百大洋贖回我，是我要他們敲我的伯父一筆──要就要二千大洋贖金，既然幹了，何不要多點錢，免得多做一次，冒多一次險。」

譚玉燕話聲才停，阿樂兄弟的母親馬上說道：「先生，那二千大洋，並不是我兩個兒子……還有阿權他們分掉的，那筆錢是用來接濟這裏的人，並爲他們搭蓋一些可以擋風避雨的屋子。蕭先生，請你看在他們一點好心，放過他們，不要捉他們回去。」

譚玉燕也道：「蕭先生，這件事我也有份參與，我們不過想爲這裏的人做點好事，你要是捉他們回去，我伯父在暴怒之下，一定會槍斃他們的，請你行行好，不要捉他們回去。」

阿樂兩兄弟一直緊張地看着蕭原，看他如何說。

蕭原却不置可否。「譚姑娘，妳那日說，被人搶了錢包，可是眞的？」

譚玉燕道：「不是眞的，那是故意做出來，給人看到，讓我伯父及他的手下以爲我是被匪徒綁走的，不會懷疑到那是一個騙局，也不會懷疑到阿樂他們的頭上。」

「其他幾個人是誰？」蕭原轉對阿樂問。

阿樂道：「有阿權，阿生，老鼠仔，阿興，還有大水牛，他們都是這裏的人，自小跟我兄弟一起玩到大的。」

「他們都可靠？」蕭原問。

「當然可靠！要不，我跟阿哥也不會找他們一起做那件事。」阿寬搶着說。

阿樂待兄弟說完，才道：「我們幾個人自小看到這裏的人活得那樣苦，心裏都有一個志願，長大了，要替這裏的人做點事，想辦法讓這裏的人活得好一點，起碼，讓這裏的人住的地方不再下雨天要接雨水。可以說，我們自小便志同道合。」

「那筆錢在那裏？」蕭原問。

「在一個很隱蔽的地方藏着。」阿樂道。

蕭原想了一下，說道：「我可以放過你們，但那筆錢，我要拿回去交差。」

譚玉燕道：「蕭先生，你若是將那筆錢拿回去，我們豈不是白費了一番心機？」

蕭原道：「你知道嗎？我放過他們，經已很難向譚督軍交代，若不將那筆錢交還給督軍，我無法向督軍交代。督軍得回那筆錢後，我再編一番話去搪塞他，或許可以保得住你們，要不，督軍在氣怒之下，將我關起來，另派人偵查，萬一查出是你們幹的，那時，你們一個也活不了。」

「我們怎知你會不會這頭答應我們，那頭拿了錢回去見督軍，又將我們出賣？」阿寬偏激地道。

「我現在就可以將你們捉回去，何須拿了那筆錢回去見督軍又出賣你們？」蕭原冷冷道：「你們根本沒有選擇的餘地，若不相信我，那我只好將你們捉回去！」

馬母忙道：「阿樂，阿寬，蕭先生是個忠厚人，你們怎麼看不出來？他要是存心捉你們，先前已動手捉你們了，何用聽你們說那些話？你們要相信他，將那筆錢拿出來，交給蕭先生吧，娘不會看錯人的！」

兄弟兩人互相看了一眼，阿樂道：「蕭先生，我先將那筆錢拿回來交給你。」

蕭原道：「我跟你去。還有，你最好找那個好朋友一起去，免得他們懷疑你兄弟獨吞了，爭吵之下，洩漏了秘密，傳開去，那時候，你們一個也逃不了！」

阿樂想一下，正想開口說話，譚玉燕已說道：「阿樂，蕭先生說得有道理，聽他的話去找阿權他們一起去吧。」

阿樂點點頭。「蕭先生，我們走吧。」

蕭原站起來，將槍收藏起來，對譚玉燕道：「譚姑娘，妳最好立刻回去，免得督軍以爲妳又失了踪，被人再次綁票，鬧得滿城風雨。」

譚玉燕連連點頭，對馬母及阿樂兄弟道：「蕭先生說得對，我還是先回去，日後再來看你們！」

馬母道：「小姐，天黑了，這裏的路又難走，小心啊。」

譚玉燕道：「大嬸，我會小心的了，我走了。」

阿寬忽然道：「玉燕，我送妳走。」

譚玉燕點點頭，四人便一起走出屋外，馬母呆了一呆，忽然急急走到門前，對蕭原說道：「蕭先生，你是個好人，你的大恩大德，我一生一世也會記住。」

蕭原道：「大嬸，別這麼說，我不是那種不近人情的人，妳兩個兒子都是好人，又有孝心，我怎忍心捉他們回去，被督軍槍斃！」

「蕭先生，你才是個好心人！」馬母感動地道：「皇天有眼，遇上你這種好心人……」

「大嬸，我走了。」譚玉燕對馬母說一聲，與阿寬往前面走去。

蕭原也跟着阿樂往一條窄巷走去。

馬母一個人站在門口，合掌於胸，仰頭向天，喃喃禱告。

劫富濟貧　實現夙願

走在那黑暗而又凹凸不平的路上，起先，阿樂一聲不吭，走了一會，忽然開口道：「蕭先生，我剛才忘了對你說

，那筆錢，我們拿了二十個大洋，買了一批米及衣服，分送給這裏的窮苦人家，少了二十個大洋，我們又湊不出來，怎麼辦？」

蕭原道：「別擔心，少了二十個大洋，跟二千個大洋相比，那是個很小的數目，督軍得回那筆錢，還會計較那二十個大洋嗎？二十個大洋對他來說，等於一個銅板吧了！」

阿樂默然不語了一會，才感嘆地道：「二十個大洋在督軍的眼中不過是一個銅板！但在我們窮苦人的眼中，那是一筆大數目，這裏的人，只怕一輩子也沒有看過二十個大洋放在一起這麼大筆錢，想想，眞叫人心酸。」

蕭原開解他道：「阿樂，這個世界就是這樣的了，有窮人，才會有富人，就等於有醜人，才會有美人那樣，沒有臭，怎顯得香，俗語有謂：一樣米養百樣人。這個世上，甚麼樣的人也有，只要看開一點，人窮志不短，不要怨天恨地，努力向上，總會有作爲的。」

說着話，來到一間破爛的屋子前，蕭原眞擔心那屋子會隨時倒塌下去，阿樂在門外叫：「大水牛。」

屋內有人答應一聲：「阿樂，進來啊！」

屋內的人──大水牛聽聲音便知道是誰來找他，可知阿樂與大水牛是如何熟悉了。

阿樂在屋外道：「大水牛，你出來，我有話對你說。」

「甚麼事呀？」屋內那人邊說邊拉開門走出來。

隨着拉開的門，屋內有一綫昏黃的亮光透出來，蕭原看到，走出來的那個並不怎樣高大，但身體却粗粗壯壯的，大概就是因爲他的身形，才得了「大水牛」這個外號吧。

大水牛才走出門外，一眼看到阿樂的身旁站了一個陌生人，不由怔了怔。「阿樂，這個人是誰？」兩眼在蕭原的身上溜來溜去。

阿樂道：「他是我新認識的一個朋友，跟我來吧，邊走邊跟你說話。」

蕭原微笑着，向大水牛點點頭。

大水牛不由自主，也向蕭原點點頭。口裏却對阿樂道：「去那裏？」

「去找阿生，老鼠仔他們。」阿樂邊說邊轉身就走。

蕭原跟着阿樂。

大水牛急走幾步，跟上兩人。「甚麼事要找他們？」

阿樂機警地四下溜了一眼，才壓低聲音道：「大水牛，那件事穿了！」

大水牛嚇一跳，驚震地道：「穿了？怎會穿了的？」

阿樂指一下走在身旁的蕭原。「大水牛，他姓蕭，蕭先生就是督軍指派，偵查那件事的人。」接將譚玉燕來他家通風報訊，被蕭原暗中跟踪，答應放過他們，只要回那筆錢交差，一五一十，將經過說給大水牛聽。

大水牛起先膽顫心驚要是被捉回去，會被槍斃的，聽到後來，一顆心才安定下來，待阿樂說完，口吃地道：「阿樂，這……這個……蕭先生……眞會放……放過我……我們？」

阿樂肯定地道：「蕭先生是個好人，他知道我們不是爲了自己才去做那件事，所以，他不忍心捉我們回去，被督軍槍斃。」

大水牛感激地對蕭原道：「蕭先生，你是個大好人！我一輩子都會記住你。」

蕭原朝大水牛笑笑。「我跟你們相比，算不了甚麼，你們爲了這裏的人，甘冒遭槍斃的危險，你們才是大好人。」

阿樂激動地道：「蕭先生，我們遇上你，是我們的運氣。」

蕭原打斷阿樂的話。「跟着去找那一個？」

「老鼠仔。」阿樂道。

三人於是去找老鼠仔。

由於老鼠仔等人都住在附近，他們很快便找到老鼠仔，接下來又找到阿生，但却找不到阿興，至於阿權，由於今日輪到他看守那筆錢，所以不在家裏。

阿樂在找到老鼠仔及阿生後，先後向他們說出那件事已經被蕭原查出是他們幹的，老鼠仔與阿生聽完後，起先驚得脚也軟了，知道蕭原不會捉他們回去後，一顆心才定下來。

但求能夠脫身，兩人自然不反對將那批錢交出來。

雖然找不到阿興，有大水牛、老鼠仔、阿生、阿權做証，那就不怕阿興有話說了，五個人往收藏那筆錢的地方走去。

收藏那筆錢的地方並不在貧民區內，是在附近。

那是幾間燒毁了的爛屋，他們將那筆錢埋在其中一間爛屋的地下，再在那裏用破木板，爛油布，搭建了一個可以睡覺的地方，七個人輪流看一晚，今晚正好輪到阿權看守。

那個地方由於被火燒過，廢棄已久，因而一片荒蕪，若是獨自一人黑夜中走到這個地方，會令人不自禁膽顫心驚，汗毛豎起。

五人走到那幾間破爛的屋子前，阿生嘀咕道：「阿權怎麼不點油燈？不是這麼早便睡了吧？」

老鼠仔接口道：「這麼早怎睡得着，我猜，他一定溜回家，或是溜到別的地方去，一個人呆在這種地方，很難過。」

大水牛道：「老鼠仔，別亂說，阿權不是那種人！」

「阿權！」老鼠仔突然張口叫一聲。

阿權沒有回應。

老鼠仔得意地道：「聽到了吧？阿權沒有應我，他要是在那裏，怎會不應我？」

大水牛無話說。

因爲，老鼠仔說得有道理。

阿樂忍不住也叫一聲：「阿權！」聲音略高。

阿權仍然沒有回應。

蕭原道：「會不會他出了事？」

阿生搖頭道：「怎會啊，這裏入黑後，便沒有甚麼人敢在這裏走動，我們已輪流看守了幾晚，一點事也沒有。」

阿樂道：「老鼠仔可能說中了，阿權溜到別的地方去了。」

「走快點，看看不就清楚了。」大水牛加快脚步。

五人快步往那幾間爛屋走去，很快便走到其中一間兩堵墻比較完整的爛屋前。

當然五人看清楚「屋」內的情形時，都呆了一呆。

那間爛屋內，用木板油漆布搭起來的簡陋「帳幕」倒塌了，地上現出一個洞，掘起來的泥土遍地都是。

大水牛驚怒地疾叫一聲：「阿權掘了那筆錢跑了！」第一個衝入屋內！

阿樂、老鼠仔、阿生跟着衝入去。

只有蕭原是走入去的。

「那筆錢不見了，被阿權掘走了，他媽的！我要找到他，將他掐死，要他吐出那筆錢！」大水牛怒叫。

阿樂與老鼠仔、阿生，看着那個坑洞直發呆。

蕭原走到坑洞前，看了一眼，便走開去，東瞧西看。

「阿權拿走了那筆錢，我們怎辦？蕭先生拿不到那筆錢回去向督軍大人交差，我們豈不是死定了？」老鼠仔驚怕地說。

阿生六神無主地道：「阿樂，我們現在怎辦？」

阿樂緊握着雙拳，咬唇不語。

因爲，他也不知怎辦才好。

「眞想不到，阿權會那樣做！」大水牛憤怒地道：「他不知道他那樣做，會害死我們！」

「唏，你們快過來看看，這個人是誰！」蕭原突然大聲叫。

原來，他在老鼠仔他們說話時，已掀起一幅破爛的油布，赫然發現下面躺着一個人。

一個血流披面，不知死活的人！

阿樂四人聞聲心頭震動了一下，慌忙轉身扭頭，往蕭原那邊望去。

蕭原這時已蹲下來了，擦着一根洋火，照着那不知死活的人的面孔，想看清楚面目。

「是阿權！」老鼠仔眼尖，驚叫一聲，衝過去。

阿樂等人也衝過去。

在洋火的映照下，阿樂四人都清楚地認出，躺在地上，不知生死，血流披臉的人，確是阿權！

「蕭先生，他是阿權！」阿樂邊說邊蹲下來，伸手去探阿權的鼻息。

「是誰將阿權打死的？」大水牛怒叫。

「還用說，當然是拿走那筆錢的人！」老鼠仔接口道。

阿生正想說話，阿樂突然驚喜地道：「阿權還活着，快救醒他！」

阿生等人一聽，都鬆口氣，蹲下來想幫手救醒阿權。

蕭原道：「你們讓開一點，待我試試能否救醒他。」

跟着對站起來的阿樂道：「你幫幫我！」

阿樂答應一聲，依照蕭原的話，解開阿權身上的衣扣，跟着用衣袖抹去阿權頭上的血漬。

蕭原則在阿權的胸前，太陽穴上按摩起來。

阿生等人站着，緊張地看着。

也不知蕭原是怎樣把弄的，阿權忽然嘴唇顫動了一下，發出一聲微弱的呻吟。

「他醒過來了。」大水牛驚喜地叫。

蕭原用雙掌輕擊一下阿權的耳鼓，阿權隨即眼皮顫動一下，呻吟聲中，微微張開眼來。

「阿權！」阿樂正動手包紮阿權手上的傷口，看到阿權張開眼來，不由脫口叫一聲。

「阿權，你說話呀！」阿生着急地叫。

阿權眼皮微微眨動一下，口裏發出聲音：「好痛……」

「阿權，我是阿樂呀！」阿樂將臉凑近阿權的眼前。

阿權那有點遲緩的雙眼看着阿樂，「你……是阿樂？」

阿樂點點頭。「是呀。」

蕭原截口道：「快問他，是誰將他打暈的。」

阿樂大聲道：「阿權，是誰將你打……成這樣的。」

阿權的身子震了震，氣息突然促起來，「阿……與……打……暈我……」

「他媽的，原來是阿興幹的！」大水牛揑拳怒叫。「怪不得找不到他！」

蕭原急問：「阿權，多久前打暈你的？」

阿權嘴唇顫動。「不……知道……現在是甚麼時候……飯……後，我便來這裏，大約半個鐘頭左右，他便來了，說了幾句話，突然用一根……棍子將我……擊倒……」

蕭原計算一下，疾聲道：「大概是在一個鐘頭之前的事！他要挖出那筆錢，那個阿興逃了大約半個鐘頭左右！」

「他會逃往那裏？」大水牛問。

「當然逃出城外，逃得越遠越好，難道還會逃回家中躲起來不成！」老鼠仔快口快舌道。

「蕭先生，怎辦？」阿樂看着蕭原。

他平時雖然甚有主見，但畢竟年紀輕，從未經歷過甚麼風浪，如今遇上這種事情，便變得六神無主。

蕭原當機立斷。「追！一定要追到他！拿回那筆錢，阿樂，你跟我去追！大水牛，你們送阿權回家。」

大水牛却道：「不，我要跟你們去追那個『反骨仔』！老鼠仔，你與阿生扶阿權回去！」

阿生與老鼠仔答應一聲，上前去扶起阿權。

蕭原對兩人道：「阿權的家人問起，只說他跟人打架弄成那樣的，不要洩漏口風，要不，傳了出去，我也救不了你們！」

「蕭先生，你放心，我們知道怎樣說的了。」老鼠仔道。

蕭原馬上對阿樂、大水牛道：「從這裏跑出城外，那裏最近？」

阿樂道：「我知道一處地方最近……」

大水牛接口道：「阿樂，是不是那處城脚下的水溝？」

阿樂點點頭。「蕭先生，阿興要是逃出城外，一定會從那條水溝逃出去，以前，我們出城，都是從那裏出去的！」

「快跑！」蕭原疾說一聲。「你兩個帶路。」

阿樂與大水牛立刻拔脚便跑，蕭原緊跟着兩人。

從城墻脚下那條水溝「穿」出城外，跳上溝上，大水牛沒主意地道：「往那裏追？」

阿樂也不知該往那裏追。

蕭原拿出洋火，擦着了一根，俯下身，在地上照看着。

阿樂與大水牛起先有點莫名其妙，但很快便醒悟過來，蕭原此舉是想找尋地上的脚印。

從水溝中走上溝上，地上一定會留下有痕跡的！

這一面除了他們站着或走過的地方有水漬外，沒有發現別的痕跡。

蕭原立刻走下水溝，對阿樂兩人道：「別走下來，站着不要動，待我走上對面找尋，免得人多脚亂，弄不清楚那是我們踩出來的脚印，還是阿興留下的！」

阿樂兩人聽蕭原那麼說，便站着，看着蕭原走上對面溝上，擦着洋火找尋起來。

很快，蕭原便找到應該是阿興留下的痕跡——幾個水漬未乾的脚印。

他立刻招呼阿樂兩人走過溝來。

待兩人自那邊走上來，他立刻招呼兩人跟他沿着城墻脚，往南面追下去。

因爲，那幾個脚印是向着那邊走去的。

阿樂與大水牛對於追踪之道，一竅不通，只好跟着蕭原跑。

追了一會，大水牛眼見毫無跡象追上阿興，忍不住說道：「蕭先生，你這樣……追下去，不會追錯方向嗎？」

蕭原扭頭看他一眼。「大水牛，你要是對我沒有信心，你可以往另一個方向追下，不必跟着我！」

阿樂瞪了大水牛一眼，急急說道：「蕭先生，我們怎會不相信你！大水牛是怕追不到阿興，心急之下，才那樣說，請你不要怪他。」

蕭原道：「阿樂，我不會怪大水牛的。你兩個放心吧，我包保一定追上阿興，我不會讓那種人挾錢潛逃到別的地方，逍遙快活的！」

聽了蕭原那番話，大水牛愧然道：「蕭先生，對不起，我不該那樣說的。」

蕭原扭頭向大水牛一笑。「我已忘記你剛才說甚麼了。記住，遇事千萬不要心急，要沉住氣，那才會有主意，不至心慌意亂。」

大水牛感動地回身點一下頭。

之後，三人沒有再說話，阿樂與大水牛一直跟蕭原追下去。

蕭原可不是胡亂追下去的，沿路他都跑跑停停，留意阿興留下的踪跡，循跡追下去的。

也不知追出多遠，總之，阿樂與大水牛開始感到有點累，但蕭原仍然精神奕奕，兩人看在眼內，對蕭原大是佩服。

「快要追上了！」蕭原突然對阿樂大水牛說：「小心一點，不要發出聲響。」

阿樂與大水牛同時精神一振，睜大眼，往前張望。

但四下裏盡是黑暗，根本看不到有別的人影。

蕭原的脚步慢下來，兩道烱烱的目光敏銳地往前掃視，那模樣有如一頭機敏的獵犬。

阿樂大水牛看着，不由緊張起來。

陡地，蕭原身子一弓，停下來。跟在蕭原身後的大水牛冷不防之下，幾乎收脚不住，撞在蕭原的身上。

蕭原示意兩人坐下來，才指着右邊遠處的一棵樹下，悄聲對兩人道：「看到那棵樹下有一條人影坐着嗎？」

阿樂與大水牛順着蕭原手指處望去，夜色雖然黑暗，仍然可以看到遠處有一棵樹，樹下，隱約有一條像人的影子在坐着，但有點不像是人，只是一團黑影。

大水牛悄聲嘀咕：「看上去不大像。」

就在他說話間，那團黑影動了，長高起來。

阿樂興奮地道：「是一個人！」

蕭原忙噓了一聲，示意阿樂不要那樣大聲說話。

阿樂伸伸舌頭，立刻閉上嘴巴，不敢再吭聲。

樹下那條人影似乎轉動了一下，跟着離開樹下，却不是往前走，而是

往東北面走去。

蕭原沒有立刻追上去，仍然半蹲着沒有動。

大水牛忍不住道：「他走了，怎不追上去？」

話聲才落，那條人影突然停下來，轉身往後張望。

大水牛頓時羞愧地垂下頭。

剛才，他們若是直起身追上去，肯定會被那條人影發覺。

對於蕭原的鎮定及老練，大水牛不由打從心裏佩服。

直到那條人影繼續往前走，蕭原才悄聲對兩人說了幾句話，跟着飛一樣往左邊竄出去。

阿樂、大水牛兩人待蕭原竄沒於黑暗的夜色中後，兩人才站起來，放開脚步，往那條人影追去。

那條人影雖然走得很快，但却快不過放開脚步奔跑的阿樂與大水牛，漸漸，阿樂兩人追近了很多。

眼看已追到那條人影後面約五六丈外，那人影似乎察覺到後面有異樣的動靜，扭頭往後張望。

大水牛就在這時大喝一聲：「阿興，站住！」

那條人影聞聲身子震動了一下，扭頭往後張望，一眼看到大水牛與阿樂，目光驚閃的刹那，立刻扭回頭，拔脚便跑！

「阿興，你幹得好事！」阿樂一眼便認出那人是阿興，既興奮，又憤怒，發足追上去！

大水牛邊吼叫，邊急促地往前奔跑。「阿興，你這個龜蛋，還想跑，快站住！」

那條人影根本不理會兩人的喝叫，拚命往前奔跑！

阿樂兩人緊追不捨。

驀地，在那條人影的前面竄出一條人影，堵截住那人影的去路。「站住，要不開槍！」

聽聲音，是蕭原。

堵截住那人影去路的，正是蕭原，手上握着匣子槍指着那條人影。

那條人影身形陡地一窒，跟着往左邊斜竄出去。

蕭原喝道：「還跑！我開槍了！」

那人却不聽蕭原的警告，繼續往前竄奔。

阿樂與大水牛身形一[illegible]，追着那條人影。

「砰」一聲，蕭原開了一槍！

那條人影悶叫一聲，身子一個趔趄，撲跌在地上。

但他馬上又從地上竄起來，往前狂奔。

蕭原又開了一槍。

原來蕭原剛才開的那一槍，並不是射向那條人影的身上，而是射在那人影脚下的地上。

這一次，那條人影痛叫一聲，重重地撲跌在地上，但仍然想掙扎着爬起來，往前逃。

好明顯，那人影這一次中了一槍！

大水牛飛一樣跑上去，口裏大叫：「阿興，你跑不了！」

那條人影居然掙扎起來，一拐一拐地往前跑。

蕭原又向那人影開了一槍。

那人影嚇得一縮脖子，停下來。

原來，蕭原那一槍從那人影的頭上射過，子彈擦着他的頭髮，才會驚嚇得全身僵住，不敢再跑。

「阿興你這個龜蛋，看你還跑得了！」大水牛吼叫聲中，飛身撲在那人影的身上，硬是將那人撲倒。

兩條人影在地上翻滾起來。

阿樂跑到近前，看着地上翻滾的兩條人影，不知如何下手才是，只好站着看，看準了，才動手幫大水牛制住那個人。

他却做夢也料不到，那個受了傷的人居然制住大水牛！

那人在翻滾到大水牛身上的刹那，突然亮出一把刀來，抵在大水牛的頸脖上！

大水牛「喲」地痛叫一聲，大概被刀尖刺破了皮肉，頓時不敢動！

阿樂驚愕了一下，隨即想撲上去，那人兇惡地叫道：「站住別動，要不我一刀殺了大水牛！」

阿樂頓時不敢動。「阿興，我不動，快將刀拿開去，大水牛是你的好朋友呀，你忍心殺死他？」

蕭原由於距離頗遠，正所謂遠水救不了近火，欲救不及。

「退開去！」阿興目露兇光。「我們以前是好朋友，現在不是了，要不，你們也不會一路追下來，不肯放過我！」

阿樂唯恐阿興會傷了大水牛，忙向後退了幾步。「阿興，只要你將那筆錢交出來，我們既往不究，還是好朋友。我們幾個是從小玩到大的呀！」

阿興兇狠地道：「阿樂，我不會受你騙的，只要我將那筆錢交出來，放了大水牛，你們不立刻翻臉不認人才怪！我不想死，不想被督軍拉去槍斃，我要拿了那筆錢遠走高飛，要是不讓我走，横豎是死，我會先殺了大水牛！」

「你聽誰說那件事穿了？」阿樂問。

「我親耳聽到的！」阿興道：「吃過晚飯後，我本想到你家去找你，就在屋角後，我聽到你們跟那個姓蕭的說話，我才不相信姓蕭的話，我們交出錢後，回頭他便帶人來捉我們，我勸阿權挖出那筆錢跟我走，他硬是不肯，我只好打暈他……那怪不了我，是他不識好歹，我要活下去，我不想被那些兵一槍在背心上射穿一個血洞。」

「阿興，蕭先生沒有騙我們，他不會反悔的，只要我們交還那筆錢，他答應放過我們，你相信我吧！」阿樂仍想說服阿興。

阿興根本不聽他的，喝道：「別走過來，快叫那個人將手上的槍扔過來，我拿了槍後，自會放了大水牛，你們若不再追下來，我不會開槍！」

阿樂扭頭望向站在丈外的蕭原，但却沒有說話。

「快叫他將槍扔過來呀！」阿興握刀的手微一用力，大水牛痛得叫出聲來。

「蕭先生……」阿樂開口叫。

「接着，我將槍拋給你！」蕭原手臂一動，作勢將槍拋出，就在阿興扭頭抬眼向他望過去的刹那，握槍的手臂一挺，食指一勾，「砰」地開了一槍！

阿興應槍身子一震，呃地叫了一聲，向後仰跌下去。

阿樂料不到蕭原會開槍，驚震得呆住。

躺在地上一動不敢動的大水牛在阿興向後仰跌的刹那，猛地翻身跳起來，怒吼一聲，有如一頭怒虎般，撲落仰跌地上的阿興身上。「龜蛋！你好狠毒！想殺我，我要殺死你！」

蕭原叫道：「大水牛，快起來，我已經一槍將他打死了！」

阿樂這才從驚震中醒過來，不相信地道：「蕭先生，阿興已經死了？」

挺起身來的大水牛道：「阿樂，阿興這龜蛋眞的死了！胸口中了一槍，蕭先生的槍法好準。」

阿樂忙跑過去。「大水牛，快搜搜阿興的身上，看看那筆錢是否在他身上。」

大水牛答應一聲，低下頭在搜查，但却突然痛叫一聲，用手扭住頸側。

「大水牛，怎麼哪？」阿樂慌忙問。

「被阿興那龜蛋割傷的地方好痛啊！」大水牛雪雪呼痛。

蕭原走前去。「大水牛，你過來，待我替你敷點葯止痛。」

大水牛答應一聲，從阿興的身上站起來，走到蕭原身前，伸着頸脖，讓蕭原替他敷上隨身帶備的刀傷葯。

阿樂則代替大水牛在阿興的身上搜查起來。

「蕭先生，找到那筆錢了！」阿樂忽然站起來，揚動手上一個油布包。

蕭原剛好替大水牛敷上葯，忙道：「打開來看看。」

阿樂打開油布包，夜色雖然黑，但仍然一眼便認出，包內那一疊票子，是大洋票子。「蕭先生，是大洋票子，不會錯！」

大水牛咬牙切齒。「這麼大一筆錢，阿興那龜蛋好大胃口，想吞掉，到別處去過好日子，不管我們的死活，眞不是人，死有餘辜！」

阿樂透口大氣，「蕭先生，我剛才眞害怕你一槍打不中阿興，那就會害了……原來你的槍法那樣厲害，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蕭先生，你眞了不起！」大水牛翹起大拇指：「不但槍法快而準，追踪的本領也一流，若不是你，我跟阿樂不知往那裏追下去才好。還有，你的葯也好靈，我頸上的傷口不怎麼痛了！」

最後那句話，說得阿樂笑起來。

「蕭先生，你收起這筆錢。」將包起來的油布包遞給蕭原。

蕭原伸手接過，收藏在身上。

阿樂走到阿興的身旁，看了一眼，搖搖頭，嘆口氣道：「阿興，我想不到你是那種只顧自己，不理別人死活的人，你是自作孽，不可活！」

大水牛氣忿地道：「那龜蛋平時滿口忠義，大難臨頭，却變了另一個人，阿樂，我們跟他自小玩到大，居然看不出他是那種人！」

蕭原插口道：「他死了倒替我們解決了一個難題，我打算將所有的罪名推在他的身上，反正死無對証，督軍不相信也要相信，那你們就可以安然脫身了。」

阿樂道：「將一切罪名推在阿興身上，那不大好吧？」

蕭原拍拍他的肩頭。「有甚麼不好？那件事，他也有份幹的呀，並沒有寃枉他！他幹出這種自私自利的事，正如大水牛所說，死有餘辜，罪有應得。他已經死了，就算將天大的罪名推到他頭上，對他不會有甚麼害處，他不可能死兩次，三次的呀，對他來說，根本沒有甚麼關係，這是唯一能夠令你們脫身的最好辦法。」

大水牛一力讚成。「阿樂，蕭先生說得對，他幾乎害死我們，如今他死了，我們將罪名推在他身上，跟他的所作所爲相比，一點也不過份，何況，對他也不會做成更大的傷害，已經死了，還能夠拿他怎麼樣，就依蕭先生的話吧！」

阿樂點點頭。「蕭先生，那不是要將阿興的屍體帶回去？」

蕭原點頭道：「當然要將他的屍體帶回去，要不，怎能夠令到督軍大人相信，綁走譚姑娘的匪徒就是阿興。」

大水牛道：「我們抬他回去吧！」

蕭原道：「拿阿興的刀子，斬一根樹椏，將他的手脚綁在樹椏，抬回去。」

阿樂馬上在地上找到阿興的刀子，在一棵樹上斬下一根手臂粗的樹椏，依照蕭原所說的方法，將阿興的手脚綁在樹椏上，跟大水牛一前一後，抬起阿興的屍體，往回走。

＊　＊　＊

譚督軍聽完蕭原所編造出來的一番話後，完全相信死去的阿興是綁走譚玉燕的主犯，對於那幾個被打傷逃之夭夭的從犯(蕭原編造出來的)，也就不加以追究，只吩咐何副官見到偵緝隊的陳隊長，着他搜捕緝拿那幾個從犯。

二千大洋失而復得，再加上蕭原

說是從阿興的身上搜出來的(事實上確是),既然主犯已伏法,贖金又起回,譚督軍那口烏氣終於出了,禁不住稱讚了蕭原一番!

人在心情好,高興的時候,特別大方,譚督軍聽蕭原說,綁匪主犯的屍體是他找兩個人抬回來的(那兩個人就是阿樂與大水牛),便爽快地打賞了阿樂兩人十個大洋!

當然,與起回的二千大洋(實數是一千九百八拾)相比,那不過是一個很小的數目。

當然,他也沒有忘記蕭原的「功勞」,在那筆起回的贖金中,拿出三百大洋票子給蕭原,算是酬勞。

蕭原老實不客氣,收下那張大洋票子。

譚督軍在高興之餘,舊事重提:「蕭原,我再跟你說,願不願意替我做事?你這樣能幹,我不會虧待你的。」

蕭原仍是那句話。「督軍大人,請恕我不識抬舉,我暫時不想受拘束,日後我若改變主意,一定替督軍大人你效力!」

「你既然這麼說,我不勉强你!」譚督軍雖然有點不悅,却沒有表露出來。「甚麼時候改變主意,甚麼時候來找我。」

譚玉燕那件被綁票的案子,就那樣完結了。

譚玉燕知道後,放下心頭那塊大石,心情輕鬆。

阿樂與大水牛想不到既能夠逃過一場厄難,又得到一筆意外之財——十個大洋,高興得又跳又跑地返回家。

馬母及阿寬、阿生、老鼠仔聽完兩人的叙述後,都高興不已,同時,對蕭原更是感激不盡。

他們決定(其實是馬母的主意),擇個好日子殺雞還神後,請蕭原來吃頓飯。將十個大洋送三個給阿權買葯療傷,大水牛兩個,其餘的,買了三個大洋白米,分成三份,老鼠仔一份,阿生一份,阿樂兄弟一份,剩下的兩個大洋,作爲還神的費用。

蕭原對阿樂等人的邀請,一口答應下來。

譚玉燕知道後,也要去湊熱鬧。

那一天,馬母還過神後,便將祭神的雞、豬肉,加上另外買下的蔬菜魚肉,併弄了九個菜,招待蕭原與譚玉燕。

老鼠仔、阿生、大水牛都來了,加上馬家三人,蕭、譚兩人,一共八個人,將馬家那間簡陋的小屋子坐滿了。

人多當然熱鬧!那頓飯,他們都吃得很開心。

蕭原感受到那種家庭的溫暖。那種感覺,他已好久沒有感受到。

譚玉燕吃得好開心,而且,她對蕭原大生好感,不時跟蕭原說話。

酒酣飯飽,又談說了一會,看看該走了,蕭原起身告辭。

譚玉燕也跟着告辭。

馬母與阿樂兄弟等人眼見時候不早,也就不好挽留,齊齊站起來,要送蕭、譚兩人出去。

蕭原從衣袋中拿出一張大洋票子,放在枱面上,對阿樂兄弟道:「這是三百大洋的票子,是譚督軍給我的報酬,比起那二千大洋,這筆錢當然少得多,但却可以用來修葺一些屋子,救濟一些無米舉炊的人家,我將這筆錢送給你們,好讓你們一償替這裏的人做點好事的夙願,請你們收下。」

衆人料不到蕭原將一筆不算少的錢送給他們,週濟這裏的窮苦人家,都感動得不會說話,只是激動地看着蕭原,馬母更是感動得眼中淚水直淌。

譚玉燕也感動得不得了,好一會,才說道:「蕭先生,你好令人敬佩,也令我好慚愧,我家裏那麼有錢,我爲何不能夠拿點錢出來救濟這裏的人,讓他們活得好一點。」

「蕭先生,你不但是我們的大恩人,也是活菩薩!」馬母流着淚說。「你的恩德,我們這裏的人都會記着,世世代代記着。」

阿樂兄弟與阿生、大水牛、老鼠仔突然噗地一齊跪在地上,向蕭原叩頭。「蕭先生,我們無法報答你的恩德,就給你叩幾個頭。」

蕭原嚇了一跳,急忙跳開去,着急地道:「阿樂,你們快起來,不要這樣,我受不起!」

阿樂五人却不理會蕭原的說話,一齊叩了三個响頭,才站起來。

譚玉燕道:「明天,我向阿嬤要一筆錢,送給你們,週濟這裏的人。」

蕭原道:「譚姑娘,你準備向妳阿嬤要多少錢?」

「五百個大洋!」譚玉燕說。

「妳阿嬤一定會給妳?」蕭原狡黠地看着譚玉燕。

譚玉燕遲疑一下,說道:「我阿嬤最疼惜我,會給的。」

「妳有信心?」蕭原帶笑問。

譚玉燕搖搖頭。「我不知道,我從來沒有向她要過那麼多錢……」

「譚姑娘,我教妳一個辦法,妳阿嬤一定會答應妳的!」

譚玉燕高興地道:「蕭先生,快說出來聽聽。」

蕭原道:「今晚回去後,不要向妳阿嬤要錢,明天,你裝出怔忡受驚的樣子,待妳阿嬤問妳是否生病時,妳對她說,昨晚發了一個惡夢,被一羣餓鬼追着不放,眼看被餓鬼追上,突然觀音菩薩出現,以楊枝玉露趕散了餓鬼,對妳說,若得安寧,速速大發善心,代本大士救助窮人,並連說三聲野狗窩,大士接將一滴楊枝甘露洒在妳的臉上,妳便霍然醒過來。如是者一連三日都說做着同一個夢,妳阿

嬤一定相信那夢兆是眞的,那必然會答應替妳行善積福。那時,妳可以乘機叫妳阿嬤派人去查一下,夢境中的野狗窩是甚麼地方,然後……」

待蕭原說完,譚玉燕第一個拍手叫好。「這簡直像做戲一樣,有趣得很,就這麼辦。」

馬母等人也說蕭原的辦法行得通。

待馬母收起那張大洋票子後(馬母聲言,暫時保管那筆錢,待阿樂兄弟與阿生等人查過誰人需要接濟,便從那筆錢中拿出來,直至那筆錢用完爲止),蕭原與譚玉燕便告辭離去。

馬母等人送兩人出門外,直到兩人走遠,才返回屋內。

而譚玉燕在回家後,眞的依照蕭原的話,每日睡醒後都裝出神思恍惚,怔忡不安的樣子,老太太問她是否生病,她便說夢到一羣餓鬼追着她,三日都做着同一個夢,而且神思越加恍惚,老太太終於相信是個夢兆,派人去打聽野狗窩是甚麼地方,依照譚玉燕的話,要譚督軍拿出一筆錢,修葺野狗窩那片貧民區的屋子,並派發米糧棉被給那裏的人,計算之下,差不多用去一千個大洋。

譚督軍花了那麼大筆錢,當然心痛,腦筋一轉,將城中的紳商富戶請到督軍府,用行善積福四個字,將那筆錢分攤在那些有錢人的頭上。

那些有錢人那敢「爲善落後於人」,忍痛認捐了攤到自己頭上的數目,結果,譚督軍一個錢沒花,却做了一件大善事。

以上都是後話,表過不提。

這一日,蕭原閒來無事,想起那件三命兩屍案,便到偵緝隊部去打聽一下。

才走入偵緝隊部,郭繼榮與謝富安剛好從訊問室裏面走出來,一眼看到蕭原,頓時滿臉是笑,向蕭原招呼。「老蕭,你來得正好,我正想派人去找你!」

蕭原一時間聽不出郭繼榮那樣說是甚麼意思,笑笑道:「郭隊副,平白無故的,找我幹嗎?不是請我吃飯吧?」

不料郭繼榮道:「老蕭,你怎麼知道我要請你吃飯?」

蕭原仍然摸不着頭腦。「郭隊副,你不是娶老婆吧?」

郭繼榮哈哈笑道:「在下已有個黃面婆,還娶老婆!老蕭你眞會開玩笑。」

蕭原苦笑一聲:「那你爲何請我吃飯?」

一直沒有說話的謝富安道:「蕭原,郭隊副請你吃飯,是答謝你幫咱們破了那件三命兩屍案!」

蕭原驚喜地道:「捉到兇手?」

郭繼榮轉身向訊問室一指,「剛訊問完那個兇犯,全部招認了。」

「郭隊副,阿謝,恭喜你們!」

「老蕭,要謝謝你才眞。」郭繼榮道。

「兇犯是你們捉到的,謝我甚麼?」蕭原不解地問。

郭繼榮道:「要不是你提醒阿謝,我們怎找到那個收買佬田繼祥?若不是你出主意,跟阿謝埋伏在田繼祥的屋子附近,怎捉到那個代人找尋玉扣的王坤,要不是捉到王坤,我們怎能根據王坤的口供,知道那個可能是兇手的人的樣貌身形?從而查出那個人是誰,並將之抓拿歸案,從那人的屋子裏,搜查出一批被害人失去的一批財物,証據確鑿之下,那人不得不招認是三命兩屍案的兇犯!你說,該不該請你吃飯?」

蕭原不客氣地道:「既然有人請吃飯,我怎敢不賞面,不客氣了。」

「老蕭,今晚在這裏筵開五席,你一定要來啊!」郭繼榮正色道:「上頭說我們爲了那件案子,辛苦勞碌了差不多一個月,特別犒賞我們,給了我們五十大洋賞金,若是分派,一人分不到一個大洋,公議拿來整幾席酒菜,吃喝個痛快!」

「既然這麼高興,我一定來!」蕭原道。

「記着今晚來啊!」謝富安道。

蕭原點一下頭。「你們還未吃午飯吧?」

兩人搖搖頭。

蕭原道:「我請吃午飯。」

「好呀!」郭、謝兩人也不客氣。

於是,三人便走出隊部,在附近一家飯店坐下來,要了瓶酒,幾個菜,吃喝起來。

喝了一杯酒,蕭原忍不住問道:「郭隊副,那個兇犯叫甚麼名字?」

「包富年。」郭繼榮咽下一塊雞肉。「胖胖白白的,像個生意人,若不是在其家中搜出遇害者失去的財物,眞不相信,他會是殺人兇手!」

「這個包富年是幹甚麼的?」蕭原好奇地問。

「做生意的。」郭繼榮道:「而且,做的生意不錯,是一家乾貨莊的老闆。」

「那他爲何要殺死那個孕婦,還有孕婦的家公?」

「錢!都是爲了錢!」謝富安感嘆地道:「錢眞不是好東西,」拿起杯子,一口將剩下的酒喝掉。

「可否將整件案子因由說出來聽聽?」蕭原看着郭、謝兩人。

郭繼榮道:「那個孕婦姓何,她丈夫姓李,名叫昌盛,幾代都是做生意的,傳到李昌盛的手上,由於兼做洋貨買賣,生意做得很大,賺了不少錢,包富年跟李昌盛由於在生意上有來往,所以認識,本來,這很平常。包富年在一年前,忽然沉迷賭博。俗語有謂,輸錢皆因贏錢起,又說:十賭九騙。起初,他贏了不少錢,以爲自己運氣到,不曉得見好就收,那知道

接下來逢賭必輸，無論是誰，輸了錢都想贏回來，越輸得多，越想贏回輸去的，賭得也越大，結果，包富年不但將家財輸光，還欠下別人不少錢，連買賣的貨款也無法清付，眼看着要是生意也結束了，那就連唯一的生計也沒有了，無法可想之下，他只好再向人借錢。但他認識的朋友及行家，大都借過錢給他，仍未清還，肯定不會再借給他，他只好向那些未借過錢的朋友動腦筋，結果，他想到了李昌盛。」說到這裏，郭繼榮停下來，喝口酒，對謝富安道：「阿謝，你說吧。」

謝富安便接着說下去。「他於是去找李昌盛借錢，也不知是李昌盛聽聞他欠下別人一身債，還是眞的不在店鋪內，李昌盛的伙計對包富年說，老闆回家去了，包富年急着借到錢，便趕去李家找李昌盛，但李昌盛却沒有回家，包富年心急之下，眼見李家只有一個挺着個大肚子，行動不便的孕婦，還有李昌盛那七十多歲，患了青光眼的父親，他居然動了殺心，結果，他殺了那個孕婦及老人，弄出二屍三命慘案來，他倒是搜掠了一批財物。那知道他從李家後門走出來後，那麼巧，遇上串街走巷收買破爛的收買佬田繼祥，恰巧，轉到李家門前，眼見屋門大開，裏面似乎沒有人，大概一時起了貪念，便走入李家，來個順手牽羊，也不知他是否有偸了李家的物品，他走出來的時候，却被李家斜對面的一個小孩看到……於是，他便成了嫌疑犯。包富年大概聽到風聲，我們在找尋一個收買佬，恐怕我們從田繼祥的身上查出他，於是便找到田繼祥，將他殺死，那知道在糾纏中，被田繼祥扯脫了褲帶上的玉扣，而他將田繼祥的屍體擺佈成那個樣子，是想迷惑我們，令我們以爲兇手是一個兇殘的人。他發現不見了玉扣後，由於他曾將玉扣拿到當鋪去當押，恐怕我們從那玉扣上查出來，便找了王坤去替他尋回玉扣，就這樣，因爲王坤的被捉，終於被我們查出他就是兇手，說起來，眞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聽完謝富安的叙述，蕭原總算明瞭兩屍三命案的內情。

＊　＊　＊

一日，譚玉燕忽然來找蕭原。

蕭原料不到來找他的人是譚玉燕，奇怪地道：「譚姑娘，妳怎知我住在這裏？」

譚玉燕慧黠地一笑。「問問何副官，不就知道了。」

蕭原發覺譚玉燕一直抿嘴笑看着他，心裏不由嘀咕一句：「她怎麼笑得那樣古怪？」口裏說道：「找我有事？」

譚玉燕狡黠地笑道：「一件大事，很重要的事，你想不想知道？」

蕭原聽她那麼說，心裏更加好奇。「當然想知道啊，到底是甚麼事？」

「連茶也不請我喝一杯，我才不說。」譚玉燕促狹地看着蕭原。

蕭原忙道：「妳要喝茶？還不容易，妳想去那裏喝？」

譚玉燕眼珠一轉。「就到法蘭西吧。」

蕭原說一聲。「好呀。」說去就去，馬上跟譚玉燕去法蘭西茶室。

由於曾跟李淑英到過新雅喝過一次西茶，所以，這一次蕭原沒有那麼「大鄉里」了。

要了喝的，蕭原心癢難搔，急不及待道：「譚姑娘，到底是甚麼事呀？」

譚玉燕眨眨眼，似笑非笑地道：「蕭先生，你命犯桃花，咭……」突然忍不住直笑。

「不是這樣吧？」譚玉燕抿嘴直笑。「我昨天去找她，說起你，發覺她頓時神彩飛揚，大讚你穿起西服很帥，又有本領，總之，了不起！還關心地問我，你在捉拿阿興時有否受了損傷，嘻嘻……之後，她老在說着妳，那語氣，神態，我看出她在愛戀你！我突然問她一句：『妳喜歡蕭先生嗎？』，她衝口便說：『好喜歡。』，話出口，羞得紅了臉，垂下頭不敢看我。我却看得出，她不是隨口說的，是打心裏說出來的，嘻嘻……淑英公認是個大美人，她看上你，眞是艷福無邊啊！」

蕭原呆了好一會，才苦惱地道：「譚姑娘，她跟你一樣，不過十七八歲，我差不多三十歲了，加上她家世比我好，她怎會喜歡我這種粗人？」

譚玉燕搖搖頭。「愛情是沒道理可說的……是盲目的，她喜歡你，那管你是甚麼人，就是那樣簡單。哦，我想到了，美人不是愛英雄的嗎，她是美人，你在她眼中是英雄，那不就配了麼？」

蕭原不想李淑英糾纏下去──假如譚玉燕說的是眞的。正色道：「譚姑娘，老實對妳說，我已經有了未婚妻，我很喜歡她，我正打算過幾日便到石鼓村去看她。請妳在李姑娘面前不着痕跡地對她說出來，我不想惹上這種……痲煩。」

譚玉燕聽他那麼說，呆了一呆。「你眞的有了未婚妻？不是編出來的？」

蕭原認眞地道：「這種事，怎能夠亂說。」

譚玉燕眼中閃過一抹失望之色。「好吧，我會在無意間，對她說，好教她夢醒，別再做夢。」

蕭原本來沒打算去看望未婚妻張鳳琴的，跟譚玉燕在茶室內喝了那次茶後，他眞的在幾天之後，離開南寧，去石鼓鄉看望未婚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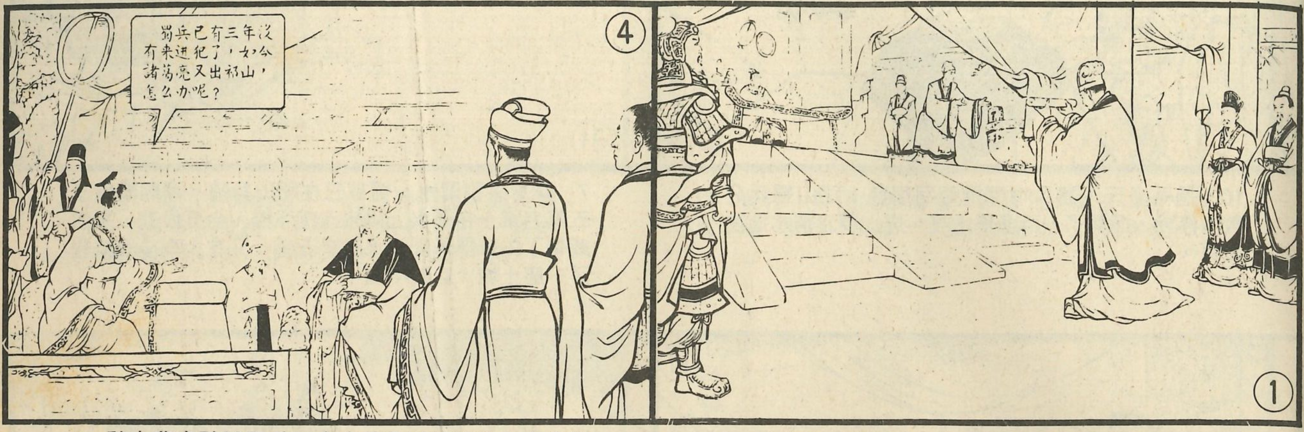
至於李淑英是否會死心，他不得而知，因爲，自此之後，他沒有再見過她。

（全文完）

三國演義之四十二

五丈原（一）

徐正・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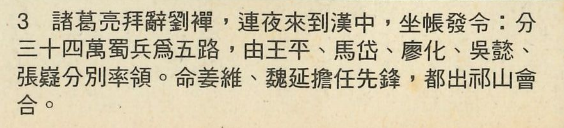


1　諸葛亮五出祁山，沒有成功，於是屯兵漢中，把蜀兵訓練得人強馬壯，糧食也積聚得十分充足。如此三年，他奏請劉禪，准許六出祁山，再伐曹魏。

4　魏主曹睿聽說蜀兵三十多萬分五路前來，十分驚惶，急忙召司馬懿商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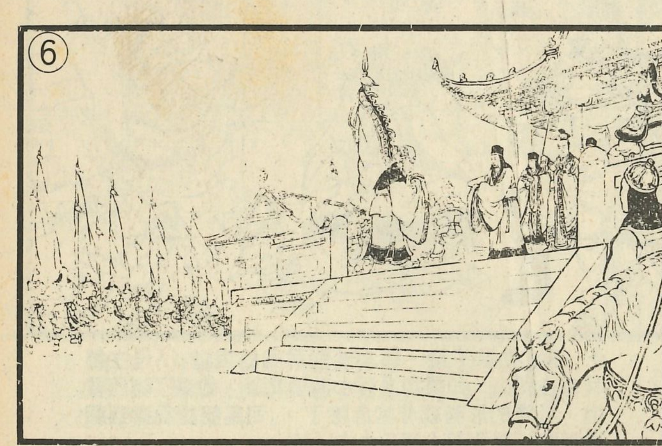
2　劉禪覺得鼎立的局面已成，吳、魏都不來侵犯，樂得坐享太平。諸葛亮道：「老臣受了先帝知遇之恩，就是在睡夢之中，也在設想伐魏大事。」劉禪見諸葛亮堅持要出兵，只得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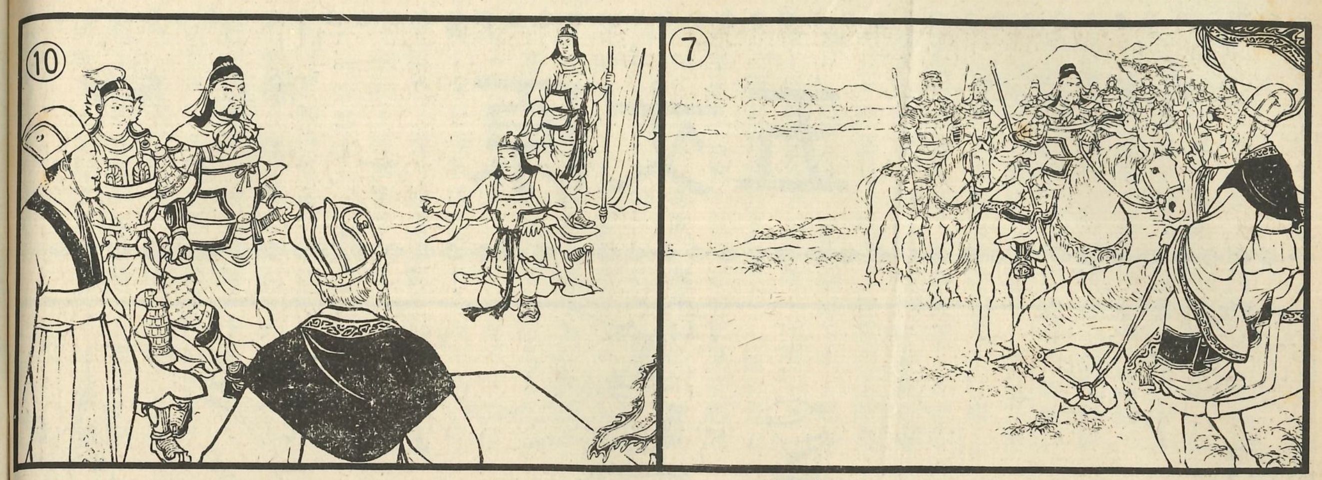
3　諸葛亮拜辭劉禪，連夜來到漢中，坐帳發令：分三十四萬蜀兵爲五路，由王平、馬岱、廖化、吳懿、張嶷分別率領。命姜維、魏延擔任先鋒，都出祁山會合。



5　司馬懿奏道：「三年來我國力量增强，諸葛亮前來，不過是自取滅亡。臣願意領兵前去破敵，只是要保擧夏侯淵的四個兒子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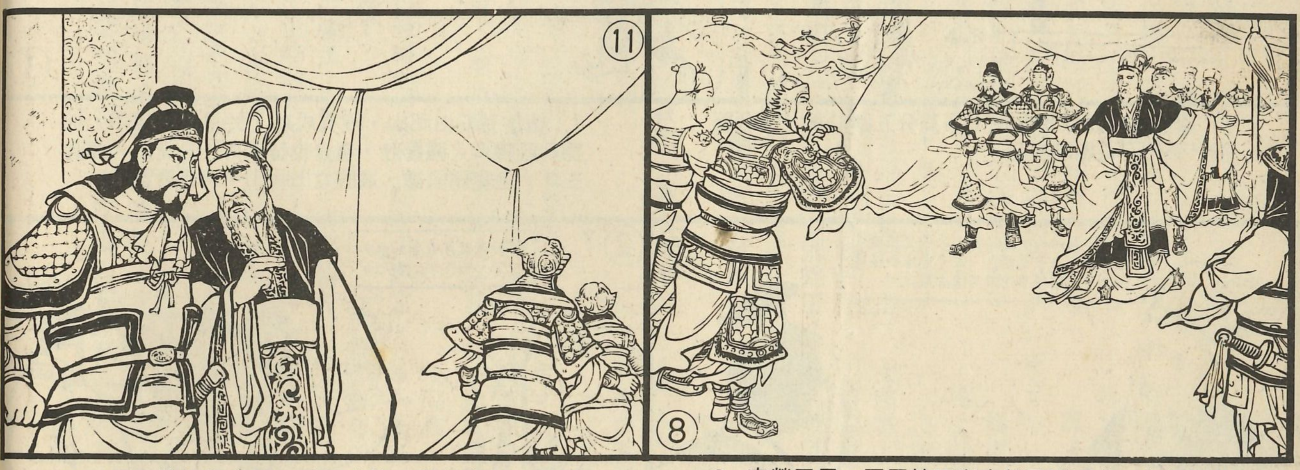


6　曹睿便命司馬懿爲大都督，夏侯霸、夏侯威爲左右先鋒，夏侯惠、夏侯和爲行軍司馬，領兵四十萬前去迎敵。又命令司馬懿堅守勿戰，等蜀兵糧盡時，才許出兵追擊。



7　魏軍來到渭水，蜀軍已在祁山紮營。司馬懿撥了五萬名軍士在渭水上搭起九座浮橋，令夏侯霸、夏侯威帶了先鋒部隊到渭水南岸安營。又在大寨後面築起了一座土城，以防不測。

10　過不多天，魏兵哨探飛報司馬懿：祁山蜀兵分數路移動，還紮了一百多隻木筏，馬上要渡渭水進攻北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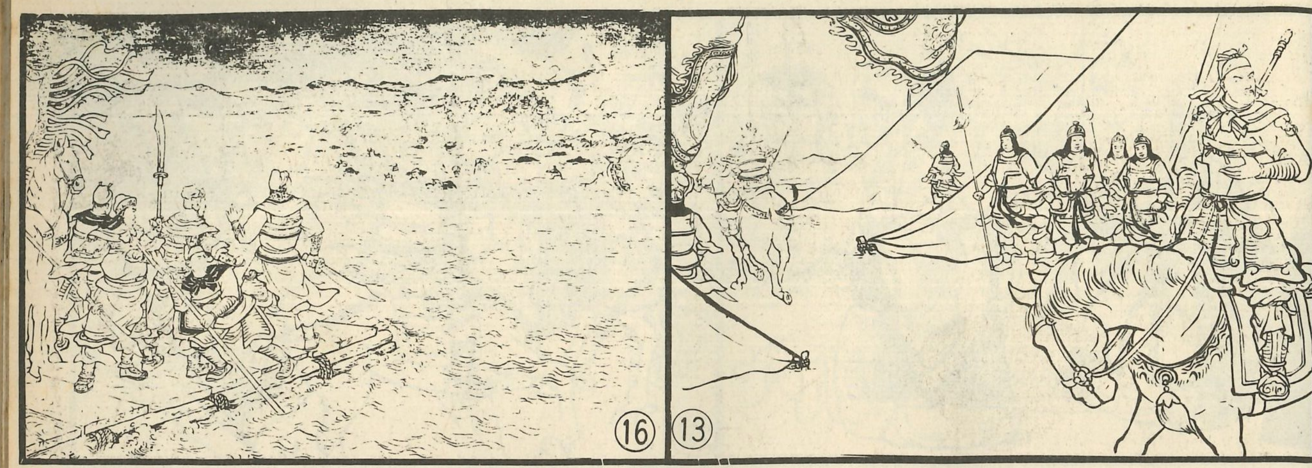
8　安營已畢，司馬懿正與衆將商議軍事，忽報郭淮、孫禮來見。司馬懿連忙把他倆迎接進來。

11　司馬懿仔細查問，聽說木筏上載着草把，料到諸葛亮是拿進攻北原做掩護，目的在順水燒斷浮橋，奪取南岸魏軍的營寨。便定了迎敵的計策，傳齊衆將，一一授了密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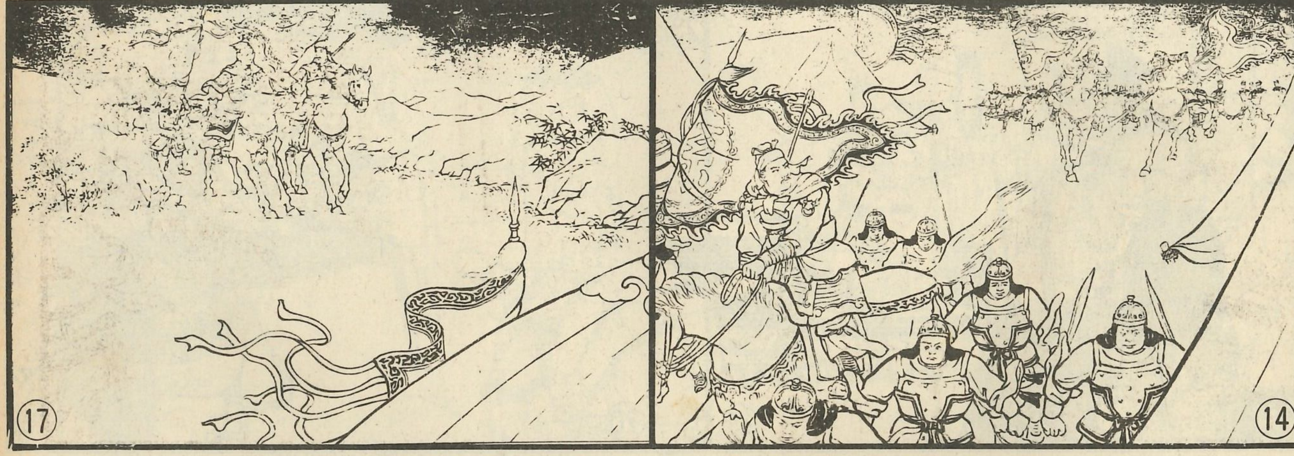
9　兩下見過了禮，郭淮便對司馬懿說道：「現在蜀兵都在祁山，如果跨過渭水進佔北原，截斷了隴西要道，我軍的形勢就非常危險了。」司馬懿認爲這個顧慮很對，就命兩人領兵去守北原。

12　司馬懿又命令司馬師、司馬昭領兵救應前營，自己帶了一支人馬去救北原。先派人去通知郭淮、孫禮。



13　郭淮、孫禮接到命令，是要他們離營埋伏，蜀兵來攻，許敗不許勝。只等救兵到來，兩路夾攻。

16　魏延、馬岱奮勇衝殺，一直退到河邊。魏兵追殺上來，蜀兵奔逃無路，多半跌入水中淹死了。幸得吳懿領着木筏兵殺來，才把敗殘的人馬渡過了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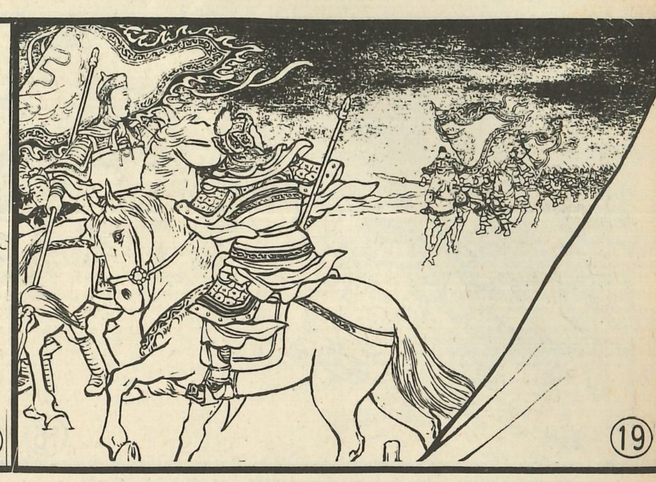
14　郭淮引兵去埋伏，留下孫禮守寨。黃昏時，只見路上旌幟飄揚，塵埃滾滾，魏延、馬岱領着一隊人馬殺奔過來。孫禮不等蜀兵近前，丟下營寨就走。

17　王平、張嶷奉命去攻南岸魏軍的前寨，他們不知道攻北原的軍馬已經失敗，還是直奔魏營。二更時分，將近魏營，看過去，營內却沒有一個魏兵。兩人驚疑不定，勒馬不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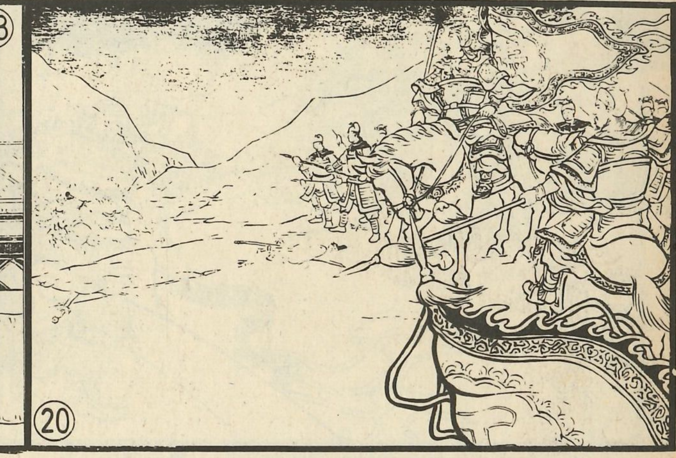


15　魏延見魏兵這等舉動，知道有了準備，急忙想退軍。忽然四下喊聲大震，左有司馬懿，右有郭淮，兩路人馬一齊殺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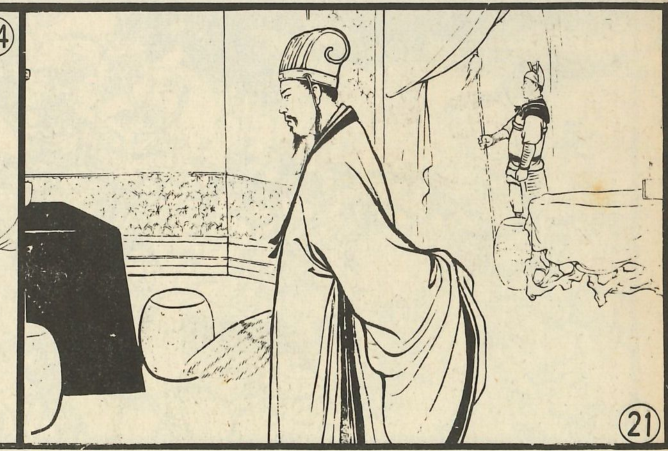
18　忽然，背後有個蜀兵飛馬來報：「北原和浮橋兩處都敗了，丞相叫將軍趕快回馬退兵！」王平、張嶷大吃一驚。



19 正要退兵，猛聽得一聲炮响，魏兵却已抄到他們背後，吶喊着衝殺過來。王平、張嶷慌忙迎戰。



20 兩軍混戰了一陣。等到王平、張嶷殺退了夏侯霸、夏侯威，蜀兵已經死傷了一大半。



21 諸葛亮收拾殘兵，回到祁山大寨，見折了一萬多人馬，心中非常煩悶。籌思了半天，認爲此番要破魏兵，最好是東吳也能出兵攻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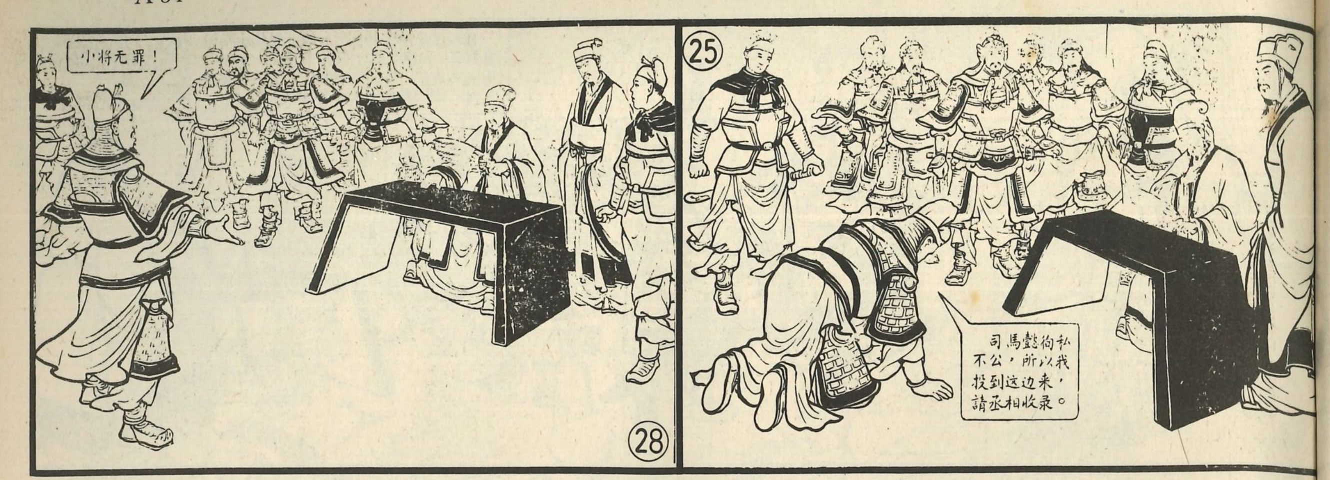
22 他正想派人到東吳去，忽然費禕從成都來了，便令他爲使臣，送信到東吳去，請孫權趕快出兵北征，共同進取中原。約定得勝以後，由蜀、吳平分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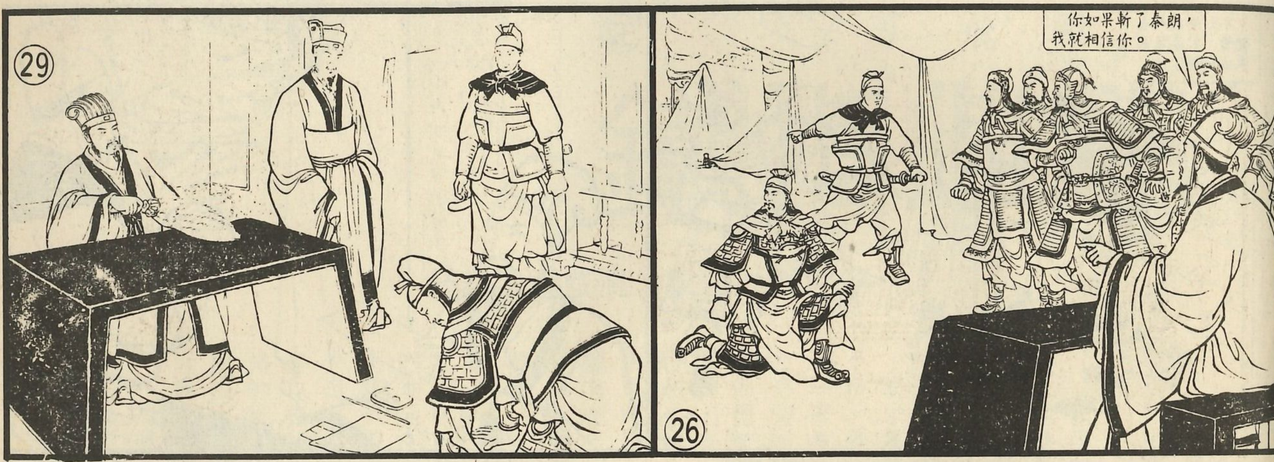
23 費禕趕到東吳來見孫權。孫權看了諸葛亮的信，很高興的說道：「我很久就想會合你們丞相討伐曹魏了，如今既然有信來，我馬上起大軍三十萬，分三路去攻曹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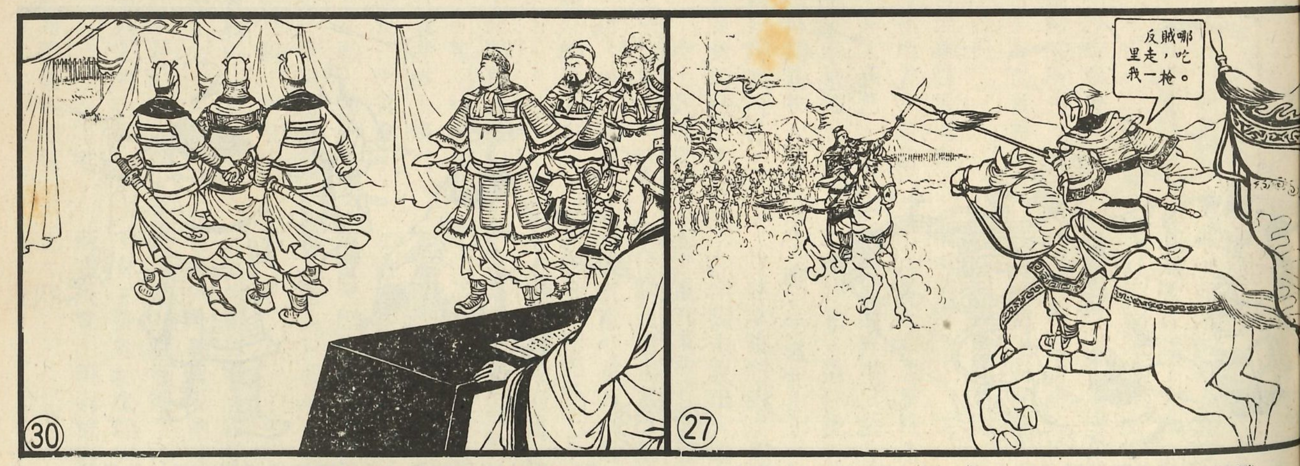
24 費禕回到祁山，諸葛亮聽了他的報告心裡很歡喜，對他慰勉一番。費禕辭諸葛亮，仍回成都去了。



25 諸葛亮正與衆將商議進兵，忽然報說有魏將前來投降。諸葛亮把他叫進來一問，才知是魏國的偏將鄭文，因司馬懿封秦朗爲前將軍，他却沒有得到封賞，因此氣憤不平，前來投效。



26 鄭文的話剛剛說完，忽聽營外一片鼓聲，報說魏將秦朗討戰，並且指名要鄭文出陣。諸葛亮問鄭文道：「秦朗的武藝比你怎麼樣？」鄭文道：「我一下就可以斬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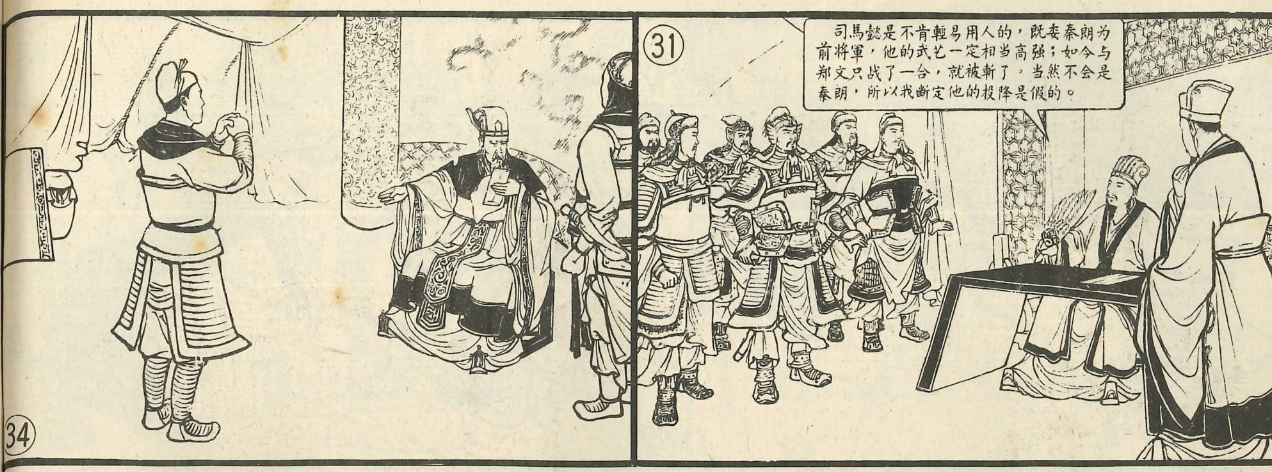


27 鄭文欣然上馬，諸葛亮也就帶了衆將出營觀戰。只見那邊，秦朗拍馬挺槍大罵；這邊，鄭文拍馬舞刀相迎。

28 剛交鋒，鄭文一刀就把秦朗劈下馬來。魏兵也都逃了回去。鄭文回來，諸葛亮已在帳中等着。一見鄭文，便喝命武士推出斬首。鄭文大聲叫喊起來。

29 諸葛亮喝道：「我認識秦朗，你剛才斬了的不是他。還不老實說出來！」鄭文見瞞不住，只得招供是司馬懿叫他來詐降的，哭着乞求饒命。諸葛亮道：「要想活命，你趕快寫一封信去叫司馬懿來劫營。」

30 鄭文沒有辦法，只得寫了一封信交給諸葛亮。諸葛亮命令將他暫時收押起來。



31　衆將見諸葛亮識破鄭文詐降，非常驚奇，問道：「丞相怎知道他是詐降的呢？」諸葛亮便把他看到的破綻說了出來。



32　接着，諸葛亮挑了一個能說會道的軍士來，低聲吩咐了一番。叫他拿着鄭文的書信，到魏營去見司馬懿。

33　軍士來到魏營。司馬懿把信拆開一看，見是鄭文約定當日晚上，以擧火爲號，請他統領大軍前去劫營。便喚軍士進來盤問。

34　司馬懿反覆地盤問了一番，又仔細看了書信，發現不出有甚麼可疑的地方。便賞了那軍士，叫他回去。

35　到天黑的時候，司馬懿要帶二個兒子和大隊人馬前去劫營。長子司馬師勸諫道：「父親只看到一封書信，就親自前去冒險，萬一有個疏忽，如何是好？」

36　司馬懿聽這話說得有理，便改變主意，命秦朗帶一萬人馬前去劫營，自己領兵在後面接應。（待續）



關外英雄錄／高天賜·文　可飛·圖

鐵指雎鵰

杜春娘逞威風　鐵指功除巨惡

長城喜峯口外的排龍谷，那是關外馬販子販運馬匹入中原販賣的交通要道。

要知中國產馬的地方雖然多，比方大宛就是著名出產良駒的所在，有「大宛名駒」之稱，此外蒙古也產馬，山東也是。

但是昔日交通工具全靠騾馬運輸，需求甚廣，而上述這些地方，產量不多，供給軍用的還不夠，因此，中原一帶各省，不論是乘馬或馱馬，十九都倚賴關外輸入，因爲關外牧人，不但擅於騎馬，而且善於飼養馬匹，因此，有一種專門經營買賣馬匹生意的人，名爲「馬販子」。不要小覷他們是馬販子，其實，幹這一行業的，都擁有相當鉅大的資本才行，而且還要懂得套交情，才能跟關外的牧人打上關係。

每年秋前，馬販子便聯羣結隊的出關，各找相熟的牧人，甚至和牧人們生活在一起，從而討價還價，購買馬羣。不消說，他們作成一次買賣，少說也有二三千匹了，驅馬入關，在喜口峯的邊城裡，馬販子便將馬羣嚴格的挑選過，將善跑的良駒，押往中原去，高價沽出；不善跑的劣馬，就近賣給當地的老百姓屠宰。

馬販子的行徑，通常是秋前出關，秋後入關，運馬到中原來的時候，那就是初冬季節了。

那一年，馬販子劉通帶着幾個夥伴，如常的押着馬羣，漫山遍野的取道排龍谷南下。誰知剛到谷中十餘里地，陡地從路旁樹林中，一騎人馬，快若旋風似的，迎面奔來。

幹馬販子這一行業的人，都懂一些武功的，而且雖是商人，卻經常在外穿州過省的，對於江湖風險，也就很有經驗。

當下劉通看見這一騎人馬，豁喇喇的迎面奔來，快速之極，知道來人不懷好意，連忙拔刀出鞘，厲聲叱喝：「喂，來者何……」

他本來想說：「來者何人」的，但「人」字尚未說出，眼前金光一閃，一團沉重的東西迎面飛來。

劉通還未看出是甚麼暗器，已被一團沉重的東西，擊得頭臉粉碎，血花四濺，倒斃馬下。

來人擊斃劉通後，並不收韁勒馬，豁喇喇的策馬飛馳，絕塵而去。

這麼一來，不但夥伴們不知這騎人馬爲何殺人，劉通的老弟劉成也不知道，甚至這個殺人兇手面貌也看不清楚，因爲兇手已疾馳而去，追趕不及，衆人只好走上前去料理劉通的屍體。

排龍谷是一座狹長的山谷，少說也有六十餘里，兩邊是崇山峻嶺，荒無人烟，劉通死了，衆人正七嘴八舌，有主張就地掩埋，也有主張把屍體馱在馬背上帶到城市去，棺木收殮下土。

就在這時，這一騎人馬，又豁喇喇如飛疾馳而來，這一回，劉成看清楚了，來人面如鍋底，三叉鼻，掃帚眉，相貌兇惡，身材高大，兩隻毛茸茸的粗壯手腕，在策馬疾馳中，仍然抖着一個金瓜鍊子鎚，把這斗大的鎚頭舞得金光閃閃，劉通就是給這個金瓜鎚打死的。

仇人見面，份外眼紅，劉成揮刀迎上去，可是，來人騎術精湛，劉成還未跑得上去，手中刀已給斗大的金瓜鎚擊落，這還不打緊。黑面大漢厲聲道：「好不識死活的傢伙，還不趕快逃命，難道你們不想活下去麼？」

幹馬販子這行業的人，最講究的是義氣，何況這幾個夥伴全是劉通多年的老搭檔，當下一聲叫喊：「拿住這兇徒，給劉老闆報仇！」六七個人一窩蜂的撲了上去，想將那黑面大漢刺翻馬下。

黑面大漢仰面打個哈哈，道：「原來你這幾個都不想活了。」把手中的金瓜鍊子鎚向前一掃，嘩啦啦的一陣響，六個夥伴的刀劍全都給那金瓜鎚磕飛了，連接着便是連串的慘叫聲，劉成眼見六七個夥伴一下子全都給黑面大漢用金瓜鍊子鎚打死，死狀和劉通一模一樣，都是頭面粉碎，五官稀爛。

劉成眼見心驚，那裡還敢動手，只顧動脚，撒腿便跑，一溜烟似的向樹林中逃去。黑面大漢並不追趕，他揮舞着手中金瓜鍊子鎚，將馬羣趕過山谷去了。

看他趕馬的技術，比關外牧馬的牧人還要了得。

要知驅趕二千多匹野馬，能使牠們服服貼貼的受驅策而行，就是關外的熟練牧人也要有好幾個人手才行，如今，這黑面大漢一個人便能料理得妥妥當當，劉成看在眼裡，心裡納罕，這人是誰？怎的有這麼大的本領？

江湖上好武功的人不少，斗大的金瓜鍊子鎚，也有人能揮舞如飛，但是，一個人趕二千匹野馬的本領，却是世所罕見的。

落日啣山，黃昏時候，劉成才走出排龍谷，幸虧這條路他是每年都行走的，並不陌生，直到二更時分，才到焦家集，不用說，光靠兩條腿，一口氣跑了八十里路，當然是疲乏不堪，走進天福客棧時，已是一顚一拐，腿也酸軟了。

店主何行像是能知過去未來似的，看了劉成一眼，嘆一口氣，道：「你又是倒楣的一個！」

這一句話，聽在劉成耳朵裡，知道事有蹊蹺，連忙問道：「何老闆，這話是甚麼意思？」

何行搖搖頭道：「沒甚麼，你們的馬羣準是給人奪去了，我告訴你，你是第三批馬羣給他奪去，第一批的馬販子是徐東來，第二批是楚人龍。」

劉成大叫道：「那末他爲甚麼不給行家打個招呼呢？」

何行答道：「他們都是忙着去請能人，企圖起贓捉賊。」

劉成自己也想請得能人，尋回他哥哥失去的二千多匹馬，便向店家借了一匹馬，逕奔玉田縣而來。

玉田縣城不大，只有兩三條街罷了，不一刻，便在客店中找到了徐東來及楚人龍，訴說馬羣被劫經過。

徐東來搖頭嘆息道：「這年頭好苦，關外的馬已經漲價，成本加重，再遇着這個『獨行大盜』，馬販子這一行幹不下去了。」

劉成問道：「聽說兩位打算請能人起贓捉賊，所以我特地趕來。」

楚人龍道：「不消提了，能人我們是找着了，那是歸隱玉田山莊的老鏢師孫四海，他也曾替我們暗地裡打聽過，據說那個獨行大盜是關外人，也不知道他姓甚名誰，但是，我們二人的兩批馬羣，合共三千多匹，旬日間，都無影無踪，看來是給賊人變賣了，贓物已脫手，那還有甚麼辦法？」

劉成說道：「不，縱然不能取回馬匹，這個黑面賊不能不翦除，有了他在排龍谷殺人越貨，來往客商，這條路就走不得，爲己爲人，也得把他拔掉。」話畢，就請徐東來二人領他到玉田山莊去。

玉田山莊的確是個好所在，離城不遠，背山臨河，風景秀麗，而且殘菊傲霜，青杉夾道，顯見莊主人一定是個風雅之士。

賓主相見，果然不出劉成所料，孫四海雖然年紀已逾六旬，白髮如銀，長鬚過腹，却如隱士，談吐之間，很有書卷氣，是文武全材的老英雄，越發令人肅然起敬，劉成便將其遭遇相告。

孫四海捋鬚太息道：「前者徐、楚兩人曾來拜託，老夫也曾秘密派人往排龍谷調查，但無法查出黑面大漢是那一條線上的人物，因此，不能貿然拔刀相助。」

劉成悽然道：「老英雄不肯仗義相助，可憐家兄人財兩失，屍骨又不能歸葬家園，永爲異鄉之鬼，我身爲其弟，試問有何顏面回去見嫂夫人，此刻別無他求，只盼老英雄爲我取回亡兄及夥伴們之骸骨而已，以老英雄在江湖上的威望，只此要求，我想黑面大漢不會不賣你老人家的賬的！」

孫四海尚未答話，屛後突然有人說道：「爹爹往常自稱雄霸江湖，憑一面鏢旗，便能鎭懾羣邪，何以現在一再婉辭，不爲弱者施予援手，你不去我去。」

話剛說完，屛後轉出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年，他面如冠玉，唇若塗朱，肋下佩刀，腰繫鏢囊，雄赳赳，氣昂昂的。

劉成急欲求助，如今孫四海不肯援手，他便求其子，立刻拱手道：「請小英雄憐憫！」

少年還未回答，孫四海已厲聲叱喝道：「駒兒，休得妄言，憑你這一點微末的武功，豈能闖蕩江湖，你快給我滾回內廂去。」

孫駒道：「不，剛才這位劉客人之言，我在屛後都聽見了，不管排龍谷黑面大漢是何方神聖或是那一條線上的朋友，決不會蠻不講理，既奪人貨，又傷人命，難道連骸骨也不給人領回埋葬，我才不相信哩，爹，你讓我去一趟，保證可以取回。」

他說得甚有把握，但老於江湖的孫四海，他知道幹獨行大盜之人，壓根兒就不想別人認識他的廬山眞面目，自然不會講理，當下拍案大怒道：「黃口孺子，口出大言，快快給我滾回內廂去吧！」

孫駒給老父連連叱喝，他是個孝順兒子，不敢不依，但是，他却喃喃道：「這一件無法無天、慘無人道的勾當，我可不能袖手旁觀，咱們姓孫的是俠義門中人，不能不行俠仗義的！」

孫駒是孫四海晚年所生的獨子，他謝絕武林不幹鏢師之職，目的就是想全神貫注將自己的武功傳授給兒子，因此，孫駒雖然年僅十六七歲，却學得一身好武功，而俠義的性情，却比乃父尤有過之，早就想出道闖江湖了，所以他這幾句話聽在孫四海耳中，心頭一凜，因爲知道其子可能會悄悄溜出玉田山莊，找上那排龍谷去的。

孫四海恐怕兒子冒險闖禍，只好毅然對劉成道：「劉老二，我答應你就是，但只限於取回骸骨，不能爲你追贓。」劉成叩頭道：「多謝老英雄，小的只此請求，沒有其他厚望。」

孫四海是英雄本色，說了就幹，立刻叫僕人備馬，大踏步往大門走去，孫駒隨後趕上道：「爹爹，你忘了携帶兵器隨身嗎？」說着，便將腰間之單刀和鏢囊奉上。

孫四海大笑道：「用不着這勞什子了，就憑我一雙肉掌，也可以應付得四面八方，單刀和鏢囊，留給你在家操練吧！可是，你千萬不要離家，我已和他們上排龍谷了。」

孫駒道：「爹，話可不能這般說，萬一你老人家失手遇害，難道也不許我爲你報仇嗎？三天之內，如果你還不回來，我就得往排龍谷去，爲你報仇，取回你的骸骨。」

孫四海一想：由此間往排龍谷，雖然路途遙遠，如果晝夜兼程，來回也不過是四日夜而已，於是捋鬚大笑道：「孩子，你給我準備美酒佳餚就是，我會及時回來吃喝享用的。」

* * *

一行四人，跨馬向北進發，劉成心急領回兄長屍骸，策馬走在前頭，徐東來、楚人龍兩人則緊隨孫四海之後。

他們馬不停蹄，次日三更後，便到達焦家集之天福客棧，何行看見劉成等人請得老鏢師孫四海前來，欣然大喜，兩手加額說道：「孫老英雄肯出手，咱們開店的可有一口飯吃了。」接着高聲大叫道：「你們都起來啊，劉老二請了孫老鏢頭來啦！」

這一叫，住在後廂的客人都推衾而起，跣足奔出店堂來，因爲這個消息，太使他們興奮了，原來這七八個客人，全都是由關外來的客商，半數以上是馬販子。

由於這八個客人的貨物馬匹都給黑面大漢劫去了，正在投訴無門，難得有人援助，如今劉成請了威名顯赫的老鏢師孫四海，便如衆星拱月一般，團團圍住，紛紛訴說被劫經過。

孫四海聽得好煩心，事實上也鞍馬勞頓，因爲一路直趕路，並未歇息，自然是疲乏不堪，當下孫四海一擺手道：「你們都不要嘮叨，我得先告訴你們，我答應劉成前來，並不是給他幫忙，只是替他取回劉通等人的骸骨而已，至於捉賊起贓這一回事，我是不管的。」

何行聽聞此語，甚表頹喪的道：「我只道老英雄給我們消災解難，誅滅强盜，若果只是討骸骨，那末，排龍谷這一條路，此後也沒有人敢來往啦，我這一旅店，那還能作賣買呢？非關門大吉不可，這一口茶飯混不下去。」

孫四海不管衆人囉嗦，一連聲要房間休息，因爲他明天還得趕八十里路往排龍谷，所以要登榻就寢。

他一覺醒來，紅日滿窗，雖然宵來酣睡，已恢復了疲乏，精神爲之一振，但起來時晏，恐怕三天之內，不能趕回玉田山莊去，所以匆匆吃過早飯，便偕同劉成、徐東來等，又速登程。

此地爲苦寒邊陲，山頭上早有積雪，孫四海冒風疾馳，長鬚飄拂，但是，他明知大敵當前，黑面大漢不一定肯賣他的賬，讓劉成收拾了兄長之骸骨，說不定有一場龍爭虎鬥，但是，他老人家雄風武烈，毫不顧忌，策馬直馳。

當他們越接近排龍谷時，劉成、徐東來等越發神色緊張，心頭忐忑，因爲這個殺人不眨眼的黑面大漢，騎術甚精，神出鬼沒，難以提防他突然掩至，因此，人人俱提心吊膽，只有孫四海泰然自若。

說也奇怪，快將走完了六十里的排龍谷，不但沒有碰上黑面大漢，連路上行人都沒有，兩邊路旁的大樹林，風木蕭蕭，不用猜，準是因爲這條路出了個獨行大盜，行人都裹足不前。徐東來、楚人龍是這般見解，劉成却無心討論這個問題，沿途上，仔細的端詳，渴望能發現兄長之遺骸，可是，當他走到谷口時，這一條六十里長的荒涼谷道，壓根兒沒有任何人的屍體，甚至連血漬也沒有，劉成好生詫異，便請教孫四海道：「老英雄，

你看這是甚麼緣故？」

孫四海微微一笑，道：「也許黑面大漢不想被人看見這恐怖的慘狀，所以埋了亦未可料，但是，找着他時，就不難起回骸骨了，走吧！」

劉成道：「還走往那裡呢？這裡就是排龍谷的谷口啦，再往前走二百里，便是喜峯的城池，獨行大盜不會在官兵林立的城廂裡的，要找就得在此間一帶的樹林搜索。」

孫四海游目四顧，兩邊路旁全是大樹林，雖然在冬後，野花雜草，俱已萎謝，但莽莽叢林，如何找人，正在猶豫間，突然蹄聲得得，兩騎人馬，由北而南，向谷口走進來，走在前頭的，是滿頭白髮的老婆婆，她彎着腰，老態龍鍾，跟在後面的，却是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姑娘，穿着紅色的縐褲，鵝黃短襖，翠袖白汗巾，頭上金釵玉簪，滿頭珠翠，在夕陽映照之下，珠光寶氣迫人。

劉成看在眼裡，着實替她擔心，拍馬上前招呼道：「兩位慢走，我有話說。」

老婆子收韁勒馬，抬頭問道：「有話請說。」

劉成道：「沒甚麼，我想提醒你們，在這條路上出現了一個獨行大盜，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兇徒，像小姑娘這樣滿身珠翠，這麼值錢的珍寶首飾，在這裡行走，恐怕會招來危險及禍害。」

劉成是一番好意告訴她們的，但是，小姑娘却翹了翹嘴，道：「我才不怕强盜哩！」說罷，策馬走在老婆子前頭，有恃無恐似的，但老婆子却很有禮貌，一疊聲的稱謝，然後策馬而去。

劉成見她二人都了無懼色，實在替她們擔心，孫四海淡淡一笑道：「劉老二，你不要瞎擔心，我看她二人都非弱者，我們走吧，搜索樹林不是辦法，還是走出排龍谷再說吧！」

劉成滿懷希望而來，心中好生不快樂，出了排龍谷口，便問孫四海道：「老英雄，前面長路漫漫，你老人家打算帶我們到那裡去？」

這不但是劉成渴望知道的，徐東來與楚人龍二人也急欲知道，可是孫四海却十分沉重的說道：「前面三十里有站頭，待到了站頭再說吧，反正今天走了許多路，也應該歇息了。」

才到站頭，兩個馬販子上前招呼道：「劉老二、徐老闆，你們不是押了馬羣南下的麼？怎麼又到這裡來？」

劉成認得他們是朱卓賢及胡大昌，全是行家，忍不住涕淚交流道：「不消提了，我們的馬在排龍谷口給獨行大盜搶劫了，我兄長和幾個夥伴全都被殺害了。」

朱卓賢、胡大昌齊吃一驚，異口同聲道：「我們還準備明早起程，幸虧遇上你，否則我們的馬羣也丟定了。」

孫四海插口道：「那末，明天你們是否起程？要是起程，我替你們義務押一次鏢，不收分文。」

朱卓賢、胡大昌並不認識孫四海，劉成替他們引見一番，二人欣然大喜，立即邀孫四海到酒館去，大排筵席款待衆人。

席間，朱卓賢、胡大昌便對孫四海道：「老英雄，如果我們這一批馬羣，明天能通過排龍谷，鏢銀若干，自當按鏢行規矩奉上，不少分文。」

孫四海捋鬚一笑道：「老實告訴兩位，我答應替你們義務押鏢，目的不在錢，是想藉你們的馬羣，引那獨行大盜出現，從而討還劉通等人的屍骸而已。」接着便將今天空走一趟，未遇獨行大盜之經過，細說一遍，並道：「我猜一定因爲看見我沒油水，所以懶得出來，否則，我在六十里長的排龍谷走過，他是不會看不見的。」

各人聽罷，這才知道孫四海義務保鏢，是爲了跟獨行大盜會面。饒是如此，朱卓賢、胡大昌仍然樂意冒險，因爲買賣佔先頭，他二人都急於押運馬羣南下應市。

次日，一行人便逕奔排龍谷而來，孫四海跨馬走在前頭，劉成、徐東來、楚人龍三人緊隨其後，朱卓賢、胡大昌却率領夥伴走在後頭，驅策馬羣。一路上，揚鞭叱喝，將三千多匹馬，驅成行列，走進山谷口去。

果然不出孫四海所料，昨天獨行大盜不出現，眞因爲看見他們是孤身旅客，沒有多大「油水」，所以隱在樹林中不出，如今看見三千多匹馬漫山遍野而來，便策馬飛馳，從樹林疾奔出來，其快如風。

劉成有過經驗的，陡聞馬蹄急劇奔馳之聲，大叫道：「來了！」他話剛說完，眼前金光一閃，一團沉重的東西已迎面飛射而來。劉成急急滾鞍下馬躲避，蓬一聲，劉成逃過此厄，但坐騎已被金瓜鍊子鎚擊倒，嘶叫一聲，登時斃命。

就在這時，孫四海大喝一聲道：「慢走！」一手抄出。

本領即是本領，儘管金瓜鍊子鎚其快如風，孫四海這一招擒拿手，竟然一下子便將拴在金瓜鎚後的鍊子抓住，正色道：「在下孫四海，特地前來排龍谷，請求好漢賞面，交還幾具屍骸。」

孫四海既道出萬兒，又這麼客氣，照理，以他在江湖上之地位，黑面大漢縱然不賣賬，也得回答一聲，却不料他一聲清嘯，腕底一振，拴在金瓜鎚後的鍊子，立時筆直如棍，要知道這一條鍊子，少說也有三丈長，能使軟綿綿的三丈長鍊子抖直，黑面大漢的內勁功夫可眞不小。孫四海看在眼中，心裡也吃了一驚，暗道：「這一回碰上勁敵了。」

果然是勁敵，黑面大漢抖直了鍊子之後，大喝一聲：「取你狗命！」斗大的金瓜鎚，直向孫四海迎面搗去。

事情至此，對方既然不肯賣交情，孫四海只好跟他硬拚，一聲叱喝，腕底一翻，將手中抓住的鍊子往側推出，卸開這個金瓜鎚。

孫四海露了這一手强力對搏的功夫，黑面大漢也爲之一怔，陰惻惻的道：「好一個老鏢師，原來不是浪得虛名的。」

孫四海道：「慚愧，請好漢佛眼相看，只要交還那幾具屍骸，在下就感激不盡了。」

孫四海一再懇求，但黑面大漢却冷笑一聲道：「不要囉嗦了，施展你的本領吧！」說罷，兩條毛茸茸的手臂一翻，另一截鍊子便像軟鞭一般橫掃過來，這一招，正是「烏龍擺尾」。孫四海急急從馬背一躍而起，這才躲過了它，但是，坐騎已給鍊子擊斃，蓬一聲的倒下地來。

孫四海本來是無意跟他作對的，只是想替劉成討回其亡兄及夥伴的屍骸而已。如今，對方不但不賣賬，且一再逞强行兇，孫四海便心中有氣了。就在空中打了一個觔斗，使出一招「雁落平沙」，一掌劈下，朝黑面大漢的天靈蓋打下。

要知道孫四海這時動了眞氣，掌勁甚大，力能開碑碎石，所以黑面大漢不敢怠慢，立即跳下馬去。饒是如此，掌風帶過，他肩膊上火辣辣的如被巨鎚擊中，哎喲一聲。

二人就在地上斷打，各逞功能。

朱卓賢、胡大昌看見孫四海纏住了黑面大漢，正好是千載一時的機會，立刻喝令夥伴，驅策馬羣疾走，徐東來、楚人龍也不敢逗留，急急逃命；只有劉成一人爲了亡兄的屍骸，不願就此離去，躲在樹林裡偷窺。

孫四海之五行掌委實厲害，儘管只得一隻左手應戰，但黑面大漢的金瓜鍊子鎚被抓住，也難得施展，恨聲道：「孫四海，饒你多活一時，你强自出頭，到頭來必定栽觔斗！」說完之後，一躍上馬，絕塵而去。

孫四海只奪得他一把金瓜鍊子鎚，此外一點也得不着便宜。但是，躲在樹林裡偷窺的劉成，却飛也似的跑出來，道：「孫老英雄，你打贏了啦！」

孫四海淡淡的道：「奪了一個金瓜鍊子鎚，可是這勞什子有甚麼用？」說罷，將它扔在地上。

劉成却不同意他的看法，把金瓜鍊子鎚撿起，遞給孫四海道：「我看得清楚，剛才你如果有兵刃在手就好了。」

這句話，孫四海也承認，因爲有兵刃，便不須抓住對方武器，減少了自己反攻機會，所以後悔不携帶單刀及鏢囊。

劉成又道：「老英雄，我看這黑面大漢雖是獨行大盜，但他一定有賊巢的，賊巢極可能就在附近，否則，昨天我們走近，他沒有出來，今天却突然掩至，他若不住在這裡，那有這般神出鬼沒！」

孫四海一想也是，立即四下裡打量，只見兩邊高山峻嶺，除了莽莽叢林之外，並無寨柵之類的賊巢，只好向黑面大漢奔出來之處找去。可是，走進樹林中時，極目遙望，全是檜樹，有些已經枝禿葉落，除了枯槁的蓬草外，壓根兒沒有發現甚麼。

六十里的排龍谷，休說他們到樹林裡搜索了半天，即使不進樹林，沒有馬，光憑兩條腿，走六十里路，也得花上三個時辰，因此，他們還沒有走出排龍谷，天色已晚了，二人只好在樹林中露宿，不消說，還得提心吊膽。

邊塞苦寒，夜風甚厲，不但劉成瑟縮成一團，孫四海也覺寒風刺骨，嚴寒難耐，只好燒起火堆來取暖。

火光熊熊中，忽然一聲兵刃破空之聲，直向火堆射來，孫四海知道這是暗器，立刻一手扯住劉成，往外直竄，剛離火堆一丈，一排弩箭已經射到火堆來，孫四海眼快，火光熊熊之下，已看見四個全身勁裝的漢子，策馬奔逃，直向峻峭的山坡奔去。

這麼一來，劉成大叫道：「老英雄，賊巢定然在山上了，我們趕上去。」說着拔腿便趕了上去。

孫四海是個老鏢師，江湖閱歷經驗豐富，連忙喝止道：「使不得，當心中伏，性命難保。」

劉成被孫四海喝止，訕訕的道：「不隨後追去，怎能找到賊巢？」

孫四海道：「時在黑夜，你追上去，也趕不上他們，萬一遇伏，豈不是性命難保，待天亮之後，找尋不遲，現在已經發現他們逃上山坡去，總算有個地方去找尋。」

經過剛才的襲擊，劉成和孫四海都不敢打瞌睡，眼巴巴的守候到天明。劉成猛然想起一件事來，便對孫四海道：「剛才這四個用弩箭襲擊我們的，你看他是不是黑面大漢的同黨呢？」

孫四海大笑道：「當然是啦，如果不是他的同黨，怎會放箭射擊我們？」

劉成道：「這就奇怪了，亂箭射來之前，落在火堆中的暗器，我看得分明，是一枝鴨舌鏢，鏢尾繫着一串紅絲總的。」

孫四海剛才因爲忙着竄開，並未留意，現在聽劉成此一說，叫道：「不好，我們快去找他。」

劉成淡然道：「找誰？」

孫四海道：「還有誰呢？當然是我兒子孫駒，鴨舌鏢配紅絲總，是我孫家的飛鏢。」說罷撒腿便跑，而跑去的方向，正是那峻峭的山坡。

劉成心中納罕，因爲剛才喝住自己不要趕往山坡去的是孫四海，如今飛步跑去的也是他，這還不奇，奇在跑往山坡時，這四個放弩箭襲擊的漢子，東倒西歪，俱倒斃地上，甚至他

們的坐騎也死了。

劉成亮了火摺子一看，啊，這四個漢子都是頭頂百滙穴上中鏢而死的，而所中之鏢，全是清色的紅絲總鴨舌鏢。這麼一來，孫四海看得愕然，喃喃道：「奇怪，駒兒怎能打得這樣巧妙的鏢法？莫不是發鏢的另有高人？」

劉成插口道：「老英雄，我看得清楚，剛才射落火堆的飛鏢，和這四支飛鏢，都是一模一樣的。」

孫四海自然認得出這四支鴨舌鏢是他孫家之物，只是猜不出何以孫駒有這般巧妙的打鏢手法而已。

滿腹狐疑的孫四海，跑到山頂時，接連看見十多個勁裝、肋下佩刀的漢子，死在山徑上，他們致命之處，全都是百滙穴上中了一支鴨舌鏢，看光景，發鏢之人不但打從這條路上山，而且沿途上將站崗守衛之賊人擊斃。

孫駒之武功是孫四海親自傳授的，知子莫若父，接連看到十幾個賊人中鏢斃命的情形，孫四海已判斷發鏢之人，絕對不是孫駒，而這些鴨舌鏢，則是自己孫家之物，那末，是誰盜用了鴨舌鏢？當眞是百思不得其解。

由於一路站崗守衛的賊人，全數被擊斃，孫四海、劉成二人直至山頂，未遇上任何賊人，却不料，在晨光曦微中，一株大樹幹上刻着一行字：「逢路勿走，提防中伏。」

孫四海看得奇了，這行字雖然用刀刻劃，却分明是自己兒子孫駒的字跡，因爲孫駒自幼讀書，臨帖練字，習慣了臨柳公權字帖，而這八個字，正是柳帖中的字體，從這一點看來，證明孫駒已到了山頂。

孫四海幹了二十多年鏢師，江湖經驗至爲豐富，甚麼疑團，憑他闖蕩江湖的經驗，都能一目了然，只有這一疑團却猜不出來，想不透徹。但是，兒子既留字示警，「逢路勿走」，他當然不敢循山徑而行，只好在路旁中山地上跑，戰戰兢兢的翻過山脊去。

當他翻過山脊時，便看見山凹之處，團團的圍上木柵，少說也有七八里方圓，却像一座木城似的，木柵裡擠滿了馬匹。

此時天色已亮了，視野瞭然，而且居高臨下，看得更清楚了。劉成認得木柵裡的馬匹，大半是他大哥劉通的。

一旦發現自己丢失的馬羣，而且數目又這麼龐大，劉成歡喜若狂，忘了「逢路勿走」這句警告語，飛步奔向山凹處，却不料才走在山徑上，噗通一聲，跌落陷阱去，登時哎唷連聲，大叫道：「老英雄救命呀！」

孫四海雖然武功高强，那敢走上前施救援，他自己也害怕跌進陷阱裡，只得朗聲回答道：「劉老二，你稍待一會吧！我一定設法救你的。」

誰知話剛說完，山岩裡，忽然竄出一條大漢，怒吼如雷：「不知死活的像伙，竟敢找到這裡來！」

孫四海放眼看去，不是別人，正是獨行大盜黑面大漢，他此時手執大砍刀，一張黑面氣得發紫了，樣子更加兇惡。

孫四海拿着他的金瓜鍊子鎚，冷冷的道：「你的賊巢已給我發現了，識相的快將劉成釋放，把他亡兄的屍骸交出，萬事皆休，否則，我殺進賊巢，決不饒你性命。」

黑面大漢怒氣虎虎道：「好，有本領的你就殺進來吧！反正我的秘密已給你揭穿了。」

說着，手提大砍刀，就在岩口站着，氣勢昂然。

孫四海那肯示弱，倒提金瓜鍊子鎚，不向山徑跑，却往崎嶇的山壁上奔去。

光是這種走法，黑面大漢便看得一呆，怔怔的說道：「姓孫的，爲甚麼有路你不走，却慢吞吞下來？」

孫四海答道：「我不會中你的詭計的，路上有陷阱，剛才劉成就跌了下去。」

黑面大漢哈哈大笑道：「何只路上有陷阱，就在你身旁也有埋伏，看，他們就要你的老命了！」說着，用手一指。

孫四海循他所指之處望去，不看猶可，一看之下，立時大吃一驚，原來山壁上，六七處山岩裡，都竄出了全身勁裝、手執弩箭的賊人，不約而同的朝孫四海瞄準，這麼一來，孫四海暗叫一聲：「苦也！」

黑面大漢桀桀的大笑道：「姓孫的，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你闖進來。今天該是你絕命的時候！」接着大喝一聲：「兄弟們，給我射死那老匹夫！」

這一聲吆喝，二十多個弩箭手弩箭齊發。就在這時候，山凹下蓬草叢中，突然站起三個男女，爲首的高聲大叫：「快救我爹爹！」

孫四海雖然認得是兒子的聲音，可是他沒有空打招呼，忙着掄起手中金瓜鍊子鎚，抵擋密集射來的弩箭。

金瓜鍊子鎚乃特殊兵器，孫四海雖然武功高强，但不習慣使用，難以發揮其威力，正在危急之際，一個紅褲少女身子凌空，快如飛馬的趕到。

只見她手揮一條白色汗巾(即女子的腰帶)，矯若游龍，儘管箭如飛蝗，全給她這一條汗巾撥落在地上。

她這一手獨步武林的絕學，把孫四海看得目瞪口呆了。心中暗道：「我闖蕩江湖二十多年，闖關東，下關西，也曾會過不少武功高强的異士能人，却不曾見過如此巧妙的武功，這女娃兒到底是誰？年紀輕輕，竟然武功卓絕非凡！」

孫四海心中正在讚歎，眼前已看見毫光閃閃，二十多支鴨舌鏢，狀如狂風暴雨，落在那些弩箭射手之頭上，剎那間，慘叫哀號之聲四起，二十

多個賊人全皆中鏢倒斃在地上，每人頭上都中了一支鏢，孫四海看了疑團頓息，恍然道：「原來這女娃兒，用我孫家的鴨舌鏢，怪不得賊人的頭上都中鏢而死，這是『滿天花雨』的絕學。」

俄頃之間，紅褲少女一舉擊斃了二十多個賊人，黑面大漢也恍然大悟道：「怪不得他們能找到這裡來，我一點也不知道，原來站崗守衛的兄弟全都給他幹掉了。」

說時遲，那時快，這滿頭白髮的老婆子騰身一躍，脚似御風而行似的，剎那間便落在黑面大漢背後，嘿嘿冷笑道：「胡大爲，三年前在吐魯穆草原，我已饒你一命，如今，你又在排龍谷幹殺人越貨的勾當，傷天害理，該當何罪？」

黑面大漢回頭一望，面色陡變，直像耗子見了貓兒，登時脚一軟，本能地雙膝跪下，口稱：「彭老師太，小的不敢他求，但望不施五指穿心酷刑，死而無怨！」

孫四海作夢也想不到這白髮老婆子竟然威懾巨惡，恐怕她一下子結果了黑面大漢的性命，連忙高聲道：「請高抬貴手，稍待片刻！」

說罷，急忙跑了下來，這一邊的孫駒也忙不迭迎上前去。

老婆子兩道寒芒似的眼神，威嚴肅穆的看着孫四海，緩緩的說道：「孫老，難道你想替他討情麼？」

孫四海說道：「不敢，在下答應了劉成，爲他討回亡兄屍骸，迄今尚未討得，故請你老人家成全，讓我好作交代，感激不淺矣！」

老婆子微微點頭道：「這個令郎已告訴我了，成全了你便是。」接着厲聲叱喝道：「胡大爲，你把劉通的屍體藏在何處？快說！否則……」

黑面大漢那敢違抗，囁嚅道：「稟告老師太，劉通等八具屍體，埋在山洞裡，我領他去取回便是。」

孫四海道：「還有，劉成跌落陷阱中，又該如何？」

語聲甫歇，有人笑嘻嘻道：「孫老英雄，我已救了劉成回來了。」

孫四海回頭一望，見劉成遍體鱗傷，紅褲少女把他攙扶着。

劉成傷勢不輕，流血過多，精神萎靡，可是，他見黑面大漢，怒從心上起，戟指大駡道：「你這該死的狗强盜，害得我好苦，我哥哥給你害死，還害我跌落陷阱，被鐵蒺藜刺得遍體鱗傷。」

老婆子微微一笑道：「遍體鱗傷不要緊，就給你一顆丹丸服下，半個時辰之內，便可痊癒。」

說罷，探手入懷，取出小瓷瓶，倒出一顆黃豆般大小的丹藥來。劉成服了之後，創痛立止，不消說，是連聲道謝。

老婆子處事很有分寸，一指點住了黑面大漢的琵琶穴，廢了他的武功，然後對紅褲少女道：「琴兒，你押他到山洞去，讓劉成去領他亡兄的骸骨。」

琴兒去後，她才斂衽向孫四海道：「孫老，請恕老身冒昧，招了令郎爲孫女婿，因爲那天我祖孫二人到焦家集，剛巧令郎也到了天福客棧，向掌櫃打聽你老下落，因此，我知道胡大爲在排龍谷幹那傷天害理的殺人越貨勾當，他以前是個關外馬賊，三年前，洗劫白吐藩牧場，殺死白吐藩一家三十七口人，當時我激於義憤，追踪到吐魯穆草原，把他拏住，本欲將他處以五指穿心酷刑，但是，他說白吐藩曾吞沒了他的家財，所以洗劫牧場報仇，並立誓改過自新，退出綠林，爲了這緣故，我才饒他一條性命。」

孫四海聽到此處，拱手道：「彭老師太，在下雖然曾闖蕩過江湖，却未到過這關外，請教老師太是那一派的武林高人？」

那老婆子答道：「先夫是大漠派掌門人彭天生，綽號『鐵指雄鵰』。」

孫四海立刻拱手道：「那末彭老師太是『鐵指雌鵰』杜春娘了，久仰大名，只恐小兒頑劣，不克高攀令孫女哩！」

話說至此，孫駒天眞的說道：「爹，玉琴妹妹很看得起我，只要你老人家肯答允婚事，她還說傳授我大漠派武功啦。」

武人重武，何況孫四海剛才見過彭老師太的孫女彭玉琴武功造詣極深，像這樣的媳婦兒，到那裡去找啦，當下便欣然說道：「既然老師太祖孫都看得起你，我那會不答應，你快來給老人家叩個頭吧！」

杜春娘樂得眉開眼笑，連聲道：「起來，起來，等會兒我料理完這裏的事後，便和你們回玉田山莊去。」

杜春娘雖是古稀之年的老婦人，但却嫉惡如仇，儘管她撮合了孫女兒的婚事，一團高興，當胡大爲被押出山洞來，她馬上神色一凜，前後判若兩人，厲聲吆喝道：「姓胡的，你殺白吐藩一家三十七口，委稱報仇，現在，劉通和他的夥伴，跟你有甚麼樑子，你把他們八個人活活的擊斃，兇悍已極，不結果你的生命，則遺禍人間，快給我跪下來。」

這一喝，胡大爲直嚇得面青唇白，連連磕頭，可是杜春娘却連眼尾也不去瞧，五指箕張，青筋暴現，堅硬如鐵，按在胡大爲胸前，立時五股鮮血直冒，胡大爲死得好痛苦。

「鐵指雌鵰」這個美人兒，關外人聞名喪膽，孫四海這回初見她露出這一手絕招，也看得心悸，因爲當今武林中，再沒有比得上她的「鐵指功」厲害了。

杜春娘一招了結了這個横行不法之徒之後，立即偕同孫四海父子及孫女彭玉琴前赴玉田山莊去辦他們的婚事了。

（全文完）

賣解女

江湖軼事奇聞錄

麥浪·文
可飛·圖

作惡百日終有報　假借賣解懲惡霸

一陣鑼聲，猴子戲開場了，樟樹坪的一塊小小空地上，圍滿了觀衆，這些觀衆，小孩子比成年人還要多。

孩子們的喧鬧聲，甚至比那面已破了一條裂縫的小銅鑼，還更響亮得多。敲鑼的，是一隻口銜着「天官」面具的小猴兒。這隻小猴兒特別細小，比常見的小得多了，站起來的時候還不到一尺。

所以小猴兒將前肢舉得高高的，鑼兒才不致貼近地面。牠一面敲一面走，走得那樣搖搖擺擺，跟跟蹌蹌，看去像是一跤跌倒似的，却又每每只是恰到好處，仍是給牠站穩了。這種動作自然是很滑稽可笑，使到圍觀者的小觀衆特別感到興趣。

不過成年人的眼睛裡，却只望着那個十七、八歲的大姑娘。

這個大姑娘長得確是漂亮，那雙亮晶晶的眼睛向四周圍一溜一轉，年輕的小夥子們都被溜得有點骨軟筋酥的感覺，如痴如醉的，爭相觀看。

另外還有一個老頭兒，則正在低着頭，不停的抽着他的旱烟管，讓烟霧籠罩了他自己的臉孔，他那種悠然莫不相關的態度，實比大羣的圍觀者還要輕鬆，不是像他在玩把戲。

猴子戲，必有一擔木箱，這樣的老師傅，多是坐在大箱子上，而且在慢慢的指揮猴兒的，但這老頭子可不是坐在木箱子上，只是坐在側面的地上。

那大姑娘將外面一件敞胸大氅一揮，露出了上身一件已有補釘的綉花小襖，下身是一條淺綠色的紮脚褲。

綠色的褲，也顯得舊得發了黃，足上穿的是弓鞋，一挺胸，嚦嚦鶯聲，含羞帶愧的道：「小女子路過貴鄉，盤川短缺，借一點小玩兒，搏取各位一笑，但求高抬貴手，稍予賞賜。」這語聲音，不太像是個慣走江湖的兒女，至少是個剛剛出道不久的。

那老頭子將旱烟管倚在大箱旁邊，豎立着，緩緩的抬起頭來，像是自言自語的道：「賞我的，我只要銀子，銅子兒可沒派用場。」話聲說得並不高，可是大家都聽得到。

大姑娘即喝叱道：「老王，又在胡說了，客官們高興賞多少就多少，怎能只要銀子，不要銅板子？」

老王懶洋洋的站起來，道：「要吧！大小姐，包你連銅板子也要不到一個。」

說着，就揭開了木箱，在裡面取出了一支繩鏢。

繩鏢，是用長繩繫住的一枝有尾環的鋼鏢，發出之後，又可立即收回，是一件武器。

老王順手將鋼鏢順手一抖，鏢頭抖開了近丈，離站得最近的孩子們不到數寸，這樣一來，立時嚇得那幾個孩子不由哇哇的大叫起來，向後急退。

老王已將繩鏢收回，再朝另一方

面抖出，自然又將那一面的孩子們又嚇得哇哇大叫，紛紛向後退。

成年人都聚精會神的望着那個大姑娘，先聽得老王喚那大姑娘做「大小姐」，有的還在取笑道：「賣解的竟還是個大小姐？」

但孩子們的一連串驚叫，叫得那些成年人都望向老王，衆人也看得清楚，老王是故意嚇嚇那些孩子們的。本來賣解的，玩小把戲的，都有一種把擠得太近的觀衆趕開的方法，用的也正是這種繩鏢之類的手法。

可是，不是鋼鏢，而是繩頭繫着一個小布團兒，抖一抖，裝腔作勢而已，即使碰到孩子身上，也不會受傷的。

老王使繩鏢來嚇孩子，馬上有人喝道：「你這是甚麼道理？嚇壞了孩子啊！」

老王木着臉道：「嚇壞了又怎麼樣？他們就能打賞一個子兒不成？」

大姑娘忙喝阻道：「老王，又胡說了！」還急急向那各人拱手道：「這糊塗不會說話，還請各位原諒！」

大姑娘在賠禮，而老王的繩鏢正在不斷的抖來抖去，將四週的孩子們嚇得跌跌撞撞向後退，原是一片笑聲的，頓成了一片驚叫聲。

大姑娘大聲喝道：「豈有此理！」一躍上前，一抬腿，弓鞋踢中了抖出的繩鏢尖，將鋼鏢踢得倒轉過去，向老王身上直射。

說時遲，那時快，鋼鏢的鏢尖立即插中了老王的胸膛，老王往地上一倒，一股鮮血直流到地上。

這個突如其來的兇殺事件，反使圍觀的人都嚇得驚叫起來。

雖是這老王也實在令人討厭，想不到會被大姑娘處罰至非死也得重傷的地步。

觀衆中有一老者，忍不住道：「大姑娘，你不應該下這麼重手，快看看他，是否受了重傷？你們賣解的，不是常常備有止血散的嗎？」

大姑娘也愕然道：「想不到一出手就將他殺了，這是我們自己的不幸，只求各位賞幾個子兒，買口棺木，將他埋掉，況且人是一定死了。」

老者急道：「若是死了，人命關天，豈能就此埋葬了事，姑娘，他是你的甚麼人？」

大姑娘道：「他是我家一名老僕人，糊塗頂透，死了也好。」

這時，那小猴兒也嚇得一倒，連銅鑼也摔跌在地上，却跪着向衆人不斷叩頭，叩得眞的似模似樣。

這是一般玩猴子戲的收賞錢動作。

但圍觀者已無意掏錢出來打賞，有幾個已走到老王倒地的身邊。

老王倒地之後就不動了，鋼鏢插在胸膛中，四周流了滿地鮮血，不用仔細觀察，已是必死無疑。

而這時的大姑娘却出乎意料之外，她既無戚容，也無歉意，眼睛只望向那小猴兒。

出了人命，誰也沒有向銅鑼裡投下一個錢，只是圍攏起來，七嘴八舌的，埋怨這大姑娘太過狠心。

仍是那位說話的老者道：「在這兒鬧出人命，是必須報官的，大姑娘，你不可以看得太輕鬆的。」

另一人又道：「石三爹，這又是你的麻煩了，可得進城報官去。」

那個喚石三爹的老者道：「姑娘，你貴姓芳名，我是這兒的地保，你雖是誤傷別人，也須往官府作個決斷。看你孤零零一個人，且說出身世，隨我一同進城去報官吧！」

大姑娘道：「原來老丈就是地保，小女子名叫白雲娘，本是世家，只因家逢不幸，才流落異鄉。如要見官，那就麻煩透了。老丈請行個方便，瞞上又瞞下的，悄悄將他埋了，不就沒事了嗎？」

石三爹道：「姑娘，你說得倒輕鬆，倘若官府知道了，我怎承擔得起？」

白雲娘道：「老丈，即使要吃官司，還請老丈向各位看官說說好話，賞幾個銅錢，也好向官場中打點打點。」

石三爹道：「官司所費，怎知要多少錢？這些全都是莊稼人，能幫得你多少？」

白雲娘道：「老丈一片仁心，多多少少，總勝過連一個子兒也沒有。」

石三爹道：「各位鄉親，就可憐一下這位大姑娘，失手誤傷人命，送她一點官司上的使用吧！」

人叢中，忽然走出一個中年人，衣着甚爲齊整，一眼望去，便知並非莊稼人。他大聲道：「三爹，這件事也不是這樣可以了結，還須找余大爺商量一下，或許他有較好的辦法。」

石三爹怔了一怔，愁眉苦臉的對白雲娘道：「白雲娘，這要看你自己的主意了。」

白雲娘道：「石三爹，甚麼主意？」

石三爹向那中年人望望，徐徐的道：「隔一條村有位余應龍大爺，官司方面，只要他肯承擔一下，一定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你願不願意去求求他？」

石三爹又是一嘆，低聲道：「只是……只是，你去求他，他就不會輕易放過你。」

白雲娘道：「怎地不放過我？要將我留下來嗎？」

石三爹答道：「正是如此。」

白雲娘笑道：「那豈不更好，我此刻正是走投無路，有人願意收留，正是求之不得啊！」

石三爹道：「姑娘願意嫁給他？」

白雲娘道：「嫁給他，就是要他做我的丈夫？」

石三爹道：「差不多了，只是他已有很多妻妾。」

白雲娘一口答應，道：「不打緊，

有得吃，有得住，做甚麼也是無妨。」

那中年漢子笑道：「既然如此，我就帶姑娘前去相求吧！」

石三爹無可奈何的道：「白姑娘，這位就是張總管，是余大爺家裡的總管，你就隨他去吧！」

張總管高興的道：「走，隨我一道兒走吧！」

白雲娘道：「這屍體怎麼辦？」

石三爹道：「我會着人看守，且看余大爺的意見怎麼樣，靜候他的消息，他說埋就埋，他說報官便報官。張總管，請你盡快通個回報就是。」

張總管笑道：「你放心好了，姑娘，快走，事不宜遲。」

白雲娘一直都是那樣泰然自若，向那小猴兒招手道：「小猴兒，隨我一同去求余大爺。」

小猴兒一躍就到了白雲娘的肩上，張總管領前，衆人開始讓路，由張總管帶着白雲娘與小猴兒向村外而行。

後面似乎有一連串嘆息之聲，但不知是何人發出，這總是樟樹坪出了一件不幸事。

白雲娘隨着張總管走了約一里許，就見到前面有座大院子，氣派非凡。

張總管道：「這是余家堡，我是這兒的總管之一，你可知道，我家東主，內內外外，就有五名總管。」

白雲娘道：「有五名總管，定是有很多家財了？」

張總管答道：「那還用說，大爺的姨太太就有七位。」

白雲娘還天眞的道：「要這麼多姨太太幹嗎？」

張總管向白雲娘陰惻惻的一笑，道：「這麼大的姑娘，連這些也不懂嗎？」

白雲娘道：「懂甚麼？姨太太是甚麼樣的人？」

張總管笑道：「全是像你這樣的人，十八九歲的大姑娘，做了他的姨太太，就是堂客了。」

白雲娘笑道：「那末，我也能做姨太太嗎？」

張總管笑道：「當然可以，只要大爺高興，你今晚就可以做姨太太了，不過，你想做姨太太，就得討大爺歡心。」

白雲娘道：「怎麼討他的歡心？」

張總管道：「順從他的意思，向他說些好話，他要怎樣，你就任由他怎樣好了。」

白雲娘道：「這個容易，那我一定可以做姨太太了。」

說着，已經進了院門。

白雲娘道：「這麼大的屋子，比城隍廟還要大，裡面是否住了很多牛頭馬面？」

張總管這才發覺這位大姑娘倒有點傻氣，偏偏又配上這一副嬌俏的面孔。即道：「這是大公館，住的是主人余大爺。」

白雲娘道：「他一個人住這麼多間房子，怕不怕鬼？」

張總管道：「不要亂說，剛才不是說過他有七位姨太太的嗎？」

這時，已進入了客堂。張總管道：「你在這裡等一會，我到裡面去通傳余大爺一聲。」

那時，只見幾名男女僕人上前，小猴兒吱吱的亂叫，跳了開去，還到處亂竄。

僕人忙道：「張總管，這是甚麼人？帶着這小混蛋來搗亂，不要撞跌了東西啊！」

張總管只一笑，向裡面走去。

白雲娘這一身打扮，僕人們已料到不是甚麼貴賓，而且年輕貌美，不用說，又是替主人找來了心上人。此時，只見一名女僕走上前道：「姑娘，你是來找我家大爺的？你貴姓？怎麼認識張總管的？」

白雲娘向她一望，道：「張總管說，是你家大爺請我來作姨太太的。」

此話一出，衆僕人都笑起來了。裡面有脚步聲傳出，僕人們也一哄而散。

自屛門邊踏步而出的，前面是個書生打扮的瘦削中年人，約莫四十出頭，後面跟隨的正是張總管。

白雲娘笑着上前道：「你就是余大爺嗎？」

余應龍含笑點頭道：「你眞聰明，竟然認得我。」

白雲娘道：「你是不是有七個姨太太？」

余應龍踏上一步，捉住了白雲娘的手，側着頭向白雲娘打量一下，道：「不錯，長得很漂亮啊！」

白雲娘笑道：「你喜不喜歡我？」

余應龍把白雲娘一拉，拉得她向椅子上坐了下來，白雲娘這時等於坐在他的懷裡了，忙道：「喜歡，喜歡，你是有事來求我的？甚麼事？」

白雲娘道：「求你不要將我送官，求求你，能做你的姨太太就最好了。」

張總管道：「白姑娘，你的事我已向余大爺說過了，你就留下來吧，我立刻叫他們將老王的屍體埋掉算了。你不必擔心，在這裡，你只要好好的服侍大爺就行了。」

白雲娘道：「服侍？我會，我一定會的。」

伸手就去解余應龍的衣帶。

余應龍一抱道：「你竟然比我還要心急，且到裡面去，我必須先試試你。」起身就走。

可是，當他站起來時，長衫已被解開，中衣已經跌落。

白雲娘道：「這可服侍得好嗎？我服侍過，就是脫衣服，是不是？」

客廳中，尚有其他僕人，余應龍急忙將衣襟抓住，道：「你太性急了。」

余應龍還待用手拉白雲娘入內，

一抬手，不知怎的，長衫的衣袖已脫開了一隻，白雲娘向他懷裡一滾，余應龍的上半身已完全赤裸，余應龍急道：「不，不能這樣放肆！」

白雲娘道：「要怎麼樣啊？」

後院忽然起了一陣喧嘩，一羣女僕、婢女驚叫着走了出來，道：「大爺，屋裡有鬼！」

余應龍忙喝道：「怎的大驚小怪，光天化日之下，怎麼會有鬼？」

一僕人道：「二姨太在房中不得了，大爺快去看看。」

余應龍急步向後走去，從脚背上撩起已卸下的長衫，白雲娘緊跟在他後面，道：「有鬼，我怕，我也去。」

余應龍走着，長衫却無法套回身上。

後院裡有很多房間，其中一間正傳出驚呼之聲，余應龍顧不得上身的衣服，急步搶入，只見自己的二姨太也是半裸着上身，衝出房來。

余應龍喝道：「瘋了不成！」

那二姨太太撲前道：「大爺，有鬼，那死鬼活轉過來了。」

白雲娘笑道：「是不是你那原來的丈夫？」

余應龍一怔，復又喝道：「你說甚麼？」

白雲娘懷疑的道：「那不是她毒死的丈夫蔣百仁嗎？」

余應龍反手將白雲娘一扣，道：「你到底是誰？」

白雲娘道：「我？我不就是你的姨太太嗎？還有，還有，都來了。」

幾個房間裡一齊衝出幾個披頭散髮、衣服不整的少婦，都驚叫着跑出來道：「有鬼！有鬼！」

余應龍忙喝道：「甚麼事？」

一人道：「有一隻小鬼在我頭上身上亂摸，連衣服也給扯破了。」

另一個又道：「我也是這樣，你進去看看吧！」

余應龍立即大聲道：「叫護院！」

白雲娘道：「大爺，這麼多的姨太太，叫護院進來，看見她們赤身露體，多難看嘛！」

余應龍向白雲娘一瞪眼，斷然道：「好，原來是你來搗鬼的，你好大的膽子！」伸手欲給白雲娘一巴掌。

白雲娘道：「打不得！」

「啪」的一聲响，這一巴掌竟落在二姨太太的臉上，打得二姨太太痛哭道：「大爺，眞是寃鬼上身了嗎？」

余應龍大聲喝道：「胡說，人來，將這賤人捆起來！」

立即有幾個漢子撲了過來，在余應龍的指揮之下，便要捆住白雲娘。

白雲娘東藏西躱的，使這些漢子在那半裸的幾位姨太太身前身後亂竄起來。

余應龍越看越憤怒，因爲這幾個家丁與姨太太混在一起，未曾捉住白雲娘，反而是他們與衆姨太太之間摩來擦去，身上還發出裂帛之聲，衆人身上的衣服都像片片蝴蝶飛舞般，飛得差不多成了玉帛相見。

余應龍大聲罵道：「沒用的東西！」又復高聲叫道：「總護院，總護院去了哪裡？」

大羣男僕人湧入，然而，越多人却越亂。白雲娘在人叢中穿插，他們就是無法把她捉住，反而被她一舉手一投足之間，將這些人的衣服全都扯爛了，連余應龍也是衣不蔽體。

余應龍知道遇上對頭人了，這樣鬧下去，更是醜態百出，只好道：「你們都退下去，叫總護院來。」

僕人道：「就是不見了總護院。」

那些男僕與壯漢都退了下去，只見白雲娘左手牽着五姨太太，右手却牽着六姨太太，笑道：「余大爺，他們這副樣子，是不是正好來服侍你呢？」

余應龍道：「還不快回房去！」

白雲娘道：「是的，服侍大爺，應該在房間裡，你可要來喲！」

這一叫喚，喚得余應龍竟有些六神無主，眞的隨着白雲娘進了六姨太太的房間去。

六姨太太與五姨太太仍是驚得有些痴痴呆呆，其他的幾名姨太太也隨同來了，都是慌慌張張的，大失常態，自然也都還是半裸着。

白雲娘道：「余大爺，現在才眞正是求你的時候了。」

余應龍迷惘的道：「求甚麼？」

忽見一隻小猴兒跳到余應龍的肩上，還將一根籐絲向余應龍的鼻孔裏亂撩，撩得余應龍連打了幾個噴嚏，這才精神一振，如夢初醒般的道：「你是誰？」

白雲娘道：「大爺，還不認得我嗎？我却早認識你了，謀殺親夫，人財兩得，你就得了一位最好的二姨奶奶，重利盤剝，逼得人家走投無路，將女兒送給你做三姨太太，恃勢凌人，壓迫窮人家將女兒送給你，你又有了個四姨太太。至於五姨太，更不得了。」

余應龍急道：「你是要來向我勒索的？」

白雲娘道：「你的張總管要我對你笑，我只會笑，怎會勒索你？」

余應龍心裡雖已着了慌，究竟也是地方上的一名惡霸，見過風浪，立即冷笑道：「你以爲你的人命官司，眞能一埋就了事嗎？你敢來管我的閑事，我就先將你送官！」

白雲娘道：「我就怕你送官，你要怎麼樣？」

余應龍見有轉機，道：「我們互不相犯，你走你的。」

白雲娘道：「不要我作姨太太嗎？」

余應龍道：「不要太得意！我余應龍也不是怕事的，憑你這點江湖道行，還嚇不倒我，識相的，就快快離去。」

白雲娘道：「我已經進了山，也是

姨太太了，怎麼能離去？」

余應龍道：「你還想勒索？我就將你送官嚴辦。」

白雲娘道：「就因余大爺一句『送官』，將所有的鄉里都嚇壞了。他們怕送官，也好，我就讓你送一次，大不了是人命官司，我有一案，你也有一案。」

余應龍氣餒了，比較溫和的道：「讓你白走一趟，送你幾兩銀子作盤川，請你遠走高飛好了。」

白雲娘道：「姨太太能走嗎？」

余應龍道：「姨太太也要走！」

白雲娘大笑道：「你們聽到了沒有？姨太太也要走，你們走是不走？」三、四、五、六等姨太太同聲道：「姑娘，我們走不得！」

白雲娘道：「怕了他，是嗎？」

這幾名姨太太都不敢出聲，白雲娘道：「余大爺，這幾位姨太太，都被鬼纏上身了，連你自己也不例外，還是積點福，積點德，都打發她們走，每人還得送她千兒八百的嫁粧。」

余應龍道：「你還要挑唆我的家事？」

白雲娘道：「不敢。」

正在這當兒，外面一陣吵鬧，隨即來到房門邊，一道白光透窗而入，叮的一响，一條繩鏢，插正余應龍頭頂的天花板上，窗外是老王的聲音道：「大小姐，還未談得清楚？」

僕人們叱喝道：「你亂闖進來幹嗎！快滾回去！」

石三爹在外道：「余大爺，他沒有死，也沒有傷，原是玩把戲的戲法兒，你就放了那位大姑娘吧！」

白雲娘在裡面笑道：「余大爺，還要不要送官？地保也來了，我們見官去吧！」並起身到門口邊道：「各位到裡面說話。」

石三爹道：「姑娘，既然沒事，大爺也不要你，你就離去吧！」

余應龍怒道：「石地保，你將這個女子帶來我家裡搗亂，你的膽子可眞不小啊！」

石三爹被嚇得連聲道：「小老兒怎敢，是府上的張總管帶她來的。姑娘，沒事了，你們走吧！」

白雲娘道：「走，都走了，所有的姨太太都走，每人一千兩，余大爺，這可合算吧？」

余應龍冷笑道：「甚麼東西？竟敢欺到老子頭上來了，總護院，總護院？」

老王笑道：「總護院？余大爺的總護院錦毛虎徐標是嗎？他不是就快來了嗎？」還向外面一指。

果眞見到一個全身勁裝，手執一柄大刀的壯漢，自外搶步而入，還大聲道：「甚麼樣的混賬小子，敢在余家堡撒野？」

老王迎上一站，笑道：「錦毛虎，幾時變了看門口的錦毛犬？」

余應龍膽氣頓壯，大聲道：「總護院，快將這小賤人拿下！」

但徐標向老王一望，先是一怔，隨即將大刀向地下一擲，朝老王一拜，道：「王老英雄何時駕臨，怎不早向晚輩吩咐一聲？」

余應龍看得急了，道：「總護院，你怎的了？」

徐標仍跪着，並未站起，只得回身道：「東主，這是王老英雄，王老俠跟王女俠兩父女。」

又忙向老王叩頭道：「老英雄，老前輩，他是敝東家，有眼不識泰山，還請老前輩饒了他這一趟吧！」

老王微笑道：「貴東家並未開罪我，你問小女吧，我也是剛才到達的。」

徐標又轉向白雲娘叩拜道：「請王女俠手下留情！」又向余應龍道：「東翁，你求求王女俠開恩罷！」

余應龍面露尷尬之色，道：「究竟是甚麼的王老英雄？」

徐標道：「『擎天一柱』王定一與他女兒『千手觀音』王飛燕。」

此語一出，余應龍登時矮了半截，眞的馬上向王飛燕拜下道：「小的該死，小的該死，望女俠饒命！」

余應龍是地方一霸，也結交江湖人士，當然知道當今武林中，無人不知專替人抱打不平的王定一父女。

這兩父女，就是用各種不同的身份，在各處遨遊，遇到不平事，只須一出手，當斃即斃，當傷即傷，總之所有邪門黑道的唯一最大剋星，無不聞名膽喪。余應龍當然早知其名，可是却萬萬想不到今天會落到自己頭上。

王飛燕笑道：「余大爺，這件事該怎麼了結，可不是一拜就拜得妥當的。」

余應龍戰戰兢兢的道：「但求女俠饒命，一切聽從尊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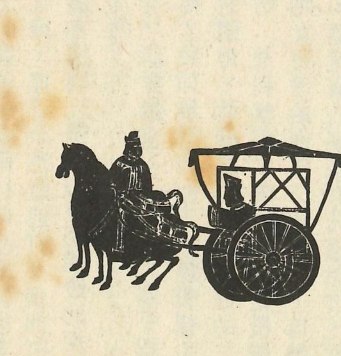
王定一這時沉下臉來，道：「余應龍，你也當知善惡到頭終有報，你有怨恨，就衝着我父女來發惡好了。」

余應龍急道：「小的不敢，請女俠饒命！」

王飛燕道：「打發所有良家婦女回家自行擇婿，每人一千兩嫁粧，暫時可保你的狗命，若下次再犯，休想活命！」

白光一晃，兩父女與小猴兒都不見了。

（全文完）



天殘掌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麥中青・文　可飛・圖

竹木令出現江湖　瀟湘堡答應解困

北京城裡，大雪紛飛，家家戶戶的房頂都堆着厚厚的一層雪，放眼望去，只見天地相連，迷迷濛濛一片灰色。

風很大，刮得枯枝上的積雪片片飛落，寒蟄驚起，羣鴉亂飛，大地寂然。

西皇城垣沿着紫禁城的一條碎石路子，此刻也靜悄悄的沒有一條人影，唯有紫禁城上的巡弋的衛士，兵器聲鏘然，點綴這寒夜的靜寂。

可是你越往回步走，天就彷彿越早，西城大街上，燈火依然通明，街上冒着風雪來往的人們也有不少，此時正值滿清初葉，國勢方殷，北京城裏，天子脚下，更顯得那麼國泰民安，一派富庶之氣，沿街的幾家大菜館，酒香四溢，正是生意最忙的時候。

街的盡頭，就是最富時譽的西來順涮羊肉館，朝街的大門，掛着一層又厚又重的門簾子，一掀簾子，就是一股熱氣。

門裡是一間大廳，密密放着十來張圓桌面，上面擱着火燒得正旺的大火盆，這是吃烤肉的，不管三教九流，認不認識，大夥兒圍着圓桌面一站，右腿往長板櫈上一擱，三杯燒刀子下肚，天南地北一聊，誰跟誰都成了好朋友，儘管一出門，又是誰也不認識誰了。

往外屋向裡面走，經過一個小小的院子，裡面分成一間間的雅座，屋裡當然也都升着旺旺火，那才算是眞正吃涮羊肉的地方。

這天西來順裡裡外外，顯得格外忙碌，院子靠左邊的一間屋子裡，不時傳出粗豪的笑聲，伙計們進出這間屋子，也是特別殷勤。

原來北京城最大的鏢局，鎮遠鏢局的總鏢頭金剛掌司馬雙城，正在此屋宴客，司馬雙城領袖着大江南北的武林英雄，有二十年之久，眞可說得上聲名顯赫，店裡的伙計誰不想巴結這樣的主兒。

忽地，西來順大門外，飛快的駛來一輛大車，車旁左右護伴着兩匹健馬，馬上的彪形大漢，濃眉重鎖，都像是心裡擔着很大的心事。

他們矯健的翻身下了馬，拉開車門，從車裡扶出一位面色淡黃的頎長漢子，那漢子雙目微闔，氣若游絲，連路都走不動了。

兩個彪形大漢半扶半抱着他，急急的走進西來順門裡，掌櫃的葉胖子連忙迎了上來，問道：「郭二爺，敢情是怎麼啦，病成這樣兒，要不要叫人到捲簾子胡同替你找施大夫來？」

兩個彪形大漢沒理他，粗聲粗氣的問道：「我們總鏢頭在那間房？勞你駕，快帶我們去。」

葉胖子察言辨色，知道準又有事發生了，再也不多廢話，領着他們穿過院子。

兩個彪形大漢一推門，事情的嚴

重，使他們不再顧禮貌，嘶啞着喉嚨喊了一聲：「總鏢頭。」

金剛掌司馬雙城正在飲着，座上的俱是兩河武林中成名露臉的豪士，忽然看到有人不待通傳就闖了進來，正待變色，目光一掃，掃在那個面色淡黃的漢子臉上，忽地面容慘變，驚得站了起來，急切的問道：「二弟，你是怎麼啦？」

座上諸人也都驚異的看着他，兩個彪形大漢搶上前兩步，齊聲說道：「小的們該死。」

司馬雙城急得臉上已微微見汗，頓着脚說道：「這到底是什麼回事？這到底是什麼回事？」拉過一張椅子，扶着那病漢子坐了下來，希望他能回答自己的問話，但那漢子此刻正是命在須臾間，根本無法說話了。

司馬雙城是經過大風大浪的人物，不眞是特別嚴重的事，怎會露出這種着急的樣子，皆因這垂死的病漢，是他生死與共的患難弟兄，鎭遠鏢局的二鏢頭，北方武林使劍的名家青萍劍郭泉，何況在這郭泉身上，還關係着八十萬兩官銀呢。

兩個彪形大漢惶恐的跪了下來，道：「小的該死，無能替總鏢頭盡力，二鏢頭受了重傷，保的鏢也全部丟了。」

司馬雙城更是急得不住的頓足，連聲道：「眞是想不到，眞是想不到，鏢是在那裡丟的？劫鏢的是什麼人？二鏢頭受了什麼傷？」

兩個彪形大漢其中有一人搶着說：「鏢才走了一天，大家全都沒想到會出事，過了張家口，有個樹林子，樹木也不大，就在那裡，出來了一個獨臂怪客，全不講江湖過節，郭二鏢頭三言兩語就和他動上手，那知道憑郭二爺那樣的武功，不出三招，就中了那人一掌，小的們跟着總鏢頭保鏢也有不少時候了，還沒有看見比那人手段更毒，武功更高的，就憑着一人一掌，將我們鏢局裡連趟子手帶伙計一共二十多人，殺得一個不留，除了小的和王守成二個人之外，全死在樹林裡。」講到這裡，他聲音也啞了，眼睛裡充滿恐怖之色，像是那殘酷的一幕此刻仍在驚嚇着他呢。

座上羣豪也一齊動容，金剛掌司馬雙城又是愕然變色道：「快講下去。」

那漢子喘了一口氣，接着說道：「那人留下小的我們兩個人，叫小的回來告訴總鏢頭，說是要叫北京城裡三間鏢局子三個月裡一齊關門，否則無論那家鏢局保的鏢，不出河北省就要被劫，而且絕對不留一個活口，說完，身形一動，就失了踪跡。」

金剛掌司馬雙城猛地一拍桌子，怒道：「好大的口氣！」

那漢子一驚，不敢再往下說，司馬雙城却又道：「往下說下去！」

那漢子望了坐在椅上仍在掙命的青萍劍郭泉一眼，說道：「小的們一看那人走了，鏢車都全在那兒，正說這眞是不幸中的大幸，那知樹林外又馳來十幾匹馬，馬上全是一色的黑衣大漢，一人推着一輛鏢車走了，小的們人單勢弱，不敢和他們動手，不是小的們怕死，實因小的們還要留下這條命根子來傳這個消息。」

司馬雙城哼了一聲，那漢子低下了頭，又說道：「小的們一看鏢局裡的弟兄們全斷了氣，只有郭二爺胸口還熱，小的們才將郭二爺護送到北京城裡來，到了鏢局子一看，說是總鏢頭在這裡宴客，小的們不敢作主，才跑到這裡來。」

司馬雙城聽完了，沉着臉沒有說話，座上羣豪裡還有北京另兩家鏢局的總鏢頭，鐵指金丸王守儒、劈掛掌馬占元以及保定雙傑和方自南遊歸來的武林健者龍舌劍林佩奇。

林佩奇本在凝神靜聽，此刻突然問道：「郭二爺所中之掌，是傷在那裡？」

那漢子想了一會，說道：「那人身手太快，小的們也沒有看清，彷彿是在胸腹之間。」

龍舌劍林佩奇哦了一聲，轉臉對司馬雙城道：「可否讓小弟看看郭兄的傷勢？」

司馬雙城嘆了口氣說道：「郭二弟傷勢不輕，唉，這可眞教我如何是好？」

龍舌劍林佩奇走到郭泉椅前，輕輕解開他的衣襟，突然驚叫道：「果然是他。」

在場各武林大豪俱皆一驚，齊聲問道：「是誰？」語氣中不禁帶出驚懼之音。

龍舌劍林佩奇轉過身來，仰天長嘆道：「想不到絕跡武林已有十七年的天殘毒掌今日重現江湖，看來我輩不免又要遭一場劫數了。」

這「天殘毒掌」四字一出，方近中年的劈掛掌馬占元及保定雙傑孫氏兄弟還不過僅是微微色變而已，年紀略長的鐵指金丸王守儒及金剛掌司馬雙城這一驚，却是非同小可。

兩人齊都猛一長身，果見青萍劍郭泉左乳之下，赫然印着一個金色的掌印，直透肌膚，最怪的是此掌只印下三個手指，拇、中兩指似已被刀劍極齊整的齊根截去，金剛掌司馬雙城見此掌印，面色更是立刻變得煞白，頹然的又坐倒在椅上。

龍舌劍林佩奇又搖頭嘆道：「這天殘毒掌隱現江湖將近百年，每一出現，武林中便要遭一次劫數，怪就怪在百年來江湖傳言此人已死過四次，但每隔十數年，此人必又重現，遠的不說，就拿十七年前那一次，小弟與司馬兄都是在場目擊的，眼看此人受了十三處創傷，又中了四川唐門兄弟姐妹五人的絕毒暗器，絕對再難活命，那知此刻却又重現了。」

金剛掌司馬雙城也愁容滿面的說道：「十七年前，家父怒傳英雄帖，柬邀天下武林同道同殲此人，華山絕壁一役，中原豪傑五十餘人被此人連傷了三十二個，但他也眼看不能活命，尤其是被終南大俠方達夫一劍直刺入左胸，唐家的毒藥暗器，天下亦是無人能解，方道武林從此少了一個禍害，那知……唉，難道此人眞成了不死之身嗎？」

他又看看青萍劍郭泉，見他呼吸更形沉重，目中不禁汨汨流下淚來，悲切的說道：「二弟的命，眼看是不行了，這天殘毒掌手下的確是從來未留過活口，二弟這一死，唉！」

羣豪亦是相對唏噓，保定雙傑的老大孫燦突然說道：「難道天下之大，就沒有人能制住此人嗎？」

龍舌劍林佩奇搖頭道：「當今武林，不是小弟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的確是沒有人是他的對手，只有瀟湘劍客的後代，與此人不知有什麼淵源，只要有蕭門中人在場，天大的事，此人也絕對不出現。」

孫燦接口說道：「此人既是天下無敵，怎麼又會四肢殘缺呢？」

龍舌劍林佩奇說道：「孫兄到底在江湖的時日還短，連這武林中盛傳的事也都不知道，七十年前，天殘毒掌與當年使劍第一名手瀟湘劍客蕭明比試劍術，瀟湘劍客以『四十九手迴風舞柳劍』贏得他半招，但他沒能傷得了他，那知此人却一怒，自行斷去右手的拇、中二指，聲言從此不再使劍，至於此人左臂之缺，據說是被東海三仙中的悟眞子所斷，但其中眞相，却無人知道，東海三仙近五十年來已不履人世，存亡俱在未可知之數，唉，除了東海三仙之外，又有誰人能制得住他呢？」

始終沉默着未發一言的鐵指金丸王守儒突然說道：「若是瀟湘劍客的後人能改變五十年不管世事的作風，此次也許能挽救江湖的劫運，但蕭門中人一向固步自封，恩仇了了，除非有當年瀟湘劍客手刻的竹木令，才能請得動他們。」

他轉頭向龍舌劍林佩奇問道：「林兄俠踪遍及宇內，可知道今日武林中人，有誰人還持有竹木令的，或可設法一借？」

林佩奇沉吟了半晌，說道：「當年瀟洒劍客的竹木令，一共才刻了七面，百年來流傳至今，就算還有剩下，也必爲數不多了，何況這種武林異寶，所持之人，必是嚴密保藏着，不待自身事急，誰肯拿出來借與別人？」

大家又沉默了半晌，金剛掌司馬雙城站起身來，說道：「小弟此時實在心亂得很，郭二弟眼看就要喪命，八十萬兩官銀亦無望復得，想不到鎭遠鏢局數十年來辛辛苦苦創立的基業，從此毀於一旦，就是小弟，唉，恐怕也要毀在這件事上，小弟六神無主，眞不知該怎麼樣應付才好，諸位與小弟都有交情，想必能了解小弟的苦衷，小弟得先回家料理此事，還得設法賠這八十萬兩銀子。」

他慘然一笑又道：「小弟就是賣妻典子，也得賠出這八十萬兩銀子，然後小弟豁出了性命，也要與這天殘掌周旋一下。」

他話說至此，各人心中也都慘然，尤其是鐵指金丸王守儒與劈掛掌馬占元，看看鎭遠鏢局的前車可鑑，自己的鏢局又何嘗再能維持多久，更是心事百結，無法化解得開。

各人正自唏噓無言，門外突然有咳嗽聲，司馬雙城厲聲喝問道：「是誰？」

門外人答道：「是我。」一個伙計推門走了進來，手中持着一張紙條，躬身說道：「隔壁有位公子，叫小的將這張字條交給司馬大爺的。」

司馬雙城眉心一皺，接了過來，紙上祇有寥寥數字，司馬雙城一眼看完，臉上突現異色，對店伙道：「快回覆那位公子，說是司馬雙城立刻去拜會，請那位公子稍候。」

店伙應聲去了，司馬雙城轉臉對諸人說道：「眞是天無絕人之路，想不到我等自思無望得到之物，無意中却得到了。」

他將手中字柬交給龍舌劍林佩奇，又道：「這豈不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嗎？」

林佩奇接過一看，見上面寫得好一筆趙體字樣，看了一遍，笑着唸道：「小弟偶聞君言，知君欲得竹木令一用，此物小弟却是無意之中得之，不嫌冒昧，欲以此獻與諸君。」他目光一抬，說道：「眞是太好了。」欣喜之情，溢於言表。

此時，那店伙又走了過來，說道：「鄰室的公子此刻就在門外，問大爺可容他進來拜見？」

司馬雙城忙道：「快請進來！」

他正待出門迎接，門外已走入一個身穿華麗衣裳的少年，當頭一揖，笑道：「小弟無狀，作了隔牆之耳，還請諸君恕罪。」

各人忙都站了起來，司馬雙城拱手道：「兄台休說這等話，兄台如此高義，弟等正是感激莫名，兄台如此說，豈非令弟等無地自容了嗎。」

這少年一抬頭，只見他雙眉斜飛入鬢，鼻垂如膽，的確是一表人材，唯有臉上淡淡的帶着一種奇異的金色，而且雙目帶煞，嘴唇稍薄，望之略有冷峭之氣，但談笑之間，却又令人覺得他和氣可親。

那少年又朗聲笑道：「閣下想必就是聞名武林的金剛掌司馬雙城大俠，小弟久聞大名，常恨無緣相識，今日一見，果然是人中之龍，小弟雖然是個無用書生，平日最欽佩的却是嘯傲江湖，快意恩仇的武林豪士，今日得以見到各位，眞是平生一大快事也。」

司馬雙城忙謙謝了幾句，客氣的招呼着他坐了下來，將座上各人爲他一一引見了，那少年自稱姓尚名觀天，是個遊學士子。

尚觀天口若懸河，胸中更是包羅萬家，天南地北，三教九流，彷彿都知之甚詳，而且口角生風，令人聽之不覺忘倦。

但司馬雙城心中却着急得很，只望他快些提到那竹木令，尚觀天眼角一轉，已知他心意，笑道：「小弟日前偶遊江南，無意之中幫了一個落魄世家的大忙，那人却送了小弟一塊木牌，說是小弟浪跡天涯，此物大是有用，小弟問他那是何物，那人才告訴了小弟此木牌便是他家世代相傳下來的竹木令，其先祖得自瀟湘劍客，對小弟之學無以爲報，就將它送與小弟。」

他笑了一笑，又道：「但小弟是個遊學的書生，與武林中素無恩怨，而且小弟孤身飄泊，身無長物，綠林中的好漢，也不會來打小弟的主意，得此至寶，却苦無用處，想不到今日却憑此牌，結交到如許素所仰慕的俠士，眞教小弟高興了。」

說罷，仰首一聲長嘯，笑聲清越，但却帶着一種難以描繪的冷峭之氣，坐在椅上的青萍劍郭泉聽了這笑聲，突然面現驚惶之色，雙手一按椅背，想掙扎着坐起來，但他身中當世掌法中至毒至狠的天殘毒掌，全仗着數十年來從未間斷的修爲，才掙扎到現在，此時微一用力，但覺內腑一陣劇痛，肝腸都似是全斷，狂叫一聲，倒在地上氣絕死去。

各人俱都又是大驚，司馬雙城與郭泉數十年生死與共，自然最是傷心，撲上前撫着他的屍身，顧不得禮儀，竟然失聲痛哭了起來。

各人亦是神傷不已，那尚觀天望着這一切，臉上突然泛起一種無法形容的表情，其中所包含的感情，複雜得連他自己也解釋不出。

但是這表情在他的臉上，只是一閃而過，在場各人絕不會注意到他這一閃而沒的表情，何況就是注意到，也是無法了解其中的意義。

龍舌劍林佩奇以手拭目，黯然說道：「人死不能復生，司馬兄請別難過，這當前的危機，還待司馬兄爲大家解決，如是你老兄不能振作起來，那麼大家更是不堪設想了。」

龍舌劍林佩奇與司馬雙城亦是友誼深厚，是以他才這麼說，司馬雙城雖是悲傷非常，但他究竟是闖蕩過江湖多年，那種特有的鎮靜和果斷，都不是平常人所能比擬的，聞言忙即收攝了情感，站起來向尚觀天一揖到地，說道：「兄台仗義援手，將武林視如至寶的竹木令慷慨贈與兄弟，因此兄台不僅是小弟一人的恩人，就是天下武林同道，也會感激兄台的。」

尚觀天也急忙還禮，一面伸手入懷，取出一塊木牌，想是因年代久遠，已泛出烏黑之色，說道：「兄台的話，小弟萬萬不敢當，這竹木令，就請兄台收下，小弟雖然無能，但若有用得着小弟之處，小弟在所不辭，祇是兄台千萬要節哀順變。」

司馬雙城謹愼的接了竹木令過去，仔細望了一望，祇見那木牌上細緻的刻着一個背插長劍的長衫文士，負身而立，果然是昔年瀟湘劍客威震天下的竹木令，遂說道：「兄台既然如此，小弟也不再說什麼感激的話了。」

他轉身又向龍舌劍林佩奇說道：「如今事已至此，一刻也躭誤不得，林兄趕快拿着此令往江蘇虎丘去求見瀟湘劍客的後人飛花神劍蕭旭，求他看在同是武林一脈，出手相助，共挽此武林浩劫。」

龍舌劍林佩奇應聲接過了竹木令，司馬雙城道：「路上若遇到江湖同道，也將此事說與他們聽，請他們到京師來，共同商量一個辦法，須知天殘毒掌一出，便是武林中滔天大禍，單憑蕭門中人，怕也未見得能消弭此禍，此事關係着天下武林，絕不只是一個小小鎮遠鏢局的事，林兄千萬要小心。」

龍舌劍林佩奇說道：「事不宜遲，小弟此刻便動身了。」說着向衆人拱手告辭，又向尚觀天說道：「尚兄若無事，千萬也留在京師，小弟回來，我要向尚兄多親近。」說罷，便匆匆的去了。

司馬雙城又向保定雙傑說道：「兩位能否將令叔的俠駕請來，昔年華山之會，令叔與先父俱是爲首之人，若能請得他老人家來，那是再好沒有了，只是聞得令叔亦久已不聞世事，不知道他老人家……」

孫燦截住說道：「家叔雖已歸隱，但若聞此事，絕不會袖手的。」

司馬雙城道：「那是最好不過的，此間若有天靈星來主持一切，小弟更加放心了。」

尚觀天一聽「天靈星」三字，眼中突然現出奪人的神采，望了保定雙傑一眼，孫燦只覺他目光銳利如刀，暗忖道：「此人一介文弱書生，眼神怎麼會如此之足，看來此人大有來歷，必定還隱藏着些什麼事，他既然仗義援手，隱藏着的又是什麼事？」

司馬雙城扶起青萍劍郭泉的屍體，替他整好衣冠，目中又不禁流下淚來。

尚觀天面上又閃過一絲奇異的表情，暗忖道：「別人殺了你的兄弟，你就如此難受，但你殺了別人時，心中又是想着什麼呢？」

但是這念頭不過是隱在心底而已，別人又怎能知道呢？

事既已了，大家就都散去，司馬雙城雖然心亂如蔴，但仍未忘却再三的感激着尚觀天，並且請他無論如何要常到鎮遠鏢局去。

夜色更濃，金剛掌司馬雙城伴着

青萍劍郭泉的屍身，感懷自己的去處，不禁唏噓不已。

但正如尚觀天所想的，當他殺着別人時，心中又在想着什麼？武林中恩仇互結，彼此都是在刀口上舐血吃的朋友，是非曲直，又有誰能下一公論呢？

* * *

孫燦矇朧的躺在床上，晚上他所聽到的和見到的一切，此刻仍在心裡纏繞着。

夜靜如水，離天明不過還有一個時辰，他聽鄰室的弟弟孫琪已發出沉重的鼾聲，但是他睜着眼，仍沒有睡意。

他的叔叔天靈星孫清羽，昔年以心思之靈敏，機智之深沉，聞名天下，他自幼隨着叔叔，心靈遠慮，大有乃叔之作風，而且先天也賦有一種狡奸的性格，遠不及他弟弟的忠厚。

此刻，他心中反覆思量着一切，現在武林中浩劫將臨，正是他揚名立萬的機會，他甚至帶着一絲幸災樂禍的意味來期待事情的來臨。

窗子關惠得緊緊嚴嚴的，窗外的風雪更大，但一絲也透不進來，他想道：「武林縱有滔天大禍，我只要明哲保身，不聞不問，又與我何干。這不正如窗外風雪雖大，我却仍然安適的睡在被窩裡一樣？」

於是他笑了，但是他的笑並不能維持多久，突然，窗子無聲的開了，風雪呼的吹了進來，他正在埋怨窗子未關好，一條淡黃色的人影，比風雪還急，飄落在他的床前。

那種速度，簡直是人們無法思議的，孫燦倏然一驚，厲聲問道：「你是誰？」

那人並沒有回答，但是孫燦已感覺到他是誰了，雖然他不願相信他就是天殘毒掌，但那人淡金色沒有左袖的衣衫，沒有一絲表情，若不是兩隻眼睛仍流動着奪人的神采，直令人覺得絕非活人的面容，孫燦已確實的證明了他的自己的感覺。

那人望着孫燦所顯露的驚懼，冷冷的笑了起來，但是他的面容，並未因他的笑而生出一絲變化，這更令孫燦覺得難以形容的恐怖！

孫燦多年來闖蕩江湖，出生入死的勾當，他也幹過不少，這種恐怖的感覺，却是他第一次感到的，但是他並未忘却自衛的本能，初時猛一用力，人從床上竄了起來，腳起雙飛，左腳直踢那人小腹，後腳猛踹那人期門重穴。

這正是北派譚腿門的煞着「連環雙飛腿」，他原以爲這一招縱不能傷得了此人，但總可以使他退後幾步，那時他或可乘機逃去。

那人又是一聲冷笑，腳步一錯，極巧妙的躲開了此招，右掌斜斜飛出，去勢雖然是不甚急，但孫燦祇覺得躲無可躲，勉强收腿回挫，但是那掌已來到了近前，在他胸腹之間輕輕一按。

他祇覺得渾身彷彿得到一種無上的解脫，然後便不再能感覺到任何事了。

望着他的屍身，那人的眼睛流露出一種像是「有些歉意」的神情，身形微動，便消失在窗外的風雪裡。

這是第二個喪生在天殘掌下的成名英雄。

這更加深了羣豪對天殘毒掌的恐懼和憤怒，也加速了天靈星孫清羽的到來。

不到幾天，北京城裡羣豪雲集，光是在江湖上成名立萬的英雄，就有二十餘人，其中最負盛名的有天靈星孫清羽，八步趕蟬程垓，金刀無敵黃公紹和江湖後起之秀中最傑出的高手入雲神龍鐵中錚。

金剛掌司馬雙城提起精神來應付這些武林豪客，但是，龍舌劍林佩奇仍毫無消息，却令他着急，直到一天南來的武林中人告訴他，江南武林已傳出江蘇虎丘瀟湘堡已有蕭門中第四代弟子裡最出類拔萃的玉劍蕭翎北上，司馬雙城才稍稍放下心來。

數十年來從來不曾參與武林恩仇的蕭門中人，此次居然破例，司馬雙城這才將巧得竹木令的事說出。

於是，尚觀天也成了羣豪極欲一見的人物，但自從西來順一別，尚觀天便如石沉大海，沒有了消息，司馬雙城又奇怪着，他究竟是什麼人？到那裡去了，會不會再現踪跡呢？

這問題自然除了尚觀天之外，誰也是無法解答。

這天黃昏，風雪稍停，金刀無敵黃公紹請了鐵指金丸王守儒和八步趕蟬程垓一起到城北的鹿鳴春去吃烤鴨，三人喝得醉醺醺的出來，也不坐車，也不騎馬，冒着寒風在街上溜韃。

三人年紀雖大，豪興猶存三杯燒刀子下了肚，便彷彿回到少年時嘯傲江湖，馳騁河山的勁兒，高談闊論着當年的恩仇快事和風流韻事。

風雪雖停，但僻靜的路上一入夜便絕少人行，此時遠處却有馬蹄踏在冰雪上的聲音傳來，那匹馬越來越近，馬上是個穿着鮮紅風氅的少女，東張西望的像是在尋找着途徑。

黑夜中雖看不清這少女的面目，但却彷彿甚美，金刀無敵少年時本是走馬章台的風流人物，此時見這少女便笑道：「若是小弟再年輕十歲，定要上前搭訕，保管手到擒來。」

那少女見有人說話，柳眉一豎，看了他們一眼，見是三個已是五十多歲的老頭子，心想講的未必有關自己，便未注意。

那知八步趕蟬程垓見了，却哈哈笑道：「怎麼，老哥哥，咱們年紀雖大，但是無論說賣相也好，說標勁兒也好，比起年輕的小伙子，可絕不含糊，你看人家大姑娘不是向咱們飛眼兒

了嗎？」

金刀無敵黃公紹也笑個不停，鐵指金丸王守儒平日雖然是很穩重，但此時多喝了兩杯，也胡言亂語起來，湊趣說道：「這叫做『薑是老的辣』，眞正識貨的小妞兒，才會找着咱們呢！」

那少女忍着氣，聽了半天，才確定他們在說自己，微勒韁繩，停住了馬，嬌嗔着問道：「喂！你們在說誰呀？」

金刀無敵黃公紹禍到臨頭，還不知道，說：「大姑娘，我們在說妳呀！」

那少女平日養尊處優，那會聽過這種輕薄話，隨手一馬鞭，抽到黃公紹頭上。

黃公紹隨便一躲，笑道：「大姑娘怎麼隨便打人的。」

那知馬鞭竟會拐彎，鞭梢隨着他的去勢一轉，着着實實的抽在金刀無敵黃公紹的頭上。

黃公紹這才大怒，叱道：「好潑婦，眞打呀！」

那少女叭的又是一鞭，嬌叱道：「非打你不可！」

金刀無敵黃公紹亦非泛泛之輩，這鞭怎會再讓她打中，往前一欺身，要抄鞭子，口中說道：「今天老爺要教訓教訓妳這個小娘兒們。」

那知那馬鞭眼看勢竭，又呼的回掄過來，鞭梢直點黃公紹肩上的「肩井」穴，黑夜之中，認穴之準，使得黃公紹這才知道遇見了武林中好手。

八步趕蟬程垓也驚道：「這小妞居然還會打穴。」

黃公紹疾一側身，避過這一鞭，叫喊道：「喂，妳是那一派門下，可認得我金刀無敵黃公紹？」

他想憑着自己的名頭震住這個少女，那知人家才不賣帳，反手又是一馬鞭，喝道：「你是什麼東西，也配問姑娘的來歷。」

黃公紹可沒有想到人家憑什麼說出此話，反而更怒，錯步躲開了馬鞭，却疾出一掌，切在那馬後股之上，金刀無敵武功不弱，這一掌少說也有二三百斤力道，那馬怎受得住，痛極一聲長嘶，前腿人立了起來。

那少女嬌斥道：「你是找死了！」隨說着話，身形飄然落在地上，手中所持的馬鞭，竟抖直當作劍用，一招「柳絮如雪」化做漫天鞭影，分點黃公紹鼻邊「迎香」、肩上「肩井」、左肋「乳根」三處要穴。

黃公紹再也沒想到此少女竟能使出內家劍術中的上乘手法，一聲驚呼，身形後仰，颼的倒竄出去，雖然躲過此招，但却躲得狼狽已極了。

那少女嬌叱一聲，如影附形，漫天鞭影又跟了下去，黃公紹左支右絀，極爲勉强的招架着，但眼看又是不敵。

八步趕蟬程垓與鐵指金丸王守儒，見金刀無敵黃公紹堂堂一個成名英雄人物，竟連一個少女都敵不過，酒意上湧，又是敵愾同仇，竟不顧自己身份，齊齊一縱身，搶了上去，出拳如風，居然圍攻那少女。

那少女冷笑一聲，說道：「想不到兩河武林裡，全是這麼不要臉的東西。」手中馬鞭忽而鞭招，忽而劍法，饒是八步趕蟬程垓等三人俱是坐鎭一方的大豪，但却絲毫奈何她不得。

忽然，街的盡頭，有人踏馬高歌而來，歌聲清朗，唱道：「斫魚作鮓，酒面打開香可酢，草草杯盤飲幾杯。人生虛假，昨日梅花今日謝，不醉何爲，從古英雄總是痴。」

歌聲歇處，馬也來到近前。

此時，那少女雖然武功極佳，但到底內力稍差，被三個武林成名好手聯攻，氣力已然不濟，但手中馬鞭招式精絕，出手更不留情。

馬上的人驚嘆了一聲，也勒住了馬，却正是一別多日的尚觀天。

尚觀天坐在馬上，極爲留意看着那少女所使的招式，突然叫道：「住手，大家都是自己人，怎麼打了起來！」

但四人仍然打得難分難解，尚觀天急道：「小弟尚觀天，王大俠快請住手，這位姑娘是小弟的朋友。」

鐵指金丸王守儒一聽是尚觀天，才猛一收勢退了出來，他一使力出汗，人也清醒了許多，一想自己堂堂三個在武林中已具聲名人物，爲着個見不得人的理由，竟然聯手圍攻一個少女，日後傳出江湖，豈非成了笑話，何況這少女的武功頗高，招式尤其精妙，必定大有來頭，心中正自有些後悔。

尚觀天這一來，正好替他們做了下台之階，他拱手向尚觀天道：「尚兄，怎的一別多日，也不見面，此女既是尚兄的朋友，便是天大的事也應抹過。」他轉身喝道：「黃兄，程兄，快請住手，我替你們二位引見一位好朋友。」

黃公紹、程垓忙應聲住了手，那少女正感氣力不濟，也樂得休息，却仍然杏眼圓睜，顯然並不想就此善罷甘休。

她心中還奇怪着這馬上少年和自己素不相識，怎會口口聲聲說是自己的朋友，她武功雖高，却是初出江湖，前幾天有個江湖閱歷極爲豐富的人陪着她還好一些，這兩天那人因有另一極重要的事，又折回江南，她才感到江湖之大，無奇不有，有些事她的確是無法理解，無法應付的。

她初次動手，滿以爲憑着自己的武功，定可得勝，不料苦戰之下，還險些落敗，心裡更是難過，她不知對手三人俱是江湖中武林裡一等一的高手，她戰敗一人，已可揚名江湖，此刻三人若不是因她年紀尚輕，交手經驗太少，怕早已落敗，心裡的難受，更不知比她勝過多少倍，她心中越想越不是滋味，竟楞在那裡像呆了一

般。

這邊鐵指金丸王守儒早已替尚觀天，引見了程垓和黃公紹兩人，兩人此刻酒意已消，臉上也有些掛不住，尚觀天聰明絕頂，早已看出那少女的來歷，心中暗笑道：「你們這眞正叫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了，日後你們清楚了這少女的來歷，怕不急得要跳河。」

但他臉上却絲毫不露，王守儒以爲他眞和少女是朋友，便向他問那少女的師承來歷門派，他也隨口支吾過去。三人訕訕的應了幾句，又再三請尚觀天一定要到鏢局來，便沒趣的走了。

尚觀天此時早下了馬，見那少女站在那裡發楞，睜開兩隻大眼睛，不知在想些什麼，微微一笑，臉上閃過一絲奇異光采，緩步的走了過去，見那少女的風氅，動手時已落在地上，鮮紅的衣服落在雪地上，形成一種美妙的配合。

他俯身拾起了那件氅，抖去上面沾着的雪，走到那少女的面前，一揖到地，笑道：「姑娘千萬別生氣，也不要和這種人一般見識。」

那少女正在滿腹心事，她被這三人的輕薄言語所激怒，此刻氣尚未消，看見那三人已走了，不禁把氣出在尚觀天身上，呼然一馬鞭，竟向尚觀天掄去。

尚觀天似乎根本不懂武功，看見馬鞭抽來，急忙去躲，但脚下一個踉蹌，馬鞭雖未抽着，人却跌在地上，發急道：「姑娘千萬可別動武，小生手無縛鷄之力，怎擋得住姑娘的一鞭子。」

那少女一鞭將尚觀天抽到地上，心中不禁生出些歉意，暗忖道：「此人與我無寃無仇，也不曾得罪過我，而且好歹還解過我的圍，我何苦抽他一鞭子，唉，爲什麼這兩天我的脾氣變得這麼暴躁？」

她看着他仍倒在雪地上，北京城連日大雪，地上的雪積得很厚，有些地方還結成冰，很滑，他想爬起來，但掙扎了兩次，都跌倒在地上，那少女心裡更覺歉然，忖道：「看來此人眞是個文弱書生，這一下子不知跌傷了沒有？」

她一念至此，不禁伸手來扶他一把，但刹那間又覺得不妥，將手中的馬鞭伸了過去，意思也是想幫他站起來。

尚觀天連忙喜道：「多謝姑娘。」伸手接過那馬鞭，那少女不知怎的，像是脚下也是一滑，竟會站不穩，尚觀天一用力想爬起來，那少女竟也隨着這力量摔倒了，這一下兩人倒作一團，尚觀天手忙脚亂，竟將那少女壓在地上。

冰雪滿地，那少女却覺得一股男性的熱力使她渾身發熱，不禁又羞又氣，猛的將尚觀天遠遠推到旁邊，翻身躍了起來，想發怒，又是無從發起，回望去找自己的馬，却四處找不到，原來那馬已在她們動手時跑了，她毫無辦法，拾起風氅便走了。

那知尚觀天這一下爬了起來倒快，騎着馬趕了上來，高聲呼叫道：「姑娘慢走。」刹那間便追到少女身邊，涎着臉笑道：「姑娘可是剛到北京城來？」

那少女對他又是好氣，又是好笑，也不理他，他自言自語道：「天這麼黑了，一個姑娘家，人地生疏眞不方便，去投店吧，客棧裡的那些人又都不是好東西。」

那少女這兩天在路上，果眞吃了不少苦頭，晚上連覺都睡不安穩，聞言不禁覺得這句話眞是說中了自己的心意，尚觀天搖着頭，又說道：「我倒知道城裡有個地方，既乾淨，又安靜，而且主人是個正人君子，姑娘家住在那裡，眞是再好也沒有了。」

那少女忍不住的問道：「在那裡呀？」

尚觀天一笑說道：「不瞞姑娘說，那裡便是小生的窩居，姑娘若不嫌簡陋，勉强都可以歇息一晚。」

那少女實在不願投店，聞言忖道：「這少年書獃子模樣，諒也不敢把我怎麼樣，現在天這麼晚了，我又無處可去，不如就到他那裡去吧。」

尚觀天見她不答話，便問道：「姑娘可是願意了？」

那少女點點頭，他連忙爬下馬背，喜道：「那麼姑娘就請坐上馬，小生領着姑娘去。」

那少女暗忖道：「這書獃子眞是獃得可以，我若騎上馬，他怎跟得上我。」側臉望了他一眼，但覺他俊目垂鼻，嘴角帶着一絲微笑，英俊得很，心中不禁微微生出好感，說道：「你那裡遠不遠？」

尚觀天道：「不遠，不遠，就在前面。」

那少女道：「那麼我們就走一會好了。」

說完又覺得「我們」這兩字用得太親熱，突的臉泛桃紅，羞得低下頭去，幸好尚觀天却像沒有注意到，只管興沖沖的走着。

三轉兩轉，到了一個大宅的門口，尚觀天道：「就在這裡。」

那少女見這房子氣派甚大，佔地頗廣，不禁懷疑的望了他一眼，問道：「這屋子裡沒有別人嗎？」

尚觀天又是一笑，道：「除了下人之外，就是小生一人，姑娘請放心好了。」

那少女臉上又是一熱，尚觀天拍開了門，領着她走到屋裡，那少女見房裡佈置富麗堂皇，僕人亦多，竟像是高官富商所居，心中奇怪道：「這少年究竟是什麼來路？看樣子不是個書獃子，却又獃得可以，看樣子只是個書生，怎的所住地方又是這樣華麗？」

她雖覺奇怪，但也並不十分在

意。

尚觀天殷勤周到，張羅茶水，添煤生火，大廳頓時溫暖如春，剎那間又擺上夜點，也都是女孩子家平日愛吃的東西，那少女連日旅途奔波，第一次得到這樣好的享受，心中不禁對他又添幾分好感，居然也有說有笑起來，不似方才愛理不理的樣子。

她風氅早已脫下，此時索性連背上的劍也撤了下來，那劍似乎比普通的劍短了兩寸，劍鞘非金非鐵，通體純白，竟似上好的玉所製，尚觀天看了一眼，嘴角又泛起了笑容。

此時夜已很深，大廳中點着數十支盤龍巨燭，爐火又生得很旺，甫自風雪中歸來的人，得此住所，眞不知置身何處。

那少女淺淺的喝了兩口上好的碧螺春，燭光下穿着一套粉綠色的緊身衣褲，更顯得丰神如玉，綽約多姿，何況她笑語間，眼波四轉，艷光照人，尚觀天看她，不覺痴了。

那少女見他呆呆的望着自己，臉一紅，站了起來，說道：「我要睡了。」

尚觀天一驚，忙道：「房間已收拾好了，我這就帶姑娘去。」

那少女穿起風氅，她隨身並沒有帶什麼東西，只有小小的包袱和那把劍，她對那把劍看得似乎很隆重，小心的拿着，跟尚觀天穿出大廳，經過走廊，到了一房間，她推門一看，那房間佈置得宛如女子閨閣，竟似特別爲她準備似的，尚觀天到了門口，便止住脚步，說道：「姑娘早點安息吧！」

那少女點頭嫣然一笑，走進房裡，緊關門，心裡暗自思忖道：「這人倒眞是個正人君子，連我的房都不踏進一步。」轉念又想着：「他叫什麼名字，我都還不知道，他也不問我姓名，這人眞怪。」

她心中反覆的思索着，想來想去都是尚觀天的影子，想起方才雪地的一幕，又不禁獨自羞得臉紅紅的。

那知門外突然又有敲門的聲音，她問道：「是誰呀？」

門口却是尚觀天的聲音道：「是我，我有幾句話想對妳說。」

那少女芳心一動，漫應着：「你進來嘛！」

門被推了開來，尚觀天帶着奇異的光采走了進來，那少女正斜倚床邊，尚觀天筆直的走了過來，說道：「我有幾句話想說，又害怕，不敢說，可是非說不可。」

他說着走着，脚似無意中一踩在那少女脚邊，忙道歉道：「對不起，對不起。」

那少女被他這麼一踩，無巧不巧的正踩在她足側的「水泉」穴，渾身頓時一軟，全然失去了氣力，連話都說不出來，心中一急，那知尚觀天像是一點兒也不知道，又接着說：「我一看見妳，心裡就覺得說不出來的喜歡妳，就想和妳接近。」

他遲疑的住了口，鼓着勇氣又說道：「妳要是不讓我說，那我就不說了。」

那少女身不能動，口不能言，聽了又羞，又急，却又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喜悅，她從來未聽人對她說過這樣的話，也從未有人敢向她說過這樣的話，現在居然當着她面前赤裸裸的說了出來，她焉能不羞，不急，但此人却又是她暗暗在喜歡着的，雖然她自己尚未能確定這份情感，但心中又不禁滲合了一絲喜悅。

她嬌艷如花，尚觀天越看越愛，說道：「妳要是讓我親親妳，叫我怎樣都甘心，妳要是不願意，妳也告訴我，我馬上就走。」

那少女更羞，更急，臉也更紅，心中怦怦跳動着，忖道：「他眞要來親怎麼辦？怎麼這樣巧，他一脚正踏在我的穴道上，難道他是裝着不會武功，來欺負我？那我眞要……」

尚觀天已緩緩的走到她身前，緩緩的俯下頭來親她，她不能躲，心中也隱隱有一份「不願躲」的情感，悄悄的垂下眼瞼，祇覺得一個火熱的嘴唇吻在自己的頭上額上，微微一停，又輕輕吻在自己唇上。

這時她的感覺，就是用盡世間所有的詞彙，也無法形容其萬一，她只覺得身體似是溶化了，昇華了，是愛、是憎、是羞、是怒，她自己也分辨不出來，只覺縱然海枯石爛，這一剎那却是她永生無法忘情的。

尚觀天吻着她，看着她害羞的臉，心中的思潮，也正如海濤般的洶湧着，他的手緩遲而生澀在那少女成熟的身體上移動着，他的心却在想：「我眞無法了解自己，我渴望得到尊敬，得到愛，但是當人們崇敬着我的時候，我却有一種更強烈的慾望想去得到他們的驚懼和憎恨，唉，我心情的矛盾，又有誰能爲我解釋呢？」

他讓他的臉，溫柔的停留在那少女臉上，膝蓋一曲，重重的撞在那少女的膝蓋上。

那少女自然不知道他的心事，只覺得心頭有一股溫馨，在溫馨中又有一份羞意，但她被他的膝蓋一撞，却恰好解開了穴道，失去的力量似是山澗的水，洶湧着，急流的又回到她身上來。

隨着回復的力量而生出的一種潛在的本能，使得她猛然推開了那俯在她身上的身軀。

他瞪着驚異的眼神望着她，像是根本不知道這其中的一切，在這一剎那間，她也不知道該怎麼做，她想着：「我怎能怪他，罷了！」

想到天意，她的臉更紅了，她不知道在這微妙的一刻裡，她對他，已經生出了一種難言的情意。

那是一個矜持而驕傲的少女，在第一次被人撞開心扉，所生出的揉合着喜悅和愛，憎恨和怒的情意，但是她已原諒了他。

千百種念頭在她心中閃過，千百句話，在她心頭翻轉，但她祇輕輕的說：「你坐下。」

尚觀天的眼睛閃爍了，這次他閃爍出的，是眞正的喜悅和光采，他望着她，坐在她的身邊，她微微嘆了口氣，問道：「你姓什麼？」

尚觀天小心的撫着她的纖手，說道：「我叫尚觀天。」

那少女的手被他撫弄着，也不掙扎，過了一會，她低聲的說道：「你怎麼不問我姓什麼？」

她俯下了頭，是那麼嬌美而羞澀。

尚觀天笑了，道：「因爲我不問，已經知道了，妳姓蕭，叫蕭翎，對不對？」

她一驚，奇怪的問道：「你是怎麼知道的？」

尚觀天笑道：「我雖然笨，但是看妳的武功，看妳的那把玉劍，誰還不知道妳就是玉劍蕭翎呢？」

她更驚，掙脫了他的手，急問道：「你也會武功？」

尚觀天笑道：「妳猜我會不會？」

她猛然站了起來，羞急和憤怒，在這一剎那，遠勝過喜悅和愛，她右手併指如戟，極快的點向尚觀天喉下的「鎖喉」穴。

要知「鎖喉」穴乃是人身的死穴之一，若是有武功的人，必然會躲開，但是尚觀天仍然未動，目光中又一次露出奇異的光芒，似是全然不知道一切，就像是即使死在這雙纖纖玉指之下，也是甘願的，更像早就知道，而且相信她這指根本不會眞的點下去。

她出指如風，堪堪點在穴道上，忽又手一軟，輕輕的滑過。

尚觀天乘勢又捉住她的手，她眼圈一紅，低聲說：「你不要騙我。」

一個揮劍縱橫江湖側目的劍客，在愛的魔力，似水柔情中，變得柔情而脆弱了，她順從的倚在尚觀天的懷中，一個少女的心境往往是最奇妙而不可思議的，當她感到「愛」時，她的矜持和驕傲，便很快的消失了。

這份「愛與被愛」的感覺，也深深的感動了尚觀天，但是你若是智慧的，你從他那喜悅而幸福的目光裡，就會發現有另一種光芒，似乎還藏着一份隱秘，縱然是對着他所愛的人。

第二天，蕭翎斜倚在尚觀天肩上，望着面前的熊熊爐火，幾乎已忘了她北來的目的。

他們似乎有永遠說不完的話，縱然有時祇是片斷的碎語，但聽到他們的心裡，却有如洞簫瑤琴般的悅耳，她訴說着她的身世，他靜聽着，雖然那些都是他早已知道的事。

江南的暮春深秋，春花秋葉，斜陽古道，小橋流水，她娓娓說來，都彷彿變成了圖畫。

她說到了她的家，她父親，飛花神劍蕭旭在她嘴裡更成了神話中的英雄。

她拿起她的玉劍，驕傲而高興的對尚觀天說：「這就是我們的家傳的玉劍。」

她抽出劍來，劍是通體純白，她笑着說：「喂，你看，眞的全是玉做的，天下武林，玉做的劍，再沒有第二柄了。」

尚觀天接了過來，仔細看了看，那絕非一個書生對劍的看法。

然後他指着劍上一個錢眼大的缺口，問道：「妳這把劍怎麼缺了一塊？」

蕭翎想了一會，道：「這個缺口是一個秘密，天下人除了我家自己人外，可沒有別人知道，不過，現在我可以告訴你。」

尚觀天含有深意的望她一眼，笑了一笑，她臉紅了，不依道：「你這人壞死了！」

尚觀天幸福的說道：「好，好，我不敢再笑了，妳說給我聽好不好？」

蕭翎用手理了一理鬢角，說道：「江湖中有個最厲害的人，叫做『天殘掌』，你聽過沒有？」

尚觀天點點頭。

蕭翎又說道：「七十年，我曾祖父蕭湘劍客名震天下，那時候武林中每隔十年，有一個較技大會，天下武林中的劍客俠士，都去那裡一顯身手。」她頓了頓，又高興的說：「你看，那該多好玩，可惜現在這較技大會再也不開了。」

她像是惋惜着不能在較技大會上一顯身手，尚觀天望着她的表情又笑了。

她瞪了他一眼，又說道：「我曾祖父一連兩次在那會上取得了『武功天下第一』的名頭，眞可以說是四海揚名，那時候我家瀟湘堡，成了武林中的聖地，武林中人，在瀟湘堡附近一里的地面上，騎馬的都不騎，劍也不掛在身上，你看，他們對我曾祖父多尊敬。」

她眼中的光采，是那麼得意而喜悅，尚觀天用手拍拍她的手，她又說道：「可是有一天，瀟湘堡門前，居然來了一個騎着馬的人，全身穿着金黃色的衣服，掛着劍，那人就是天殘毒掌，我曾祖父的弟子看見他又騎馬，又掛劍，顯然是對我曾祖父不尊敬，氣得不得了，上去就要和他動手。」

她略爲想了一想，像是回憶其中的細節，才又說道：「那時天殘毒掌手臂沒斷，手指也沒斷，是全的，還不叫天殘毒掌，叫天劍上官天。」她說到這裡，望了尚觀天一眼，說：「他的名字倒和你差不多呢？」

尚觀天用手拭了拭眼角，笑了笑。

她又說，「天劍上官天武功也很高

，我曾祖父的幾個弟子全不是他的對手，後來我曾祖父出來了，就問他幹什麼？他說他看不慣我曾祖父，要和我曾祖父比劍，假如他勝了，就要我曾祖父廢去『武功天下第一』的名頭，他還說天下武林中武功比我曾祖父高的人不知有多少個，我曾祖父就問他，假如他敗了呢？他就說從此不使劍，而且還自動割掉兩個指頭，這樣以後就再也不能使劍了。」

尚觀天毫無表情的靜聽着。

她又說：「於是我曾祖父就在瀟湘堡裡的練武場上和他比劍，兩人都是近百年也找不出一個的武林好手，這一場劍自然比得精彩絕倫，在旁邊看的人只看見漫天劍影縱橫，連人影都看不見。」

她口若懸河，說得好像她當時也在場目睹也似的，她用鐵筷子撥了撥爐中的炭火，又說道：「兩人的劍法全差不多，我曾祖父的劍法，雖是冠絕天下，但那人的劍法奇詭，竟不是任何一家的劍法所可比擬的，兩人由白天比到晚上，也沒有分出勝負，但是他們二人全是內家絕頂高手，誰也不肯休息。」

她又喘了口氣，說道：「就這樣，兩人比了兩天一晚，一點兒也沒有休息過，到後來兩人的手也軟了，連劍都幾乎擧不動了，但兩人都是一樣的倔强脾氣，誰也不肯放手，到後來還是我曾祖父提議，兩人以口代劍，來較量劍術。」

她望了一望尚觀天一眼，又說道：「你明白嗎？這就是兩人將招式由口中說出來，一人說一招，假如有一人無法化解對方說出的招式，就算輸了。」

尚觀天點了點頭。

她又繼續的說下去：「兩人都是劍術大家，誰也不會怕對方會騙自己，於是兩人就坐在地上，你一句，我一句，講了起來，先還講得很快，到後來越說越慢，這樣又講了整整一天，還是沒有分出勝負。」

她笑了笑又道：「可是講話的時候可以吃東西，所以兩人都還可以支持下去，忽然天劍上官天高興的一拍大腿，說道：『殘陽青樹』，我曾祖父想了想，輕易的說『柳絲如鏡』，我曾祖父正在奇怪，他怎會因這一招『殘陽青樹』就高興成這個樣子。」

她又望着尚觀天笑道：「你不懂武功，當然不知道『殘陽青樹』不過是一招並不見得十分厲害的招式，普通武林中人雖然已經很難抵敵，但是像我曾祖父那樣的內家劍手，要化解這一招很容易。」

她眨眨眼睛又說道：「可是我曾祖父却知道『殘陽青樹』這一招，化解雖然容易，却不能反攻敵招，因此他說了招『柳絲如鏡』，那就是將劍光在自己面前結成一片光幕，雖然不能攻敵，但自保却是綽綽有餘，因此，我曾祖父並不以爲意。

「那知天劍上官天馬上連喊出『凝金圈土』，這一招招式奇詭，那就是封劍不動，也不進擊，我曾祖父又想了半天，說出『千條萬緒』，這一招就是將劍以內力振動，化做千萬條劍光去攻擊對方，本是極厲害的殺着，那知他又毫不思索的喊出『五行輪迴』，這一招也是以內力振動着劍，抖起一個極大的光圈，然後光圈越圈越小，我曾祖父這一招『千條萬緒』被他這光圈一迫，勢非撤劍不可。

「我曾祖父這才一驚，名家比劍，劍要是撤手，自然是輸了，我曾祖父這才知道他這幾招都是做好的圈套，引得我曾祖父必定使出『千條萬緒』這一招，他再以『五行輪迴』這一招來破，我曾祖父足足想了一個時辰，還沒有想出破解之法，他老人家看到了天劍上官天得意的坐在地上大吃大喝，而自己苦思破解之法，却一點東西也吃不下，心裡又急又氣，突然大叫『迴風舞柳』，上官天一聽這一招，急得連手裡拿着吃的鷄腿都掉在地上了。」

尚觀天眼神一動問道：「妳看到的呀？」

蕭翎笑道：「你眞壞，我那時還不知在那裡呢？怎麼看得到？這是我祖父告訴我父親，我父親告訴我的。」

尚觀天微嗯了一聲。（未完・一）

武林謎圖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羣豪戰長龍　宴廳變沙場

上文提要：巨蛟幫幫主楚天翔數月來四處奔波，動員武林英雄，說服江湖志士，相約於駱致遠設宴前夕，來到巨蛟幫，集合待發。當晚楚天翔再次虛心地逐一徵詢及聽取各人意見，對其屬下深入瞭解，澄清顧慮，建立信心，宣佈以自願爲主，統一思想才能擰成一條心，翌日，一支數百人衆之隊伍分批前赴駱府，宴會中，靜觀辨色，嚴陣以待，準備迎接一場激烈的拚鬥，接受考驗……

魯金喝道：「放肆，你們今日是來祝壽，怎可當面侮辱敝幫主。」

駱致遠道：「總堂主，讓他們說，本座倒要聽聽他們如何汚辱我。」

余耀祖站了起來，道：「駱致遠，老夫可算是最了解你之爲人的一個了，你承不承認？」

「口說無憑，老夫爲何要承認？誰都不知道瘋狗幾時要反咬一口，你老喜歡胡說，今日是我好日子，老夫也不會阻撓你。」

余耀祖冷笑道：「你倒說得好聽，你爲人險奸，每做一件事必有目的，施恩不是不圖報，只是嘴巴上不說，故作清高，放長線釣大魚耳。」

魯金道：「這種話誰都可以說，反正又不必負責任，若說你兩面三刀，朝三暮四，那可是有根據的，往日你一切唯敝上馬首是瞻，現在又反咬一口，誰相信你的話，誰便是傻瓜。」

余耀祖怒道：「魯金，你心中也明知老夫所說全是事實，只是礙於形勢不敢明說罷了，老夫爲何會反咬一口？哼，那是因爲以前我受駱致遠蒙騙，以爲他是甚麼好人，對同道又有義氣，是故方以他馬首是瞻，後來了解其爲人，再跟着他便變成助紂爲虐了。」

駱致遠表面功夫再好，此時亦不得不開腔反擊，「余耀祖，你莫以爲老夫說過今日不欲與你計較，便肆無忌憚地汚衊老夫，老夫做過甚麼壞事，甚麼叫做助紂爲虐？」

長龍幫的盟友還有趨炎附勢者，見狀都指責余耀祖，把他罵得狗血淋頭。孟四海虎吼一聲：「靜，去年駱致遠詐死，暗中指揮手下消滅了長江流域幫會十多個，殺害了無數善良和婦孺，連我這個强盜都看不過眼，難道這不是壞事是好事？」

「開山掌」熊夢虎道：「當然是好事，以前長江流域，道上的朋友擄劫商旅，敲詐漁夫者比比皆是，又爲了爭奪地盤，往往一語不合便打起來，禍及無辜，百姓無不活在惶恐驚悸之中，擔心橫禍不知在甚麼時候會降身……」

「眞是放你娘的狗臭屁。」一個大漢拍桌而起，「如今被他統一了又如何？駱致遠做大壽，他下面那些爪牙，到處向百姓收取賀金，簡直是强盜行徑。」

駱致遠長身而起，道：「豈有此理！老夫在帖上早就註明不收取任何賀金賀禮，又怎會派人向百姓收取賀金？」

那大漢道：「此事千眞萬確，我沿途都聽到商人在訴苦，難道有假？再說這個壽宴開支要多少銀子，你不强搶巧奪，祖上能留下這許多家財讓你花？」這一說，廳內登時靜了許多。

駱致遠見千百道目光對着自己，臉上有點掛不住，心中恨不得將那人切成碎塊，但小事不能不忍，假惺惺

地道：「閣下貴姓大名？老夫立即派人去調查！魯總堂主，你是如何管教手下的，若有人假我之名敲詐勒索善良，給我重重懲罰！」

孟四海冷笑道：「這種話誰都會說，就像戲台上的戲子一般，演給人家看的！勒索商戶交賀金，那是千眞萬確的事，不容抵賴！」

駱致遠勃然怒道：「所謂樹大有枯枝，長龍幫幾千個人，出了幾個不肖弟兄，不足爲奇，能把一切都算到老夫頭上麼？」

「你既是幫主，便責無旁貸！」余耀祖道：「今日你已經如此，當了武林盟主，那就更加不得了！」

不相唸了一聲佛號：「駱施主，這可是實話，貧尼等一路上也聽了不少怨言，有怨言之地區甚廣，絕不是幾個不肖幫徒能造成的！」

駱致遠不敢立即跟不相翻臉，嘆了一口氣，道：「老夫實在懵懂……咳，發展太快也無好處，還有一些是由別的幫會轉過來的，老夫還未能完全控制，不過此事一定查辦，師太可以放心。」

楚天翔心中忖道：「孟四海和余耀祖那一組，反對駱致遠之態度甚是堅決，倒也是一支力量！」當下道：「駱幫主，在下在宜昌也親眼看到貴幫勒索商戶的事，我手下已代你出手教訓過他了。」

駱致遠老臉有點掛不住，問道：「那斯叫甚麼名字？」

「在下今日要向幫主道歉，因爲小价出手太重，那斯不禁打，一拳便給打死了！」

馬不歇怒道：「你是甚麼東西，竟敢殺我長龍幫的人？長龍幫的事，輪不到你管！」

「哈，皇帝不急太監急，你到底是千里堂的老大，還是長龍幫的走狗！」

楚天翔話剛說畢，孟四海已高聲叫好：「罵得好！小夥子有骨氣！」駱致遠連連向魯金打眼色，魯金忙走開向手下打手勢。

梁水光又站了起來：「不管你們怎樣說，咱們一定要推駱老爺子爲武林盟主，誰都不得干涉！」

歐陽超道：「愚夫婦素來在山上煉劍，不問世事，他當了武林盟主，能管到老夫頭上麼？」

「既是武林盟主，若有需要誰都管得！」

「放屁，老夫才不吃他這一套！本來我不反對的，如今也得反對了，否則以後還有好日子過麼？」

趨炎附勢的人立即「表演」起來：「沒有駱老爺子，咱們便沒有好日子過！」

「誰反對駱老爺子當盟主，誰便是武林公敵！」

「武林大亂，不能不選個盟主，選盟主非駱老爺子莫屬！」

余耀祖長身冷笑一聲：「你們的諂辭獻完了沒有？老夫再說一件事，如果諸位還不聽，老夫也不欲多言！」他頓了一頓，等靜了下來才續道：「武林謎圖是件甚麼東西，相信大家都知道吧！」

只說了一句，大廳之內靜得落針可聞，只有一個人忍不住道：「請您快說，咱們都洗耳恭聽！」

「此圖以前落在誰手中，咱們且不去說他，如今卻落在駱致遠手中！」

駱嶽道：「此事非同小可，沒有証據，不可含血噴人！」

余耀祖道：「駱致遠是從萬千歲手中得到此圖的！上次他詐死，便是爲此……」但廳內羣豪一致要余耀祖說個詳細。

駱致遠含笑道：「不錯，連老夫也想聽聽余兄編故事的本領，最好能繪聲繪影！」

魯金急忙加上一句：「但假如你拿不出証據，今日你便休想離開此地半步！」

余耀祖冷冷地道：「此事駱致遠心內比誰都明白，用不着你插嘴！駱致遠爲了要轉移目標，故意放出風聲，說已將武林謎圖交給老夫，由此可知此乃『此地無銀』矣！」

魯金冷笑道：「這也算是証據？」

「老夫便是証據！」頭頂上傳來此言，接着「嘩啦啦」一陣聲响，屋頂上破了一個洞，沙石亂飛，坐在附近之賓客，紛紛走避！

與此同時，駱致遠及駱長沙同時喝道：「小心！」話音未落「颼」地一聲，屋頂跳下一個人來，可不正是萬千歲！只見他雙眼緊閉，穿一套緊身麻布衣服，腰上紮了一件外袍，又斜插着一柄帶血的鋼刀！

駱致遠喝道：「此人便是殺人惡魔萬千歲，快將他圍住！」萬千歲巍然不動，廳內一陣忙亂，已有十多個人抽出兵器，將他圍住，只是廳內酒席排得密密麻麻，是以說是包圍，實則有的還隔着一張桌子。

「老夫是殺人惡魔？嘿嘿，說不定今日要大開殺戒，多殺些奸險小人！」

駱長沙陰陽怪氣地道：「萬千歲，這眞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闖進來！死到臨頭，猶敢作威作福！」

「老夫孑然一身，孤苦零丁，作威作福的是貴幫！」

駱致遠道：「宴會未畢，賓客未吃飽，還不快動手！」

萬千歲冷冷地道：「駱致遠，你早該知道老夫的脾氣，今日來此，已豁了出去，嘿嘿，不過你不要你兒子的命了麼？」

駱嶽急問：「舍七弟如今在何處？」

萬千歲哈哈大笑：「老夫會無條件告訴你麼？」

駱嶽沉聲問道：「那你要甚麼條件？」

駱致遠喝道：「傻子！抓住他嚴刑

迫供，還怕他不說！快上！」

楚天翔急道：「且慢！幫主這樣做，分明是欲殺人滅口！在座之人均是一時之俊彥，誰看不出來？殺了一個萬千歲，塞不住悠悠衆口！」

萬千歲狠狠地道：「駱致遠，你若敢讓老夫把話說畢才動手，方有點梟雄之本色！」

駱致遠忖道：「反正這些人今日都得死在此處，何須擔心他們亂言亂語，弱我他日之威信？」當下道：「你喜歡胡說八道，老夫又何必斤斤計較！」

萬千歲於是將當年自己如何被羣雄迫得跳下黃山始信峯，如何不死，巧遇駱致遠，如何以武林謎圖作救命之交換條件，仔細說了一遍：「十年期滿，駱致遠不但不依約交回武林謎圖，而且以詐死設計陷害老夫，把老夫一對眼睛弄瞎，此仇比海深，恨比天高！駱致遠，你敢否認麼？」

不料駱致遠却道：「武林謎圖本就是老夫之物，與你無半點關係，你欲分一杯羹，誣陷老夫，當眞可惡！」

萬千歲怒極反笑：「你且告訴老夫，你那張武林謎圖是如何得到的！當日你弄瞎老夫雙眼，在場之人，相信有許多人看到！且所有的人都希望聽你解釋，因何要詐死！」

「老夫如何得到武林謎圖，那是老夫之事，既然與你無關，又何必向你解釋？」駱致遠慢慢走離座位：「老夫是聽到消息，說你要來敝幫欲對老夫不利，而老夫不想手下傷亡，因此才想出這詐死之法來，欲替武林除害，不料又讓你逃脫，老夫手法雖然卑鄙一點，但情有可原！」

萬千歲仰頭大笑，駱致遠已走至他面前丈餘之處：「如何？你無話可說了吧！」

「眞是一派胡言！」萬千歲氣得胸脯不斷起伏：「老夫早料到你不會承認，只是恨不過你，今日非來挫挫你之威風不可！」

駱致遠冷冷地道：「諸位都已聽清楚，你們還不動手？上！」萬千歲一反常態，倏地將刀抽了出來。

鐵羅漢忽然大喝一聲：「且慢，駱致遠，咱們不聽你花言巧語，既然武林謎圖在你手中，可否交出來，讓大家開開眼界？」

駱致遠冷笑道：「你是甚麼東西，敢要老夫給你看！」

鐵羅漢大怒，但他極欲得到武林謎圖，是以強忍心中怒火：「須知懷璧有罪！天下人均欲得之，你自信能跟天下人作對？」

駱致遠大笑：「不必以此威脅老夫，只要是老夫之朋友，他日老夫均可每人贈送一張複本！」

此言一出，大廳內登時如燒沸的開水般，翻騰起來。楚天翔大吃一驚，忖道：「想不到駱致遠還來這麼一手，看來今日勝算更小了！」他心情緊張，不由自主地站了起來，目光四處掃射，希望盟友們能給點信心。

駱長沙冷笑道：「小夥子，你緊張甚麼？坐下！」

楚天翔心念電閃，終於坐了下來，但對他道：「在下不是害怕你，今日來此早就將生命丟在一旁了，只是不願在此刻亂大局！」

「有志氣，老夫一向喜歡眷顧有志氣的小夥子！」

忽聞易爭鋒長身問道：「不知駱幫主口中之朋友作何定義？要有何條件方能得到武林謎圖複本？」

司馬天山道：「我是擁護駱幫主當武林盟主的，便是駱幫主之朋友，也是咱們之朋友，凡不擁護的便不是朋友；凡反對的便是敵人！」

萬千歲大笑：「你們居然如此相信駱致遠？眞是可悲可嘆！他花了這許多心血，會將武林至寶拱手相送？凡是正常的人都不會相信！那幅謎圖線條密密麻麻，只要有一條偏差，便休想找得到，老夫花了這許多年，連邊兒也沾不上，駱致遠找了十來年，也未能找到！」

駱致遠道：「你說得有理，正因爲難找，是以老夫何須故意將線條畫偏？何況凡是至寶，只能有緣人方能得之，老夫與你屬無緣之人，何不大方一點讓別人試試，好過武林至寶長期湮沒！」

「說得眞好聽，老夫便不相信你！」

「武林惡魔的話，老夫從不放在心上！」

孫三道：「若論惡魔，令叔駱長沙更在萬千歲之上！萬千歲還有個好處：言出必行，一諾千金！令叔則是反覆無常，不擇手段、唯利是圖之奸險小人！」

駱長沙嘿嘿冷笑不已，似乎不屑反駁。駱致遠道：「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今日雙方對壘之勢已成，廢話無須多說，上！」

萬千歲「颼」地一聲將刀抽了出來。「駱致遠，你有種的便與老夫單打獨鬥，定個生死！」

駱致遠「嗤」地一聲冷笑：「你若能過得了老夫的手下這一關，老夫自然會親自出手收拾你！快動手。」

萬千歲怒道：「那老夫便多殺幾個！」他言未畢，身子突然躍起，凌空越過包圍者的頭頂，揮刀向駱致遠砍去！他雖然雙眼已瞎，但聽覺比常人靈敏，這一刀，奇準無比，直取駱致遠首級！

魯金反應頗快，雙掌一錯，發出兩股勁風，反擊萬千歲之胸腹，此乃攻敵之必救，萬千歲沒奈何，凌空打了個觔斗翻開，鋼刀一過，已將一個大漢的腦袋劈飛！

楚天翔恐他誤傷好人，忙道：「鐵堂主，快帶人避開！」他自己再也耐不住，飛身射了出去！

馬不歇喝道：「咱們那一戰尚未開

始，你逃往何處！」離座急趕過去！

火燒島主高叫道：「這小子可是老夫的，誰也不能跟我爭！」他離座欲追，却讓不相攔住。「臭婆娘快讓開！」

「阿彌陀佛，施主也是有頭有臉的人物，兩個打一個算甚麼英雄？你若眞要領略中原之武功，便由貧尼奉陪！」

不染輕輕巧巧地離座。「師姐，咱們已很久未印證過武功，今日難得有此良機，咱們便先玩玩吧！」不相一見到她，便怒火塡膺，一揮拂塵，便向不染攻去，不染對她之武功路數瞭如指掌，當然不會讓她打着，而火燒島主則自她倆身旁閃過。駱長沙仍然大刀金馬地坐着，今日之混戰，似乎與他全沒關係。

此時廳內已開始混戰。喊殺之聲傳到廣場，廣場內雙方人馬亦打了起來，鬥得異常慘烈。但這都比不上鐵羅漢及易氏兄妹之痛苦，蓋今日之戰若能取勝，那還罷了，否則一動手，不但今後成爲長龍幫之眼中釘，而且得不到武林謎圖！而事實上就算不顧一切與長龍幫作對，又有幾分勝算？

他們想來想去，均不能決定，最後易爭珠走過去，問道：「鐵大哥，你認爲今日咱們該站在那一方？」

鐵羅漢道：「某亦不知道，你們打算如何？」

易爭珠道：「愚兄妹希望與貴堂共進退。」

易爭鋒上前道：「若投降了長龍幫，即使能得到武林謎圖，亦未必能取得至寶，取得了武林至寶，亦未必能逃得了駱致遠之毒手，唉，眞是左右爲難哪！」

鐵羅漢有點猶疑地道：「但這總還有一絲希望！」

易爭鋒道：「是以鐵兄準備先袖手不管？」

鐵羅漢怪笑道：「易堂主向來擅長看風駛悝，此事當不用我教你！」言畢三人同時大笑起來。

劉小山高聲喝道：「今日勝負未分，諸位最好先採取坐山觀虎鬥之態，助紂爲虐，即使能得逞於一時，最後終難逃天譴！」這一喝也不能說不收效，蓋許多人只坐一旁吶喊，而不動手。

那邊之萬千歲刀砍掌劈，攻勢十分凌厲，所向披靡，一開始讓他殺了不少人，可是後來對方也學乖了，知他眼睛，便採取聲東擊西和遊鬥戰來，形勢便穩定下來。

駱致遠暗暗冷笑：「萬老魔，老夫看你氣力有多悠長，還能鬥多久！」他決定待對方內力消耗得差不多才親自下場，以樹威信。

楚天翔爲何要快奔出去？那是爲了與朱乙乙在一起，否則他倆之合璧劍術便無從發揮！朱乙乙亦早想跟他在一起了，迎上去道：「大哥，咱們不管對付多少人，都要兩個人一齊上！」

「好！但那幾招先別用，一切聽我指揮！」楚天翔半轉身，與她貼背而立，各尋對手。其他人如孫三、歐陽超夫婦、徐海寧、顧塔、甄成祥和部分峨嵋派弟子等人都動起手來。霎時間，椅桌倒了一地，場面異常混亂，羣豪人數較少，都不肯離開大廳，盡在狹窄地方作戰，對方人多亦無從發揮威力。

廣場上雙方鬥得更加激烈，但白道方面之武功較低，死傷頗多，尤其是那些乞丐們。巨蛟幫和五毒教弟子在此時才體現出苦練一年之成就。死傷最少！

勞劭心懸廳內之形勢，回頭對白英道：「總堂主，你且進廳看看，說不定幫主有指示！」他未知要不要發射暗號，通知董存禮夫婦，率領伏兵來馳援。

武當派和少林派之俗家弟子則有部分自大廳殺出來，加入廣場之戰，形勢方稍爲穩定，但長龍幫弟子至今加入戰圈的人數仍然不多，這才教人擔心。

白髮娘子抽出長劍來，回頭對墨麗道：「堂主，你出去廣場指揮！」回頭又對鐵羅漢冷笑道：「你們幾位倒眞會撿便宜呀！嘿嘿，老娘早知你們不是好東西了！別以爲這是明哲保身之道，其實你們把雙方都得罪了！將來無論那一方取勝，你們都休想得意！」

徐海寧在旁冷笑道：「那姓鐵的還說要發誓結盟，甚麼共進退共富貴，全是屁話！就不知今後你們還能否在江湖上立足否！」

鐵羅漢心中有愧，指着孔勝天道：「你爲何不罵他？」

徐海寧道：「孔先生以智取勝，不是以力制敵，咱們根本不要他動手！大丈夫生死有命，做個縮頭烏龜，日後還能抬得起頭來麼？」

鐵羅漢猛吸一口氣，道：「好，今日老子便把命豁出去，搶到武林謎圖可得分我一杯羹！」回頭問易爭鋒：「易兄如何打算？」

易爭鋒冷哼一聲：「在下決定了的事，很難改變，咱們各自打算吧，但易某却不想與你爲敵！」

「好，一言爲定！兄弟們動手吧！」

霹靂堂一動手，梅弄雪也耐不住了，抽刀而起，指揮手下作戰，魯金和駱嶽亦調了一批手下進來，駱致遠反而走回座位，坐在乃叔身邊喝酒，狀甚悠閑。

獨臂刀王提刀而起：「駱幫主，某家受你禮遇，自當報答！」他跳了出去，找到鐵羅漢：「姓鐵的，你自尋死路，某便成全你吧！」

鐵羅漢使的也是刀，道：「未必，說不定是你成全我成名！先吃老子一刀！」他不再打話，先下手爲强，展開攻勢，可是刀王兩字豈是白叫的，他守了十來刀之後，輕嘯一聲，覷準來勢展開反攻，只幾招，鐵羅漢便相顧失色！

白髮娘子向楚天翔和朱乙乙那方殺過去，却被馬不歇截住。「臭婆娘，不在家裡燒飯，讓老子來打發你回去吧！」他使的是一柄又薄又窄的馬刀，一開始便展開攻勢，招式與中原各派的既有相似之處，又不盡相同，白髮娘子一開始還摸不透，只好先採取守勢！

只聽魯金高聲呼道：「想得到『武林謎圖』的弟兄們，請加把勁，駱老爺子及長龍幫不會虧待諸位好友！」在搏鬥中的人更加賣力，甚至有些袖手旁觀的，也忍不住拔出兵刃，加入戰圈，楚天翔那方便開始落在下風了。

楚天翔和朱乙乙兩人殺了不少人，火燒島主再也忍不住，喝道：「都是些飯桶，讓我來！」他「刷」地一聲，將刀抽了出來，他這把刀跟馬不歇的有點相像，又不盡相同，比馬不歇的更長，而且呈彎月形，招式也更詭異，一開始便攻得楚天翔有點接應不暇；旁人因見他招式凌厲兇狠，都退了開去。

朱乙乙在楚天翔背後，亦能感覺到刀上發出之寒意，不時回頭看。楚天翔低聲道：「不必緊張，愚兄尚能應付！」

火燒島主冷笑道：「小子別狂妄自大，你們兩個一齊上，老子也可送你上西天！」

朱乙乙道：「此話可是你自己說的，只怕你會後悔！」火燒島主大怒，立即喝退圍攻朱乙乙的人，朱乙乙樂得轉身過去，與楚天翔並肩作戰。

楚天翔道：「沉住氣，一切聽我指揮！」朱乙乙會意，只以平日所慣用之招式，配合楚天翔，形勢果然有了很大之轉變，雙方鬥成平手。其實楚天翔並非這般不濟，只是一時之間尚未適應火燒島主之招式而已。

激鬥之中，朱乙乙一劍刺向火燒島主之脅下，楚天翔料定對方必會迴刀擋格，是故手臂一沉，寶劍改攻對方之下盤！

火燒島主知道厲害，立即往後跳開，楚天翔早將對方之應變手法料到，是以對方一退，他立時飛起一脚，將一張桌子踢飛，撞向火燒島主！

火燒島主料不到對方突然會來此一招，急切之間，不及思索，雙脚用力一頓，凌空飛起閃避，朱乙乙輕叱一聲，抱劍飛起，向火燒島主刺去！

好個火燒島主，臨危不亂，一沉臂，彎刀恰好將劍封住！說時遲，那時快，楚天翔亦落在桌上，揮劍急攻，而火燒島主和朱乙乙亦同時落在桌上。

這刹那，火燒島主立足未穩，被楚天翔攻個措手不及，只能採取守勢！朱乙乙乘勢一劍向火燒島主腰側刺去，忽聞楚天翔喊道：「第二招！」雙劍合璧之第二招，是要朱乙乙攻對方之頭面，而楚天翔長劍自側斜削對方之腰側，恰與此刻情勢相反，但朱乙乙毫不猶豫，長劍劃了半個弧圈，改刺火燒島主之雙眼。

火燒島主本欲以刀格其攻腰之劍，見狀不由自主地跟着將刀提高，欲護顏面。說時遲，那時快，楚天翔之長劍已悄沒聲息削至，火燒島主意不及此，來不及閃避，腰上中了一劍，他大吃一驚，急不及待，頓足往後跌下，但楚天翔比他更快，脫手將長劍拋出「噗」地一聲，長劍貫胸而進，他人隨之躍出，凌空又抓住劍柄，脚尖踩在其小腹上，人又借力後飛，重新落在桌上！

刹那間，但聞一道慘叫，一股血箭自火燒島主小腹中噴了出來，人亦砰地一聲，仰天摔倒，看情況便知，大羅神仙也難救！羣豪一見都喝起采來！

楚天翔居高臨下，見鐵羅漢不是獨臂刀王之敵手，急道：「乙乙，咱們去助鐵堂主！」兩人躍下桌子，一路殺過去。

大廳經過一陣殺戮，椅桌酒菜洒得一地，狼狽不堪。魯金忽然輕嘯一聲，率領長龍幫的高手，加入戰圈，他首先找上劉小山，甄成祥知道劉小山不是其對手，連忙捨棄了對手，去助劉小山。

獨臂刀王眼看就快得手，而鐵羅漢也正想不顧一切拋出其殺手鐧「霹靂彈」，楚天翔道：「鐵堂主，此廝讓給咱們收拾！」

駱長沙低聲問駱致遠：「遠侄，你要不要獨臂刀王留下來助你？」

駱致遠道：「火燒島主傲慢無理，他死了倒好，馬不歇和梅弄雪則須留下來，對於獨臂刀王，愚侄沒有意見，任您老人家高興，就怎樣處置他！」

「此人留下來尚有用處，但且待他吃了點苦頭再救他未遲，好煞煞其傲氣！」駱長沙悠悠地道：「萬千歲便由你自己處置。」

駱致遠雙眼露出凶光，道：「還有一個愚侄要親自動手的，便是余耀祖，此人知道我的秘密太多了！」言畢便緩緩走了出去。

長龍幫高手一加入戰圈，羣雄又再陷於苦戰，但形勢仍不至於太過惡劣。最低限度白髮娘子已經大佔上風：「臭漢子，你不是最看不起女人麼？爲何如今不敢吭一聲？」

忽聞背後有人道：「女人欺侮男人，算得了甚麼？有膽的便跟姑奶奶玩一玩！」

白髮娘子一回頭，見是梅弄雪，不由冷笑道：「你不找我，我也要找你。」她一扭腰，長劍似蛇兒般，反攻梅弄雪的腰肢，這一招連消帶打，使來十分巧妙。

馬不歇臉上掛不住，馬刀一揮，馬刀劃了半個弧圈，直斬白髮娘子之後背，喝道：「老子殺了你這賤人！」

梅弄雪見狀輕輕躍開，避開長劍，揮刀斜劈白髮娘子之肩膊，以配合馬不歇之攻勢。白髮娘子冷笑一聲：「你們要尋死，可怪不得姑奶奶！」只見她雙肩一縮，身子如魚兒般，自兩人當中滑開，雙臂再一展，自袖內飛出兩條青竹蛇來，分襲馬不歇及梅弄雪。

梅弄雪吃了一驚，邊揮刀邊道：「小心！」馬不歇馬刀速度快，大喝一聲，刀光過處，那條青竹蛇已自中而斷，摔落塵埃。「臭婆娘還有甚麼本領！」梅弄雪雖然凶狠，但尋常女人，大都害怕蛇虫鼠蟻，那一刀未能斬斷蛇兒，讓青竹蛇在脚旁亂竄，嚇得她花容失色，亂蹦亂跳。白髮娘子哈哈大笑：「原來你這般沒用！」

馬不歇一人應戰，又有點不支，幸好人叢中有人道：「梅幫主不用怕，待在下來收拾牠！」一個漢子跑了出來，衣衫襤褸，彎腰伸手向地上之蛇兒抓去！

說時遲，那時快，那漢子另一條手臂忽然向上一甩，一柄匕首向梅弄雪小腹飛去，原來他是丐幫弟子！

梅弄雪頗精明，心想駱致遠不會請一個乞丐爲上賓，心生詫異，自然而然向後退了一步，白光一閃，匕首已至，她忙不迭讓開，堪堪避過一劫！可是那乞丐却一頭撞向其心窩！

這一招簡直跟市井之徒打架一樣，梅弄雪幾曾見識過，一時之間，竟不知如何應付，稍一猶疑，身子被撞個正着，但覺體內氣血翻騰，人亦向後猛退！就在此刻，猛覺腰上一陣微痛，她心知不妙，猛地滾開，寶刀迴劈，砍在乞漢背上，再挺腰一彈，將乞漢撞開，長身一看，腰上已多了一道血痕！

梅弄雪大怒，正想撲前，亂刀將乞漢殺死，旁人已湧上前，替她解決了。梅弄雪這才能站在一旁喘息及包紮傷口，她料不到自己不是傷在高手劍下，却傷在一個無名小卒手中，眞是羞憤交加，恨不得找幾個殺個痛快！

馬不歇獨鬥白髮娘子，心怯她不知甚麼時候又會使出詭計和放出毒物，只守不攻，心中很想有個人助他，可是他適才語氣太狂，旁人竟不理他。

白髮娘子也知不速戰速決，未必有機會殺得了他，是以又施毒計，右手劍揮出之後，左袖一拂，一股黃粉直向馬不歇洒去。馬不歇雖然已經小心翼翼，但仍被黃粉沾上點點，白髮娘子打開一隻盒子，自內飛出兩隻毒蜂來，向馬不歇飛去！

與此同時，駱長沙長嘯一聲，如離弦之矢般，向白髮娘子射去。「休逞凶！」他人未至，已先發出兩股掌風，向空中的毒蜂捲去！

白髮娘子左袖再一拂，一團黃粉又向駱長沙洒去！駱長沙喝道：「米粒之珠也敢放光芒！」兩股凌厲的掌風，將黃粉倒掃過去！單看他這兩掌，便知他魔頭之名不虛！

白髮娘子見此情景，忙不迭跳開，駱長沙又道：「你們都讓開！」他脚尖一點，雙掌如山，向白髮娘子撲去！白髮娘子未曾交鋒，已經先怕了幾分，沒奈何將袖管內僅存的兩條青竹蛇放了出來，人即挽劍急攻！

駱長沙冷笑道：「小小兩條蛇兒，豈能奈我何！」他人在劍雨之中進退自如，見縫即攻，見隙即抵，雖然空手，依然大佔上風！脚底下那兩條青竹蛇根本不能發生作用，蓋他動作如電，且掌風凌厲，蛇兒都避了開去。

白髮娘子不斷發嘯，但那兩條蛇兒仍然趦趄不前，她心中打鼓，暗自忖思道：「不好，這老魔頭的確厲害，今日弄個不好，說不定要死在此處！哼，人謂最毒婦人心，姑奶奶臨死之前，把毒散全洒出來，教你也下黃泉陪我，其他人之生死，可也顧不得了！」

駱長沙凶狠地道：「臭婆娘，你竟然敢對老夫無禮，今日必教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白髮娘子不敢吭一聲，咬牙苦鬥，只望多支撐一會，形勢會有轉變。

楚天翔和朱乙乙雙劍合璧，所向披靡，殺開一條血路，直奔獨劈刀王，鐵羅漢喘了一口氣，回頭一見劉小山已危在且夕，連忙去攻魯金，暫解其危。與甄成祥死戰的，則是開山掌熊夢虎，這兩個功力悉敵，論火候，甄成祥稍勝，論氣力因熊夢虎正在盛年，自然勝一籌，目前不分勝負，但再過數十招，熊夢虎必佔便宜。

景飛雨和駱嶽合鬥歐陽超、司馬玉夫婦，則已佔了上風。司馬崑崙和司馬天山合鬥徐海寧，也佔便宜，孫三看看形勢不佳，只好捨了對手，上前助徐海寧，形勢才有好轉，史家誠和徐桂生率領少林武當俗家弟子爲助廣場上之同道，早已殺了出去。

余耀祖和孟四海這一夥人，數量雖不多，但勝在武功比較平均，倒殺了不少長龍幫之嘍嘍，不過長龍幫高手，殺死殺傷羣豪的人數，以倍其算！

駱致遠突然欺身上前，喝道：「你們讓開，待本座來收拾余耀祖這老匹夫！」

余耀祖明知武功不如對方，但已將性命豁了出去，樂得在口頭上佔點便宜。「駱致遠，我的乖孫兒，爺爺已等得頭髮都發白了！」

駱致遠冷笑一聲：「憑你這副本領，也敢說這種話，老夫眞替你臉紅！」他近年來已罕得揮刀舞棍，這次也不例外，任由寶刀插在腰上，赤手空拳應戰。

到底是人的名，樹的影，余耀祖見到他，已怯了三分，長劍舞得風雨不透，先守不攻，如此一來，駱致遠

一時之間也無從下手。

駱致遠成竹在胸，好整以暇，也不着急，見招破招，忽急忽緩，完全控制局面。余耀祖則越鬥越驚，孟四海猛力擊斃一名長龍幫幫徒，道：「老余，俺去助你！」

駱致遠之大女駱冰冷冷地道：「此時此刻，那由得了你！」她舞着一對柳葉刀，自旁殺了過去，將孟四海截住。

孟四海道：「快讓開，大爺不打女人！」

駱冰智勇雙全，而且十分冷靜，甚得老父之鍾愛，甚至幫內大事也要跟她商量，亦因此，大業未成，駱致遠捨不得將女兒嫁出去，二十出頭的大姑娘，尚待字閨中。當下駱冰冷冷地道：「我早說過，由不得你，你若打得過我，自然讓你過去，若連一個女人也打不過，還逞甚麼英雄？」

孟四海使一把沉重之鬼頭刀，用力一揮，但駱冰不肯與他硬碰，柳腰一擺，雙臂一掄，連消帶打，反砍對方左臂及右腰。

「哼，有點門道！」孟四海跟她鬥了幾招，便收起輕敵之心，知道遇上了尅星。他武功走的是硬把式的路子，偏生碰到一個擅長以柔制剛的女人，那敢大意！其實孟四海外表粗豪，性子剛烈，但亦有細心的一面，而且經驗十分豐富，是故一摸透對方之家數，便留力鬥後勁。

楚天翔和朱乙乙見白髮娘子勢危，便捨了王丁兆麟，向駱長沙迫去。朱乙乙人未至，話先至：「姐姐，咱們三個人之年紀加起來，跟老魔差不多，三人鬥他一個正合道理！」

駱長沙「哈」地一聲笑了出來：「你以爲白髮婆娘是尚在吃奶的黃毛娃娃？」

白髮娘子冷笑道：「你說錯了，老娘尚足當你娘親！」駱長沙嘴巴上吃虧，心頭忿怒，加强進攻，十成攻勢，有七成指向她，楚天翔和朱乙乙見狀連忙替她分擔，但如此一來，他倆雙劍合璧威力，反倒不能發揮了。

楚天翔急道：「姐姐，你去助鐵堂主吧，這老魔咱們兩個已足可打發！」白髮娘子知道她倆練有合璧術，但仍恐不足抵擋老魔之攻勢，有點猶疑不決，經他再三催促方道了聲小心，站在一旁觀戰，準備隨時接應。

此時梅弄雪已包紮好傷口，不肯讓她閑着，帶着駱致遠之次女駱雪上前，戟指而罵：「賤人，使毒放蠱，不要臉，老娘非教訓教訓你一下不可！」

白髮娘子冷笑道：「敗軍之將，夫復何言！」她左袖故意一拂，梅弄雪只道她又要放蛇，不由自主向旁挪了一挪，只樂得白髮娘子哈哈大笑。

駱雪道：「梅幫主，侄女不怕蛇虫，待我來！」她揮動柳葉刀先攻。她性子柔弱，羞怯，跟其姐大不一樣，而武功亦有一段距離，白髮娘子輕易應付。

梅弄雪忖道：「怎地這妮子差她姐姐這許多！」恐她有失，難向駱致遠交代，忙上前解圍。論眞實本領，梅弄雪可在白髮娘子之上，而不在其下，只是對白髮娘子身上之毒物，存了顧忌，是故只能發揮七成水平，亦因此三人打成一團，一時難分勝負。

駱雪一開始便有點怯場，但越鬥越勇，且她出招絕不辛辣，梅弄雪忍不住道：「我的二小姐，你怎地打架也像餵招一樣？這樣會殺得了人麼？」

駱雪道：「姪女爲何要殺人？我跟她又沒仇恨，只要她害怕了，或投降式逃跑便行了！」

梅弄雪沒好氣地道：「也不知你爹爹是如何調教你的！快一點！你不殺她，她可要殺你！」

白髮娘子道：「你錯了，我可不想殺人，只要駱致遠不殺人，咱們還跟他作甚麼對！」

駱雪天眞地道：「我爹可不會隨便殺人，這個你大可以放心！」

白髮娘子哈哈笑道：「他不一定要親手殺人，但派手下的人去幹壞事也就可以了！想當武林盟主可須用多少條屍體才能讓他坐上那寶座！」

「那也未必，只要有人擁戴不就可以了？」

「你爹爹德行不足，威望不夠，去年殺了多少個無辜，正道之人會擁戴他麼？你想得太美了！果眞如此，今日又怎會有這許多人冒死反對？」白髮娘子道：「咱們就是擔心他當了武林盟主之後，更加爲所欲爲，殘害善良！」

駱致遠喝道：「二丫頭，不要聽她胡說八道！爹爹爲人如何你最清楚的了！」

駱雪素來害怕父親，只有應是之份兒，白髮娘子知道不能勸服她，只得咬緊牙齦苦鬥，不過她尚有毒粉在身，也不太害怕。

楚天翔和朱乙乙在白髮娘子去後，便漸漸落於下風，鬥了五六十招，形勢實在不妙，楚天翔只好制出壓箱本領，雙劍合璧。白衣神劍和巫飛仙合劍之絕藝，的確神妙，每次施展，便能扭轉局面，使得駱長沙驚訝，可是使了兩三遍之後，駱長沙摸清來龍去脈，便不像剛開始那樣畏懼。「小子，你們還有甚麼本領，不妨全使出來，讓爺爺看看！」

很可惜楚天翔只會五招，這五招對付一般之高手，已綽綽有餘，要對付像駱長沙這種超級高手，便自差一線，幸好兩人之根基都打得很紮實，亦非容易對付的，駱長沙不由忖道：「此兩人年紀輕，今日已有此成就，若再讓他們過上三五年，豈不是心腹大患？」心中暗下決心，要將他倆除掉。心念電轉，勁隨意動，掌力又重了幾分，威力大增，把地上之椅桌都震開。

廣場上之形勢仍處於膠着狀態，

巨蛟幫和五毒教弟子起了中流砥柱之作用，尤其是勞劭和白英，更率了兩小隊精英，四處亂竄，替同道解危。但長龍幫不斷增加人手，眞有殺不勝殺之威。

楊再旺見勞劭驍勇，亦挑了幾個精英，向勞劭反迎上去。「姓勞的，咱們先玩幾招！」此人武功頗雜，是以能充當教練之職，此時他抓了一把九環金刀，首先展開攻勢，勞劭以刀對刀，寸步不讓。

論武功楊再旺在勞劭之上，楊再旺以雜博取勝，往往出招能收出人意料之效，而勞劭是以擅長策劃著稱，不過他武功精純，畢生武功，都在那口寶刀上面。根基穩便不怕他博學，是以楊再旺一時亦難奈其何。

白英殺至邊緣，迎面突然來了一位少女，向他叱道：「休賣狂，且吃本小姐一劍！」

白英見她生得杏眼柳眉，櫻桃小口，婀娜多姿，心生不忍，停劍問道：「甚麼人報上名來！」

那少女道：「本小姐乃駱致遠小女駱霜！」她爽朗乾脆，外貌雖然嬌俏，但頗有男子之風，說打便打，白英覺得此人頗爲高傲，心想待我擒下你，再威脅駱致遠，何樂而不爲！當下展開本領，與對方互爭先機。

獨眼惡丐宿野自廳內殺了出來，見到游富貴，乃問道：「咱們戰果如何？」

游富貴悲聲道：「老卓已經不行了……」宿野虎吼一聲，向人叢中殺過去，馬艮指着一位穿黃色文士服的漢子道：「老爺子，就是這廝殺死老卓的！」

那黃衫客夷然不懼，冷冷地道：「殺死幾個不長進的叫化子，有甚麼了不起，報上名！」

宿野喝道：「我是你家爺爺宿野，你也報上名來！」

黃衫客大言不慚地道：「區區乃『鐵扇書生』黃揚眉，不願當朝廷的官，專愛在江湖上找尋刺激！」

宿野怒道：「老子如今便要刺激你！」他打狗棒一直，直指黃揚眉胸膛，那黃揚眉也厲害，鐵扇一橫，便將打狗棒撥開，接着又「刷」地一聲，將鐵扇打開，以鋒利之扇緣反削宿野的喉管！

這一招十分辛辣狠毒，宿野悶哼一聲，打狗棒回收，護住顏面。兩人功力悉敵，鬥得難分難解，那黃揚眉年約三十，有此功力，也難怪他狂妄。

兩人一來一往，到了七八十招，仍然分不出勝負，黃揚眉心中忖道：「看不出這老傢伙還有點斤兩，今日要取勝非得冒險不可！」主意打定便暗自尋找機會。

激鬥中，只見宿野一棒直刺黃揚眉之胸膛，這一棒去勢極快，黃揚眉心頭一動，微退一步，上身往後一仰，鐵扇稍微抬間，宿野見有此良機，不肯放過，踏前一步，打狗棒硬生生改刺爲抽！

好個黃揚眉猛地一扭腰肢，同時手指在扇柄上之暗扭一按，「颼颼」聲響，兩枝烏油油的扇骨，突然飛了出來，向宿野胸腹射去！

這一着十分狠毒，蓋雙方距離十分近，宿野根本沒法閃避，刹那之間，他冒險沉下左臂，攤開手掌去阻止鐵扇骨，同時飛起一腳，踢向黃揚眉之下陰！

這是兩敗俱傷的打法，但聞兩道慘呼聲，幾乎同時響起！鐵扇骨其一直接射進宿野的小腹，另一穿透其手掌，直透進胸膛三四分，可見其力是十分强勁，而宿野那竭力一踢的腳，正好踢在黃揚眉之下陰，刹那間兩人同時倒地！

馬艮見到此情景，悲呼一聲：「老爺子！」他不顧一切向宿野奔過去，冷不防背後飛來兩柄飛刀，全釘在其後背上！可憐馬艮一個踉蹌，俯摔在宿野屍體上！

白英看得清楚，恐游富貴受刺激過甚，失去章法，忙道：「游兄沉住氣，多殺幾個敵人，便是替老爺子報仇！」他自己亦受到刺激，攻勢不期然更加凌厲，駱霜漸漸不支，只有招架之份兒：「今日我若殺你，等於你替令尊贖罪！」

駱霜冷哼一聲：「自古以來，均是弱肉强食，成則爲王，敗則爲寇，家父有甚麼罪！」

「還說他無罪？爲了達到自己之慾望，濫殺同道，難道這是應該的？」

駱霜冷冷地道：「你若能殺得了他，說不定武林盟主便是你的，何須多饒舌，有本領的便先將本小姐殺了！」

「眞是朽木不可雕！」白英怒道：「你以爲我殺不了你！」話雖如此，他始終不肯以最毒辣之招式對付她，連他自己也覺得奇怪！

雙方又鬥了十來招，忽聽一個男子道：「妹子不用擔心，愚兄來也！」白英抬頭一望，來的是駱山，刀攻得更急，「嗤」地一聲響，長劍已在駱霜之粉臂上添了一道血槽！

駱霜踉蹌而退，白英也不追趕，恰好駱山趕到，他倆又鬥了起來。駱霜邊裹傷，邊忖道：「這一劍他明明可以增加幾分力，則我這條手臂便不能用矣……他何故劍下留情？」心中有此疑念，不由仔細打量白英，覺得他爾雅英俊，不是凡品，芳心倏地怦怦亂跳起來。

那白英對着駱山出手又自不同，每招均盡力而爲，一副非將駱山置之死地而不可之氣勢，駱霜芳心跳得更急，一張粉臉也漲紅了。

駱山武功在乃妹之上，不甘心被對方壓住，極力反攻，如此一來，反而有幾次遇險，駱霜忍不住叫道：「四哥小心！」

白英心頭更是不快：「這小妮子眞是不可救藥！」他更下決心，要將駱山解決掉，論武功他倆半斤八兩，但白英到了巨蛟幫之後，日夕苦練更有長足之進步，相反長龍幫在控制了長江流域武林之後，只把精神放在招兵買馬及籌備壽宴之上，荒廢武事，是故此消彼長，白英便能穩佔上風了。

駱霜見他四哥越來越不濟，忍不住又持劍上前助陣。白英道：「你眞要把那條胳臂報銷掉才甘心麼？」

駱霜心想最多本小姐也饒你一次就是，當下不再打話，咬牙苦鬥。駱山有了乃妹之助，精神大振，乃道：「么妹，咱們合力殺了他！」

白英向旁邊瞥了一眼，見勞劭與楊再旺之戰，也逐漸落在下風，心頭更急，幸好此刻墨麗由大廳內殺出來，乃呼道：「墨堂主，快去助勞副幫主！」墨麗是五毒教的一員悍將，手揮雙刀殺入重圍，有兩個不知死活的長龍幫弟子上前攔截，眨眼間，便被其殺死！她隨即向勞劭方向殺過去。

由於宿野等乞丐弟子相繼傷亡，羣豪形勢逐漸惡劣。正在吃緊之處，木柵外面傳來一陣喊殺聲，勞劭心中又憂又喜，不知來者是敵是友，俄頃又聞兵刃碰撞聲響，方知來的是友！

再過了一陣，外面那羣人已突破長龍幫之防線，首先殺進來的是董懷義及劉西，墨麗揚聲問道：「你們怎會來此？」

劉西道：「咱們糾集了百多名鏢行的朋友，來找邵凌霄討回公道！」言畢又高聲呼道：「長龍幫的人聽着，速把邵凌霄，也就是趙光白交出來，否則休怪咱們！」

勞劭心想原來劉小山說的那百多名不明來歷的人，就是他們，當下應道：「咱們不見邵凌霄那廝！」他說話分神，「刷」地一聲，已中了一刀！

這一刀入肉幸虧不太深，但形勢卻肯定更加惡劣了。楊再旺獰笑道：「姓勞的，出師未捷身先死，俺實在替你可惜！」勞劭在此種情況之下，還能說些甚麼？只能咬牙苦鬥。

劉西等人不斷呼叫長龍幫交出邵凌霄，楊再旺冷笑道：「眞是不知天高地厚的毛賊，你們是甚麼東西？竟敢要咱們交人，我呸！」

黃懷義大怒，揮刀殺過去，道：「兄弟，你且住手包紮一下，讓我來會會他！」勞劭謝了一聲退下，他手下立即過來護着他。勞劭取出汗巾，用力紮住手臂傷口，恰在此時，一名手下自大廳內跑出來。

勞劭緊張地問道：「大廳內的情況如何？」

「如今還好，但駱致遠及駱長沙尚未正式動手！」那漢子道：「幫主請你發訊號，催促董堂主率人來援，駱致遠十分狡猾，答應誰擁護他當武林盟主，便送他們一張武林謎圖之複製本，是以鐵羅漢及易氏兄妹，都改變了主意！」

勞劭猛吸一口氣，道：「快放訊號！」回頭見董懷義亦非楊再旺之對手，正想上去助他，戴朗星已快他一步過去。「老二，你且退下去，且讓我來！」董懷義暗呼一聲厲害，退了開去，又恐戴朗星也非其敵手，不敢走得太遠，就在附近廝殺。

劉西問道：「朋友們，駱致遠在何處？」

墨麗應道：「在大廳內，但咱們不見有個甚麼邵凌霄！」勞劭忽然隱隱覺得不妙，今日乃生死大戰，邵凌霄不可能不出現，他在佈置機關？

墨麗邊說邊進，已殺至白英身旁，道：「白堂主，把那雌兒讓給我。」白英不想跟她換對手，又不好意思，只好應了聲好，讓墨麗接下駱霜的劍。

墨麗出手十分狠毒，經驗又豐富，駱霜與她差了一大截，只幾招便已手忙腳亂，白英忙道：「墨堂主，那妮子是駱致遠之女兒，要活的！」

墨麗道：「好，姑奶奶擒下她就是！」

廣場上之羣豪，本來已經不敵，但經董懷義帶來的百多名生力軍一陣衝殺，形勢完全扭轉。就在此刻，一聲砲響，木柵外突然出現了數百個長龍幫之徒，在四周把守，緊接着，又響起了幾聲炮聲，廣場上之長龍幫之徒，突然捨棄對手，往內退去！

羣雄尚不知發生甚麼事，木柵上已多了許多弓箭手，拉弦扣箭，對準了羣豪，一聲令下，千箭齊發，羣豪紛紛揮動兵刃擋架，慘呼聲此起彼落，霎時間，倒下了好些人。

木柵上有人喝道：「再不投降，你們只有一條死路！」言畢大廳那方又奔出一羣弓箭手來，站在台階上，張弓搭箭。

劉西忽然大叫起來：「這便是惡賊邵凌霄！」

董懷義嘶聲喚道：「邵凌霄你有種的便過來跟老子單打獨鬥！」邵凌霄充耳不聞，只不斷指揮手下發箭。

勞劭一見此情勢，再堅持下去，傷亡一定更重，乃道：「大家互相掩護，向大廳方向殺去！」當下羣雄分成兩隊，一隊向大廳，一隊向着木柵，揮舞兵刃擋格箭矢，慢慢前進！

楊再旺在石階上指揮，親自取弓射箭，他內力不同一般，每箭射出，幾乎便有人倒下。一人被射殺，露出破綻，背後那一人，亦往往保不住性命，是以前進速度甚慢。

幸好此刻，廳內殺出七八個人來，乃史家誠和徐桂生率領的少林武當俗家弟子，弓箭手一陣混亂，羣雄方乘機前進。

楊再旺大怒，親自上前攔截，形勢又恢復先前之景況。直至此刻，孔勝天方站了起來。走至大廳門口處，向兩個童子點點頭，那兩個童子自懷

內取出幾個黑忽忽大如酒杯的東西，向弓箭手拋去。丸子落地爆裂，冒起白烟，白烟中，竟有毒汁竄射，那些弓箭手沒有防備，紛紛中招，隊形登時大亂。

勞劭大呼一聲，首先揮刀掠起，向台階飛去。楊再旺急道：「快攔住他！」冷不防一顆丸子迎面飛來，他袖管一拂，將其揮落地上，傷了自己的手下。

經此一躭擱，勞劭已躍上石階，邊揮刀邊問道：「史兄弟，大廳內情況如何？」

史家誠不想示人以弱，答道：「大家同仇敵愾，誓與長龍幫死戰到底。」話音剛落，裡面傳來一道慘叫聲。

徐桂生驚道：「這好像是羅老爺子的叫聲。」

楊再旺哈哈大笑。「你們準備死戰，最後只能戰死。」說着裡面又傳來孫三的慘叫聲，羣豪五內如焚，楊再旺笑聲更响。「如何？俺沒說錯吧！」這時，由於有孔勝天師徒之助，很多人均已衝上石階，而木柵上之敵人則跳了進來，向內迫進。

楊再旺道：「先幹掉姓孔的三師徒。」

孔勝天搖動羽扇，冷笑道：「豈有這般容易。」只見他手臂一掄，飛出一物，直奔大堂那幅賀壽的紅幔，「蓬」地一聲，紅幔已着了火，迅速向上燒去，孔勝天再拋出一丸，把左首地上之椅桌燒着，大廳登時大亂起來。

駱致遠勃然大怒，狂呼道：「將這干人全部殺掉，不許走漏一個，站在一旁袖手旁觀的，從今起即是長龍幫之敵人，除非立即抽刀協助本幫。」

楊再旺接着嚷道：「縱火者是孔勝天，先殺死他！」

白髮娘子力鬥梅弄雪及駱雪已經十分吃力，可是此時却不能不呼話：「姐妹們聽着，把毒物全放出來，不要客氣，最多同歸於盡。」這幾句話不無威脅力，却難爲了那些袖手旁觀的人，不知何去何從。

孔勝天哈哈笑道：「駱致遠，咱們若無把握，又豈敢來捋虎鬚？諸位，殺出大廳去吧！」言畢又向一根柱子拋出烈燄彈，那根柱子便焚燒起來。

鐵羅漢心中想道：「這姓孔的每個舉動，必有深意，屬於鳳凰無寶不落！唔，難道這根柱子有問題？」心念一動，隨即拋出兩顆「霹靂神彈」，「蓬」、「蓬」兩聲，柱子木碎橫飛，却露出裡面的一根鐵管子還有轉軸鐵輪，一望即知乃機關佈置。

駱致遠喝道：「還不趕快開動機關。」

鐵羅漢也幾乎對手下喝道：「還不趕快轟掉它。」可惜他帶來的手下，已經死剩無幾，他沒奈何，只好冒險再拋出兩彈，孔勝天拋出兩顆烈燄彈之後，又連連催促衆人快退。

駱長沙猛嘯一聲，雙掌挾着八九成眞力，猛地推出，有如狂飆自天而降，把椅桌全都捲了起來，威勢好不嚇人，楚天翔知道近不了對方的身，忙道：「快退！」朱乙乙反應亦快，兩人同時向斜後方飄去。

駱長沙再一道尖嘯，去勢如電，向朱乙乙撲去，楚天翔沒法回氣改變方向救朱乙乙，只能無助地呼道：「乙乙，小心！」

說時遲，那時快，迎面飛來一顆小彈，駱長沙冷笑一聲，袖子一拂，去勢不遏！不料那彈子一吃風便爆開，自內噴出無數金針，緊接着，迎面又飛來一團黃烟，原來是白髮娘子見朱乙乙勢危，不顧一切洒出毒粉，她自己因此却中了駱雪一劍。

駱雪心腸軟，劍至半途，將力道撤了一半，否則白髮娘子腰肢受傷更重，梅弄雪暗呼一聲可惜，又不便直接責怪她，只好道：「白髮婆娘，若非駱二小姐有好生之德，你早已死在她劍下了，若你還有點人味的，便應該立即向她投降。」

白髮娘子猛吸一口氣，冷笑道：「要姑奶奶投降，除非日從西出，你們等着瞧吧，老娘就算要死，也要拉你們陪葬。」

梅弄雪大叫起來：「二小姐，你聽聽，這婆娘簡直已不可救藥，再對她手下留情，只是對自己殘忍。」白髮娘子不顧一切後退，左手艱辛地洒了一把綠色毒粉，駱雪和梅弄雪，不敢造次，連忙退後，白髮娘子方能喘一口氣。

再說朱乙乙避開駱長沙那一撲，芳心怦怦亂跳，驚魂難定，抬頭見駱長沙又走過來，緊張得全身冒汗，與此同時，楚天翔亦連忙奔過去，喝道：「老魔，你有本事的，便先殺了少爺。」

駱長沙嗤地一聲笑道：「老夫要殺你，猶如踩死一隻螞蟻般簡單。」

「別吹牛皮，欺侮小孩子，虧你還有膽說這種話。」

屋頂破洞中突然飄下一個人來，駱長沙頭也不抬，雙掌向上一托，狂風陡生，那人就像一張白紙般，隨風而飄，一點也沒受傷。

駱長沙猛一蹬腿，身子電射而出，那人反應也快，凌空一個沒頭觔斗斜飛，脚底在一根柱子上一蹬，側射八尺，避開駱長沙，輕輕巧巧落在地上。

朱乙乙目光一及，歡呼一聲：「師父！」原來自天而降的正是巫飛仙。

楚天翔亦忍不住問道：「前輩，家師爲何不來？」

巫飛仙雙眼只瞪着駱長沙，眼珠子一眨不眨。「傻孩子，他能不來麼？稍後即至。」

駱長沙冷冷地道：「你還是報上名來吧，老夫不殺無名之輩。」

（未完・十一）

羌笛怨

俠義奇情連載故事／高皐・文　可飛・圖

趁機脫離狂沙堡　團結各派救中原

上文提要： 晚流香想替鐵山製造接近玉瑪小姐的機會，利用貼身婢女，設圈套除去了忽罕。名震西北的第一勇士之死，狂沙堡內引起大震動，玉瑪動用了羌笛怨中的王牌——「三人」，隱秘地進行跟踪追查，令晚流香等人行動大受阻滯與威脅，晚流香傳授手下以冰簞蒐魂曲來破解避之。鷹王都木塔交給鐵山兩項棘手的任務，要鐵山以一人之力去對付四大門派，試看鐵山如何迎戰嚴峻考驗……

果然，前面的三名黃衣人不走了，脚下一停，呼的一聲轉了過來。

「想怎樣？說吧。」說話的是走在前面的一個，他正是一更鷄頭商破殘。

鐵山也停下脚步，以平淡的語氣道：「想走路，行麼？」

商破殘道：「不行，你換一條路吧。」

鐵山哼了一聲道：「這道路是閣下的？」

商破殘目射殺光，向鐵山冷冷一瞥道：「好好的駙馬爺不做，一定要來找死！」

燕語撇撇嘴道：「你是一更鷄頭商破殘吧，一隻小鷄罷了，居然有這麼大的口氣，你說，要本姑娘怎麼處置你？」

商破殘勃然大怒道：「給我殺。」

他的兩名手下一高一矮，兩人摘下鷄人幫的獨門兵刃鳳頭槍，分別向鐵山及燕語撲去。

燕語使的一片雲，也是冰簞門的獨門兵刃，她首先迎上較矮的黃衣人，纖掌輕輕一抖，一片輕雲挾着厲烈的勁風直奔黃衣人的面目。

黃衣人的鳳頭槍是外門兵刃，招式變幻莫測，而且出手十分狠毒，當得是招招奪命。

想不到的是鳳頭槍封不住一片雲，雙方剛一接觸，他便空門大開，全身都籠罩在一片青光之下了。

此人是鷄人幫的高手，一招甫接，居然立陷險境，如非見機倒竄，幾乎將生命丟在這兒。

他當然不甘心一招受挫，口中一聲暴吼，再度騰身猛撲。

這回他再也不敢輕敵了，鳳頭槍展開鬼爪神啄，打得兇悍無比。

他怒吼連連，拚命奮戰，一晃十幾招，仍然無法挽回頹勢，看來不出五十招，他必然會趴在這兒。

另一名邀鬥鐵山的黃衣人，打得似乎文雅一點，他像在獨自表演，瞧不出半點兇殺的氣氛。

其實他的情形比矮個子更糟，因爲他已經受到鐵山的控制，舉手投足全是不由自主。

一旁觀戰的商破殘瞧得心神狂震，他猜想鐵山不好招惹，却未料到是如此的驚人。

更意外的是燕語，小姑娘的年歲很輕，竟然是冰簞門的高人，鐵山不好惹，他更不願結下冰簞門這麼一個強敵。

於是他出聲喝止搏殺，然後雙拳一抱道：「兩位，敝幫幾時開罪你們了？」

燕語道：「就是現在。」

商破殘道：「姑娘這是不講理了，咱們本不相識，是你們緊迫釘人向咱們找麻煩的。」

燕語哼了一聲道：「咱們要趕路，不得不走急一點，你們無故躭擱咱們

的時間，就得賠償咱們的損失。」

商破殘一呆道：「妳要咱們賠時間？」

燕語道：「難道不該？」

商破殘哈哈一陣大笑道：「看來商某是無法藏拙了，連大俠請。」

燕語道：「咱們公子的刀是用來殺牛的，殺鷄嘛，有本姑娘就够了。」

商破殘面色一寒，冷冷道：「姑娘，商某並不怕妳，只是本幫與貴門河井不犯，在下不想作無謂的鬥爭罷了。」

燕語是得理不饒人，商破殘委曲求全，她還是不依，鐵山咳了一聲道：「你請吧，商大俠，大聖廟咱們不去了。」

商破殘道：「連大俠去大聖廟當眞有事？」

燕語哼了一聲道：「咱們會有甚麼事？我家公子只是想交幾個朋友而已。」

商破殘呆了一呆，道：「連大俠，這是眞的？」

鐵山道：「在下不相信江湖傳言，所以希望獲得一點印証。」

商破殘雙目暴睜，神情顯得頗為激動，良久，才呼出一口長氣道：「江湖傳言不假，連大俠請回吧。」

鐵山道：「不，就在下的觀察，貴幫應該是一羣具有血性的漢子，只是我行我素，不屑辯白罷了。不過……」

商破殘道：「連大俠有話儘管直說。」

鐵山道：「江湖原是一個大烘爐，人們彼此依存，才能形成一個欣欣向榮的社會，如是離羣獨處，排斥他人，就會被人們目為異端了。」

商破殘一嘆道：「多謝連大俠指教，商某願意交你這個朋友，不過大聖廟不便招待，希望咱們後會有期。」

鐵山雙拳一抱道：「既然如此，在下告辭。」

商破殘道：「連大俠請。」

鐵山領着燕語返回安集海，在途中遇到帽客白嬌，與紅榴、豆蔻，及男女高手十二人，他們正以風馳電掣的速度向大聖廟狂奔。

瞧到鐵山，他們一起停下脚步，白嬌雙拳一抱道：「公子回來了，一更鷄頭呢？」

鐵山道：「回大聖廟去了，此人本性不壞，所以我沒有為難他。」

紅榴道：「聽說鷹王要公子聯合鷄人幫，咱們不去大聖廟怎能跟他們聯合？」

鐵山道：「鷄人幫是一個十分神秘的幫派，從來不與任何門派合作，好在鷹王沒有作時間上的限制，咱們只好慢慢來了。」

豆蔻道：「我覺得西北道上濃雲密佈，氣壓沉悶得令人喘不過氣來，此等情形打從玉瑪宣佈比武招親之時就已開始，如今似乎並未改善。」

燕語自從與白嬌等相遇，目光就一直在紅榴、豆蔻的身上打轉，這兩位姑娘一個熱浪四射，具有鎔金爍石的魔力，一個清純雅緻，像枝頭上的嫩芽兒。叫人想不到的是這人見人愛的嫩芽兒，竟然一語道破這邊陲地帶的現況，這就不得不叫燕語另眼相看了。

柳眉輕揚，注目豆蔻微微一笑道：「有見識，妳還知道甚麼？」

鐵山道：「此地說話不便，咱們先找個地方歇下來再作長談吧。」

白嬌道：「咱們已有住處，余天帶路。」

余天是一個長相粗獷，身着當地服飾的大漢，他應了一聲，轉身就向一條小路奔去。

約莫六里遠近，來到一幢院落，由外觀上看，這只是一般農民的居處，但內部設置頗為講究，當得是一個素封之家。

白嬌將鐵山及燕語請到上房，道：「請公子暫住此地，我叫紅榴、豆蔻伺候兩位。」

燕語道：「不必，公子有我伺候就行了。」

燕語的拒絶，紅榴的面色立即顯得有些不太好看，豆蔻則平靜無波，神情上瞧不出半點變化。

鐵山冷眼旁觀，覺得豆蔻年歲最輕，心機也最為深沉，今後對她倒要多加幾分注意。

於是微微一笑道：「豆蔻。」

豆蔻道：「公子有甚麼吩咐？」

鐵山道：「妳對新疆的現勢有些甚麼看法，妳說說看。」

豆蔻道：「這個……小婢只是覺得新疆原已呈現風雨欲來之勢，如今中原武林中人留連不走，使情形顯得格外複雜而已。」

鐵山道：「妳有沒有想到中原武林中人留連不走的原因？」

豆蔻道：「也許小姐知道原因，小婢不敢亂說。」

鐵山目光一轉，瞧着白嬌道：「你知道麼？白大俠。」

白嬌道：「在下並不知道，不過武林中人所追求的，除了盛名與權勢，就是無窮的財富，與無敵的武功了，他們留連不走，應該脫不出此一範疇。」

鐵山道：「不錯，這些的確是人們所追求的，可惜咱們無法知道其中的原委。」

燕語道：「公子！咱們回狂沙堡。」

鐵山一怔道：「怎麼啦，燕語，為甚麼忽然要回去？」

燕語道：「回去問小姐嘛，我相信她會給公子一個圓滿的答案的。」

鐵山略作沉吟道：「安集海八方薈萃，可能有一夕數變的情形發生，我留在此地可以隨機應變。」

燕語道：「那我回去請小姐，咱們儘快趕來。」

鐵山道：「好，妳快去快回。」

燕語走了，紅榴冷哼一聲道：「她是誰？為甚麼如此霸道。」

鐵山道：「她是冰簞門少門主的貼身丫頭燕語，年輕人說話不加考慮，妳何必跟她一般見識。」

紅榴撇撇嘴道：「她年輕我是老太婆了，哼！」

豆蔻淡淡一笑道：「冰簞門的少門主必然是一位美麗的姑娘，可能跟公子關係不淺，有了這等仗恃，她的丫頭霸道一點又有何妨。」

這兩位姑娘一陣唇槍舌劍，使鐵山有點招架不住，最叫他心折的是豆蔻，她對鐵山與晚流香的關係竟能一語道破。

所幸白嬌解圍道：「此地風雲日緊，咱們除了探討原因，還要擬訂對策，兩位姑娘聰慧過人，何不在這上面多花一點腦筋。」

紅榴道：「白大叔太抬高咱們了，我姐妹那有這份能耐。」

豆蔻道：「簫客石大叔是專門負責蒐集情報的，一般江湖動靜，他都能瞭如指掌，我想明日小姐來到，必能解開此一謎團。」

鐵山道：「妳們小姐在羌笛怨組合中的職位不高，她如何能够擁有一股不算太小的實力？」

白嬌道：「羌笛怨不限制擁有個人武力，只是十分重視部屬的忠誠。」

鐵山道：「首腦效忠組織，屬下馬首是瞻，這是一個很好的打算。」

此時余天前來相請道：「酒筵已經備好，請公子白大俠入席。」

白嬌道：「公子只怕餓了，快請。」

大廳上擺設一桌酒席，佳餚滿桌，却只有兩副杯筷，鐵山一怔道：「為甚麼不大家一塊吃？」

余天道：「由白大俠陪公子，咱們已經另作安排。」

白嬌道：「他們人多，這廳上容納不下，公子不必客氣，請坐。」

白嬌說的是實情，鐵山只好就座，紅榴、豆蔻二婢在一旁伺候，斟酒佈菜的忙個不停。

鐵山道：「兩位去吃飯吧，咱們自己來。」

紅榴道：「咱們不餓，待一會不要緊的。」

她語音未落，一羣男女忽然闖了進來，鐵山擧目一瞧，見領頭的是孫采蓉，她身後跟着二十六名男女，每一個都是氣度沉穩，雙目神光迫人的武林高人。

鐵山剛剛立起相迎，孫采蓉已急趨數步，奔上大廳，雖是滿身風塵，却神情愉快的道：「好哇，你們飲酒也不等我一下。」

鐵山笑笑道：「那麼罰酒三杯。」

孫采蓉道：「好，我陪你。」

豆蔻添上杯筷，孫采蓉加入了他們的飲食，她帶來的二十餘名高手，由余天邀入別院款待。

喝完三杯之後，孫采蓉道：「還好吧？公子。」

鐵山道：「世事多變，我幾乎應付不了眼前想不到的變局。」

孫采蓉道：「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公子未嘗沒有斬獲。」

鐵山知道與晚流香之事，必然瞞不過孫采蓉，只得咳了一聲道：「是的，如非冰簞門義伸援手，寒荊包蓮兒就難逃毒手了。」

孫采蓉道：「公子不必擔心，局勢雖是險惡，有冰簞門跟咱們聯合，任何情況咱們都有應付的能力。」

鐵山道：「以咱們的實力，對付鷹王父女，應該不成問題，只是……」

孫采蓉道：「公子是顧慮中原四大門派了，如是他們四派連手，的確無人可敵，祇可惜他們不只是各自為政，而且各懷鬼胎，所以公子不必害怕。」

一旁伺候的紅榴道：「小姐，咱們何不集中人手，來個各個擊破？」

孫采蓉道：「當然可以，中原四大門派之中，以五軍堡的勢力最强，咱們只要消滅五軍堡，其餘三派縱然聯手也不足為患了，公子，你看怎樣？」

鐵山道：「我是要對付他們，不過我不想使用霹靂手段。」

孫采蓉道：「公子是想收服他們了，用意的確很好，只怕困難太多。」

鐵山道：「這不要緊，咱們可以想法子克服困難，最重要的一點是四大門派留連不走的原因，咱們必須弄個明白。」

孫采蓉道：「這一點小妹十分慚愧，簫客石魚已經竭盡全力，還是找不出四大門派留在此地的原因。」

一頓接道：「已經隱跡多年的白道高人及黑道魔頭，已有數人在西北道上出現，此地的局面就更加複雜了。」

鐵山道：「有這等事，都是誰？」

孫采蓉道：「白道的大山翁、寒烟水，及龍城李侯，黑道的魔頭也是三個，他們是葉狄花、江浸月，及半面嬌。」

鐵山錯愕半晌道：「這般前輩高人息影已久，早已不問世事，謝絕江湖了，除了幾個少數老一輩的，沒有人認識他們，你們是怎樣知道的？」

孫采蓉道：「這就不得不佩服簫客石魚的能耐了，當代武林之中，只要是小有名氣之人，都會被他記入武林譜中，再根據記載按圖索驥，沒有人能逃過他的追查。」

鐵山道：「能够引來這般前輩高人，必然是一件極端驚人的重大之事，此事可能在玉瑪比武招親宣佈之前就已發生，才能在江湖上造成如此巨大的波瀾，咱們必須儘快知道，最好請石大俠多費點神。」

孫采蓉道：「我已經交代過石魚了，他正在全力偵查。」

鐵山道：「那就好，唉，當前的局

勢如此險惡，咱們如是不明究竟，豈不是盲人騎瞎馬，那該是如何的危險！」

白嬌道：「公子儘管放心，石魚不會讓小姐失望的。」

鐵山道：「但願如此。」

飯後天色逐漸黑了下來，鐵山猜想晚流香可能明早才會趕到，遂辭過孫采蓉，回到余天爲他準備的上房。

他還未就寢，門上忽然响起一陣剝啄之聲。

「是誰？」

「小婢紅榴。」

「有事麼？」

「沒有事就不能來？」

「門沒有閂，請進。」

紅榴進來了，她的確沒有事。沒有事可以找事，世上很多事就是這樣發生的。

紅榴的確無事找事，她在整理被褥，像一個妻子正在伺候丈夫就寢似的。

鐵山道：「不必痲煩了，紅榴，我會弄妥的。」

紅榴道：「這有甚麼好痲煩的，公子何需客氣。」

這位姑娘是楊貴妃型的，美麗豐滿，熱淚四射。當日在烏魯木齊她與豆蔻曾經陪過浴，她那大膽的作風，如今回味，難免令人心動，但鐵山不願多惹情孽，故而不敢招惹。

於是他以冷澀的語氣道：「我要歇息，姑娘可以走了。」

紅榴櫻唇一噘道：「怎麼，我不走你就不能歇息？」

鐵山道：「這個……咳，當着一個大姑娘，我不習慣。」

紅榴哼了一聲道：「那裡都被你看過，有甚麼不習慣的，睡吧，要不要我替你脫衣服？」

鐵山面色一沉道：「上次着了妳們的道兒，妳還好意思說，請妳出去，我眞的要歇息了。」

紅榴伸伸舌頭道：「別生氣，我是鬧着玩的，小姐要我來瞧瞧是關心你，怎麼，咱們那裡錯了？」

鐵山道：「好，好，算我錯了，妳請吧。」

翌晨辰初時分，燕語帶着紫菀趕來，對冰簞門，一般門派都會禮讓三分，孫采蓉也不例外，她將燕紫雙婢迎進大廳，並叫人將鐵山請來。

紫菀迎着鐵山道：「見過公子。」

鐵山道：「紫姑娘不必客氣，妳們小姐呢？」

紫菀道：「小姐在綏來縣城等候公子，咱們走吧。」

鐵山道：「好的。」

語音一頓，回頭對孫采蓉道：「孫姑娘有沒有見過冰簞門少門主晚流香？」

孫采蓉道：「仰慕已久，可惜無緣一見。」

鐵山道：「咱們去綏來，我替妳引見一下。」

於是孫采蓉帶着白嬌、紅榴、豆蔻，隨着鐵山及紫燕二女逕奔綏來。

此時的順昌分舵之中高手雲集，冰簞門黃葉壇主，率領該壇得力部屬四十八名，冰簞四姥中的西北二姥，生花九筆及十二搏龍手，全是身負絕學的武林高人，均集中在順昌分舵之內，看來晚流香爲了鐵山，不惜投入精英，要與天下武林全力一搏了。

瞧到此等情形，鐵山頗受感動，搓搓手有些不安的道：「流香，這是貴門半數的人力吧？」

晚流香道：「這要看怎麼說了，本門功力最高的是冰簞四姥、生花九筆，及十二搏龍手，除了東南二姥，她們已全部到齊，應該說本門精英的集中已超過半數，但五大壇主只到了一位，以及散佈各地的門下，加起來不會少於五百，如果以人數計算，此地不過是一小撮而已。」

鐵山道：「以貴門半數以上的精英，投入這險惡無比的旋流，令堂會同意妳的作法麼？」

晚流香道：「你放心，家母不會反對的。哦，咱們別只顧着說話，快去看看蓮姐姐吧。」

鐵山進門沒有瞧到包蓮兒，心中已經有點不安，經晚流香這麼一說，不由焦急起來，道：「蓮兒她怎樣了？」

晚流香道：「你別急，蓮姐姐可能不習慣塞外的氣候，受了一點風寒，早晨有些發燒，喝過薑湯又睡了。」

「西姥頗明醫理，我已經叫她探視去了。走，咱們也去瞧瞧。」

他們來到包蓮兒的房間，只見她斜依床頭，神情慵懶，幾日不見，似乎略顯消瘦。

西姥正在爲她把脈，鐵湘菱在床前伺候，瞧到鐵山，她精神一振，病情立即好了幾分。

西姥鬆開手指，起身對晚流香道：「鐵夫人是受了一點風寒，並無大礙，不過她已經有了身孕，塞外氣候不比中原，今後對衣著不可大意。」

晚流香哈哈一笑道：「大哥，恭喜你了。」

她替鐵山介紹了西姥，並囑咐伺候的小丫頭跟着西姥去處方抓葯，然後微微一笑道：「菱姑娘跟我去辦點事，這裡暫時就交給妳爹了。」

這位姑娘處事條理分明，果然具有一派統帥的才能，包蓮兒向她的背影瞥了一眼，回頭對鐵山道：「大哥，我眞服了你了。」

鐵山道：「這話怎麼說？」

包蓮兒道：「冰簞門是武林中的異軍，所具震撼之力，沒有一個門派能夠望其項背，大哥獲得這麼一個强大的幫手，怎能叫人不服。」

鐵山神色尷尬的道：「原諒我，蓮兒，形勢迫人，我實在無可奈何。」

包蓮兒道：「我相信大哥，不過我

想知道你今後有些甚麼打算？」

鐵山道：「咱們消弭邊患，追回大內寶物的初衷不變，只是此地的形勢詭異，有點令人莫測高深，爲了達成咱們的目的，不得不適應這項變數。」

包蓮兒唔了一聲道：「然後呢？」

鐵山道：「中原四大門派留連不走，歸隱已久的七大高人再度出山，這是一件震驚江湖的大事，咱們必須查出其中的原因。」

包蓮兒道：「四大門派不走，可能他們醉翁之意不在酒，參加玉瑪的比武招親只是一個藉口，如果當眞是這樣，那麼他們在離開中原之前，就已經另有目標了。」

鐵山道：「可惜咱們不知道這項目標是甚麼。」

包蓮兒一吁道：「中原四大門派全都知道，甚至驚動了息影多年的七大高人。唉，我如若不是在萬寶錢莊當甚麼護院，這種事絕對瞞我不過。」

鐵山道：「此間雖是暗潮洶湧，呈現一股風雨欲來之勢，但各派全都按兵不動，妳知道他們在等些甚麼？」

包蓮兒道：「我想有兩種可能，一是他們所得的情報並不完整，來這兒是想碰碰運氣，等，只是不願放棄機會罷了，我想他們必然會四處活動，以便找到一些蛛絲馬跡。」

鐵山道：「不錯，安集海龍蛇混雜，是一個搜集情報的理想所在，我在那兒就遇到過鷄人幫的一更鷄頭。」

包蓮兒道：「他們等的第二種可能也許是時機，時機未到，他們只好等下去了。」

鐵山由衷的讚許道：「不簡單嘛，蓮兒，如果妳當總捕頭，那個盜匪敢到妳的地盤作案？」

包蓮兒哼了一聲道：「三句話不離本行，討厭。」

鐵山原是坐在床沿之上，包蓮兒這一撒嬌，他便側身偎到她的身旁，道：「蓮兒，咱們好久沒有在一起了，讓我親親。」

包蓮兒撇撇嘴道：「你現在是艷福無邊，左右逢源，那裡還記得我這個黃臉婆。」話是有幾分幽怨，她那櫻桃小口還是送了上去。

這一吻，直到喘不過氣來才分開。

包蓮兒仍然摟着鐵山的脖子，道：「你喜不喜歡我替你生個兒子？其實我這一問是多餘的，有的是女人替你生，你當然不會在乎。」

鐵山道：「別這麼說，蓮兒，我不會拈花惹草，妳應該知道我的爲人。」

包蓮兒道：「我知道，我只是隨便說說，你別當眞，玉瑪還好吧，你們甚麼時候成親？」

鐵山道：「狂沙堡堡規嚴酷，住在裡面行動受到限制，我幾乎沒有機會見到玉瑪。」

包蓮兒道：「你可是狂沙堡的駙馬爺，也沒有行動上的自由？」

鐵山道：「我只是都木塔父女利用的工具，只待利用完了就會毀去。」

包蓮兒道：「哦，你是發現了甚麼？」

鐵山道：「不是我發現了甚麼，是都木塔要對我作兩項考驗。」

包蓮兒道：「一定是很難做到的難題了，說說看，看我能不能幫你。」

鐵山道：「他要我對付中原四大門派，聯合鷄人幫，收服野火莊，毀滅錦衣門及五軍堡。」

包蓮兒愕然道：「會有這等事？他必然給你强大的支援了？」

鐵山攤攤手道：「一個幫手也沒有，妳忘了這是他的考驗了。」

包蓮兒勃然道：「他這分明是借刀殺人，咱們不能上他的當。」

鐵山道：「不，這個『當』咱們非上不可。」

包蓮兒道：「爲甚麼？」

鐵山道：「目前新疆的局勢，當得是詭異萬分，中原四大門派的人留連不走，許多息影已久的高人竟也陸續出山，趕到這兒來湊熱鬧。如若不是此地有甚麼稀世異寶，就是出現了武林失傳的絕世武功，邊陲地帶武林精英大集合，是前所未有的現象，也暴露出一個極大的危機。」

包蓮兒道：「甚麼危機？」

鐵山道：「不管是稀世異寶還是絕世武功，留在此地的黑白兩道，必然會勾心鬥角，各懷鬼胎，希望將那異寶絕學據爲己有，演變的結果，是互相傾軋，殺伐不斷，如果有心者再加以推波助瀾，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包蓮兒嬌容失色道：「這太可怕了，如若中原武林精英全部毀在這兒，豈不要天下大亂！」

鐵山道：「這正是那有心者所希望的。」

包蓮兒道：「大哥可曾猜出那有心者是誰？」

鐵山道：「流香曾經說過，玉瑪比武招親，只是一個騙局，目的是將我引來，如今看來中原武林才是他們的目標，我只是他們利用的一顆棋子而已。」

包蓮兒道：「這麼說那有心者不就是都木塔父女？」

鐵山道：「都木塔父女還不夠份量，他們的背後必然另有主使之人。」

包蓮兒道：「大哥是打算挽救中原武林的危機了，這件事可難得很，還有，你原是想收服玉瑪，借用她那股勢力的，這項計劃有沒有改變？」

鐵山道：「挽救中原武林的危機，的確十分困難。但，不管這項困難有多大，咱們必須全力以赴……」

包蓮兒道：「大哥已有腹案了？」

鐵山道：「是一個想法，我要撮合在新疆的中原武林，使他們力量集中，團結對外。」

包蓮兒道：「這只怕不太容易，一是咱們人微言輕，很難取得他們的共

識，再者圖謀咱們的很多，未來只怕是步步荊棘。」

鐵山道：「這個我知道，不過咱們是過了河的卒子，沒有退路了。至於收服玉瑪，借用她那股勢力的計劃，可能無法實現。」

包蓮兒道：「既然如此，你就不必回狂沙堡了，置身狠虎之窟，也不是一件好事。」

鐵山道：「我也是這般想法。」

一頓接道：「蓮兒，換回女裝吧，咱們既然瞞不過別人，又何須藏頭露尾？」

包蓮兒知道鐵山已下定決心，要以一身所學爲消弭邊患，拯救中原武林而奮鬥，個人生死榮辱則無暇顧及了，如此偉大的胸襟與情操，作妻子的除了給他全力支援外還能說些甚麼？

他們溫存了一陣，鐵山握着包蓮兒的玉手道：「蓮兒，妳歇着，我要出去了，如是簡慢了客人，多麼不好意思。」

包蓮兒道：「你的客人，誰？」

鐵山道：「孫采蓉。」

包蓮兒道：「是在烏魯木齊將你關進籠子的那個？」

鐵山道：「是的，她是羌笛怨的網春堂主，手下擁有一股不可忽視的實力，咱們不打不相識，現在已經是很好的朋友了。」

包蓮兒撇撇嘴道：「怎麼個好法？哼。」

鐵山面色一紅，他却不想解釋，有些事是很難解釋的，所謂越描越黑。

包蓮兒適可而止，她不想讓鐵山太過爲難，只是她也起來了，用手攏了一下秀髮，就跟着鐵山向門外走去。

鐵山一怔道：「蓮兒，妳受了風寒，應該避免吹風，依我看妳還是歇着吧。」

包蓮兒道：「我可不是林黛玉，這點小病算得了甚麼？再說她既是你的好朋友，我不出去豈不失禮。」

鐵山沒有堅持，他們相偕來到大廳。廳上可熱鬧得很，當得是高手雲集，這般人是冰簞門的晚流香、西北二姥、壇主黃葉、生花九筆，及十二搏龍手，另外還有孫采蓉、帽簾雙客、紅綾四嬌。

這是一個十分堅强的陣容，足可與天下任何門派一爭短長。

鐵山夫婦出現，晚流香首先迎了上來，道：「好了一點麼？蓮姐姐，爲甚麼不多休息一下？」

包蓮兒道：「他要來湊熱鬧，我怎能高卧不起，再說我只是一點小病，已經不礙事了。」

晚流香道：「那就好，兩位請坐。」

待鐵山夫婦就座之後，她將屬下高手作了一番引見，孫采蓉也介紹了她的部屬，然後對簫客石魚道：「你再向鐵大俠報告一下。」

簫客石魚面容削瘦，身材矮小，留着三綹鼠鬚，長相並不怎樣好看，祇不過兩眼精芒如電，氣度沉穩如山，鐵山一眼瞧出，就知道他是一個內外兼修的高手，他雖是滿身風塵，仍不失一副洒脫的神態，孫采蓉能有如此高明的部屬，鐵山不由暗自爲她高興。

此時簫客石魚雙拳一抱道：「稟鐵大俠，錦衣門與五軍堡明日午時約鬥於喀什河畔。」

鐵山回了一禮道：「石兄太客氣了，請問喀什河距離本城有多遠？」

石魚道：「喀什河發源於天山西部，流程很長，他們約鬥之處，距本城約莫十里左近。」

晚流香道：「大哥是想幫誰？」

鐵山道：「我誰都不幫，只是想阻止這場搏殺，錦衣門在江湖道上的風評不惡，如果讓五軍堡毀了豈不可惜。」

包蓮兒道：「你怎能斷定錦衣門鬥不過五軍堡？」

鐵山道：「在中原，錦衣門不見得鬥不過五軍堡，可是他們來到新疆的人力，比五軍堡差了很多。」

孫采蓉道：「以前是的，現在不一樣了，錦衣門的四大刀王率領二十八宿已於三天前到達，這場搏殺，五軍堡未必能獲勝。」

鐵山道：「那就更糟，兩敗俱傷會造成很大的傷亡的。」

包蓮兒道：「話是不錯，你想咱們有沒有阻止搏殺的能力？」

晚流香道：「這不要緊，咱們可以先禮後兵，好言相勸不聽，就以武力壓制。」

孫采蓉道：「對，以咱們現有的實力，足可一舉毀滅這兩個門派。只要臨之以威，他們怎敢不從。」

鐵山道：「好，你們準備一下，咱們要在午時以前到達喀什河畔。」

一頓接道：「蓮兒，尚大哥他們呢？」

包蓮兒道：「城北有一座舍利塔，是本地著名的名勝，尚大哥師徒、菱兒師兄妹及熊少俠，由桂八姑陪着遊廟去了。」

鐵山道：「本地還有這麼一個好處？待閒暇之時，咱們也去逛逛。」

晚流香道：「好哇，舍利塔離咱們這裡不遠，要不要現在就去？」

鐵山道：「以後再說吧，明天的場面可能十分驚險，咱們今天應該養精蓄銳。」

* * *

天山脚下，喀什河邊，本是一個山明水秀的好地方，此時那清新的空氣之中，竟然瀰漫着一股駭人的殺機。

因爲正有兩幫人馬，要在這兒作生死一搏。

五軍堡領頭的是三將之首的古垂燈，他左邊是銅戈莊一柱，右邊是鐵戈陸長天。

他們身後是龍馬，搖玉二軍，每軍武士三十二名，由軍長海洲及衣半壁率領。

相隔五丈是錦衣門的人馬，少門主烏元一頭裹錦帕，身着錦衣，手中緩緩搖着一柄鋼骨紅面摺扇，神態蕭洒以極。

烏元一的兩側是錦衣雙衞紫保，宗宏，天山飄雪和幻幻，瓦上飛霜白如烟。

緊跟在後的是錦衣門四大刀王斷水刀王祭秩，奔雷刀王辛不死，舞柳刀王解元和，飛花刀王郜彈冠，這四大刀王的身後，各有他們十二名親傳弟子。

兩幫人馬超過百名，是一個十分可怕羣毆場面，如果讓他們展開搏殺，必然是血肉橫飛，陳屍處處，這般中原武林的精英，豈不要遭到一次浩劫！

他們在緩緩移動，雙方的距離已經縮短到一丈左右了。

一聲冷哼，古垂燈喝問道：「爲甚麼？姓烏的，咱們並無過節，爲何連殺本堡三名武士？」

烏元一淡淡道：「我說過，你找錯人，貴堡的武士不是本門殺的。」

古垂燈道：「被害者的身上，全都留有一條錦帕，鐵證如山，你還想抵賴？」

烏元一面色一沉道：「閣下既然居心嫁禍，本少主也不再辯白了，劃下道來吧，無論單打羣毆，本門接下就是。」

雙方話已說僵，接着上演的必然是血腥場面，一股高亢入雲的嘯聲，却於此時飄入現場，它雖是一吐即收，場中每一個人都像胸口挨了沉重的一擊。

這一記短促嘯聲，顯示了來人絕頂的功力，如果它繼續下去，那將是怎樣一個後果？

當今之世，具有如此功力的有如鳳毛麟角，莫非七大絕世奇人趕來這兒湊湊熱鬧？

場中兩幫人馬全都屏息靜氣，所有的目光一起向一側的叢林瞧去。

果然有人由叢林中走了出來，他們有男有女，人數竟有十餘名之多。領頭的是一名三十出頭的男子，他長像不算英俊，却有一股傲視羣倫的氣質。

古垂燈向來人瞧了一陣，並沒有名震江湖的七大奇人，他以疑惑的語氣詢問來人道：「你們是那一位奇人的門下？尊師爲甚麼還不現身？」

來人還沒有回答，烏元一却哼了一聲道：「你弄錯了，他是冒牌的虎牙雙英，眞正的江南神捕鐵山，並不是甚麼奇人的門下。」

古垂燈道：「你當眞是江南神捕鐵山？」

烏元一沒有說錯，那位領頭的男子正是鐵山，對古垂燈的詢問，他只是微微一笑道：「在下是鐵山，但已辭去捕頭的職務了。」

古垂燈道：「我不管你那些雞毛蒜皮的事，只要知道適才發出嘯聲的是誰。」

鐵山道：「是在下。」

古垂燈哼了一聲道：「是你，你用甚麼吹的？」

鐵山道：「用嘴吹的。」

古垂燈怒叱道：「古某不喜歡開玩笑，你最好實話實說。」

包蓮兒撇撇嘴道：「你兇甚麼，咱們只是不忍心看見你們兩敗俱傷，想作個魯仲連罷了，別狗咬呂洞賓，不知道好歹。」

古垂燈哈哈一陣狂笑道：「魯仲連高蹈不仕，義不帝秦，你們也配！」

包蓮兒勃然大怒道：「姑奶奶也許不配當魯仲連，要收拾你却容易得很，你信是不信？」

銅戈莊一柱道：「古大俠，請讓莊某給這位小娘們一點教訓。」

古垂燈道：「好，不過這般人可能有强硬的後台，莊兄可以給她一點教訓，但不能傷她的生命。」

莊一柱道：「在下知道了。」

他跨前幾步，摘下肩頭的銅戈，道：「小娘們，莊大爺請教。」

聽口氣，就知道莊一柱是一個粗人，但他能夠名列五軍堡的四戈，一身功力倒也不敢輕視。

包蓮兒的成名兵器是九孔金蓮花，由於招式玄奧詭異，九孔之中又可以射出多如牛毛的暗器，在江湖上極具震撼之力，因而搏得奪命蓮花的稱號，但此次前來西北，爲了掩蔽行藏，始終不敢使用金蓮花，現在就不同了，既然人人都知道她的底細，又何必自縛手脚。

於是她撤出金蓮花往懷中一抱道：「請。」

別人跟他客氣，他莊大爺可不理會這一套，上步欺身，銅戈急吐，刹那之間，一連遞出五招，橫掃直擊，威猛無比。

包蓮兒沒有還手，只是以飄逸曼妙的身法在鋒器之間遊走，縱然戈影如山，休想碰到她一絲衣角。

她是要瞧瞧名噪江湖的五軍堡的四戈，究竟有些甚麼驚人的能耐，如今黔驢之技，不過如此，她自然不必觀察了。

口中一聲嬌叱，金蓮花泛起耀眼的光芒，蓮花頭以不可思議的速度，猛然印在莊一柱胸前的期門穴上。

她不想傷人，金蓮花一吐即收，嬌軀一擰，轉身向本陣緩緩走去。

一招擊出，勝負立判，名滿江湖的銅戈，竟然落得丢盔棄甲。

全場靜若死域，沒有人吭出一聲，只有一條人影，像狂風般向莊一柱

奔去。

「三哥，你還好吧？」來人是鐵戈陸長天，包蓮兒早已走遠，莊一柱還在原地呆呆的挺立着，陸長天擔心他的安危，所以才奔上來探視。

一聲落寞的長嘆，莊一柱豪氣全消的道：「我很好，但，咱們兄弟栽了。」

陸長天道：「別這麼說，三哥，勝負是兵家常事，你只不過一時大意罷了，你回去，待小弟向她討回公道。」

莊一柱道：「不，老四，咱們不是她的對手，何況如非她手下留情，三哥早已躺在這裡了。」

古垂燈聽不到銅鐵二戈的談話，但瞧得出莊一柱的落敗，五軍堡名噪宇內，威懾江湖，四戈之一的銅戈，竟然一招之內敗給一個女人，莊一柱呆立鬥場是無面見江東，古垂燈可不能接受這一事實。

他知道對方這夥人武功很高，只是他們人數太少，他要以多為勝，毀掉這批可怕的敵人。

於是他撮口發出一聲急嘯，舉手一揮，領先向鐵山一行衝殺過去。

五軍堡這一展開攻擊，將是一個極端火爆的兇殺場面，鐵山雖是萬分着急，却無力挽回這股狂瀾。

晚流香忽然嬌叱一聲道：「你們給我站着。」

她的叱喝，並不能收到效果，但她抖手擲出兩粒黑丸，卻能立竿見影，使這般亡命衝殺的武士，一起驚惶的停了下來。

因為兩粒黑丸在空中撞擊，竟然發出一陣驚天動地的巨响，同時閃出一片耀眼的火光，使得日光為之失色。

這是一種極為强烈的火器，它可以炸毀一座山嶺，燒掉一片村落，血肉之軀碰到它，必定難以倖免。

如果它不是拋在空中，而是落在五軍堡的人堆裡，那將是怎樣一個後果？

古垂燈驚魂甫定，急忙抱拳向晚流香一拱道：「姑娘原來是司馬世家的高人，失敬，請問……」

晚流香道：「我是誰你就不必管了，其實咱們只想作個調人，並無半點惡意。」

語音一頓，接道：「你以為咱們人少，就想倚多為勝，你為甚麼不向四面瞧瞧？」

古垂燈舉目一瞧，他呆了，除了西邊的喀什河，其他三面都被重兵包圍，那是近三百名控弦武士，全都手執强弩，引弓待發。

如是百弩齊飛，再加上晚流香的强烈火器，場中兩派能夠生離此間的必然不多，面對死亡的威脅，他們只好訂下城下之盟了。

「你們這是作甚麼，有話何不好說。」古垂燈的姿態放低了，他不想將五軍堡的半數人力丟在這裡。

晚流香道：「我大哥說過，咱們並無惡意，由於閣下不聽忠告，咱們不得不展示一下實力。」

鐵山咳了一聲道：「五軍堡、錦衣門，是江湖一股安定的力量，也是中原武林的主流，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各位自相殘殺，要將培養不易的人才埋葬在這裡，豈不可悲。何況五軍堡的人遭到暗害，殺手不一定就是錦衣門，如是有人栽賍嫁禍，存心要你們兩敗俱傷，各位這場拚鬥，豈不是中了敵人的奸計？」

古垂燈道：「可是那錦帕……」

包蓮兒哼了一聲道：「殺了人再留下証據，只有瘋子才會這麼作。」

錦衣門烏少門主對古垂燈雙拳一抱道：「咱們素無恩怨，沒有殺害貴堡弟子的理由，如若眞有這個必要，在下也會堂堂皇皇的向貴堡挑戰的，烏某雖然年輕，還不至作出有辱門風之事。」

古垂燈道：「好，我相信你，今日之事就此作罷。」

語音一頓，回顧鐵山道：「多承指教，告辭。」

五軍堡與錦衣門先後撤離現場，烏元一在離開之際，向鐵山雙拳一抱道：「多謝，過幾天我再來找你。」

晚流香的貼身丫頭紫菀看着烏元一的背影道：「再來找你？他這話是甚麼意思？」

晚流香道：「可能是想跟咱們交個朋友，還會有甚麼意思？」

紫菀道：「跟他交朋友？哼，此人油頭粉面，我一瞧他就不順眼，我看還是免了吧。」

晚流香笑道：「又不是跟妳交朋友，要妳操那門子心？」

包蓮兒道：「這位少門主玉面朱唇，長相英俊，只是脂粉氣重了一點。」

鐵山道：「不要閒扯了，此間已經沒有事，咱們回去吧。」

他語音才落，一股有如宏鐘般的聲音忽然傳入耳鼓，道：「誰說沒有事了？老夫想瞧熱鬧，却被你攪了局，你說咱們這筆賬怎麼算法？」

語音來自喀什河的對岸，距離不會少於百丈，可見來人功力不凡。

鐵山舉目一瞧，果然瞧到數十丈外冒出一條人影，但見他行動如風，眨眼之間便已到達對岸，河面寬約四丈，一舉步就已跨了過來。

這是一位絕頂高人，鐵山自行走江湖以來，此等人物還是第一次見到。

瞧他的長相，一頭其白如霜的長髮，蓋着大半張面孔，幾乎與白髯連結在一起，紅潤得像嬰兒般的面色，與懾人心魄的眼神，顯示這位白髮老者的一身修為，已達高不可測的境界。

此人可能是當代七大奇人之一，鐵山自然不敢得罪，急忙雙拳一抱，躬身一禮道：「鐵山見過前輩，請

問……」

白髮老者道：「你要摸老夫的底？」

鐵山道：「不敢，這是晚輩應有的禮貌。」

白髮老者道：「老夫人稱大山翁，如果你早生五十年，或許會知道老夫的名號，現在說了還不是白說。」

鐵山道：「晚輩雖是我生也晚，但家師對前輩的高風亮節曾有叙述，使晚輩仰慕不已。」

大山翁，道：「哦，令師是誰？」

鐵山道：「家師姓李，隱居龍城。」

大山翁道：「龍城李侯？好好，咱們老弟兄有二十多年沒有見面了，他也來了西北？」

鐵山道：「晚輩也有幾年沒有見到家師，不知道他老人家是否來到西北。」

大山翁道：「見到令師之時，代老夫問候一聲。」

語音一落，彈身躍起，一閃之間，便已失去踪跡。

晚流香道：「好快的身法，七大奇人的威名果然不是倖致的。」

鐵山道：「大概不會再有事了，咱們走吧！」

此後一連多日平靜無波，但一股無形的浪潮，却在暗中醞釀着。

喀什河畔之會，鐵山本是排難解紛，為武林保存一點元氣，但人們却繪聲繪影，說他擒服五軍，錦衣兩派，培植實力，意圖不軌。

他的威名固然一日之間傳遍西北，但也樹立了不少强敵，成為有心者必欲除去的對象。

這天晌午時分，他正與尚曉春、包蓮兒、晚流香、孫采蓉等討論當前的形勢，以及今後行動的方針，還未獲得結論，諸葛麟就前來稟報道：「稟師父，狂沙堡的葛總管求見。」

鐵山道：「人呢？」

諸葛麟道：「在客廳。」

鐵山道：「你先去陪他，我馬上就來。」

待諸葛麟退出，包蓮兒道：「大哥，葛式榮為甚麼找你？」

鐵山道：「都木塔給我的任務還沒有達成，我想是為這個吧。」

包蓮兒道：「我跟你去見他。」

晚流香道：「我也去。」

鐵山道：「好，咱們走。」

在客廳，他們見到葛式榮，這位狂沙堡的大總管先是抱拳一禮，然後打了一個哈哈道：「恭喜你了，連大俠。」

鐵山道：「在下何喜之有？」

葛式榮道：「連大俠收服了五軍堡及錦衣門，為鷹王立了一件大功，鷹王為了實現諾言，特派在下請駕回堡，擇吉與玉瑪小姐完成終身大事。」

鐵山聞言一呆，他絕未想到都木塔會來這麼一招。

獲得玉瑪，借用都木塔父女擁有的實力，是他此行的目的之一，否則他就不必參加擂台比武了，現在鷹王要他與玉瑪完成終身大事，豈不是正如所願？

但事實並不是這麼簡單，都木塔父女祇不過想利用他罷了，一旦失去利用的價值，他們絕不會讓他活着的，就算玉瑪當眞嫁給他，忽罕已經作了她的入幕之賓，這樣的女人他怎能接受。

他這一遲疑，似乎大出葛式榮的意料之外，本來嘛，在邊塞，玉瑪是一隻高貴無比的鳳凰，人長得夠美，有權勢，有財富，誰要是娶了她，豈不是一跤跌到富貴窩裡去了，鐵山居然現出一副不情不願的神色，葛大總管怎能不大動肝火？

「怎麼啦？連大俠，莫非你認為玉瑪小姐配不上你？」

「總管不要誤會，在下不是這個意思。」

「那你是甚麼意思，你倒是說說看。」

「鷹王交代在下的任務還沒有完成，在下不能蒙混取巧。」

「你不是已經收服五軍堡及錦衣門了麼？鷹王對你的這項成就頗為滿意，你又何必謙虛。」

「不，在下只是當了一次和事佬，讓一個血腥場面暫時化解而已，也許他們會恨在下多管閒事，是敵是友還難以預測。」

「那就不必管他們了，跟我走吧。」

「我說過，鷹王交代的任務還沒有完成。」

「姓連的，別給臉不要臉，你敢不聽鷹王的命令？」

說到後來圖窮匕現，葛大總管的原形現出來了。

如果鷹王當眞是要鐵山回狂沙堡跟玉瑪成親，那麼今後他就是葛式榮的半個小主人了，屬下居然敢對小主人如此衝撞，莫非他瘋了不成？

葛式榮沒有瘋，他只是作威作福慣了，才不經意的暴露了他的本性，也可以說這只是一個騙局，鐵山如果回到狂沙堡，多半會兇多吉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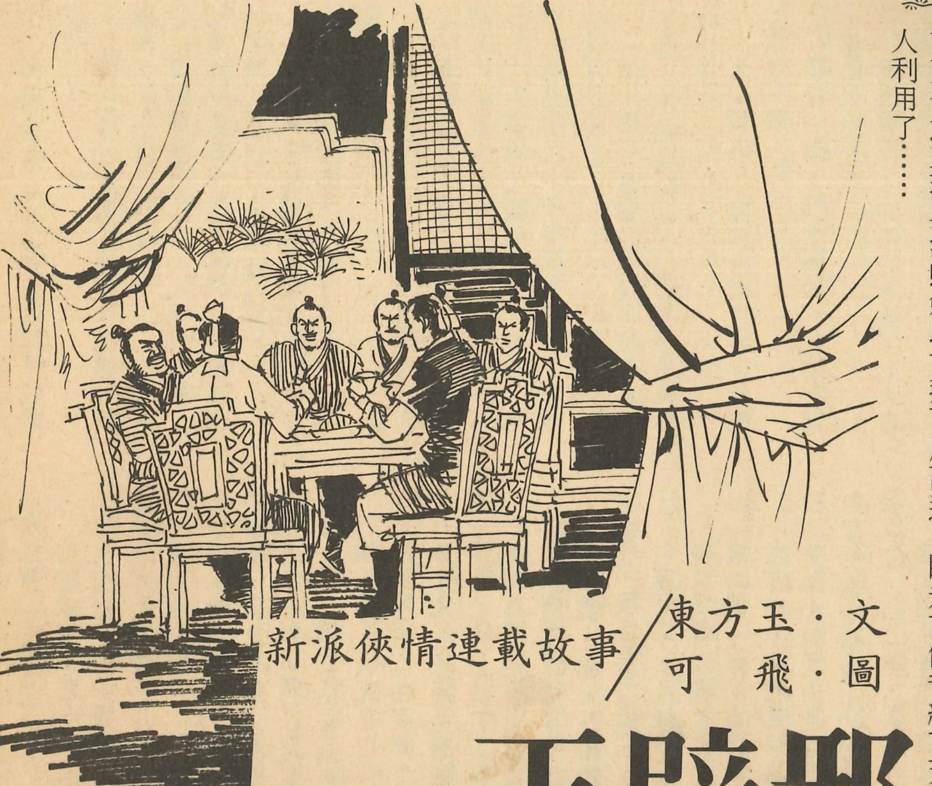
晚流香很快就想到它可能的後果，因而冷哼一聲道：「葛式榮，這裡不是狂沙堡，別向咱們炫耀你大總管的威風，老實告訴你吧，從今以後他不再回狂沙堡了。」

葛式榮一怔道：「怎麼啦？晚姑娘，別忘了妳是狂沙堡的內總管，胳膊居然往外彎，這還像話？再說妳是他甚麼人，他去不去狂沙堡要妳決定？」

晚流香撇撇嘴道：「我是他甚麼人你管不着，至於內總管麼，你如果不太愚蠢，就不該再作這等稱呼，你走吧，念在咱們一點香火情，今天放你一馬。」

（未完・十五）

上文提要：于千里救了丁天仁三人，以長江盟主之身份設宴招待丁天仁三人以及各盟友，席間，突然闖進一個幪面人，自稱爲武林聯盟之主，來邀請長江盟主加入聯盟組織，在座各人鑑於對方未肯透露姓名與身份，不予理睬，一語不和，彼此鬥强，幪面人一連傷了數人，丁天仁不忍，便起身應戰，不料，幪面人一見丁天仁之玉珮與紫虹劍即甘拜下風而逃，臨走前傳音給丁天仁說他受人利用了……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玉辟邪

藉助追踪散　尋得神女宮

赫連天大笑道：「兄弟的『黑煞掌』，雙手都會，不論傷了那一隻手，一樣可以使得出來。」

「這就對了！」

文中秀剛說了三個字，只聽門口響起總管于長壽的聲音說道：「屬下于長壽告進。」

于千里道：「進來。」

于長壽舉步走入，朝莊主抱拳道：「回莊主，屬下已經都辦妥了。」

于千里方一怔神，還沒開口，文中秀已經搶着拱拱手道：「于老哥，方才是小弟假傳聖旨，用你老哥的名義，要于總管去辦事的，現在他來覆命，是事情已經辦好了，現在咱們就該走了。」

于千里一怔問道：「文老二，咱們要去那裡？」

文中秀含笑道：「咱們不是要從歐陽生身上，查出武林聯盟是些甚麼人在興風作浪嗎？那就不能放過機會，由他給咱們領路，不是可以直達他們巢穴了？」

于千里問道：「你要長壽準備了甚麼？」

文中秀笑道：「百里洲四面環水，沒有舟楫，如何出得去？」

于千里點頭道：「好，好，文老二，這一趟就由你來當軍師，咱們人手上如何調度，如何行動，悉由你分配好了。」

文中秀拱拱手道：「于老哥是今年的會首，你老哥派兄弟擔任軍師，兄弟就是長江盟的正式軍師了。」

巢湖蒙叟掀髯笑道：「老朽雖然痴長幾歲，也總是長江盟的一份子，悉聽軍師調遣。」

文中秀連忙拱手道：「蒙老言重，在下不敢。」

巢湖蒙叟臉色一正，說道：「文老弟，這話就不對了，你既然榮任軍師，咱們長江盟所有人手，悉聽調派，老朽何能例外？」

文中秀連忙欠身道：「在下敬受教言，蒙老既然這麼說了，那麼就請蒙老擔任咱們此行的總接應，那裡需要支援，就請蒙老支援好了。」

巢湖蒙叟欣然道：「好，老朽就擔任總接應。」

文中秀又道：「等咱們到達地頭，就要兵分三路，于老哥居中，由兄弟爲副，季老哥爲左翼，由東老大爲副，羅老哥爲右翼，赫老三爲副。沒到地頭以前，咱們是一路的，所謂地頭，目前還無法確定是在那裡，這就要視當時的情況而定，兄弟以舉手爲號，就得各自散開，分頭進行。」

巢湖蒙叟頷首道：「看來文老弟果然已是胸有成竹了。」

文中秀目光一下落到丁天仁三人身上，說道：「現在我們已經知道江湖上出現了一個叫武林聯盟的組合，企圖問鼎中原武林，併吞各地的武林同道，從他們要長江盟加盟一節，即可

証明，由此推斷，重陽大會自然更是他們的目標，因此金公子令尊等人的失蹤，極可能也和他們有關，這一點雖然只是猜測之詞，也可以說八九不離十了。咱們今晚行動，旨在一探這些自稱武林聯盟的人，究是何方神聖？還有甚麼陰謀？金公子三位是長江盟的貴賓，兄弟不好說邀請三位同行，所以要三位自己決定。」

他這番話已有邀三人同行的意思，但却說要三人自己決定，這正是陰世秀才工於心機之處。

金瀾不加思索的道：「家父失蹤，只要有一絲線索，在下自然都非去不可。」

丁天仁因黑袍人臨行時曾以「傳音入密」說過不宜多留的話，本待回轉房間，和金瀾、易雲英商量後再作決定；但此時聽金瀾一口說了出來，自己就不好多說了，這就接口道：「在下和金兄弟義結金蘭，我們自然一同去了。」

文中秀含笑點頭道：「三位既然決定同去，兄弟之意，你們可和蒙老一路，作爲咱們三路的後援，蒙老江湖經驗豐富，三位和他在一起，大家也可以放心了，不知三位意下如何？」

丁天仁連忙拱手道：「在下兄弟能夠追隨蒙老，深感榮幸。」

巢湖蒙叟聽得大爲高興，呵呵笑道：「老朽有幸和三位少俠一路，老朽也覺得年輕起來了呢。」

文中秀道：「好了，現在人手已經分配好了，咱們就可以出發了。」

于千里問道：「文老二，咱們這裡派甚麼人留守？」

文中秀道：「百里洲可由于總管留守，李副總管率八名莊丁隨行，此事兄弟方才已交代于總管了。」

于千里大笑道：「文老二當眞不愧爲軍師，原來一切都已安排好了，好，咱們那就走吧！」

當下由總管于長壽領路，于千里陪同衆人，穿行長廊，經過兩進屋宇，進入院後一座廣袤的花園，此時夜色已濃，但見樹影參差，不時可以看到亭台樓閣，這樣走了一陣，就來至一處水榭，波光瀲灩，四周種着柳樹，是一個相當大的人工湖。

于長壽走近湖邊，撮口發出一聲輕哨，哨聲甫落，但見一艘快艇，迅快的從一處柳樹下駛出，緩緩泊到水榭岸邊。

于千里一抬手道：「大家請上船了。」

他首先縱落中艙，接着大家也相繼登船，于長壽最後一個上船，同時揮了下手，前後六名水手立即划起木槳，朝湖面駛去。

這艘快艇，中艙可以容納十餘個人，大家分在三排木板上坐下，還不算擠，駛行之中，穩而且快。

于千里問道：「長壽，來人從那裡走的，你查清楚了沒有？」

于長壽連忙欠身道：「回莊主，那廝離去之後，屬下已傳令各處水上巡邏，密切注視，但不可露了行迹，方才李璠已經趕下去了。」

于千里頷首道：「你做得很好。」

幾句話的工夫，船已從湖面轉入一條小河，兩岸依然遍植柳樹，倒垂迎風，看不清岸上景物。

過不一會，小河已到盡頭，前面橫亘着一道高牆，但聽一陣轆轤聲響，牆脚下露出一個圓洞門，快艇駛出圓洞門，船後又響起轆轤聲，一道水閘緩緩放下，敢情已經出了于家莊院。

圍牆外，依然是一條小河，兩岸也同樣種植柳樹，快艇有六名水手划槳，駛行極快，漸漸已可看到兩岸野阪，和稀稀落落的民房。

又駛行了將近一刻工夫，前面已出現了一片浩瀚大江，江面遼闊，幾乎一望無際，江邊停着一艘兩道桅的帆船，這時快艇已經緩緩駛近過去，靠着帆船停泊。

于千里站起身道：「諸位請上帆船。」說完，當先縱身而起，躍上帆船。

大家也跟着相繼躍登。總管于長壽在快艇上躬身道：「屬下不送了。」

快艇立即掉轉頭，朝原路駛去。

帆船上早已有一名青衣人迎着于千里躬身道：「莊主請貴客到中艙奉茶。」

他正是副總管李璠。

于千里陪同大家進入中艙。這艘船大了，中艙自然也寬敞多了，艙板上鋪着一層地毯，中間放一個小圓桌和大小木盤，盤中有一壺上好香茗，和十二個瓷杯，大家可以圍着大盤坐下，喝茶聊天。

于千里請大家坐下之後，就回頭朝李璠問道：「來人從何處上船走的？可有他的行踪？」

李璠躬着身道：「那人從何處上船，當時沒有人跟踪出來，屬下也不清楚，但咱們水上巡邏却在江面上發現的，那是一艘梭形快艇，朝對江駛去。」

于千里哼了一聲，又道：「現在呢？」

李璠道：「屬下奉總管之命，已要他們一路嚴密注意，不得稍露形迹，目前都在咱們監視之中。」

于千里點頭道：「如此就好，咱們就跟他下去。」

李璠恭聲應「是」，迅速退了出去。水手立即掛起兩道布帆，朝江面駛去。

李璠站在艙後，指揮着舵手，浩瀚的江面上，不時可以看到來往的船隻，駛行在黑夜之中，也不時可以看到船上閃爍的燈光。

李璠就是要舵手按照那些閃爍的燈光行駛。這是特定的記號，只有李

璠認得出來。

兩道風帆鼓足了秋風，滑行在大江之上，當眞快逾奔馬，這樣行駛了將近一個多時辰，漸漸靠近江岸。

于千里問道：「李璠，咱們可是要靠岸了？」

李璠躬着身道：「回莊主，對方快艇就是在前面登陸的。」

季傳賢道：「前面是虎牙山。」

荊門山和虎牙山隔江對峙，他自然很清楚。

李璠應了聲：「是。」

季傳賢沉思道：「這一帶並沒有江湖人嘯聚，他何以會在這裡登陸的呢？」接着問道：「那是甚麼時候的事？」

李璠道：「大概在半個時辰以前。」

文中秀緩緩舒了口氣笑道：「如此就好。」

于千里回首笑道：「軍師想必有何妙計了？」

文中秀只是微微一笑道：「兄弟可以斷言，此人已絕難逃出咱們掌握之中。」

這時船已靠岸，只是岸邊風浪較大，江濤拍岸，船隻搖擺不穩。

文中秀道：「大家快請上岸了！」說完，當先縱上岸去。

于千里看他搶先登上岸去，心知必有原因，於是也就跟着縱身而上，大家也紛紛跟了上去。

丁天仁回頭悄聲問道：「這裡風浪較大，船身不穩，二位賢弟小心些才好。」

金瀾道：「大哥只管先上，不用擔心我們。」

易雲英暗暗哼道：「你上得去，難道我上不去？」

三人也同樣縱上岸去。最後是副總管李璠，和八名勁裝莊丁，也相繼上岸。

文中秀當先躍上江岸，並沒閒着，他一手打開摺扇，一會俯身在四處尋尋覓覓，一會又仰首向天，好像用鼻孔嗅着天空。

羅長發走近過去，問道：「文老二，事情如何了？」

文中秀道：「夜風太大了，但差幸他離去不久，還有一點蛛絲馬跡可循。」接着摺扇一指，又道：「他是往北去的，只是……他登岸之後，何以要在這裡耽上一陣才行離去……」

季傳賢道：「會不會有甚麼詭計？」

文中秀道：「但留在這裡的只有他一個人的氣味，應該不會有甚麼詭計。」

巢湖蒙叟道：「也許他們早就約定在這裡留有甚麼記號，指示他的行止，這種記號爲了不易被外人發現，往往都留在極爲隱蔽之處，因此他上岸之後，要在這四周仔細察看了。」

他畢竟老江湖了，事情經他這一說，就解開了謎團。

于千里問道：「文老二，你可以確定他是往北去的？」

文中秀豁然笑道：「兄弟如果連這點都不能確定，這軍師就不用當了。」

巢湖蒙叟笑道：「文老弟素擅『捕風捉影』之術，大概錯不了。」

文中秀道：「蒙老誇獎，講到追蹤術，羅總杆主不知比在下高明多少呢，在下只是和他動手之際，想到咱們也許要找他落脚之處，才在他大衣上彈了少許『追蹤散』，在三五個時辰之內就算他上天入地，也不難找不到他。」

于千里大笑道：「文老二果然有一手，咱們還等甚麼？大家走吧！」

一行人仍由文中秀領路，立時展開脚程，往北奔行。

丁天仁聽了他們談話，心中暗道：「看來行走江湖，當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武功之外，還要機智和經驗，他們說的『捕風捉影』、『追蹤術』、『追蹤散』這類名稱，自己簡直聞所未聞！」

要知他是峨嵋弟子，堂堂正正的名門正派，就算在伏虎寺耽上一輩子，也是聽不到這些的。

一行人由文中秀領頭，文中秀有「追蹤散」可循，是以一路上並沒多大躭擱，只是放腿奔行。

長途奔行，就要施展「陸地提縱術」，提縱也者，提氣縱掠是也，就是一般所說的輕功了。輕功只是技巧而已，必須有內力爲基礎，內功精純了，輕功自然也相對的提高了。

這一行人中，只有丁天仁、金瀾、易雲英三人年紀最輕，內力自然也最弱了，時間稍長，和前面的人距離也漸漸拉遠了。就算三人不住的提吸眞氣，也沒有用，內力比人家差得很多，怎能和人家相提並論？差幸他們身後還有副總管李璠和八名莊丁。

李璠身爲百里洲副總管，一身武功絕不會差到那裡去，他一直跟在丁天仁三人身後，也許是于千里暗示過他，要他跟在三人後面，暗中也有保護之意。因爲三人總是百里洲的「貴賓」，讓一個副總管都超過他們，對三人臉上總是不大好看。

何況李璠還率領了八名莊丁，這八名莊丁也是經過挑選而來，一個個身手矯捷，武功絕不會弱，但莊丁更不能越過「貴賓」的前面了，所以由李璠率同他們作爲殿後。

現在已經是子夜了，一行人一路朝北奔行，少說也奔出兩百里以外，前面領路的文中秀脚下漸漸緩了下來。

于千里問道：「文老二，是不是已快到地頭了？前面就是歸州了？」

文中秀微微搖頭道：「兄弟也不知道，只是大家一口奔行了這許多路，也該歇憩了，還有後面的人還沒趕來，也好讓他們坐下來喘口氣再走。」

過沒多久，丁天仁三人和副總管李璠率領的八名莊丁也陸續趕到，大家有的到溪邊掬水喝着，有的掬水洗臉，坐歇了一回，體力也恢復了許多，才繼續上路。

這樣又走了一個更次，眼看羣峯隱隱，山巒起伏，愈來愈見險峻！

巢湖蒙叟看得臉色微變，說道：「文老弟，前面是巫山十二峯了？」

文中秀點點頭道：「是的。」

巢湖蒙叟攢眉問道：「歐陽生是朝巫山方向去的嗎？」

文中秀道：「照目前的方向行進，如果不變的話，那就是朝巫山去的了。」

巢湖蒙叟搖搖頭道：「巫山神女宮秦宮主立有一條禁令，不准江湖男子踏上神女峯一步，歐陽生如何會朝巫山去的呢？」

羅長發道：「這只有一個理由，武林聯盟的盟主說不定就是秦仙子亦未可知。」

巢湖蒙叟道：「這不大可能，秦宮主是個孤傲成性的人，數十年來，未聞她有甚麼野心。」

季傳賢道：「目前離巫山還有一段路，說不定歐陽生只是經過而已！」

巢湖蒙叟道：「但願如此，如果歐陽生眞是上巫山來的，這麻煩就大了。」

于千里道：「眞要如此，也是神女宮先找上咱們長江盟的，咱們並不是上門尋釁來的，江湖武林總要講一個理字。」

一行人雖在說話，脚下却絲毫未停，說話之間，已經奔近巫山脚下。

文中秀已經站定下來，皺着眉頭說道：「現在已可確定，歐陽生是朝神女峯去的了。」

東大成道：「這麼說，神女宮果然就是武林聯盟了。」

季傳賢道：「就算神女宮不是武林聯盟，至少也和武林聯盟有關了。」

巢湖蒙叟道：「老朽覺得咱們和神女宮一向河水不犯井水，不如等天亮之後，正式拜會秦宮主，較爲妥當，不知大家的意思如何？」

于千里道：「咱們明着拜會秦宮主，如果她一口否認，並無歐陽生其人，咱們一點証據也沒有，豈非徒勞跋涉，一無所獲，何況釁由彼起，咱們只要盯注歐陽生，有了証據，神女宮也就無話可說了。」

羅長發道：「不錯，咱們不能讓歐陽生脫身，否則就查不到武林聯盟了。」

季傳賢道：「咱們已經追了一個晚上，豈能因到了巫山，就中途而廢？」

于千里道：「那就追下去。」

文中秀道：「這就是神女宮擺明和咱們作對了，咱們還有甚麼好顧忌的？」

巢湖蒙叟爲人持重，叮嚀道：「文老弟，你務必謹慎將事，查清楚了才好。」

文中秀道：「在下省得，這一路上在下都十分小心，不敢有絲毫疏忽之處。」

現在已經漸漸接近神女峯，巍峨的神女宮業已在望，走在前面的陰世秀才文中秀更是提起精神，小心翼翼的行進，他憑仗「追蹤散」特殊的氣味，追蹤到這裡，已可完全確定無敵陰手歐陽生正是朝神女宮去的。

也由此可以推想神女宮和所謂武林聯盟，必然有着密切關係，不然，歐陽生不會夤夜趕上神女宮來了。

于千里悄悄走上兩步，問道：「文老二，情形如何？」

文中秀摺扇朝前一指，說道：「錯不了，他已進入神女宮去了。」

于千里憤慨的道：「想不到神女宮居然眞會是武林聯盟！」

季傳賢問道：「軍師打算如何行動？」

文中秀道：「咱們最重要是先找到歐陽生，這樣秦楚雲就無話可說了，因此咱們仍須分作三路，暫以不驚動對方爲宜，一切照原議進行，李副總管率同八名莊丁，就留在這裡，不用進去了。」

大家點着頭，表示同意。

巢湖蒙叟道：「有一點，大家必須特別注意，雙方能不撕破臉，最好不撕破臉。」

文中秀覺得他人老了，處處都畏首畏尾，但口中還是順着他道：「蒙老說得是。」說着右臂向空一揮，低聲道：「于兄、季兄、羅兄，咱們上去。」

這三路，由于千里、文中秀居中，季傳賢、東大成居左，羅長發、赫連天居右，他們早已約好了聯絡訊號，這時就分作三組，縱身掠起，朝神女宮撲去。

副總管李璠在百里洲當了二十年的副總管，江湖經驗老到，不待吩咐，早已指揮着八名莊丁，退入右側一片松林之中，藉着樹身掩蔽，各自隱藏起來。

現在剩下來的只有擔任後援的巢湖蒙叟和丁天仁、金瀾、易雲英四人了。

丁天仁朝巢湖蒙叟問道：「蒙老，我們要不要上去？」

巢湖蒙叟手提旱烟管，笑道：「咱們是後援，自然要稍後上去，這時候不妨先坐歇一回。」說完，在一棵大樹老根上坐下，裝了一筒旱烟，吸了起來。丁天仁和二位義弟可沒坐下，只是站着仰看峻拔入雲的神女峯。

直待巢湖蒙叟吸完一筒烟，才站起身朝三人笑道：「你們大概已經等得不耐煩了，咱們前面三路人進去了好一回，並無動靜，可見沒被神女宮的人發現了，現在咱們也該進去瞧瞧了。」

一面又自言自語的道：「巫山神女宮名震江湖，怎麼會如此疏於防範

呢？」

神女宮矗立在山麓，看去覆蓋極廣，依山而起。一條由石條鋪成的步道，每走上十來步，就有幾級石階，兩邊古木森森，極爲幽暗。

登上一片石駁平台，四面圍以白石欄杆，在這裡可以看到巫峽的江面。

神女宮的正面，有兩座高踞的青石獅子，三座宮門，緊閉着六扇高大的朱門，正門上有一方直匾，朱底金字「神女宮」三個大字，甚是氣派！

三路六人，分由正面和兩側進入宮去，此刻已有一刻之久，但却沒有一點聲息，這是說並未驚動宮中的人了。

巢湖蒙叟是老江湖了，爲人持重，他在宮前佇立下來，凝神傾聽了一回，才朝身後三人打了個手勢，雙足輕點，縱身拔起，一下登上圍牆，就一閃而沒。

丁天仁從沒夜行經驗，心頭既緊張，又刺激，看到他的手勢，慌忙和金瀾、易雲英打了個招呼，緊跟着縱身撲起，躍登牆頭，擧目看去，裡面是一個大天井，巢湖蒙叟已經閃到左首廊下，朝自己急着招着手，(他因丁天仁停在牆頭上，心中暗暗着急，這樣最容易被人發現，是以連連招手)就翩然飛落，急步掠了過去，他身後兩人也一起奔了過來。

巢湖蒙叟沒有作聲，手提旱烟管，耳目並用，由左廊轉到正面，腳下稍微一停，回頭悄聲道：「你們跟在老朽身後，務必要保持數尺距離，不可太近，以防有人施襲，才有迴旋閃避的空間。」

丁天仁點了點頭，就一個接一個悄悄閃入大殿。

這是神女宮的正殿，神龕內供奉的自然是神女了，可以想象得到一定雕塑得美如天人，栩栩如生，只是大殿深邃黝黑，神龕中更爲幽暗，看不到神像。兩側木柵內，是八名女侍，都有一人來高，手中不知捧着甚麼。

這座大殿相當廣大，愈覺幽暗陰深，巢湖蒙叟耳目並用，閃入大殿之後，當先朝裡行去，後面三人，每人都保持了數尺距離，閃入大殿，就儘量向左側暗處移動，藉以隱蔽身形，等前面的人走出一段路，再跟着行進。

就在此時，突聽走在最後的易雲英發出一聲驚叫：「啊，大哥！」

丁天仁急忙回過身去，「噓」了一聲，低聲道：「三弟，甚麼事？」

易雲英驚懼的道：「這裡有一個人，好像……死了……」

她這聲驚啊，巢湖蒙叟自然也聽到了，急忙迅速回身走來。

金瀾和丁天仁早已掠到易雲英身邊，丁天仁悄聲問道：「人在那裡？」

易雲英驚魂甫定，伸手朝壁角指了指道：「就在那邊，方才我腳下碰到的。」

巢湖蒙叟一下閃到那人身邊，凝足目力看去，果然有一個人直挺挺的躺在地上，他內功精純，殿上雖然黝黑，仍可依稀看清這人是個青衣女子，年歲不會很大，右手長劍已經出鞘，顯然是被人用重手法擊斃的，從此女一身裝束看來，分明是神女宮的人了，不禁暗暗攢了下眉，一面俯下身去，目光凝注，發現青衣女子胸口與咽喉之間，印着五個極明顯的指痕！

「天龍爪！」巢湖蒙叟心頭驀然一震，他自然認得出這是潛龍于千里的成名絕技「天龍爪」，自己一再交代非萬不得已，不可出手傷人，此女不過是秦宮主門下一個女弟子，怎好下此毒手？

心中想着，剛直起身來，瞥見靠壁一丈遠處，好像還有一個人影躺臥在地上，急忙飛身過去，注目一看，果然又是一個青衣女子，一身裝束和前面一人相同，只是此人連長劍尚未出鞘，就被人一擧擊斃，傷處同樣在咽喉下面，胸口之上，同樣是死在「天龍爪」下！

丁天仁問道：「蒙老，這兩人……」

巢湖蒙叟臉色凝重，並沒答他所問，只是急急說道：「咱們快走！」

話聲甫落，已經急匆匆的往裡走去。

丁天仁看他神色好像發生了甚麼大事，連說話都來不及，只好緊跟着他身後走去。

易雲英閃到大哥身邊，披披嘴道：「他們甚麼事都不肯說，好像把我們看作外人一般！」

丁天仁笑道：「我們本來就不是長江盟的人。」

金瀾低聲道：「大哥、三弟是幫我來的，我心裡很感激。」

丁天仁忙道：「快走，不用說了。」

轉過大殿又是一個大天井，又是一座殿宇。

三人穿過天井，看到巢湖蒙叟停在殿前右階上，那是因爲殿前入門處又發現了四具屍體，同樣是四個青衣女子，四柄長劍都已脫手，落在她們屍體不遠。

巢湖蒙叟自然都已驗看過了，這四個人，兩個傷在胸口上部，依然是「天龍爪」，兩個則是被利器割斷咽喉，無疑是傷在陰世秀才文中秀摺扇之下。(文中秀的摺扇，打開來扇面鋒利如刃)

這一情形，就是中間這一路潛龍于千里和文中秀兩人剛跨上殿門，就遇上這四個青衣女子，對方長劍堪堪出鞘，兩人就不問青紅皂白，痛下殺手，這四個人就這樣倒在大殿入口處的。

巢湖蒙叟看得連連頓腳，氣怒的道：「這兩人簡直瘋了！」

第三進是一個清幽的客廳，小天井兩邊是兩排花架，架上放着幾十盆盆景，現在兩排花架前面，(也就是小天井的中間)，又有四個青衣女子仆臥在地上。

這一情形和前面稍有不同，這裡是有人闖進來，走到小天井中間，被四個青衣女子從四面圍上來的時候才出手的，一下就把四人解決了。

巢湖蒙叟自然也要看看這四人是如何致死的？但他察看了四人傷處之後，不由給怔住了，這四人傷處部位不同，但却是被同一種兇器所傷，傷處有孩童拳頭大的一個圓形，連衣衫都陷了下去，顯然是被內力震死的！

他不由自主的擧起旱烟管看了一眼，這人難道使的也是旱烟管？烟斗也和自己差不多？不，他練的竟然也會是言門「透骨功」！

霎那之間，巢湖蒙叟一張老臉由駭異變成了憤怒，厲笑道：「這四人難道會是老夫殺的？果然是一個極大的陰謀！」

這一怒之下，他本來彎着的腰，陡然挺直了，一個人好像增高了許多，目中寒芒四射，大聲喝道：「是甚麼人佈置下的陰謀，你給老夫出來！」

這一聲大喝，聲若洪鐘，就算睡得再熟的人，也會驚醒過來；但偌大一座神女宮，竟然會沒人作聲，沉闃若死！巢湖蒙叟心頭又是一凜，巫山神女宮，名震武林，已有百餘年之久，傳到現任宮主散花仙子秦楚雲已經第三代了，這位宮主年事不大，武功極高，在江湖上出名難惹，但以今晚的情形看來，很可能是神女宮已出了事。

一念及此，立即朝丁天仁三人道：「咱們快些進去，找到于莊主、文老二才好。」話聲出口，人已迅速往裡掠去。

神女宮共有五進，依着山勢，一進比一進高，從第三進開始，已是宮主和門下弟子的住所。除了正屋，兩邊還有許多房舍，各自自成院落，覆蓋之廣就算你來上一百個人，也未必查得清楚。

巢湖蒙叟想到不是神女宮出了事，就是另有陰謀，因此急於要找于千里、文中秀二人，一路匆匆往後進奔行而來，就在他掠近第五進的時候，突聽三丈暗處，似有輕微的衣袂飄風之聲！

他一路進來，始終不曾遇上神女宮的人，已可斷定神女宮果然遭了大敵，已經空無一人，那麼這輕微的衣袂飄風之聲，說不定是于千里和文中秀了。他此時已無暇多想，就大聲說道：「是于莊主、文老弟嗎？」

暗影中果然閃出兩條人影，這兩人正是于千里和文中秀。

于千里抱拳道：「蒙老也進來了？」

巢湖蒙叟問道：「二位可曾找到歐陽生？」

文中秀道：「說來慚愧，此人狡獪如狐，在下和于兄找遍每一處房舍，都沒有他的影子。」

巢湖蒙叟問道：「你們有沒有遇上神女宮的人？」

于千里道：「這也是奇事，偌大一座神女宮竟然一個人也不見。」

「唔！」巢湖蒙叟道：「此中只怕另有陰謀，咱們快退出去再說。」

于千里道：「蒙老可是發現了甚麼？」

巢湖蒙叟道：「老朽進來之時，每一進都發現有幾具神女宮青衣女子的屍體，一共大概有十一二個之多，她們致死之因，就是喪生在于莊主的『天龍爪』，文老弟的扇刃之下，另外有四個，嘿嘿，竟然是死在老朽烟斗下的……」

文中秀聽得悚然一驚，失聲道：「不好，咱們中了人家嫁禍之計！」

巢湖蒙叟道：「不錯，老朽也是這樣想，才匆匆趕來找二位的。」

文中秀道：「咱們快退出去。」

話聲一落，立即撮口發出一聲長嘯，嘯聲尖銳悠長，正是他和左右內翼約好的撤退訊號。

巢湖蒙叟忽然回過頭去，口中咦道：「丁少俠三位呢，怎麼還沒進來？」

文中秀道：「他們和蒙老一起進來的嗎？」

巢湖蒙叟道：「就在第三進發現有四個青衣女子是死在老朽旱烟斗下，老朽想到事有蹊蹺，就告訴他們快走，老朽因心中有事，就先走了一步，他們隨後進來，中間只隔了第四進，應該早就來了。」

文中秀道：「咱們退出去，一定會遇上的，快些走吧！」

三人離開第五進，穿行第四進，依然不見丁天仁三人蹤影。

巢湖蒙叟心頭一急，就大聲叫道：「丁少俠，金大俠，你們在那裡？」

他聲音洪大，尤其在黑夜之中，萬籟俱寂，這喊聲自然傳出老遠，但却不聞有人回答。

巢湖蒙叟雙眉微蹙，說道：「丁少俠三人和老朽前後不過數步之差，就算落後，不會太多，他們會到那裡去呢？」

于千里道：「他們會不會先退出去呢？」

巢湖蒙叟道：「不會的，老朽和他們說要進去找二位的。」

文中秀道：「他們會不會出事呢？」

于千里道：「決不會出事，丁天仁老弟一身武功極爲可觀，何況他們有三個人在一起，就算遇上高手，不可能在一兩招內就被人制住，咱們豈會聽不到一點聲音？」

文中秀道：「目前天快亮了，咱們不能在此久耽，不如先退出去再說。」

　巢湖蒙叟頷首道：「那也只好如此了。」

　三人相偕循原路退出，巢湖蒙叟每經過一進房舍，都要大聲叫喊，始終不見丁天仁三人的影子。

　現在他們已經退到第一進大殿之上，這一剎那間，三人目光一注，心頭不禁驀地一緊！

　這時天色已見破曉，東方吐出稀微曙光，大殿前面，偌大一片大天井中，但見刀光閃閃，一式青衣的神女宮弟子不下數十人之多，已經嚴陣以待！

　神女宮弟子一個個都是花不溜丢的小姑娘，年紀全在二十上下，生得眉目如畫，嬌艷如花，尤其身上穿了密扣緊身勁裝，更見胸脯飽滿，纖腰窄細，曲線玲瓏，婀娜多姿，美不勝收。

　天井中間停放着一頂金漆軟轎，轎中端坐着一個鳳髻高峨，面垂輕紗的白衣女子，雖然看不到她的面貌，但從她裝束上可以看得出來，她年紀不會很大，但她雙目神光却透過蒙面輕紗，依然炯炯逼人，有如寒電一般！

　她，正是江湖上出名難惹的巫山神女宮宮主，散花仙子秦楚雲。

　軟轎是由四名青布衣褲的大脚婆子抬的，如今轎已放下，她們腰插雙鐧，分左右站在軟轎前後，變成了軟轎的護衛，她們就是秦仙子的護轎四煞。

　轎後雁翅般排立的是二十四名弟子，由秦仙子小師妹葉青青所率領。

　葉青青今年才二十歲，和第四代弟子年紀差不多，是秦仙子代師叔收徒，代師叔傳藝的小師妹。

　秦仙子爲甚麼要代師叔收徒呢？因爲巫山一派，昔年創自師姐妹三人，因此歷代都有三個師姊妹共同管理。秦仙子的三師叔一直沒收門人，十年前去世，身後沒有傳人，秦仙子只好挑一個資質好的少女，代師叔收徒了。

　就因爲葉青青和師侄們年齡相仿，看不出甚麼來，唯一和第四代弟子不同之處，就是她穿的是一身白衣了。

　從殿前這一陣仗看來，顯見秦仙子剛從山外面回來了。

　巢湖蒙叟眼看事已至此，只好硬着頭皮，手提旱烟管走在前面，目光再向左右一掠，不僅丁天仁三人不見蹤影，連左右兩翼的四人，左首進去的荆門山主季傳賢，冷面屠夫東大成，從右首進去的排教總柁主羅長發，黑手神赫連天一個都不見，心中更是暗自意識到事態越來越嚴重。

　現在從大殿石階上走下去的只有自己和于千里、文中秀三人了，他懷着沉重心情，朝神女宮主抱了抱拳，還沒開口。

　散花仙子已經開口了：「你是長江盟的人，誰是頭兒？」

　話聲奇冷無比，令人立生寒意！

　巢湖蒙叟依然拱拱手道：「長江盟只是住在長江上下游武林同道的一個集會，並無頭兒……」

　散花仙子哼道：「你就是自稱巢湖蒙叟的雷公言武？」

　巢湖蒙叟自從隱居巢湖之後，就不用雷公言武之名，已有四十年了，對方居然一口道了出來，人家既然叫了出來，雷公言武又沒有甚麼見不得人的事，只是當日退隱之後，不願再用姓名而已，此時不覺拱拱手道：「老朽自從退隱巢湖不用姓名，已有四十年了。」

　「好個退隱巢湖！」散花仙子冷笑道：「今晚若非被我親自截住，眞還把你當作退出江湖，嘯傲山林的隱逸之士呢，却沒想到你遁跡江湖四十年之久的雷公言武不但重出江湖，而且妄想稱霸武林，由長江盟進而組織武林聯盟，視我神女宮峙立巫山，是你們的絆脚石，因此陰謀設計，明的約我去白帝城赴約，你們暗裡却率衆偷襲神女宮，你說該如何了斷呢？」

　于千里大聲道：「長江盟不是武林聯盟。」

　巢湖蒙叟點着頭道：「這是一石二鳥，是一個可怕的陰謀！」一面朝散花仙子拱拱手道：「秦仙子認爲咱們來偷襲的嗎？」

　散花仙子道：「難道不是？」

　巢湖蒙叟道：「眞的不是，老朽願以生命作擔保。」

　散花仙子冷哼道：「你是長江盟的人，你說的話有誰能信？」

　巢湖蒙叟臉色一正，說道：「數十年來，老朽說出來的話，有誰不信？不錯，老朽和長江盟有很深的淵源，但老朽不問塵事已有四十年之久，既未重出江湖，更沒有甚麼野心，長江盟也絕非武林聯盟，而且還是追查武林聯盟來的……」

　散花仙子哼道：「難道神女宮會是武林聯盟不成？」

　巢湖蒙叟神色鄭重的道：「即以今晚之事來說，顯係有人暗中佈局，設下的一石二鳥之計，讓咱們兩家拚個兩敗俱傷，他們的陰謀也得逞了。」

　散花仙子冷冷的道：「他們是甚麼人？」

　巢湖蒙叟道：「自然是武林聯盟了。」

　剛說到這裡，只聽身後大殿上傳出一陣輕快的脚步聲，急忙回頭看去，只見從大殿上匆匆走出一個雲髮披肩，身穿白色衣裙的女子，她雖然走得很急，但依然神態嬌嬈，婀娜多姿。

　這白衣女子身後，緊跟着十二名手持長劍的青衣少女，像一陣風般，走出大殿，在階前一排站定。(她們站立之處，正是巢湖蒙叟等三人的身後)那自然有截斷三人退路之意。

　白衣女子一直走到軟轎前面，才身形一停，躬着身道：「回宮主，宮中並無敵踪，但留守的十九名弟子，已全體罹難。」

　散花仙子兩道眼神突然從蒙面輕紗中電射而出，說道：「妳說甚麼？」

　白衣女子道：「本宮十九名留守弟子，業已全部遭人毒手。」

　散花仙子怒哼一聲道：「是甚麼人殺死她們的？」

　白衣女子道：「宮中並無打鬥迹象，她們有些連長劍都未出鞘，就遇到襲擊，有的身中『天龍爪』，有的被鋒利的摺扇扇面割斷咽喉，也有的是被旱烟管烟斗擊中要害致死的……」

　散花仙子憤怒的道：「這些該死的東西！」

　她坐着的人突然間隨着話聲，原式朝上升起七八尺高，一下在空中停住，護轎四煞不待吩咐，立即抬起空轎朝右首橫閃出去。

　散花仙子才飄然落到地上，右手白玉拂塵朝巢湖蒙叟一指，哼道：「原來你們三個乘我不在，殘殺我宮中弟子一十九人，現在還有何說？」

　她這白玉拂塵一指，本來雁翅般排立在轎後的青衣少女們，立即從左右兩側包圍過來。加上背後階前的十二名青衣少女，和回過去的白衣女子，正好把三人圍在中間。

　巢湖蒙叟眼看一場被人陰謀安排的火併，已無善了之勢，心頭一急，沉聲喝道：「秦宮主，妳一向是明理的人，怎麼還相信貴宮一十九名弟子是老朽等人殺的嗎？神女宮和長江盟素無怨隙，老朽已一再奉告，這是有人預先有了週密佈置的陰謀，秦宮主如果不加採信，雙方此釁一啓，就非落個兩敗俱傷不可，希望秦宮主三思，能够把誤會解說清楚，不是更好嗎？」

　散花仙子自然也清楚，長江盟結合了長江上下游各個地方勢力，聲勢極盛，其中尤以辰州言門和排教最爲難惹，確也不可輕視，聞言沉哼道：「事實俱在，你說有人企圖嫁禍長江盟，這話有誰能信？」

　「信不信在妳。」

　陰世秀才文中秀憤然道：「但事實俱在，不信也由不得妳。」

　散花仙子冷厲的目光朝文中秀投來，問道：「你是文中秀？」

　文中秀傲然道：「不錯，在下正是文中秀。」

　散花仙子道：「你說的事實俱在，有何事實？」

　文中秀道：「秦宮主想聽？」

　散花仙子冷冷的道：「你們好像說我不明事理，因此我自然要聽聽你們事實俱在的理由了。」

　文中秀道：「秦宮主果然名不虛傳，但在下想先請教秦宮主一件事。」

　散花仙子道：「你說。」

　文中秀道：「在下方才聽秦宮主說過，好像妳是應約到白帝城去的，不知能否說得詳細一些？」

　散花仙子冷聲道：「是你們長江盟向我下的戰書，你還問我作甚麼？」

　「是我們下的戰書？」文中秀駭然道：「長江盟並無正式組織，只是長江上下游武林同道的一個集會，每年有一値年的會首，處理一些事務，如此而已，今年的會首，是百里洲于莊主，也在這裡，而且昨晚(現在天色已經大亮)正在百里洲于家莊聚會，根本沒有發甚麼戰書給神女宮的事。」

　散花仙子道：「戰書上就是由于千里署的名。」

　于千里道：「秦宮主明察，長江盟和神女宮一向井水不犯河水，雙方並無怨隙可言，怎會向貴宮遞下戰書，何況在下也並未簽署甚麼戰書。」

　散花仙子看他們說得不像有假，心中不禁也有些相信了。

　文中秀道：「咱們要知道的就是秦宮主赴甚麼人之約去的，現在既知道是長江盟向秦宮主下的戰書，約妳到白帝城去的，這就够了，秦宮主前去赴約，到了白帝城，自然沒遇上長江盟的人了？」

　散花仙子怒聲道：「你們使調虎離山之計，前來偷襲神女宮，自然沒人前去白帝城了。」

　文中秀道：「在下再請問秦宮主一句，就算是咱們使用調虎離山之計，把秦宮主引開，試問咱們爲甚麼要偷襲神女宮？就是爲了殘留在神女宮的十九名女弟子？還是要毀去妳們神女宮？但目前神女宮不是好好的並未毀去，那麼咱們究竟目的何在？好了，現在請秦宮主再聽聽在下等人找上神女宮來的前因後果……」

　他從自己等人集會百里洲，當晚宴會中，有人自稱奉武林聯盟盟主之命，希望長江盟加盟，並曾和自己等人動手，以及自己在和他動手之際，暗下「追踪散」，自己等人如何夤夜追踪，一直找上神女宮。

　散花仙子聽得疑信參半，一面問道：「你們分三路進入神女宮，那麼其他的人呢？」

　巢湖蒙叟道：「現在該由老朽來說了。」接着把自己和丁天仁等三人，曾在峯下憩足，以及一路上山，丁天義(易雲英)如何在大殿右首發現一具屍體，經自己查驗，是死在「天龍爪」下，後來第二進，第三進都發現有人被殺，其中最使自己震驚的是有人死在和自己相同的烟斗之下，而且還是被言門內功震碎內腑而死。

　自己才想到這是預先佈置的陰謀，急於進去，找于千里、文中秀二人，等到自己找到兩人之後，就不見了丁天仁三人，及至退出大殿，竟連荆門山主季傳賢、冷面屠夫東大成、排教總柁主羅長發、黑手神赫連天四人也一個不見，蹤影全無，大概說了一遍。

（未完・七）

上文提要：馬少坤向四帮派提出取回玄元眞經的條件：取回眞經還要砍斷一臂。他們都不答應，靜待事情的發展，看看逍遙宮主和神風堡主提出的條件，萬里長、赫隆納用眞經歸六派共有爲誘餌，待他們拿出來後猝起擊殺，四派不敵，唯有將「注」押給馬少坤，三小立即協助，反敗爲勝，取回眞經六張，正想置萬里長和赫隆納於死地，可惜他們乘機逃脫，連四帮派的十幾個成了精的老油條也逃之夭夭……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魔鬼的門徒

幫主斷臂履諾言　怨女尋夫補婚約

武當二劍走了。少林三老走了。苦候良久，並未見高飛與常青的踪影。

重入古墓，房舍早已變成灰燼，從夜晚搜尋到日上三竿的時分，始終沒再見到飛鷹幫和丐幫的人。

小三子惡狠狠的臭罵道：「哼，老狐狸，老油條，明明親口答應下來的事，居然食言而肥，眞正豈有此理！」

阿坤朗聲道：「不要緊，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逃得了今天，逃不過永遠，咱們可以去搗他們的老巢。」

「飛鷹幫老窩在鄭州。」

「鄭州離這兒並不遠。」

「現在就去？」

「別急，先回悅賓樓飽餐一頓，睡一覺。」

「對，這是個好主意，吃飽了，睡足了，才有精神辦事。」

「走！」

三人一同下山，到達洛陽後便分道揚鑣。

龍鳳宮少宮主鐵蓮花單獨離去，臨走前要了一把魔刀。

阿坤與小三子則逕自返回悅賓樓。

一入跨院，便聞到一股撲鼻的香氣，進得堂屋，馬上發現早已端整好一桌酒席。

不是昨夜的殘羹剩菜。

是新擺的，還冒着熱氣。

送菜來的小二哥，剛將最後一道燕窩湯端上桌去。

阿三見狀登時火冒三丈，怒道：「小二，你好大的狗膽，貴客未去，竟敢一屋二租。」

小二哥嚇一跳，連忙低聲下氣的解釋道：「誤會，天大的誤會，小的即使吃了熊心豹子膽，也不敢一屋二租，客房還是兩位小爺的。」

馬少坤道：「客房既然還是我們的，爲何允許別人在此設宴？」

小二滿臉堆笑的道：「這酒席正是爲兩位而設。」

阿三疑雲滿面的道：「可是，我們尚未叫酒叫菜呀。」

小二哥道：「是有人請客。」

馬少坤道：「是男的？還是女的？」

「一位大小姐。」

「她怎知我們此刻會回來？」

「事實上，這酒席從今天一早就擺好了。」

「笑話，菜還冒着熱氣，這……」

「大小姐交代，每隔半個時辰便撤換一次，這已經是第四次了，自然冷不了。」

阿三瞄一眼桌上的菜餚，道：「哇！連擺四桌酒席，又都是山珍海味，銀子一定不少啊，看來這位大小姐不是有神經病，就是銀子太多花不完。」

小二哥眉飛色舞的道：「這位大小姐是很有錢，一進門就先付了白銀百兩，言明多退少補，還給了小的們不少賞錢哩。」

無敵公子環目四顧道：「這位姑娘是誰？」

「她說是公子的好朋友。」

「是昨夜請客的那一位鐵姑娘？」

「不是她。」

「可有姓名留下？」

「大小姐並未言講。」

「人呢？」

「苦等了半夜半日，許是太累在房裡睡着了。」

小三子聞言神色一緊，正欲衝到自己房裡去一看究竟，忽然嗅到一股濃郁的脂粉味從房裡飄出，陡覺眼前一亮，房門口已有嬌客出現。

不是一個。

而是一雙。

都是二八佳人，貌美如花。

都在猛打呵欠，睡意仍濃。

小三子一開口就沒好話：「不要臉，兩個黃花大閨女，甚麼地方不好睡，單挑本少爺的房間睡，也不怕惹人恥笑，壞了自己的名聲。」

這話好刻薄，直羞得兩位姑娘齊皆脹紅了臉，低頭不語。

阿坤問左邊的姑娘：「妳叫甚麼？」

左邊的姑娘嬌聲道：「奴家小青。」

阿坤又問右邊的姑娘：「妳呢？」

右邊的姑娘柔聲道：「奴家小蘭。」

阿三道：「你們那一位是大小姐？」

小青猛搖着頭道：「都不是。」

馬少坤楞了一下，道：「那妳倆是何身份？」

小蘭道：「是我家大小姐身邊的婢女。」

「你們大小姐現在何處？」

「正在公子的房裡睡覺。」

「妙啊！你們大概都有毛病，喜歡睡男人的床。」

小青笑盈盈的道：「我家大小姐跟公子的關係不同，同睡一張床又有何妨？」

阿坤愈聽愈糊塗，道：「她跟咱家有何關係？」

小蘭一字一句的道：「她是你老婆，你是她老公。」

馬少坤腦子裡嗡的一聲響，急不及待的道：「是白冰冰？」

小青頷首道：「沒錯，正是我家大小姐。」

阿三瞧了阿坤一眼，逗笑道：「恭喜，恭喜，阿坤哥可能正在走桃花運，冰雪美人居然自己送上門來了，眞是艷福不淺哪！」

馬少坤欲語未語，小青、小蘭已簇擁着一位大姑娘步出卧房，來到堂屋。

一點不差，果然是冰雪美人白冰冰。

打扮得花枝招展，珠光寶氣，比以前更嫵媚、更迷人，充滿女性的魅力。

「啊，好漂亮的小妞！」

「秀色可餐！」

「我見猶憐！」

「簡直美得冒泡！」

阿坤、阿三這兩個小男生，齊爲白冰冰的美色心悸不已，在心底深處狂喊着，二人俱皆睜大了眼珠子，猛吃冰淇淋。

好半晌，小三子才拴住心猿，勒往意馬，開口說道：「白姑娘今天好美好美啊，縱然是入定老僧，也會爲妳觸動凡心，想要一親芳澤。」

讚美的話，人人愛聽，白冰冰聽在耳中，樂在心中，欲說還羞，欲語無言，一雙會說話的大眼睛，深情款款的在阿坤的臉上溜來溜去，益增三分嬌媚冰山早已溶化，積雪亦復不見，彷彿換了一個人似的。

小青嬌笑道：「當然美啊，女爲悅己者容，我家大小姐爲博姑爺一笑，整整化粧了三個時辰，從昨夜至今，連眼皮子都不曾闔一下。」

婢女小蘭一瞬不瞬的凝視着馬少坤，笑靨如春的嬉笑道：「姑爺，我家小姐這樣的打扮好不好？」

阿坤微微一楞，隨聲漫應道：「好啊。」

「美不美？」

「美啊。」

「妙不妙？」

「妙啊。」

「喜不喜歡？」

馬少坤的回答絕妙無比：「每個男人都喜歡漂亮的妞兒！」

小青戲謔道：「喜歡就快請我家小姐入席呀，這樣站着多生分。」

阿三隨聲附和道：「是啊，早該入席開動啦，肚子早已餓扁啦，再不趁熱吃掉，凌雲堡說不定還得再擺第五桌哩。」

馬少坤也歪一歪頭兒，飛一飛眼，道了一聲：「請！」

兀自大大方方的先行坐下來。

白冰冰故作忸怩狀，在兩名婢女的拉扯下，被安排在阿坤的身旁並肩而坐。

小三子好色，存心想吃豆腐，一張大圓桌那裡不好坐，偏偏的選中白冰冰旁邊的一副座頭，緊挨着冰雪美人的嬌軀坐上去。

婢女小蘭有意見：「阿三，你不可以坐在這裡。」

阿三眼一瞪，道：「爲甚麼不可以？」

「人家是夫妻，你算那棵葱。」

「本少爺是朋友。」

「常言道得好，朋友妻不可欺。」

「亂來，別得了便宜賣乖。」

「甚麼，你說我家小姐佔了你的便宜？」

「是啊，左擁右抱，一馬雙鞍，當

然是天大的便宜。」

小青大發嬌嗔道：「歪理！胡扯！無聊！快坐到一邊去，別煞風景。」

口說不算，還上前伸手去拉。

小三子却彷若吃了秤鉈鐵了心，好似落地生根，一動也不動，望着二女，嘻皮笑臉的道：「想要本少爺放過妳家大小姐，妳倆必須答應我小三子一件事。」

婢女小蘭一怔，道：「甚麼事？」

阿三笑嘻嘻的道：「小事，只要妳倆坐在本少爺身邊，陪我喝酒吃飯就可以了。」

秀才遇上兵，有理講不清，白冰冰不願破壞眼前的這種美好氣氛，給兩名婢女使個眼色，小青、小蘭會意，立即勉爲其難的答應下來，當眞與阿三肩並肩的坐在下首。

這下張三元可樂了，摟一摟小青，抱一抱小蘭，志得意滿，躊躇滿志，享盡齊人之福，當即開懷暢飲，大吃二喝起來。

阿坤正餓着，也毫不客氣的猛吃猛喝，反將身爲東道主的白冰冰冷落在一邊。

風捲殘雲，秋風掃落葉般，一口氣吃了一個大半飽後，馬少坤始道：「白姑娘來洛陽做甚麼？是否想遊山玩水？」

孰料，隨隨便便的一句應酬話，却惹來小青的一頓搶白：「姑爺說這話就太沒有良心了，我們主僕三個人千里迢迢的跑來洛陽，完全是爲了公子一個人，姑爺一怒而去，害得我家大小姐芳心欲碎，那還有遊山玩水的閑情逸緻。」

小蘭補充道：「再說，也不該叫我家小姐白姑娘，這太寡情太不親熱了。」

馬少坤愕然道：「不叫白姑娘叫甚麼？」

小青正經八百的道：「已經是夫妻了，應該叫娘子，或者叫冰冰也可以。」

阿坤聽得一呆，道：「對不起，本公子現在還不是她的丈夫，她也不是我老婆，這件事還必須從長計議。」

白冰冰一聞此言，一張白裡透紅的臉蛋兒馬上變成鐵青的顏色，嗔怒道：「你說這話就未免太絕情了，公子揚威凌雲堡，連闖數關的事，早已傳遍江湖，天下英雄都曉得你馬少坤要娶我白冰冰爲妻，怎可出爾反爾，食言背信，叫我以後再如何做人。」

言來絲絲入扣，委婉凄楚，說至最後連聲音都變了，眸中充滿了兩眶熱淚。

阿坤耳聞目見，不禁心頭一震，爲之動容道：「咱家並沒有說不要妳呀。」

女人的心，海底的針，簡簡單單的一句話，便使白冰冰破涕爲笑，羞答答的道：「既然如此，那就跟我回家吧。」

「回家？回那個家？」

「自然是凌雲堡白家。」

「抱歉，咱家目前不想再到白家去，除非……」

「除非怎樣？」

「妳爹的條件太苛，除非他肯重新修改。」

「修改那一條？」

「不需改名換姓，不再入贅白家。」

小三子夾了一塊醬肘子往嘴裡一塞，邊吃邊嚷嚷：「是嘛，堂堂武林盟主，天字第一號的高手，改名換姓，入贅別家，簡直太荒唐了，一定會笑掉別人的大門牙，白姑娘如果眞的愛阿坤哥，就該鬧家庭革命，向妳爹據理力爭。」

冰雪美人白冰冰喟歎一聲，幽幽怨怨的道：「我爭過。」

「白堡主怎麼說？」

「堅持己見，不予考慮。」

「哼，古板！頑固！死腦筋！不開竅！冥頑不化！墨守成規！」

「其實也不能怪我爹，白家無後，只有我這麼一個女兒。」

「馬家的情形更糟，慘遭滅門之禍，只有阿坤哥這一條根！」

一個是獨子，一個是獨女，除非有奇蹟出現，這兩個人結合的機會幾乎是等於零。

偏生命運弄人，這二人在江湖上的夫妻名份已經傳揚開去。

「唉！」

白冰冰只有歎氣，別無良策。

「唉！」

阿坤也自知這個玩笑開大了，難以善後。

婢女小青忽道：「小婢有一計在此，或可兩全其美。」

小三子精神一振，道：「妳有何錦囊妙計？」

「結婚之後，如果我家小姐頭兩胎能連生兩個男孩，一個姓馬，一個姓白，難題就可以迎刃而解。」

「假使頭兩胎是女的怎麼辦？」

「可以繼續生呀，直至生出兩個男孩爲止。」

阿三仔細端詳了一下白冰冰的身材，笑道：「常聽人說，胸部豐滿，屁股肥大的女人，是生孩子的好機器，白姑娘就具備這些條件，看來這個主意不錯，一定可以如願以償。」

白冰冰的臉都羞紅了，柔得像一灘水，美得像一朵花，含情脈脈的，羞人答答的，偷偷摸摸的覷了馬少坤一眼，沒開腔。

婢女小蘭却開口了：「爲了爭取時間，小婢建議最好儘早成親。」

小三子最喜歡湊熱鬧，立即舉起雙手贊成道：「對，越早成親就越早生孩子。」

婢女小青還有另外的理由：「把生米煮成熟飯，這樣跟老爺談判起來就容易得多。」

小蘭繼道：「再說，小姐與姑爺雙宿雙飛，既可彼此照應，也可以培養感情，可謂一舉數得。」

張三元興緻勃勃的道：「那就選個日子吧。」

小青道：「今天就是一個黃道吉日，不知小姐與姑爺的意下如何？」

白冰冰頷首同意。

馬少坤沒有反對。

小蘭興高采烈的道：「好極了，打鐵趁熱，乾脆現在就拜天地，喝交杯酒。」

阿三語無倫次的湊趣道：「兩個人成親太單調，咱們五個人一起來祭拜天地生孩子才够熱鬧。」

小青啐道：「你想得倒美，誰要跟你拜天地。」

小蘭嗤之以鼻：「哼，癩蝦蟆想吃天鵝肉！」

連阿坤也有異議：「婚姻乃終身大事，不可出之草率，至低限度，新房需要佈置一下，咱家這個新郎也應該買一套新衣服來換。」

白冰冰一揚柳眉兒，道：「少坤哥之言不差，婚禮是該隆重一些，不可草率行事。」

微頓立又叫道：「小青。」

小青急忙起身回應道：「小婢在。」

「告訴店家，這悅賓樓我們全部包下了，叫他在今夜天黑之前務必要佈置好一間豪華的洞房，花錢再多也沒關係，氣派與氣氛最重要。」

「是，小姐！」

「順便再叫幾家綢緞莊的掌櫃與裁縫師傅來，以便給姑爺選料子，做衣服。」

「是！是！」

眞是財大氣粗，白冰冰的口氣之大令人咋舌。

然而，小青並未去成，被阿坤攔下來，道：「現選現做可能來不及，還是咱家自己去買幾套現成的省時又省事。」

這話言之成理，白冰冰完全同意，馬少坤站起身來，招手道：「小三子，咱們一起走吧。」

小三子身在溫柔鄉，左擁右抱，享盡艷福，却捨不得離開，道：「要娶老婆的是你，不是我，需要穿新衣戴新帽的也是你阿坤哥，我去幹嘛？」

馬少坤一本正經的道：「你是伴郎，又是見証人，也該選購幾套新衣服，穿得體面一些，這樣才能配得上小蘭、小青兩位漂亮的伴娘。走啊！」

阿坤令出如山，小三子不走不行，只好心不甘情不願的跟兩個小妞揮手告別。

* * *

出得悅賓樓，一路向東，不但速度極快，經過了好幾家綢緞莊、裁縫店，以及賣衣服的商店，馬少坤皆過門而不入，弄得小三子滿頭霧水，傻呼呼的道：「阿坤哥，你不是買衣服嗎？」

「買衣服做甚麼？」

「結婚呀。」

「誰要結婚？」

「你呀。」

「我不要。」

「怪事，你剛才明明有與白冰冰拜堂成親的意思。」

「不這樣我們如何能順利的擺脫她們的糾纏？」

「啊，我明白啦，原來阿坤哥施的是金蟬脫殼之計，想藉此開溜？」

「本來就是！」

小三子回頭望一望，悅賓樓早已抛在身後很遠，腦子裡仍然迴蕩着小青、小蘭的輕顰淺笑，便黯然神傷的道：「其實，跟她拜拜堂，上上床也沒有甚麼大不了的，這種事反正吃虧的是女人，不是男人。」

阿坤却不以爲然，肅容滿面的道：「不，婚姻之事必須出之愼重，千萬兒戲不得，你別忘，咱們去凌雲堡的主要目的，是想消遣她老子白天威，並非眞的要討老婆。」

「你難道一點也不喜歡白冰冰？」

「有一點喜歡，起碼不討厭。」

「那就不要使人家太難堪嘛。」

「怪只怪白天威的條件太苛。」

「假使白天威肯改變主意，阿坤哥是否會娶白冰冰？」

「還是要等一等。」

「等甚麼？」

「一成親就不自由，不如保持自由之身，再細細的挑，慢慢的選，也許會等到更好的妞兒。」

「莫非看上了鐵蓮花？」

「牛梅芳可能更够味！」

「好吧，聽你的，咱們溜啦。」

* * *

一溜就溜到了鄭州。

直接找上了位於鄭州郊區的飛鷹幫。

黑漆大門，金字招牌，門口的兩隻銅獅栩栩如生。

粉紅色的圍牆足有兩丈多高，每隔五尺便插着一面金黃色的老鷹旗，老鷹振翅欲飛，旗子迎風招展，發出一連串極富韻律的「劈啪」聲。

有四名大漢分站左右，守在大門口。

一人佩劍。

一人帶刀。

一人使長矛。

一人握短棒。

從門口望進去，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個大廣場。

廣場的盡頭則高樓鱗次，房舍櫛比，黑壓壓的一大片，十分雄壯，也十分華麗。

正對面的一棟高樓上，豎着一支旗桿，上面掛着一面二丈見方的特大號老鷹旗，數里之外便可一目了然。

四週遍植奇花異卉，人未入內便可聞到撲鼻的馨香。

小橋流水，假山奇石的佈局更是匠心獨運，巧奪天工。

武林大派的氣派的確不小。難怪會有擧足輕重的地位。

「站住！」

阿坤與小三子昂首闊步，長驅直入，聽到守門者的喝聲才停下來。

佩劍大漢似是四人之首，趾高氣揚的喝問道：「你們想幹甚麼？」

小三子直接了當的道：「想進去。」

帶刀大漢握住了刀柄，上前一步道：「報上名來。」

張三元神氣活現的道：「本少爺不敗少爺張三元，又叫阿三，也叫小三子。」

馬少坤擺出一副高傲的架勢道：「本公子無敵公子馬少坤，又叫阿坤，也叫阿吉。」

阿三補充道：「更是當今的武林盟主，你們飛鷹幫也在阿坤哥的管轄之下，四位朋友還不快以大禮參見。」

四人並未以大禮參見。

不過，人的名兒，樹的影兒，阿坤與小三子的名頭早已傳揚開去，正如日中天，四個人不由皆大吃一驚，相顧失色，再也不敢存有絲毫小覷輕視之心。

使長矛的漢子沉聲道：「兩位來本幫作甚？」

馬少坤不疾不徐的道：「找人。」

「找誰？」

「你們的龍頭老大高飛。」

「有事？」

「無事不登三寶殿，我們是來討債的。」

「討甚麼債？」

「一筆血債，高幫主欠咱家一條胳臂。」

手握短棒的漢子眉尖一挑，道：「對不住，我們幫主不在，兩位請回吧。」

小三子報以一聲冷哼，詭笑道：「哼，我們得到消息，片刻之前還有人親眼見他跨進這個門。」

無敵公子的臉色一沉，道：「識相的最好叫他立刻出面迎客，免得傷了彼此的和氣。」

佩劍大漢冷笑道：「如果我們不同意呢？」

馬少坤的聲音提高了一些：「那就是自尋煩惱，自找痳煩。」

張三元接口道：「說得更明白一點，就是皮膚發癢，骨頭犯賤，欠揍！」

一句話激怒了帶刀大漢，「錚！」的一聲，已將三尺多長的鬼頭刀拔出，殺氣騰騰的道：「好狂的雛兒，有種你就揍揍看。」

「揍就揍，難道本少爺還會吹牛不成。」

「看刀！」

「看刀！」

一個用鬼頭刀，挽起一片寒芒，劈頭蓋面砍上去。

一個用魔刀，魔刀去勢如電，風雲色變，神鬼莫測。

噹！二刀相撞，爆出斗大的一團火花，魔刀無堅不摧，鬼頭刀立告一斷爲二，嚇得四名守門人齊皆倒抽了一口寒氣。

殺鷄儆猴，全場皆驚，沒人敢再逞强鬥勝，四人一哄而散。

逃進了門內。

關起了大門。

還準備上門加鎖。

可惜爲時已晚，阿坤已及時摘下了上書「飛鷹幫」三字的那塊匾額，照準黑漆大門撞上去。

通！通！通！撞得天搖地動，撞得木屑橫飛。

撞毀了金字招牌。

撞破了黑漆大門。

也將四名守門人撞翻在地，四脚朝天。

早已驚動了飛鷹幫的幫衆，哥兒倆甫至廣場的中央，便被從四面八方湧來的人潮堵住。

突聞一個粗獷的聲音吼道：「是甚麼人，竟敢在老虎頭上動土，跑到飛鷹幫來張牙舞爪，是不是不想活了？」

話落人現，從大夥頭上一掠而過，落在哥兒倆的面前，身法美妙至極。

緊接着，又有一人疾掠而至，同樣凌空飛渡，身手不凡。

先到的是鐵掌鷹爪高飛。

後到的是總管蒼鷹彭拜。

馬少坤哈哈一笑，道：「是本公子阿坤，高幫主別來無恙？」

張三元聳聳肩膀，道：「是本少爺阿三，彭總管沒災沒病？」

鐵掌鷹爪高飛虎目暴睜，給手下之人使了一個眼色，面無表情的道：「兩位小友有何見教？」

話未落地，場中的情況已有了變化，衆人一陣游走，已將二人圍了個水洩不通。

阿坤游目四顧，並未將飛鷹幫的擧動放在心上，冷笑道：「高幫主這是明知故問，自然是來討債的。」

高飛嘿嘿陰笑一聲，道：「小友說那裡話來，一頁玄元眞經早已被你奪去，自忖別無虧欠，反倒是我兒小飛的那一筆帳還沒有找你們算呢。」

小三子橫眉豎目的喳呼道：「你娘，這簡直是睜着眼睛說瞎話，過河拆橋，別忘了在古墓之中的那一場風波，是誰救了你的命，你老小子曾親口答應，出得古墓後便自斷一臂，結果却說話當屁放，逃之夭夭，溜回鷹窩裡來了。」

無敵公子馬少坤冷然一哂，接道：「高幫主，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大家都不必兜圈子，你說，是自行了斷？還是要本公子代勞？」

高飛臉色陰沉，語冷如冰：「你說的比唱的還好聽，老夫既不想自行了斷，也不必小友代勞，兩位最好先弄清楚自身所處的環境。」

「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這是飛鷹幫的總壇。」

「飛鷹幫的總壇又怎樣，莫非想以多爲勝，用人海戰術？」

「萬箭齊發，千刀萬剮的滋味可不好受。」

「哼，螢火之光永遠無法跟皓月爭輝。」

小三子冷言傲語道：「小蒼蠅也永遠成不了大鵬鳥，飛不上天去，知趣就別作困獸之鬥。」

蒼鷹彭拜怒道：「別作困獸之鬥的是兩位小兄弟，知趣就該將玄元眞經交出來。」

阿坤愕然道：「甚麼？非但欠債不還，還想得寸進尺，要玄元眞經？」

鐵掌鷹爪高飛斷然道：「玄元眞經本來就有老夫的份。」

阿三怒沖沖的道：「放屁，眞經的第一個主人是玄元上人，第二個主人是鐵老虎，第三個主人是鐵蓮花，你算那棵蒜？」

彭拜一臉駭異的道：「娃兒的意思是說，玄元眞經已交給鐵蓮花，不在你倆身上？」

馬少坤不置可否，含混其詞的道：「在咱家身上也與飛鷹幫無關。」

高飛道：「在就乖乖的雙手獻上。」

「辦不到。」

「辦不到就只有死路一條。」

「老匹夫，你眞的想以武力解決？」

「廢話，上！」

上字出口，大家立刻齊聲響應。

佩劍的亮出了劍。

帶刀的拔出了刀。

箭已上弦。

弦已拉開。

不計其數的飛鷹幫弟兄，立從前後左右攏上來。

空氣登時大緊！

惡戰一觸即發！

阿坤與小三子却穩如泰山，無懼無憂。

「看打！」

「看打！」

兩聲暴喝，無數魔刀，二人四手齊揚，立如瀉電奔雷般疾射而出。

遇刀斬刀，遇箭削箭，刀風呼嘯，寒氣襲人，繞場三匝，便將攻勢遏阻，驚得飛鷹幫的弟兄面如土色，連連敗退，誰也不敢再輕擧妄動。

阿坤不爲已甚，並無傷人之心，留下一部份魔刀在大家的頭頂飛來飛去，以爲警戒，也是示威，其餘的則變了方向。

有的朝圍牆飛去，將四週的老鷹旗全部腰斬。

有的飛上天去，將那面大老鷹旗弄得千瘡百孔，絲絲縷縷。

馬少坤暗中使力，將魔刀召回場中，就在高幫主的附近兜起圈子來，聲色俱厲的道：「老匹夫，最後再問你一次，是自行了斷？還是由本公子代勞？」

旗毀了，門破了，金字招牌也砸了，高飛顏面盡失，簡直氣歪了鼻子，氣炸了肺，暴跳如雷的吼叫道：「上，統統給我上，把這兩個臭小子砸成血漿，搗成肉泥！」

「殺！」

「殺！」

「看刀！」

「找死！」

登時場中大亂，大家都在捨命搶攻。

交手的時間極爲短促，彷若電光石火一般，戰端甫起，便瞬即結束。

高飛丟了一條臂。

幾個不要命的傢伙貪功冒進，下場也很慘。

毀刀斷劍者有之。

傷痕累累者有之。

做刀下之鬼者亦有之。

阿坤、小三子則來去如風，大夥驚魂甫定，神智清醒後，哥兒倆早已揚長而去。

* * *

鄭州好戲連台，飛鷹幫的事件剛結束，另一場更精彩的壓軸好戲隨即登台上演。

不過，主角並非叱咤風雲的武林人物，而是馳騁沙場的一位大將軍，江浙總督岳鍾琪。

岳鍾琪是鄭州人，是爲奔母喪返鄉。

今天正是太夫人出喪的日子。

據說岳大將軍乃是岳武穆的後裔，但對愛新覺羅氏的清廷却忠心耿耿，係朝廷重臣，倚畀甚殷，爲漢人中之佼佼者。

由於官大位高，岳母的喪禮便自然而然的轟動了整個鄭州，不論滿漢，所有的文武百官齊皆參加了送喪的行列，浩浩蕩蕩的足有數里之長。

許是受了河南巡撫王國棟遇刺的影響，岳家的戒備特別嚴密。

三步一崗，五步一哨。

有當地的衙役捕快。

有隨行的步兵隊伍。

還有來回穿梭的騎兵馬隊。

最多的當然是看熱鬧的老百姓，幾乎是萬人空巷，成羣結隊而來，此乃咱們中國固有的國粹，自不在話下。

岳大將軍年逾五旬，身材魁梧壯碩，披蔴帶孝，手握哭喪棒，腰際繫着一條白布，另一端拴在棺材上，走在整個出殯行列的最前面。

戒備也最森嚴，任何人皆不得接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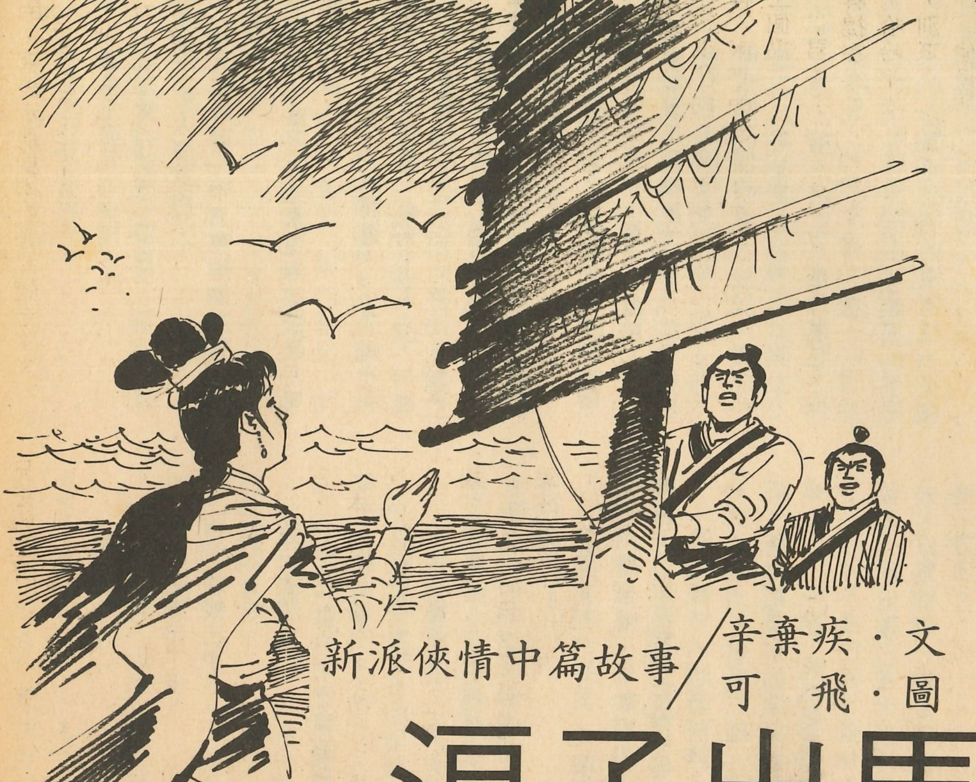
可是，阻得住人兒，却阻不住鳥兒。

這時就有一隻鳥兒飛過來。

眞的是一隻烏鴉。

不是殺人的魔刀。（未完・十五）

上文提要：苗剛的鏢船遇上東海海盜丁一山，全船的人奮起抗敵，獨君不畏連看也不看，兀自玩弄天九牌，直至苗小玉被丁一山捉住戲弄，才用天九牌作武器，將丁一山等海盜逐個打退，衆人才知道這小子眞人不露相，頓起敬重之心，尤其是包震天更問長問短，了解他的身份和武功來歷，其老祖師爺是神鏢將勝英……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浪子出馬

具禮儀例行拜山　交鏢銀險些喪命

君不畏似乎還吹着口哨擺着頭。

小劉却在搖頭。

他不能攔阻君不畏，這時候他只有順從君不畏。

推開前面大艙之門，君不畏稍稍彎個腰便走進去了。

他把兩錠銀子分別擧在手上，看着大艙兩邊豎躺着的九個大漢，他也發覺沒有一人的身上是完整的。

九個大漢見君不畏進來，一齊向他點頭示意。

胖黑子開口了。

「君兄弟，眞有你的，今天若非你……」

君不畏忙搖手，道：「別提過去的事，你們大伙心中一定很感激我，是嗎？」

胖黑道：「不錯！」

君不畏道：「那就陪我賭幾把，如何？」

他此言一出，大伙都瞪眼。

君不畏却笑笑，道：「怎麼樣？」

胖黑道：「上一次你賭贏，却把銀子退還，如今大伙怎好再贏你的？何況大家已經受了傷。」

君不畏道：「上一回乃初次見面，我誠心奉還，這一回來眞的，各位，弄一副牌九來，十兩銀子我推莊，完了我才睡着覺。」

賭徒作風也。

天下的嗜賭者都一樣，口袋有錢是睡不着的，口袋沒錢才着慌。

君不畏似乎就是這種人，他把兩錠銀子對着敲，而且敲得「彭彭」响。

胖黑道：「你當莊？」

君不畏道：「我有銀子呀！」

胖黑對大伙嚷嚷，道：「兄弟們，捨命陪君子呀，君兄弟又送銀子了，哈哈……」

胖黑這麼一嚷嚷，啊，九個大漢不睡了，一個個又圍在大艙的正中央。

艙內中央有個矮桌子一尺高，九人圍了一個圈，有個瘦子手一甩，「噗」，一副牌九抛在桌子上了。

大船海上行，這玩意兒是少不了的，海上的日子多枯躁，只有賭才可解悶。

果然，君不畏見了牌便滿臉堆下笑容來。

他的十兩銀子擱在面前，兩隻大手按在天九牌上面，嘩啦啦的洗起來！

牌砌好了，他叫大伙快快的下……

黑胖子道：「君兄弟，大伙都是碎銀子，你這是大錠銀子，如何換找呀！」

「記帳呀，記夠數不就可以兌換了。」

黑胖眨眨眼睛，道：「也只有這樣了。」

＊　＊　＊

君不畏洗牌疊牌出牌，手法是俐

落的，那表示他根本就是此道老手。

「下，下，下！」

他還手拿骰子大聲的吼叫，桌子上發出彭彭聲，仔細看全是碎銀子，算一算也不過三幾兩而已。

君不畏的骰子擲出來了。

「五！」

大伙一齊叫，君不畏立刻當先取牌在手。

另外三門也取牌，然後熱鬧的對着吼。

三副牌很快的放下來了，三副牌的點子並不大，出門的三個點，雜八配雜五，放牌的還咒罵：「他娘的，『砸』到姥姥家裡了！」

天門的也不大，大天配虎頭，算一算也是三個點，兩個人氣得直瞪眼。

末門的二人分別重重的放下手中牌，兩張加起來，老九坐板櫈，也是三個點。

君不畏哈哈笑，他神秘的把兩張牌搗在手中，他把牌放在眼前三寸地，哈哈笑着叫起來：「金四銀五別來六，別來六，不要六，操……」

他把牌一合，大叫：「統贏！」

「啊！哈！」大伙樂了。

這表示他手中抓的是憋十，他當然統賠。

一邊的胖黑大笑，道：「十兩銀子你去了三成多啦，哈哈……」

君不畏斜了胖黑一眼，道：「你老兄把帳記好。」

胖黑道：「錯不了。」

於是君不畏的第二把牌推出來了。

「下，下，想贏就下，快……離手。」

「嘩！」骰子擲出了，仍然是五。

五自己，君不畏又把第一把牌取在手上了，他把牌抓在手掌中不看，一本正經而又帶着緊張的看着三門的牌，一邊的胖黑却嘿嘿低笑。

出門的牌放下來了，啊，梅花一對。

天門的牌也亮出來了，大天一對眞好看。

那末門也不差，地槓全是紅色的。

君不畏一瞪眼，他把牌送在眼簾下，只看了一下，便聳聳鼻子，道：「操，八點也統賠。」

他大叫一聲：「統賠！」

這麼一叫，他又不亮牌，一邊的黑胖子大笑，道：「老弟呀，你所剩不多了！」

君不畏道：「總還夠推一把吧！」

他把第三副牌又推出來了。

大伙樂哈哈的忘了痛，當然，這是贏了銀子的關係。

君不畏這一回把骰子擲了個六點，出門先取牌，君不畏似乎火來了，只見他重重的把最末一把牌當先翻砸在桌子上，道：「猛一翻，大伙觀。」

「哈！」這不是君不畏在笑，這乃大伙在笑，因爲君不畏翻轉的兩張牌是大憋十。

甚麼叫大憋十了，丁三配雜七是也！

又是一個統賠，君不畏把十兩銀子往桌中央一推，笑笑，道：「它是你們大伙的了。」

「哈……」

黑胖笑的聲音大，君不畏却低頭往大艙外面走。

那黑胖把君不畏前面未掀開的兩副牌，愉快的翻過來，他眼睛看直了。

他翻牌，是因爲他要把牌收起來，這動作只有他看到那兩副牌，另外幾人已在合算如何分那十兩銀子了。

胖黑發現君不畏的牌分別是天槓與猴子一對，憑這兩副牌，他應該統吃，但他爲甚麼統賠？

黑胖楞然自語：「他……爲甚麼？」

＊　＊　＊

「你爲甚麼？」

黑妞攔住君不畏，半帶不信又生氣的低吼着。

笑笑，君不畏道：「甚麼爲甚麼？」

「我剛給你的十兩銀子呢？」

「妳錯了！」他呵呵一笑，又道：「應該說是我的銀子，因爲妳把銀子送我，便是我的銀子了。」

黑妞生氣的道：「就算是你的銀子，那麼，我問你，你的銀子呢？」

君不畏道：「賭輸了。」

黑妞道：「眞沒出息，銀子還沒有暖熱便送別人了。」

君不畏道：「這正是標準賭徒！」

「你那麼喜歡賭？」

「早已成性，難以回頭了！」

「你也不打算改了？」

「改甚麼？」

黑妞不高興的道：「當然是改邪歸正了。」

君不畏却淡淡一笑，道：「如果不賭，全身便不自在，如果不賭，我賭徒之輩便如同改正歸邪生不如死也。」

黑妞咬牙道：「胡說八道，不理你了。」

她扭轉身便匆匆而去，君不畏笑笑。

＊　＊　＊

前面大艙之中仍然傳來笑聲，那裡像是殺過一場玩過老命的？就好像大伙在吃歡喜糖似的哈哈笑。

君不畏彎腰要進艙，掌舵小劉却笑問：「君兄弟，你大概又輸光了。」

君不畏道：「財去人安樂，我睡大覺了。」

他進入後艙前面，包震天正在檢視他的傷處。

包震天傷得並不重，左上臂被劃過一刀，衣破血流，經過他敷葯換了衣衫便沒事了。

他見君不畏回來，笑笑道：「君兄弟，你很喜歡空空如也！」

笑笑，君不畏搖搖頭。

包震天又道：「別人都說，出家人講的乃是四大皆空，而你君兄弟却是五大皆空！」

君不畏往船板躺下來，拉過棉被蓋肚皮，笑問：「甚麼叫五大皆空？」

包震天道：「你多了個『兩手空空』呀！」

君不畏道：「就是爲了要兩手不空，我才死不回頭的奔向彼岸，在下不回頭是岸！」

包震天道：「沒聽人言，想發財，賭得來嗎？」

君不畏道：「包老爺子沒聽人言，馬不吃夜草不肥這句話嗎？」

包震天道：「我就弄不懂，憑老弟你這身手，吃香喝辣有用不完的銀子，何需去賭。」

君不畏閉上眼睛開口道：「人生就是一場賭，老爺子，只有賭而且眞賭才最過癮，當你賭贏的時候，你不但弄上大把銀子，而且還可以欣賞那些想贏而未贏偏偏輸得精光的人那種既可憐又氣忿的原始表情，這時候你便自以爲高人一等不可一世，大有人上人之感也。」

包震天道：「你現在就是那種樣子嗎？」

「不，我例外！」

「怎麼說？」

「我不會一副可憐相，也許有一天我會打打老婆出出氣甚麼的……」

這兩句話他的聲音特別大。

他其實就是要隔塊厚板的那面苗小玉聽的。

他要叫苗小玉聽一聽他是甚麼樣的人，只不過隔壁却一點聲音也沒有……

* * *

「跨海鏢局」沿着海岸往北駛的三艘快船，靜悄悄的接近在一起了，近得可以船與船間對上話。

總鏢頭苗剛就站在快船中央吼叫，道：「大妹子呀，妳的快船走中間，咱們今夜泊在沈家門，兄弟們需要歇兩天了。」

苗小玉還未回話，包老爺子已高聲，道：「總鏢頭，歇兩天是對的。」

另外一艘快船上，副總鏢頭羅世人已大聲道：「總鏢頭，我船上有個重傷的需找大夫醫了！」

只這麼幾句話，算是說定今夜泊靠沈家門了。

沈家門乃屬舟山羣島一個小港灣，南來北往許多船隻便是在沈家門當做中途泊站，那苗剛每次保鏢經過，均要在沈家門住兩天，主要原因，乃是沈家門住着一位水路英雄「鐵臂蒼龍」沈一雄，就住在沈家門的北端沈家堡中。

沈一雄有鐵臂之稱，乃是他的拳上功夫了得，如論南拳北腿，沈一雄便足以代表南拳。

* * *

「跨海鏢局」的三艘快船近岸了，遙望岸上，二十多名漢子在抬大竹簍子，七八條漁舟順靠在石堤內側，這時候有個年輕人奔到石堤灣頂端，舉着手臂在迎叫了。

「跨海鏢局」的三艘快船就在總鏢頭苗剛的率領下，依序的靠上那道石堤的另一端。

便在這時候，石堤上的年輕人躍身落在快船上，他迎上苗剛重重抱拳，道：「看到船，便知道是苗總鏢頭走鏢經過沈家門，歡迎，你們……」

他見多人帶有傷，立刻一副驚訝樣子。

苗剛也是一禮，道：「原來是沈世兄，老爺子安好吧！」

姓沈的看看左右，道：「家父粗安，總鏢頭，莫非你們中途遇上……」

苗剛點頭，道：「長山島外遇上一幫海盜。」

「誰？」

「就是那『海裡蛟』丁一山一伙！」

姓沈的一瞪眼，道：「丁一山原是太湖水賊，這兩年改道海上幹起來了。」

他關心的又道：「你們的鏢……」

苗剛道：「文斗世兄，姓丁的沒佔得便宜！」

沈文斗點點頭，道：「這就好。」

苗剛接過大漢遞的四色大禮，對沈文斗笑笑道：「文斗世兄，苗剛這就前去拜見令尊了。」

沈文斗再一次左右瞧，他低聲的問：「你們這一趟走鏢，苗小姐是不是……」

苗剛一笑，道：「我那大妹子來了，她在中間那艘船上。」

沈文斗一笑，道：「苗小姐還好吧！」

苗剛道：「她沒事，文斗兄，咱們走吧。」

沈文斗道：「何不也請苗小姐一齊前往，我們也一盡地主之誼。」

苗剛哈哈一聲笑，道：「我那大妹子脾氣怪，如果她不去，請也請不來。」

沈文斗道：「這是禮數，容在下前往試試！」

苗剛道：「不敢當，我着人去叫她！」

他仰聲對第二艘船上吼叫：「小劉，請小姐到岸上來，我們一同前往沈家堡。」

船上小劉正在綑帆，聞言立刻往後艙奔去。

岸上面，沈文斗似乎緊張的直視着船艙，在他的臉上，一片渴求的樣子，早已看在苗剛眼裡。

苗剛知道這位沈公子看中大妹子了，如果想一想是否門當戶對，大概苗剛還有些高攀了。

* * *

苗小玉緩緩走出來了，她淡粧輕抹，盈盈而移向後艙前面，臉上一片淡然。

苗小玉身後面，黑妞兒抹粉擦胭脂打扮得花枝招展，只見她斜目睨視，口角輕挑對着艙門的甲板跺了兩下。

苗小玉開口了。

她仍然淡淡然的仰看着海灣，海面上十幾條小舟往石堤這面靠過來。

苗小玉的聲音帶着些許激動的道：「君不畏，你願意跟我上岸嗎？」

君不畏的頭伸出來了。

君不畏瞇起左眼斜着往上瞧：「大小姐，妳叫我陪妳上岸？」

苗小玉轉過身來低頭道：「你不會拒絕吧？」

君不畏像似出洞的豹，一躥便站在艙外面，他哈哈一笑，道：「在船上妳是老闆，在下能不聽嗎？」

苗小玉道：「你答應了？」

君不畏看看一邊的黑妞兒，道：「我陪大小姐上岸，那麼她呢？」

黑妞兒搶先道：「我當然去侍候我們小姐。」

苗小玉却對黑妞兒道：「妳別去。」

黑妞急道：「小姐……」

「妳在船上！」

君不畏哈哈一笑，道：「如果她不去，在下便更樂意奉陪大小姐了。」

他此言一出，黑妞兒氣得鼻孔出氣有聲，眼珠子立刻黑少白多瞪得很圓。

君不畏哈哈笑了。

* * *

石堤上面，沈文斗愉快的迎到船邊，他揚手高聲，道：「苗姑娘，歡迎光臨沈家門呀！」

苗小玉淺淺一笑，輕盈的躍上岸，他身邊的君不畏跟得緊，一步一趨的也來到沈文斗面前！

沈文斗發現君不畏，臉上似笑不笑的道：「你是誰？」

苗小玉未開口，君不畏却笑笑道：「侍候我們小姐的。」

沈文斗一怔，道：「跟班的？」

苗小玉看看大哥苗剛，只見苗剛正直視着君不畏，聞得沈文斗的話，苗剛忙走上前，對沈文斗道：「沈世兄，他是我跨海鏢局的鏢師，最好的鏢師，他叫君不畏。」

沈文斗一怔。

君不畏也楞然。

苗剛却向君不畏點點頭，又道：「君兄弟，這一寶我押對了，哈……」

君不畏木然一笑。

沈文斗却聽不懂苗剛的話，他怎知個中三昧？

既然不知道，沈文斗便也哈哈隨着笑，道：「那麼三位，在下前面帶路了。」

他說完當先往山道上走去。

苗剛與君不畏併肩行，他側頭低聲對君不畏道：「君兄弟，你喜歡賭幾把？」

君不畏道：「人生就是賭，有的輸有的贏！」

笑笑，苗剛道：「不錯，當我的大妹子提到你欲領那官府賞銀而捉拿大海盜田九旺時候，我便同意她的作法，你知道爲甚麼嗎？」

「知道！」

「你眞的知道？」

「不錯。」

苗剛回頭看看妹子苗小玉，道：「爲甚麼？」

君不畏道：「因爲你們的鏢路在海上，如果有人能除了田九旺，也就是爲你們跨海鏢局打通海上航道，這種好事任何人也不會放棄！」

苗剛哈哈笑了。

他伸手拍拍君不畏肩頭，道：「不錯，正是你所說的，而且也眞幫了我大忙，哈……」

他笑着，回頭對苗小玉又道：「大妹子，妳眞好眼力，若非……」

苗小玉冷哼一聲，道：「大哥，別想得太多，咱們跨海鏢局廟小香火少，怕是留不住人家！」

苗剛怔了一下。

君不畏呵呵一笑，道：「在下是個賭徒呀，哈……」

* * *

沈家堡很快的到了，有個中年大漢自堡門內迎出來，對着愉快而回的沈文斗深施一禮，道：「少堡主，咱們有客人的。」

沈文斗道：「總管來得好，快見過苗總鏢頭與苗姑娘。」

那人一雙銳利的眼神一亮，立刻走近苗剛，哈的一笑，道：「原來苗總鏢頭來了，歡迎。」

那苗剛點頭一笑，道：「打擾了。」

沈家堡總管沈煥打個哈哈，當先在前面帶路，一行人往堡內走，那君不畏抬頭看，這兒還眞氣派，堡墻三丈八尺高，堡墻上還有人在瞭望，正面一座大宅院，丈高的石獅子有兩座，分別守在大門口，有個橫匾是金字，上面金光閃亮四個大金字「霸海雄風」！

走進大宅子門，裡面是個大院，院子一角有一口大井，兩邊耳房，房簷下掛的是風乾了的魚，耳房內有人在工作，只不過這兒不是正廳，沈家堡的正廳還在後面。

繞過這大院，啊，景物立刻就變了，一座院裡種着各種花卉，鳥籠子就有七八個，掛在兩棵樹下，這時候正有個錦袍老者在逗鳥吶！

「爹！」

那老者聞聲回過頭，他發現苗剛了。

苗剛立刻橫跨一步迎上前，雙手抱拳施禮，道：「沈老爺子金安，苗剛打擾了。」

說着，自懷中摸出一個大紅包，雙手遞上。

那老者正是「蒼海怒蛟」沈一雄。

沈一雄哈哈一笑，道：「來了就好，何必送禮。」

苗剛道：「怕是不成敬意。」

沈煥打橫接過苗剛手上紅包，那沈文斗已對他爹道：「爹，苗姑娘也來了。」

苗小玉已盈盈向沈一雄施禮，道：「沈老爺子金安！」

沈一雄上上下下仔細看過苗小玉，點頭道：「果然巾幗雌雄也，哈……」

他笑着，立刻吩咐沈煥，道：「備酒，今天好生同苗總鏢頭喝幾杯。」

沈一雄看看君不畏，他似乎怔了一下。

君不畏面帶微笑，緊緊的跟在苗小玉身邊。

他也回看沈一雄，只不過他帶着幾分不屑，當然，沈一雄似也看出來了。

「這位老弟台是……」

苗剛忙回道：「我局子裡鏢師，不過……」

沈一雄點點頭，道：「他這年紀當上鏢師，武功必然不錯，將來定大有前途。」

沈文斗道：「快進廳上坐吧，爹……」

他當然不願意這時候提別的，他只希望苗小玉能多留些時候，又何必把寶貴時間在此浪費。

君不畏仍然微微笑，他跟在苗小玉身後走進沈家堡這座豪華大廳上，他帶着幾分驚訝了。

這座大廳眞氣派，只見玻璃門窗琉璃燈，檀木椅子舖錦緞，有兩個大花瓶半透明，足有三尺高下，分別擱在大枱凳兩邊，裡面還插着大花有鍋蓋那麼大，正中央還放着一尊彌勒像，挺着個光肚皮直發笑，好像在歡迎客人來臨似的，只缺未笑出聲音來。

沈一雄笑出聲音來了。

他伸手讓座哈哈笑，道：「你們坐，別客氣！」

苗剛三人按序坐在客座，那沈文斗就坐在苗小玉對面，他那一雙眼神直冲着苗小玉瞧，光景他是越看越起勁，越瞧越入迷，便是他老爹沈一雄也瞧出來了。

只不過沈一雄看到苗剛帶有傷，皺皺眉頭，道：「總鏢頭這傷……」

苗剛一聽，忿然道：「就在南鹿外海，遇上一股海盜，少不了一場斷殺。」

沈一雄一瞪眼，道：「莫非你們碰上丁一山了？」

苗剛重重點頭，道：「不錯，正是丁一山！」

沈一雄道：「丁一山原是太湖水寇，想不到他把人馬拉到海面上了，可惡！」

一邊坐的苗小玉咬牙，道：「近岸水路原本是太平航道，田九旺也很少在近岸下手，如今多了個丁一山，太出意外了。」

苗小玉話甫落，沈文斗便也點着頭，道：「幹上海盜，六親不認，沈姑娘，在下眞爲妳擔心啊。」

苗剛笑笑，道：「還好，咱們把姓丁的打跑了，想他再也不敢攔劫咱們跨海鏢局的鏢了。」

他還轉頭看看君不畏，帶着幾分安慰的眸芒。

君不畏卻木然的坐在那裡，他好像不太喜歡說話，他心中想甚麼？只怕誰也不知道。

沈一雄道：「總鏢頭，聽說太平軍鬧內訌，南京城那邊不太平，你的這趟鏢……」

笑笑，苗剛道：「押鏢只到上海，老爺子，太平軍鬧內訌，大概是氣數吧！」

他這話甫出，君不畏的目光一厲，只不過別人未曾注意他。

那沈文斗却接口，道：「也聽說直魯豫那面起了捻亂，大清朝有得忙的了。」

君不畏的目光再一厲，他直視沈文斗。

沈文斗根本不看君不畏。

沈文斗只注意苗小玉，他輕鬆的又道：「沈姑娘雖然英勇，終歸是女子，我以爲沈姑娘能留下來暫時住在沈家門，等鏢局的船回航，再回小風城。」

苗小玉尚未開口，苗剛已粗聲道：「鏢未押到，她怎好留下來。」

沈一雄笑笑，道：「總鏢頭，由此到上海，老夫敢說那是我沈一雄的天下，你放心吧。」

苗小玉道：「老爺子，你多體諒，非是小玉不想留下，實在咱們也有無奈，跨海鏢局是有紀律的，怎好中途退出，對兄弟們難有交代……」

沈一雄點頭，道：「老夫最是佩服有原則的人，沈姑娘，老夫不勉強了。」

沈文斗似是失望的道：「爹，至少容我陪着去上海，咱們上海的生意也要去看看了。」

沈一雄道：「你去可以，可別多事。」

沈文斗道：「爹，你放心，我又不是孩子。」

他特意對苗小玉笑笑，苗剛却對沈文斗道：「船上怕是招待不週呀。」

沈文斗道：「總鏢頭，我是隨遇而安的人，你別特意招待，哈……」

他得意了，苗小玉却週身不自在。

苗小玉不自覺的看看君不畏，她發現君不畏仍然一副木然的樣子，她暗自有些發火。

她以爲君不畏根本不注意她，這對她的孤傲性子是一種挑戰，苗小玉暗自在咬牙。

苗小玉如果不孤傲，君不畏自丁一山手上搶救她，她早應該奉君不畏如救命恩人了。

* * *

沈一雄的酒席是豐盛的，但吃的人並不見得愉快，因爲在苗剛心中，他這是拜碼頭，心中一千個不願，却非要前來不可。

苗小玉更是無奈，她吃得很少。

君不畏不一樣，他吃得很多，而且也喝了不少酒。

沈一雄開始注意君不畏了。

「年輕人，你出道不久吧？」

君不畏道：「我年紀不大！」

「師承是……」

「家傳小技而已。」

沈一雄笑笑，道：「江湖上不乏出類拔萃之士，他們也都出自名門，君兄弟的來歷……」

君不畏道：「沈堡主，如今天下荒亂至極，太平軍、捻子、回子，很多人的家早已不存在了。」

沈一雄道：「那麼你的家……」

君不畏道：「在劫難逃。」

這眞是叫人摸不着邊際的回答，君不畏到底甚麼來歷，一時間沈一雄也不便再問下去。

沒有人專挑別人痛苦的事情追問個沒完沒了的。

沈一雄是老江湖，他當然更不會再問。

他乾聲一笑，道：「來，大伙乾杯。」

大廳上衆人正在飲酒，門外面不帶聲息的走進一位妙姑娘，這姑娘的模樣長得俏，柳葉眉杏眼，櫻桃小嘴一點點，兩個耳朵掛翠環，頭髮上還插了一朵馬英花，落地裙上繡珠花，粉紅上衣也貼身，便也把姑娘的曲線完完全全的襯托出來了。

姑娘這一身打扮很時尚，這正是上海開埠以後女人最愛穿的那種迷人裳。

沈一雄眼一瞪，沈聲道：「娟娟！妳來做甚麼？」

原來這位妙姑娘乃沈一雄的女兒沈娟娟。

「爹，我搭便船去上海呀！」

沈一雄道：「你哥去上海有事辦，妳也去……」

「爹，咱們上海的買賣我最清楚不過，我是去查看他們的進出帳呀。」

沈一雄尚未開口，苗小玉已笑笑道：「沈小姐去上海，那就同我一條船吧，沈公子搭乘我哥的快船，這樣便也有個人在船上說說話。」

沈文斗楞然無言以對，苗剛已點頭，道：「好，就這麼安排，老爺子也放心了。」

一邊的沈姑娘不動了。

她不但未動，更未說話，因爲她正在盯視着君不畏，她那眼神就好像她發現令她吃驚的人似的。

君不畏低頭挾菜，沈一雄以海鮮招待，他吃得似乎十分愉快，他當然也未多看沈娟娟！

沈文斗終於開口了。

「大妹子，我去上海妳在家，咱們的買賣我比妳更明白，還用得妳也去？」

沈娟娟回眸向她哥沈文斗，道：「哥，你休想撇下我一人去上海。」

她輕盈的走近苗小玉，道：「苗姐，我們說定了，我收拾收拾便隨妳上船了！」

眞大方，她再一次看向君不畏，還抿嘴微微一笑，沈一雄大不以爲然，好像無可奈何的樣子。

* * *

「跨海鏢局」的快船啓動了，三艘快船穿過舟山水道，往北直航上海，海面上一片平靜，那苗剛很放心的熱烈招待着沈文斗，只不過沈文斗却不時的遙看向另外一艘快船，因爲那艘快船上不只有他的大妹子沈娟娟，更要緊的是船上有個苗小玉。

* * *

苗小玉把沈娟娟招待在她住的後艙內，只不過沈娟娟很少在艙內。

她好像興緻高，站在船面上微微笑，尤其當她看到君不畏的時候，更露出愉快的樣子。

現在，君不畏又自艙內出來了，君不畏手中正捏着兩顆骰子。

沈娟娟發現了，便吃的一笑迎上去。

「喲，你好像喜歡賭呀！」

君不畏道：「沈姑娘，我只喜歡賭牌九。」

沈娟娟吃吃一笑，道：「三十二張牌九？」

「不錯。」

「那好，我們到上海，我帶你去個地方賭牌九。」

君不畏眼一亮，道：「妳也賭？」

笑笑，沈娟娟道：「我家在上海有場子。」

君不畏心中一沉，他面皮一緊，道：「太可惜了。」

沈娟娟道：「怎麼說？」

君不畏道：「正逢我袋中空空之時呀！」

沈娟娟吃吃笑了。

君不畏不笑，他的面皮拉得緊，捏着兩粒骰子，道：「沈小姐，妳知道我爲甚麼鬧窮？」

沈娟娟道：「我怎麼會知道！」

君不畏却也笑了。

沈娟娟道：「你笑甚麼？告訴我你爲甚麼鬧窮？」

君不畏道：「很簡單，我喜歡輸銀子，一個愛輸銀子的人，當然會時常鬧窮。」

沈娟娟撇撇俏嘴，半叱的道：「胡說，還有喜歡賭輸的人。」

「我就喜歡輸。」

「少見。」

「妳已經見了。」

沈娟娟道：「我知道，那些進入賭場去的人，沒有一個不是打定主意去贏銀子的，而且贏得越多越高興。」

君不畏道：「可惜走出賭場的人，大多數愁容滿面，可憐兮兮。」

沈娟娟道：「你喜歡可憐兮兮？」

君不畏道：「我不同，如果我賭輸，反而高興。」

「爲甚麼？」

「個中滋味很難言喻。」

笑笑，沈娟娟道：「你好像是個怪人嘛。」

君不畏道：「我比個正常的人還正常。」

沈娟娟道：「船到上海，我借你銀子去賭。」

君不畏道：「妳叫我去送銀子？」

沈娟娟道：「你如果喜歡，你就送吧。」

君不畏道：「沈小姐，妳喜歡我把銀子賭光？」

沈娟娟道：「我說過，只要你喜歡。」

君不畏道：「我忘了，我喜歡賭大的，輸個三五千兩銀子很平常。」

沈娟娟怔住了。

她以爲君不畏只不過賭上三五十兩銀子，而且她把君不畏帶到她家開的賭場，賭輸了也無所謂，銀子還是沈家的，然而……

然而君不畏的口氣太大了，沈娟娟不由楞住！

君不畏一看沈娟娟的表情，他哈哈一笑，低下頭又回到艙中了。

如今的君不畏是不會再洗船板了。

他被招待得就好像個貴賓，便黑妞兒對他說話先是一聲笑，客氣極了。

* * *

君不畏坐進艙中，「坐山虎」包震天伸手一把扣住君不畏的手，低聲道：「君老弟，你打算留在上海？」

君不畏一怔，道：「我打算殺了田九旺再去上海。」

「爲甚麼？」

君不畏淡淡的道：「苗小姐替我擔保的一千兩銀子尚未清還呀！」

包震天道：「君兄弟，如果包某拍胸脯呢？」

君不畏道：「包老爺子，我仍然要殺田九旺。」

包震天道：「田九旺和你有仇？」

君不畏道：「我不認識田九旺。」

他不得不說謊。

包震天道：「爲何一定要殺田九旺？」

君不畏道：「我說過，我需要賭資，而我又愛輸幾個……哈哈……」

包震天搖搖頭，道：「君老弟，你到底是甚麼人物，我有些糊塗。」

笑笑，君不畏道：「難得糊塗。」

包震天道：「君老弟，算我聘請你，我們押着這批銀子繞道南京城，只一到你就回頭，如何？」

君不畏道：「我得問問苗小姐，如果她點頭，我就跟你去南京。」

包震天哈哈一聲笑，點頭道：「好，咱們就一言爲定，我去對苗小姐說。」

便在這時候，艙外面傳來黑妞的聲音：「君先生，君先生呀。」

君不畏伸個頭出來，道：「妳找我？」

「小姐找你……我……我忘了，是小姐請你。」

笑笑，君不畏走出艙門，道：「請我？幹甚麼？」

黑妞哈哈笑，道：「當然有事了。」

有甚麼好笑的，但她仍然哈哈笑，笑得君不畏也有些不自在。

他跟着黑妞繞到船尾艙門口，那黑妞兒已低聲道：「小姐，君先生來了。」

妙影閃動，苗小玉已站在君不畏面前，這時候沈娟娟也過來了。

沈娟娟衝着君不畏瞧，嘴角微微撩，似笑不笑的樣子，就好像一肚子話不知如何說出來似的。

苗小玉淡淡的看着海面，道：「過午船就到上海了！」

君不畏道：「眞快！」

苗小玉忽然回過身，她面對君不畏，道：「船到上海你要走？」

君不畏道：「如果苗小姐叫我走！」

苗小玉道：「我改變心意了，如果你願意，你就留在船上。」

她的臉上略帶澀澀的樣子，那也是一種不好意思的表情，君不畏當然看得出來。

君不畏道：「有關那一千兩銀子……」

苗小玉道：「我說過，那是小事，不必掛齒！」

君不畏道：「我却難忘懷，所以我聽妳的。」

包震天便在這時候也過來了。

包震天對苗小玉道：「苗姑娘，有件事情要妳擔待了。」

苗小玉道：「包老爺子，你別客氣，有甚麼吩咐，盡管明說！」

包震天拍着君不畏肩頭，道：「爲了路上安全，我借重君老弟，陪我走一趟南京。」

苗小玉怔了一下，她把目光移向君不畏，却見君不畏遙望向前方。

前方水綫上有山巒的影子，海面上的帆船似乎也多了，看上去宛似檣林。

苗小玉道：「包老爺子，我不能勉强君先生。」

包震天哈哈一笑，道：「苗姑娘放心，我們還有第二批，第三批銀子，我決定都借重跨海鏢局押送，君兄弟只一到南京，我立刻放他回小風城。」

君不畏哈哈一笑，道：「苗小姐，我算是跨海鏢局的人嗎？」

苗小玉一楞，道：「我慢待了。」

君不畏道：「苗姑娘，撇下千兩銀子不提，至少我欠妳一份人情。」

苗小玉道：「你已爲我們出過力了。」

君不畏道：「我仍然聽你一句話。」

苗小玉心中可樂了。

她的臉皮却不動，妙目閃爍的道：「如果君先生喜歡，跨海鏢局歡迎你。」

一邊的沈娟娟開口了。

「怎麼，他原來不是妳鏢局的鏢師呀？」

苗小玉未開口，君不畏開口了。

「至少我現在是。」

沈娟娟道：「如果你想找差事，留在上海嘛！」

君不畏道：「我只會賭，而且喜歡輸。」

沈娟娟道：「你眞是個怪人。」

君不畏哈哈笑。

包震天愉快的道：「好了，咱們就這麼說定了，船到岸，君老弟與老夫一同押着銀子去南京。」

苗小玉看看君不畏，她發覺君不畏也在看她，便不由得把頭低了。

沈娟娟却對君不畏道：「你眞要去南京呀？」

君不畏道：「有甚麼不可？」

沈娟娟道：「那面局勢不好，南京城有殺聲呀！」

君不畏淡淡的道：「沈小姐，像我這種人，只有在殺戮中才生活得快活，妳以爲呢？」

沈娟娟怔怔的道：「唯恐天下不亂呀？」

君不畏道：「天下已經大亂了，沈小姐。」

沈娟娟不說了。

沈娟娟低頭進入艙內，因爲她知道留不住君不畏，就算她出高價僱用，君不畏也不會留在上海，一氣之下，她躺在艙內不出來了。

苗小玉也進入艙中了，黑妞兒沒有，她站在君不畏面前擋住君不畏去路。

包震天拍拍君不畏轉身往船頭走去，他很關心上海接船的人，船還遠吶，他已遙望着露出一副焦急樣子。

君不畏沒動，他淡淡的看着黑妞兒。

「你去南京？」

「妳已看到了。」

「還回來嗎？」

「妳說呢？」

他這是在逗黑妞兒，果然，黑妞兒有些不知所措的樣，黑妞急得直咬牙！

君不畏却哈哈笑了。

* * *

「跨海鏢局」的快船，併排在黃浦江外，三條船剛攏好，便見一條快船從岸邊飛一般的駛來，船頭上有個黑衣大漢雙手叉腰站穩，有四個黑衣人正準備把船靠過來。

總鏢頭苗剛過來了，苗剛的身後還有個沈文斗。

沈文斗迎上他大妹子沈娟娟，但沈文斗的目光却落在苗小玉身上直打轉。

苗小玉當然知道沈文斗在盯她，但她只是淡然的站在包震天身邊。

君不畏在前面船頭和伙計們打招呼道別離，只見小劉拉着君不畏半晌不聽他說上一個字，一邊的胖黑好像快掉淚似的直擰鼻子，另外幾人也點着頭，有個漢子開了口，「君兄弟，你可得早早回小風城，大伙都等着你，等着同你……同你……」

「賭幾把，是嗎？」君不畏笑着。

那位仁兄道：「不，是喝幾杯。」

「對，大伙在小風城喝幾杯。」小劉也這麼回應着。

君不畏點頭一聲哈哈，回過身來，正與苗小玉的目光碰個正着，於是……

於是沈娟娟也看到了。

來船打橫駛過來，船上的黑衣大漢一躍三丈遠，穩穩的站在包震天面前。

包震天有些楞然的道：「大將軍呢？」

黑漢看看左右，低沉的聲音對包震天道：「南京城不太平，大將軍人馬拉往通州，兄弟們急於餉銀，命我在這兒等包兄，不知銀子……是否已運到？」

包震天道：「不去南京了？于將軍，十萬兩銀子已在船上，你打算……」

姓于的點點頭，道：「那就馬上交割，然後我進長江口轉通州。」

包震天伸手，道：「也好，請拿出大將軍命令。」

姓于的一怔，道：「難道包兄信不過于文成？」

包震天道：「只是手續問題。」

于文成道：「包兄已募到餉銀，咱們一齊回軍中，大將軍面前自然明白。」

包震天似是帶着無奈，他忽然眼睛一亮，因爲他看到君不畏了。

他把手一揮，對一旁的苗剛道：「總鏢頭，馬上交割銀子。」

苗剛當然照辦，鏢銀交割完，他們就算任務完成，如今上海這地方在發展，原來是漁村，自從來了洋人以後，立刻變了，變得比個縣城還熱鬧。

包震天眼看着一箱銀子抬到于文成的快船上，便伸手拉過君不畏，道：「君兄弟，南京不去了，咱們上通州！」

君不畏道：「你去通州回大營，我去通州幹甚麼？」

包震天一笑，道：「咱們說好了的

，你陪我把銀子送到大營的。」

君不畏指指來船上的人，道：「你們的人馬已到，你已任務完成了，還用我幫甚麼忙？」

包震天轉頭看看正在指揮的于文成，低聲道：「我心裡總覺得不對勁，君兄弟，算我求求你。」

君不畏有些木然的道：「你……這不是叫我少賭幾天牌九嘛！」

包震天哈哈一笑，道：「君兄弟，事成之後，少不了和你大賭一場，絕不令你失望。」

君不畏道：「我幫了你的忙，還得送你銀子呀。」

包震天道：「這話怎麼說？」

君不畏道：「你明知我愛輸呀！」

包震天道：「愛說笑了。」

君不畏道：「更何況我也沒有銀子。」

包震天道：「多了沒有，三二百兩我奉送。」

君不畏淡淡的笑了。

＊　＊　＊

十萬兩銀子已搬到于文成的快船上了，「跨海鏢局」總鏢頭苗剛特別吩咐弟兄們，置上一桌酒席，明着是爲了替包震天送行，實際上却是對君不畏的一番感謝。

大伙正在吃着酒，忽見一條小船靠過來，原來是沈家堡的船看到沈文斗兄妹了。

沈家兄妹要走了。

兄妹二人眞大方，沈文斗走近苗小玉，十分文雅的對苗小玉道：「我誠心邀妳上岸玩玩。」

苗小玉淡淡的道：「以後再說吧。」

沈文斗不算丟臉，至少他還有希望。

沈娟娟走近君不畏，道：「君先生。」

君不畏一楞，道：「有事嗎？」

沈娟娟伸手往君不畏手中塞了一張字條，道：「這是我的地址，你到上海一定找我。」

君不畏道：「除了賭坊……」

笑笑，沈娟娟道：「上海最大的賭坊就是我家開的。」

君不畏愉快的笑了。

於是，沈家兄妹跳上小船，很快的往黃浦江划去。

包震天拉着君不畏，二人就要上于文成的快船了，苗小玉突然走過來。

苗小玉不開口，她只是看看君不畏。

她此刻心中想着甚麼，連她也不知道，很亂，也很無奈，她只把手往君不畏袋中一塞，回身便往艙中走去。

黑妞兒沒有回艙中，她看着君不畏與包震天併肩跳到于文成的快船上。

跨海鏢局的人站在船上直揮手，

君不畏愉快的微微笑，但當他自袋中摸出一個荷包，他不笑了。

他以爲苗小玉送了他幾兩路費銀子，萬萬料不到會是一個小荷包，她這是代表甚麼？

君不畏楞然了。

快船已往長江口駛去，君不畏發覺，快船上的黑衣人似乎多了一倍，數一數至少有十七八個之多。

剛才他未注意，爲甚麼一條小小快船上，有這麼多人。

于文成陪着包震天在船頭看風景，君不畏無聊的坐在船邊養精神。

如今他想得多，沈娟娟、苗小玉，這兩個女子似乎對他有了情愫，他……

一念及此，君不畏笑了，他怎麼會和她們……

＊　＊　＊

煙波浩渺的長江口，船隻原本往來如梭，不知爲甚麼這兩天很少有船活動。

于文成的快船已行駛在江中了，便在這時候，夕陽餘暉中，突然電光激閃，隨之便聞得包震天高吭的一聲厲嚎。「啊……」

「噗通」水聲甫起，水花四濺，便聞得于文成戟指吃驚的君不畏，厲吼：「殺了他。」

君不畏甫挺直身子，落水的包震天又叫：「君……」

迎面，五個黑衣怒漢直往君不畏殺來了。

三枝紅纓槍加上兩把大馬刀，在這空間極小的快船上，君不畏閃避不易，他除了一飛冲天。

君不畏沒有往天空飛，橫着肩便往水中躍，他人尚未入水，兩枝紅纓槍已往他身上擲來，只不過君不畏看也不看，隨手往後甩臂，已把兩枝紅纓槍撥落水中。

緊接着「噗通」一聲水花四濺，君不畏落入水中，抬頭看，喲，那包震天已在數十丈外了。

如今正是落潮時分，加以自長江流下的水勢，包震天自然早已飄出很遠了。

君不畏再看于文成的快船，却早已往江中駛去了，他猛提一口氣奮力往包震天游過去。

他發覺江水中有血，那當然是包震天身上的血，君不畏知道，包震天這一刀不輕，只怕……

君不畏游近包震天了，他發覺包震天除了把一張臉平仰江面之外，全身不動的垂直飄着。

「包老爺子，我來了。」

沒有反應，包震天好像昏過去了，君不畏伸手抓住包震天衣衫只一提，便不由一驚。

「這一刀……」

包震天從右肩頭連上背，衣破肉綻似乎骨頭可見，如果在岸上，這一刀也會叫人不能動顫，如今又在水中

，那血還在流不停。

君不畏抓住包震天便往岸邊游，事情偏就那麼巧，一條快船過來了。

快船上有人大聲叫：「有人掉進江裡了。」

於是，快船半調頭，落下帆，五個大漢擠在船邊看，其中一人大聲喊：「喂，那不是君先生嗎？」

君不畏抬頭極目瞧，快船上竟然是沈文斗，那麼沈娟娟也許就在上面了。

君不畏忙把手舉起來，一把抓牢伸來的長竹桿，於是，船上的繩索也拋下來了，君不畏忙將包震天拴牢，大伙用力拖起包震天，沈文斗又急問：「怎麼了？怎麼了？」

君不畏跳上船，一陣子大喘氣之後，道：「快救人！」

只見包震天已昏死在船板上，沈文斗立刻叫掌舵的道：「改期再去崇明島，回頭去上海。」

那崇明島本在上海外，乃長江口的一個島，沈家有生意在島上，沈文斗把他妹子送到岸上，他原船改去崇明島，想不到中途救起君不畏與包震天二人，也算巧合。

沈文斗仔細看包震天傷勢，不由緊皺眉頭，道：「眞狠，這一刀是要他老命。」

君不畏道：「八成他們窩裡反，自相殘殺。」

沈文斗吃驚，道：「他們是甚麼人？怎會……」

君不畏笑笑，道：「把他救活再說。」

沈文斗當然想不到，包震天的身份是甚麼。

他也想不出君不畏的身份，他只明白一件事，那便是他的妹子沈娟娟似乎看中君不畏了。

就憑這一點，沈文斗便決心把這二人送一個地方，那便是他大妹子住的地方。

＊　＊　＊

沈文斗的快船攏近岸，有個大漢已奔往附近小村上找大車了。

如今上海這地方已開埠，騾馬棧房不少，那大漢很快的叫來一輛車子，幫着君不畏把包震天抬上大車，沈文斗吩咐一聲，大漢便陪着往上海駛去，沈文斗這才又開船往崇明島駛去。

＊　＊　＊

君不畏很替包震天擔心，因爲包震天挨的一刀半尺長，好像肩胛骨也裂開一道骨縫，就在大車的疾駛中，包震天有氣無力的翻開眼皮子，當他看到身邊坐着君不畏的時候，立刻露出個微笑。

那種笑是十分複雜的，君不畏就覺得包震天笑得不太自然。

不自然當然是不好看。君不畏忙問：「包老爺子，你覺得怎麼樣？」

包震天只是兩唇噏動一下，沒聲音。

大約半個時候，馬車停下來了，只見大漢當先跳下車來，高聲叫道：「過來幾個活的。」

當然是活人，死人怎麼會動？

三個青衫漢子奔過來，其中一人問道：「嗨，林老二，你不是陪少爺去崇明島嗎？怎麼……」

姓林的大漢叱道：「少廢話，把受傷的抬進去，我去向小姐稟告一聲。」

君不畏跟在三個青衫漢子身後面，他這時候才看清楚，原來這地方是一條小街道，別看是小街道，四匹馬併着一樣可以通過……這以後上海有一條四馬路，大概就是這一條街道。

一行人走進一座大院內，迎面，沈娟娟像個花蝴蝶也似的自屏風後面奔出來了。

沈娟娟看到君不畏了，她的臉上一片喜悅，但當她看到重傷的包震天之後，驚住了。

「怎麼……這樣……」

君不畏道：「沈小姐，快請大夫來爲包老爺子治傷吧！」

沈娟娟當即命姓林的快去請大夫，又命人把包震天抬進客廂中，這才問君不畏，道：「是誰下的手？」

君不畏搖搖頭，道：「那要等包老爺子清醒之後才會知道。」

「包老爺子好像請你保駕的呀。」

「所以我把老爺子救回來了。」

「那麼多箱銀子呢？」

「能撿回一條命，在那種情況下已經不錯了！」

於是，君不畏把當時突發的情形說了一遍，沈娟娟聽得君不畏的話，也吃一驚。

「他們八成是自己人內鬨。」

君不畏道：「大概吧！」

沈娟娟漸漸高興了。

只要君不畏來，她就會快樂。

「君先生，你怕是要在我這兒住些時日了。」

君不畏道：「我去找跨海鏢局的船。」

沈娟娟道：「不用找了，他們沒靠岸，苗姑娘堅持，所以他們立刻折回小風城去了」

君不畏一想，這大概是苗小玉不想被沈大公子糾纏，苗剛知道妹子的意思，這才未往上海靠岸就回小風城了。

他也對沈娟娟淡淡的道：「走得眞快。」

沈娟娟笑笑道：「君先生，你猜我這兒是幹甚麼的？」

君不畏道：「白天不開門，夜來喧鬧聲，八成是賭坊。」

沈娟娟道：「算你猜中了，你不是喜歡賭幾把嗎？你來對地方了。」

君不畏拍拍口袋，口袋中還有在他離開時候苗小玉塞他袋中幾兩銀子。」

（未完・四）

上文提要：唐煌從狄寒霜手中得到四張獸皮後，即送去給無名火老人，兩人正想逃出復仇幫，却遇大幫主三姐妹由泰山歸來，一見武林至寶被盜怒火中燒，大戰起來，此時大幫主才知道被自己關押鐵牢十餘年的人並非親夫無情公子，乃是無名火。狄寒霜被姐妹捆綁着，危難當前爲正義視死如歸，勇敢叛離親娘而捍衛唐煌，力戰而退，雙雙携着獸皮逃離復仇幫總舵，往救門玉華……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司空羽・文　可飛・圖

夢中劍手

奉命比武來祭神　蠻夷族中身受困

唐煌心道：「這丫頭厲害得很呢！吊足了兩個小子的胃口！」

果然，狄寒霜語音未畢，虎膽來不及由帳篷門口掠出，竟向獸皮篷上穿上，只聞「卜」地。一聲，竟穿了個大洞，向「粉蓮花」那帳篷狂奔而去。

此刻狠威跑在前面，因他起步較早，但虎膽全力施爲，不一會就追上了狠威。唐煌搖頭道：「女人是禍水這句話確有道理……」

狄寒霜道：「只怕他們未殺『粉蓮花』之先，就自相殘殺起來，那就糟了！」

這時虎膽已經超過了狠威，冷冷地道：「小弟你還是將就點！要那個姓門的姑娘吧，她也不錯呀……」

狠威全力狂奔，總是比他哥哥落後，脖子上的青筋暴起，像粗大的蚯蚓，粗聲道：「哥哥你欺人太甚……姓門的剛來時，你說要她……現在又來了一個……你又要這個……你……太欺人了……」

虎膽冷峻地道：「這是本谷的鐵律，我有這權利，你却沒有……」

狠威突然一挫腰，自小腿上拔下二柄半尺長的匕首，一柄抖手向虎膽腦後擲去。

虎膽倉卒轉身閃避，畢竟遲了一步，「察」地一聲，匕首擦頂而過，帶去一綹頭髮。

但那匕首仍然插在三丈外一株樹幹上，微微顫動。

虎膽勃然大怒，全身膘肉一齊跳動，雙目中射出駭人的紅芒，切齒道：「這可是你自己找死！我本不願以大欺小……」

虎膽兩臂微張，赤手空拳，緩緩欺近，道：「我若空手殺了你不會怪我以大欺小……」

狠威反唇相譏，道：「我比你只差三歲，但你處處佔我的便宜，水擺夷族中的美女，十之八九都被你佔有，而我的却都是你玩剩下的……」

虎膽冷一哂，道：「今天你就可以報仇，但是若報不了，就得……」

虎膽赤手撲上，便抓狠威的右腕想奪下他的匕首。

狠威豈能讓他抓住，閃身之間，劈出七次，「霍霍」之聲入耳驚心！

虎膽雖然技高一籌，但對方手中多了一柄匕首，要想得手，必須經過一番苦鬥才行。

兩人口中發出野獸般的低吼，刀來拳去，全是指向對方要害，那裏像是親生兄弟！

塵土飛揚，殺聲震天，漸漸地擁來一些卡瓦族人圍觀。

突然，「粉蓮花」帳篷中有人沉聲道：「你們兄弟二人爲何要自相殘殺？」

這正是「粉蓮花」的口音，她沒想到，這一開口，竟招來死神。兩兄弟殺得性起，已經忘了去殺她，她這一提醒，狠威力戳三刀，就勢向帳中撲

去。

這一下虎膽却慢了一步，狠威撲入帳中，「粉蓮花」死到臨頭，還未想到兄弟二人死搏是爲了要殺她。

她以爲狠威衝入帳中，是因不敵而想要她庇護呢！立即大聲說：「狠兒到姑姑這邊來，他不敢再殺你……」

狠威疾撲而上，只聞「卜嗤」一聲，一柄匕首整個戳入「粉蓮花」腹中。

「粉蓮花」雙目暴睜，嘶聲道：「你……你們原來要……殺我……」

她苦笑一下，終于偏頭死去。狠威也眞夠狠，拔下匕首，在她脖子上划了一週，抓著頭髮把人頭提了起來。

這時虎膽已站在帳篷門口，一臉失望神色，好像對於殺人及割下首級之事，不感新奇。

狠威提頭走出帳篷，大步向唐煌的帳篷走來，虎膽竟未加攔阻。

唐煌不由暗暗點頭，心道，他們雖然以生死相搏，搶先殺人，但其中一個既已得手，另一個就自認失敗，絕不阻撓，這一點也十分令人折服。

狄寒霜肅然道：「想不到他們仍講道義，這一點我事先沒有想到，如今『粉蓮花』已死，大敵已除，只要應付這狠威一人就行了……」

那知就在這時，一支巨大鏢槍凌空飛來，「卜」地一聲，插在狠威面前地上。

鏢槍桿上掛著三個以枯樹根雕刻的小骷髏頭，上面刻著卡瓦、徭及水擺夷三族酋長的名字。

狠威一見此槍，立即跪下，恭恭敬敬叩了三個頭，站起來把鏢槍拔出來，轉身望去。

只見二十丈外一個身材碩長的老人和一個少女併肩走來。

狠威大叫一聲「爹」迎面奔去。

但這時唐、狄二人却不由駭然大震，因爲那老人身邊的少女，竟是「無孔笛子」古鳳。

而那老人除了風格不俗外，面貌頗似一個人，這時狄寒霜望著老人，驚凜而喃喃地道：「這老人是……」

唐煌突然心中一動道：「他會是妳爹爹長孫海？」

狄寒霜黯然道：「我雖未見過他，但只憑他的風度和面貌，我敢確定他就是失踪數十年的家父了！」

唐煌正色道：「虎膽曾說他父親姓孫名海，原來是把『無情公子』長孫海的長字略去，瞞過了我們……」

只聞那老人沉聲道：「『粉蓮花』固然該殺，但你們兄弟二人差點上了人家一石兩鳥之計……」

虎膽不解地道：「孩兒不知爹爹之意……」

老人冷峻地道：「傳令下去，今夜三更招集三族酋長，在此谷中，祭神比武，那兩個年輕人若能接下你兄弟的箭法，可以讓他們自行了斷……」

虎膽應聲而去，唐煌冷哼一聲，道：「贏了他們，還要自行了斷，若是輸了，難道要千刀萬剮不成？」

狄寒霜道：「不會錯了，他正是家父，據家母說，家父日月角上各有一顆黑痣！」

唐煌仔細一看，果然那老人日月角上各有一顆大痣，若非眉宇間有一股陰沉之氣，確是一表人才。

只見「無情公子」長孫海繞到「粉蓮花」的人頭旁邊，用脚把人頭翻了個身，冷冷地道：「人死之後，看起來更加醜惡，虎膽，快把這人頭埋了……」

唐煌冷冷地道：「令尊綽號『無情公子』，果然人如其名！『粉蓮花』昔年曾和他有一段情感，如今慘死，他竟說出這種令人寒心的話來……」

長孫海召手轉身，對古鳳道：「古姑娘及時趕到，揭穿了兩個小輩的陰謀，老夫必有所報！」

古鳳道：「前輩不必介意！晚輩和他們有仇，並不希望前輩報答！」

長孫海呵呵大笑道：「姑娘施恩雖不望報，但老夫也必有所表示！」

只見長孫海摟著古鳳的纖腰，邊走邊談，消失於皮帳叢之中。

狄寒霜道：「唐大哥，虎膽和狠威的箭法，我們已見識過，確實高明，我們可要小心哪！況且那老賊說，能接下他們的箭法，仍要我們自絕！」

唐煌寒寒地道：「那老賊在此稱王，作威作福，不知天高地厚，以爲他的武功天下無敵，到時候我會叫他知道厲害！」

門玉華肅然道：「唐大哥還該小心才是！他的『毒蟲箭』既然厲害，實非明刀明槍可敵，我們必須想個辦法提防施蟲才行！」

唐煌冷笑道：「我才不信左道旁門邪術，能與正宗武學抵衡！」

門、狄二女肅然互視一眼，知道唐煌絕對不信，不由暗暗焦急。

唐煌取出四張獸皮，道：「尚幸古鳳還不知道獸皮在我們手中，反之，那老賊必不會放過……」

他展開獸皮，仔細地研究上面的圖案和文字，連連搖頭道：「這上面的武學太難研悟了……」

狄、門二女不願打擾他，各自思謀對策。一天過去了，夜又來臨，在這一天中，虎膽與狠威竟未來過。

兩女本希望他們能來，以便加以利用，但這希望也破滅了，不由更加焦急。

而唐煌在這一天之中，竟水米未進，只是靜靜地研悟獸皮上的圖案。

一更過後，谷中人聲沸騰，燈火通明，像中原漢人過年時一樣，正準備狂歡。

谷底正中，用獸皮紮起一個方型帳篷，與原有的數目帳篷迴然不同，不知有何用途！

狄、門二女暗暗焦急，但唐煌似乎忘了這件事，仍在全神貫注著那獸皮。

二女心想，僅一天時間，饒你天資過人，也不會悟出道理來，却又不敢打擾他。

二更將近，谷中人聲逐漸平息，代之是一陣陣低沉的鼓聲。

這聲音低沉而緩慢，却有一種震人心弦的力道，好像危機逐漸迫近。

夷區祭神大典，雖各不同，但怪誕兇殺，却是一致，尤其虎膽和狠威二人始終不敢接近二女，使人意識到事態的嚴重。

偌大山谷中死寂一片，只有千百個巨大火炬，發出「呼呼」的燃燒之聲。

就在這時，唐煌突然悶聲不響，把獸皮分給二女，道：「二位速把這獸皮穿在衣內，我們準備迎敵了！」

二女知道他必有道理，立即解開衣衫，各自把獸皮穿在裏面，而唐煌身上却有兩張。

這工夫再向外望去，只見那方型皮帳旁邊，插著兩柄短斧，及兩個巨大帶鍊石鎖。

四週圍滿了三族中的男女老幼，其中有一少部分人持着刀。

由於唐煌等人這個帳篷在谷坡上，那方型皮帳乃在谷底，據高臨下，看得眞切。

唐煌道：「這大石鎖估計有三五百斤之重，而那斧子也有二三十斤，不知要怎樣比武？」

狄寒霜道：「據家母說，夷族崇尚武士，每年舉行選拔武士及祭神大會，每三年舉行武士競技大會，優勝者爲副酋長，競技之人左手腕扣著帶鍊石鎖，右手持斧，那石鎖上的鐵鍊，僅兩尺多長，剛好著地，那是非常吃力的較技之法，況且初次以此法比武之人，總是要吃虧……」

唐煌肅然道：「這並不是難題，只是華妹惡疾未癒，萬一有機會逃走，實是不便！」

狄寒霜道：「我們三人同進同出，若有一人不能脫困，大家都不離開此谷！」

門玉華沉聲道：「狄小妹，千萬不可如此，逃命的機會寶貴，一瞬即逝，二位必須把握時機，絕不能爲了小妹而誤了生機，小妹乃是毫無希望的人了……」

狄寒霜道：「門姊姊可別自暴自棄，據小妹所知，唐大哥對姊姊情深似海，姊姊若不善自珍重，實在辜負了唐大哥一份摯情……」

唐煌揮揮手，阻止她說下去，却對門玉華道：「玉華，妳起來試試看！」

門玉華望著他那一雙關切的目光和肯定神色，信心大增，立即爬起來下了藤床。

他們都差點呼叫起來，原來那些惡瘡已經好了，只是瘡痂仍未脫落，她這一下床，全身瘡痂紛紛落下。

但由於瘡痂剛落，皮肉甚嫩，乍看起來，像一隻剛生下的痲雀，全身紅通通的。

唐煌興奮地握著門玉華的手道：「現在又多了一份力量，我相信三人合力同心，必能化險爲夷！」

這時山谷中的鼓聲，突然驟急高亢起來，三人向外望去，只見百十個大漢，合抬著一個巨大的高架怪榻。

這巨榻足有數千斤之重，榻上坐著兩個人，其中一個正是狄寒霜之父「無情公子」長孫海。

另一個是婦人，約四旬左右，雖是苗裝打扮，亦可見當年必定頗具姿色，這婦人必是卡瓦族的公主了。

巨榻之前，虎膽、狠威帶路，都換上嶄新的獸皮衣裙及耳環，神態十分兇悍。

古鳳跟在虎膽和狠威之後，神色悠閒，顧盼自若。

唐煌心想：「這賤人心地歹毒，賣友求榮，不知得到甚麼報酬？」

這工夫那巨榻已停在那一圈人之旁，那些人立即分開，讓出一塊地方，鼓聲又趨低沉。

只見「無情公子」長孫海高擧左手，沉聲道：「祭神開始！」

虎膽取下弓箭，箭頭在火把上一觸，立即燃燒起來，向空中射去。

一溜淡藍色的火燄，射上高空，劃了個弧形落下，始終未熄。

接著四週鼓聲有如雷動，以虎膽及狠威爲首，帶著那些人邊喊邊跳，聲震四野。

他們像瘋狂一般，也像鬼魅附體，跳著單調的步伐，喊著雄壯的口號，逐漸靠攏，面向巨榻，然後跪拜下去。

唐煌沉聲道：「原來所謂祭神，竟是拜這長孫海和這女子。」

狄寒霜道：「這些子民，已視他們二人爲神聖了！這是長孫海的陰謀，其實夷人所敬的神是偶像，絕非活生生的人！」

拜畢，長孫海再擧左手，那些人又圍成一圈，場中立刻寂靜下來，鼓聲也停止了。

只見虎膽向這邊飛奔，站在帳篷外大聲道：「比武開始，請二位出帳參加！」

唐煌大聲道：「知道了……」

唐煌轉對狄寒霜及門玉華肅然道：「對方既然只請我們兩人，可能以爲華妹的惡疾仍然未好，不能行動，那麼我們將計就計，就讓華妹留下，見機行事，若要突圍，我們三人共進退！」

門玉華點點頭道：「這樣也好，必要時小妹可以暗中出手牽制他們……」

唐煌沉聲道：「華妹小心了，霜妹，我們出去！」

唐煌在前，狄寒霜在他身後，出了帳篷，來到人圈之內。

只聞巨榻上的長孫海道：「凡是擅入本族之人，都須照神的旨意，參加比武及獵人祭神大會，若能全勝，可自絕祭神極盡光榮，若是敗了亂箭穿心，以警效尤！」

長孫海續道：「擅入本族者若是兩人或四人，自行捉對較量，也就是自己人對自己人……」

唐煌和狄寒霜不由心頭一震，一齊抬頭向長孫海望去。

唐煌以爲叫他們和虎膽及狠威比武，如果是這樣，他自己頗具信心，而且對狄寒霜的身手也極具信念，那知竟要他們自相殘殺。

而且更絕的是，不管勝負如何，仍要自絕祭神。

唐煌狠狠地瞪著長孫海，但長孫海未注意他，却在全神凝視著狄寒霜。

他那神色變化不定，令人難以捉摸，唐煌可以看出，那神色中最明顯的是一種慕念之情。

這種神色，在長孫海這種心地歹毒之人臉上看到，實在令人驚奇，尤其是巨榻上的公主，驚異地看看長孫海，再望望狄寒霜。

只聞長孫海沉聲道：「但本酋長爲了考驗虎、狠二子的功力，比試方法略有更改……」

此言一出，榻下的夷人微微地起了一陣騷動，那巨榻上的公主，也茫然地望著長孫海。

長孫海續道：「第一場由虎膽和狠威與他們比武，本酋長相信，他們不是小酋長的敵手！」

榻下又是一陣「嗡嗡」之聲，顯然對他的決定，甚感驚奇，也感到新鮮和刺激。

突聞那公主沉聲道：「酋長擅改本族法律，妾身甚感驚異！」

這卡瓦族的公主，居然會講漢語，而且說得十分清楚。

長孫海肅容道：「公主有所不知，虎、狠二子已經成人，不久將繼承本酋長之位，統御三族，若不趁機考驗一下，實在不知他們到底有多大功力……」

公主冷冷地道：「據古姑娘說，這兩個年輕人身手了得，假若二子有個差池，不知酋長如何……」

長孫海大聲道：「公主放心好了，二子的武功，乃本酋長與公主親自教導，身兼中原與卡瓦族兩種武學之長，豈能失手……」

「況且！」長孫海又低聲道：「這種比武方法，二子得心應手，但這二個年輕人却是第一次，就憑這點，他們難逃過這一關……」

公主被他說服，但仍是板著面孔，默默不語。

唐煌心道：「原來虎膽及狠威就是這公主所生，母子連心，她自然放心不下了，不過，長孫海剛才對狄寒霜的注意，頗使人不解，莫非這老賊已知道霜妹是他的女兒，而產生偏袒之心！」

只見長孫海又擧起左手，肅容大聲道：「比武開始！」

三十二個鼓手，各擂著一面巨鼓，站在一圈之內，以掌拍鼓，低沉而沙啞，却震人心弦。

虎膽和狠威並不知道他們的父母正在勾心鬥角，唯恐不讓他們大顯身手，如今見父親說服了母親，不由大喜，雙雙躍入場中。

但虎膽却站在一邊，狠威則走到石鎖之旁，將鎖鍊的鋼扣，扣於左腕上，右手抓起巨斧，向狄寒霜招招手。

狄寒霜看看唐煌，唐煌微微點頭，雙目中射出駭人殺機，那好像在說，假如可能，須下毒手。

狄寒霜猶豫了一下，才走到石鎖邊，照樣扣上鋼扣，抓起巨斧，與狠威相距三步，對面而立。

唐煌偷偷向榻上望去，只見長孫海面有殺機，公主却有點緊張，唐煌更深信自己的猜測，長孫海雖是虎膽、狠威之父，現在却希望狠威死在狄寒霜手中。

這是很奇妙的想法，除了唐煌一人之外，榻下的數百夷人，自然想不到他有此心意，就連狠威自己，也沒有想到。

鼓聲逐漸勁，像敲在旁觀者的心坎之上。

突然，公主側頭望著長孫海，冷冷地道：「妾身實在難以了解酋長的心意！」

長孫海微微一笑，道：「本酋長不過是想看到狠威大顯身手，爲妳我爭光而已……」

公主哂然道：「妾身實難相信……」

長孫海正色道：「公主何出此言？難道本酋長希望自己的骨肉濺血當場不成！」

公主冷冷地道：「妾身並未這樣說，但咱們大女兒爲甚麼堅決脫離此谷，羞然與你我爲伍？」

長孫海冷冷地道：「難道女兒出走，是妳我的錯誤不成？」

公主冷冷一笑，沒有再答腔。

長孫海突然沉聲道：「假若公主懷疑本酋長，請即下令停止比武，立刻將他們處決算了！」

公主沉聲道：「你是三族的總酋長，言出必行，既已下令比武，豈能隨便更改！」

長孫海冷冷地道：「既然如此！公主就不要多言了！」

公主的身子震顫了一下，雙目中蓄滿了淚水。

這情景看在狄寒霜眼裏，鬥心全消，她看到這個卡瓦公主，就想起她的媽媽，她知道長孫海對她仍有父女之情，似乎希望她殺了狠威。

女人，天生就有一種女性，設身處地一想，假如她是公主，當然也十分擔心自己的兒子死在對方手中。

狄寒霜由此推斷，長孫海心地歹毒，別具用心，他和這卡瓦公主，定是貌合神離。

他記得虎膽說過，長孫海昔年殺了他們的外祖父，才奪得酋長之位，進而利用計謀和絕世武功，控制了傜族和水擺夷族。

這工夫長孫海突然舉起左手，沉喝一聲「殺！」四週鼓起手力拍巨鼓，狠威提起石鎖、巨斧向狄寒霜猛劈。

狄寒霜微吃一驚，覺得狠威斧頭上的力道奇大，不敢大意，也照樣提起石鎖、巨斧迎上。

「噹噹」兩聲，狄寒霜右臂如折，踉蹌退了一步，不由驚出一身冷汗。

榻上的公主臉上立即浮現出一絲笑意，但長孫海卻仍是一臉殺機。

狠威只有一半中原漢人血統，像狼、狗交配的狼狗一樣，野性未泯，雖然他很喜歡狄寒霜，一殺紅了眼，早已忘到九霄雲外了。

他大喝一聲，巨斧猛劈，風聲「颯颯」，斧斧不離狄寒霜的要害。

狄寒霜第一次吃這苦頭，不敢和他硬接，只得提著石鎖閃避。

但這比武的方法也很絕，左手石鎖重約四百斤，右手之斧卻僅有二三十斤，由於兩手重量不平衡，使不習慣的人，感到礙腳，無法施展。

這道理像一個右手用筷之人，偶然用左手用筷一樣，乾焦急卻挾不著菜餚。

狄寒霜被逼得團團轉，偶而劈出兩斧，也用不上力道。

鼓聲越來越急，狠威越殺越兇，而唐煌急得直搓手。

公主終於點頭而笑，側頭望著長孫海，道：「想不到這丫頭如此不濟！」

長孫海冷哂一聲，並未答腔，但自他的神態看來，並未對狄寒霜感到失望。

四週的夷人都緊握著拳頭，為狠威加油助陣，在這重要關頭，他們也忘了往日被卡瓦族奴役的仇恨了。

狠威越殺越勇，時而發出一聲得意的怪笑，而狄寒霜先機已失，連招架也感吃力了。

唐煌再也忍不住，立即沉聲道：「霜妹，妳今天好像心神不屬！妳必須沉住氣呵……」

虎膽厲聲道：「不准講話！」

狄寒霜心神微分，又被迫退三步，差點被劈中。

唐煌立即以傳音入密對狄寒霜道：「以『五霸圖』上的招式，攻他的左臂，記住，左臂提著石鎖，閃避不及！」

其實狄寒霜並非如此不濟，實在是因為可憐公主，鬥志消失，被對方搶佔機先，而落得手忙腳亂。

加之四週的鼓聲，與狠威的攻勢相配合，有一種懾人的力道，使她欲振無力。

唐煌這一提醒，精神一振，那憐憫之情立即消失，「霍霍霍」連攻三斧，全是劈向狠威的左臂。

狠威悚然一震，忙不迭地閃身揮斧去格，但狄寒霜的招式乃是「五霸圖」上絕學，豈能被他格上，反而又攻出兩斧，狠威連退五六步。

公主面色驟變，竟站了起來。

長孫海面色木然，臉上殺機已消失。

唐煌又以傳音之術，道：「設法叫他身負重傷，不要殺他……」

狄寒霜如響斯應，步步進逼，銳不可當，突然連換三個不同方位，攻出七斧。

狠威只是力大勁猛，悍不畏死，但對中原武學的精華，卻無法領略，這時竟也手忙腳亂起來。

狄寒霜低喝一聲，以左手的鐵鍊疾掃，「蓬」地一聲，掃在狠威的左腰上。

狠威悶哼一聲，帶著石鎖，滾出一丈之外，鼓聲不停，四週一片驚呼，只見公主急掠下榻，把狠威抱在懷中。

公主終於淌下淚水，以她的臉貼著狠威的臉，閉目喃喃自語。

但巨榻上的長孫海，却不禁喜形於色，正在以嘉獎似的目光望著狄寒霜。

公主把狠威交與兩個卡瓦族的老人，那正是族中的名醫，兩個醫生立即抱著狠威出圈而去。

公主又上了巨榻，冷峻地道：「現在我已經抓住半個兒子的性命，這一點頗使你失望，是不是！」

長孫海沉聲道：「公主不可信口胡說！這規矩乃是上代遺傳下來……」

公主冷笑道：「不知酋長眼中有沒有上一代……」

長孫海突然一震，雙目中射出駭人的光芒。

公主緩緩垂下頭，已為他的兇芒所懾。

長孫海哼了一聲，高舉左手，沉聲道：「第二場開始！」

虎膽早已將石鎖扣在腕上，持斧以待，唐煌也照樣扣好石鎖，抓起短斧。

鼓聲再次由緩而急，狄寒霜知道唐煌的身手比她高得多，放心地退到場邊。

虎膽彎著腰，不停地跳動，雙目緊盯著唐煌俟機出手。

唐煌心想，剛才狄寒霜居於下風，那是因為她不能平衡雙手的力道，而進退失據……

虎膽大喝一聲，左臂一揮，巨大的石鎖離地飛起，砸向唐煌的面門，右手短斧猛砍唐煌的左肩。

這小子孔武有力，而且頗有經驗，唐煌依樣畫葫蘆，「颯」地一聲，舉起石鎖，向對方石鎖上砸去。

兩人這一擊之力本極雄深，石鎖撞在一起，這力道更是驚人，只聞

「蓬」地一聲，石屑如雨，四濺橫飛。

四週觀眾紛紛呼叫後退，而虎膽也被石雨所傷，頭臉及身上鮮血淋漓。

但唐煌却毫髮未傷，因他現在已能運用罡氣護身。

兩個石鎖都變成石粉石屑，兩人各餘下一條鐵鍊扣在左腕上。

虎膽愕了一下，似未想到唐煌的臂力比他還大，因剛才是他舉石鎖去砸唐煌，結果反而變成唐煌砸他，將他震退一丈多。

這小子一向飛揚跋扈，目無餘子，在這三族之中，除了長孫海，就以他的功力最高，自然不可一世。

現在眾目睽睽之下，不由兇性大發，厲吼一聲，左臂揮動鐵鍊，右手猛揮短斧，像狂風暴雨一般，向唐煌撲到。

唐煌本也不太習慣這種打法，如今石鎖已毀，左臂突然變輕，信心大增，三飄兩閃，反而繞到虎膽的背後。

虎膽猛吃一驚，一式「夜戰八方」，斧鍊交舞，轉過身來，但唐煌比他快了一步，又轉到他的左側。

虎膽一連撲空三次，四週傳來驚呼之聲，巨榻上的公主，又緊張地站了起來。

唐煌未待虎膽第四次撲上，已將短斧揮手擲出，「察」地一聲，連斧柄都沒入土中。

這僅是眨眼之間的事，虎膽以十二成力道，猛撲而上，大有同歸於盡的駭人勢道。

唐煌對於鞭法，更是大行家，以鍊代鞭，不避不閃，迎了上去。

「噹噹」兩聲，虎膽的鐵鍊立被震回，而唐煌隨鍊而上，沉喝一聲「去」！「刷」地一聲，鐵鍊纏在虎膽的腰上。

四週立即騷動起來，但唐煌並不在乎，用力一揮，虎膽偌大的身子，竟飛出五丈多遠，摔在人圈之外的山坡上，已經昏了過去。

立即有人跑過去，予以救醒，但虎膽已被摔傷，坐在地上發怔。

這次公主並未掠下巨榻，却對長孫海沉聲道：「二子都已受傷，不知何人主持下一個節目？」

「本族中有一流箭手十餘人之多，都不在二子之下，他們可以……」

公主忿然道：「他們豈是這年輕人的敵手，況且這年輕人輕功高絕，『含沙射影』箭法，未必能奈何他們……」

長孫海沉聲道：「他們不能，還有本酋長，難道公主連本人也毫無信心！」

公主幽幽地道：「假如酋長能誠心出手相搏，這兩個年輕人絕不會再得逞……」

她突然哂然一笑，道：「記得酋長說過，不論勝敗，仍要他們自絕祭神……」

長孫海淡然道：「公主既然知道這個必然的後果，為何仍要懷疑本酋長的措施？」

公主不再言語，只是冷眼旁觀。

唐煌狠狠瞪了古鳳一眼，退到狄寒霜身旁，却以傳音入密對她道：「不知『含沙射影』箭法如何歹毒？」

狄寒霜道：「我想這方型帳篷定與『含沙射影』箭法有關！」

唐煌道：「霜妹，妳有沒有看出，長孫海與公主之間似貌合神離，好像長孫海對虎、狠二子並不關心，相反地，對妳頗有偏袒之意。」

狄寒霜道：「小妹也有此發現，但我不信一個人遺棄了前妻之後，仍會喜歡前妻所生的子女！」

唐煌肅然道：「自我出道以來，對於男女間之事，增加了不少知識和經驗。坦白地說，男人十之八九都有喜新厭舊，而遺棄了令堂，與卡瓦族公主結合，那不過是為了避仇，不得不暫避鋒芒，事實上，這位公主年輕時也不會比令堂美麗……」

狄寒霜道：「不錯！他是利用這位公主……」

唐煌道：「可是人類除了喜新厭舊的毛病之外，還有不忘舊情的弱點，也可以說是美德，他與令堂等人結合，可能當初並未另有所圖，而只是為了她們的美色，這種愛雖不穩固，畢竟較利用這位公主的愛要久長得多！」

狄寒霜道：「這道理不錯！」

唐煌道：「長孫海與令堂等人數十年未見，今日見到妳，難免憧憬昔年令堂年輕時的情景，這種回憶，會使他對公主發生厭惡，因他畢竟是漢人呵！漢人在夷人之前，總是有些優越感，因而對公主所生的兒子，也產生無比的厭惡，因此他不惜犧牲二子，而挽救妳的生命！」

狄寒霜道：「一點不錯，他確有這種企圖，看來公主還不知道我和長孫海的關係！」

唐煌道：「當然！假如她知道了，也不會輕易放過長孫海！雖然現在長孫海大權在握，但公主畢竟是卡瓦族人，一旦登高一呼，再揭穿長孫海的陰謀，說不定會羣起對付長孫海一人……」

這時長孫海突然說了一陣卡瓦族話，只見四週觀眾突然向後退去，將包圍圈放大了數倍。

接著長孫海沉聲道：「你們兩個年輕人到方型皮帳中去，接受『含沙射影』箭法的考驗！」

唐煌沉聲道：「既然我等遲早終是不免一死，就讓在下一人接受考驗好了！」

他這樣做，只是一種鬥智，他知道長孫海並不願女兒涉險，僅是礙著公主，不便明顯袒護，以免被看出破綻。

長孫海點點頭道：「也好！這小子武功和身手都很了得，就讓他一人接

箭，反正末了還是不免一死！」

公主並未想到長孫海的私心，未置可否，長孫海只顧女兒，不管女兒的心愛之人，眞是大錯特錯了。

狄寒霜大聲道：「小女子也願試試『含沙射影』箭法！」

唐煌立即以傳音之術道：「霜妹不可意氣用事，不論他們的箭法如何厲害，小兄都有信心，只是此番考驗完畢，仍要祭神，那時再想逃走，可就難了。所以我勸妳趁大家注意箭法之時，偷偷溜出此圈，帶著華妹，設法逃出此谷……」

狄寒霜道：「小妹怎能放心你一人進入皮帳去！」

唐煌道：「不放心也得放心！因爲有妳在我身邊，反而使我分神，那樣一來，我們三人都要陷於此谷，如果分開，說不定還有希望，以我猜想，長孫海若發現妳們逃走，可能暗中相助……」

狄寒霜道：「正因爲如此，小妹更不放心，他若眞有意助我逃走，必定設法留下你和華妹二人，以便向公主交代！」

唐煌道：「他若眞有此意，正中下懷！妳可以求他放過華妹，至於我的安全，萬萬不必掛心，我會接下箭法，突圍逃走！」

這時長孫海又沉聲道：「時間已到，快進帳接箭……」

唐煌握握狄寒霜的手沉聲道：「珍重了！千萬別誤了時間……」

狄寒霜含淚點點頭，眼看著唐煌左腕上扣著鐵鍊，進入皮帳之中。

那皮帳沒有燈光，唐煌進去之後，在外面看不到裏面的人影，狄寒霜心道：「這帳篷約一丈見方，對方的箭法再高明，也不易得手，除非他們萬箭齊發，根本沒有地方閃避！」

那知她意念未畢，方型帳篷中突然明亮起來，好像燃了一盞小燈。

同時，帳篷四週，出現十二個箭手，每一面有三個，併肩而立，距方型帳篷約五十步左右。

狄寒霜不由大吃一驚，若是四面的箭手一齊放箭，唐煌絕對無法倖免。

況且自外面望去，可以隱隱看到一個人影站在皮帳中央，靜立不動。

這時大多數的鼓聲已停，只剩下一面，拍擊著二半調的聲音，所有的目光，都凝注在十二個箭手及帳中人影的身上。

狄寒霜心道：「唐大哥要是死了，我活著還有甚麼意思？我不能走！我必須看看唐大哥能否脫困，假若他能脫逃，即使我逃不了，長孫海也必須設法營救於我，假如唐大哥死了，我就佯作無動於衷，殺死公主和長孫海爲他報仇！」

長孫海高舉左手，鼓聲突然緩慢，一下一下地拍著，似乎要在限定的鼓聲之內發箭。

只見十二個箭手，伸手入懷掏出一把黑色粉狀物體。

長孫海的左手猝然放下，十二個箭手突然揚出手中的黑粉，鼓聲同時停止。

只聞「颯颯」之聲傳來，自黑色粉霧中射出十二隻長箭，「卜卜」數聲，穿入皮帳之中。

由於黑色粉狀物體遮住了四週旁觀者的視線，除了巨榻上的長孫海和公主，居高臨下，可以看清皮帳外，其餘之人都無法看到。

但狄寒霜深信唐煌沒有被射中，不然的話，必會發出慘呼或箭頭入肉聲音。

接著，十二個箭手又同時揚手，撒出黑粉，「颯颯」之聲又起，射在皮帳上的「卜卜」之聲極大。

狄寒霜心想，這辦法倒也公平，箭手撒出黑粉，迷住他們自己的視線，只能憑猜測射向方型皮帳，却無法看到帳中的人影。

而篷中的人，却能看到自黑粉中射來的長箭，但等他看到，十二支長箭已經射臨皮帳三五尺之內了。

這皮帳僅一丈見方，四面有十二支長箭，若無過人的反應，及聽風辨位的經驗，以及絕頂的輕功，恐怕第一次就會被射中。

一連三次，皮帳中都未發出聲息，狄寒霜道：「我必須趁機去看看華妹，也許唐煌不久就會突圍，一同逃走……」

此刻她不須顧慮被人發現，因所有的人都在注視著帳中的人影，悄悄鑽出人叢，向門玉華帳篷中掠去。

這時門玉華正在焦灼地望著場中，狄寒霜進入帳中，竟也沒有發現。

狄寒霜低聲道：「華姊！」

門玉華突然一震，回過頭來道：「我道是誰，駭了我一跳！」

狄寒霜道：「唐大哥叫我們趁機逃走，姊姊意下如何？」

門玉華道：「他正在危險之中，我們能獨善其身？」

狄寒霜正色道：「小妹也是這樣想，但他叮囑無論如何要照他的話去做，他說他一定可以脫困！」

門玉華肅然道：「我很相信他的智機及本領，既然如此，我們走吧！假設他陷於此谷，咱們再設法營救，因爲咱們在此，反而是他的累贅！」

狄寒霜道：「那麼我們快走吧！」

她們那裏知道這「含沙射影」的厲害？唐煌此刻右手持著殘劍，左手揮著鐵鍊，憑著敏銳的聽覺，撥擋著十二支長箭。

雖然長箭都被他撥開，却驚出一身冷汗。

因爲這些箭的箭頭上都淬有巨毒，閃著藍光，而且唐煌記得這是一種「毒蠱箭」，不論是否射中，都會入蠱。

（未完．卅四）